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诗经（情诗）新解

风与雅



何新是名振中外的著名学者，
其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方面的
研究早已为人知，
但在中华古典文化方面的研究
更为独树一帜。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收入近二十年来
何新研究古学的全部重要著作。
何新认为，中华乃是"日华"、贵胄，
惊世之论，石破天惊，
致学民族文化之根者，
不可不读这一套千古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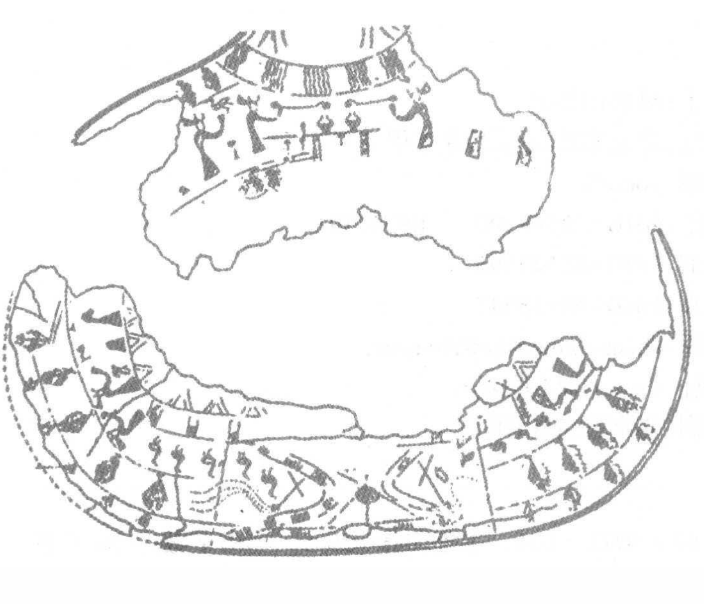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诗经（情诗）新解

——风与雅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情诗)新解:风与雅/何新著.—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Ⅰ.诗… Ⅱ.何… Ⅲ.①诗经-注释②诗经-文学研究 Ⅳ.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4524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88547595
传　　真:(010)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本书印张:29.5　本书字数:510千字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236.5　全套书总字数:4100千字
全套定价:680元(15册)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新版序

此书初版《风·华夏上古情歌》出后,受到朋友们的欢迎。但本书原稿乃是作者多年之前旧作,一些年来作者主要精力并未放在经学研读中。加以目弱神衰,出版前未及细作审订,故初版书中存在不少讹误。

近三年来我对全书重新作了较细密的审订,多数诗篇作了重译或改译,因而与初版译文已多有不同。此外,又据余之读书笔记将“十五国风”中的余篇补充完全。至于《诗经》之“二雅”、“三颂”中的史诗及宗社诗,基本也已诠释完毕,则拟另行出版一部。

坊间译注《诗》之版本甚多。毋庸讳言,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重新译注《诗经》,盖因对前人所译注者之不满意也。王国维尝言:“《诗》、《书》之不可解者十之二、三。”然愚则自信,这个通译本已可解开历二、三千年来,为历代说经者所不能诠解的多数《诗经》之谜。本书中诸多新义,皆为前人所未发。然而另一方面,书中讹错则必仍不少,敬请高明赐予指正。

何新

2005 年 3 月记于京华尚东

序·论《诗经》

1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是永恒的。《诗经》正是汉语中一部永恒的作品。

这些诗篇的原型作品，产生于至少距今2500—3000年前。这个年代数字令人眩目。但是这些诗篇中所表达的意境、感情、感受、意识却极具现代性。在将其用现代语言进行重新诠释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仿佛仍是今天的作品。如“召南”卷中的“野有死麕”：

田野上有一头獐鹿死了

我为它裹上白茅

有一个少女春情动

美健少男忙去引诱

——树林中有小树婆娑

——田野中有死去的獐鹿

解开缠裹的白茅

那少女美白如玉

舒松地脱得光光

不要弄破我的围裙

不要招惹那长毛狗乱叫呀……

诗中描写一个青年猎人与一个少女的郊野幽会和野合。寥寥几十个字，用一种含蓄的象征笔法，将心情与情境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自由的、以感受为至上的性爱抒情，谁能相信它是出自宗法主义（或说为奴隶制）的古典西周时代呢？《诗经》中诗的表现形式，有写实主义，有象征主义，[①]有结构主义，也有印象主义；其多样性，使得现代人的多数诗篇为之失色。

①前人论诗之所谓“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其实就是象征。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有所相似，谓之“比”，或“比喻”。如某人形瘦，谓其“像一根竹竿”，这是比喻。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毫无相似而存在意设的联系，即“兴”或“象征”。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离别之相思，这种相思在形态上与杨柳并无任何相似关系，但以其飘摇之态喻己之情思，仅存在赋予和设定意义的联系，这就是象征。《诗经》中多用象征之描写。可以说，象征主义诗体是起源于《诗经》的。

而对这些诗篇的重新解读，会使我们意识到，对远古中国的文化与文明确实需要有一种全新的解读和再认识。

2

我在本书中的译解，在内容、涵义、语义和语境上，力求对原文作出准确的对译。《诗经》是如此著名，但是正如《易经》与《尚书》，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得到真切透彻的解读。

严格地讲，诗是无法翻译和诠释的。例如“东山”一诗，描写一个战士在久历沙场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原作仅用了十六个字描写当时的气氛：

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
零雨其濛

我将其译成：

我出征去东山
遥遥不得归来
我自东方归来
天上细雨濛濛

我已无法将其更加简化，字数比原文多了几乎一倍。但是原诗中的一个“徂”字，包涵着到达、阻滞、滞留的多层涵义。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替代之而同时兼容这样一种复杂语义结构的词。

又例如“零雨”二字，包涵着冷雨、碎雨、细雨、雾雨的多种涵义。“濛濛”二字包涵着“雾气”、“水气”、“迷茫”、“雨雾交集”的复杂意象。

在这种复杂意象之下所呈示的，是一个远征回乡的战士，在故乡土地上所嗅到的包括泥土气、雨湿气甚至青草气和粪土气在内的全部乡土气息，以及由此而唤起的全部情思——包涵了忧思、喜悦、哀愁、悲凉相混杂的层层情绪、心理和意象。所有这些，是任何现代译者无论如何也无法以同位的现代语形式全面转达出来的。的确，好诗无法翻译。

就这一意义说，我这本书只能是对《诗经》这部伟大经典一种主观的现代诠释。我解译和诠释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道桥梁，或希望提供一种正确的向导而非误导——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就我已读过的多种现代译本来说，那种不求甚解或一知半解而却极其

勇敢而浅妄的误导、误释及误译,实在是太多了。[①]

近几十年来,主流历史学家给我们描绘的商周时代是一幅阴郁黑暗压抑的所谓人吃人的“奴隶制时代”。然而在《诗经》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图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由、浪漫且充满诗情画意的时代。

我希望尚未深通于古典汉语的读者能通过这一本书之译文及诠释走进《诗经》的本文和本体,从而走向我们民族先祖们博大深厚的精神世界,走近我们先祖所缔造的辉煌的远古华夏文明。

正是由这些诗篇中,可以使现代人重新发现和体味,当2500—3000年前,即“周礼”和《诗经》那个时代的华夏民族,曾经有过多么活泼、多么清新、多么浪漫、多么自由、多么勇敢、多么幽默、多么智慧又多么美丽的感情和抒情。

3

《诗经》是上古诗歌之总集,亦是中国最古老之个性化的自由文艺创作。其书包括十五国风、大小二“雅”、三“颂”;共计三百零五篇诗歌。这些诗歌,产生于距今约2500—3500年前,亦即约当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一千年间。

这三百零五篇诗歌,被分为三体,即“风”(十五国风)、“雅”(小雅/大雅)、“颂”(商、周、鲁三颂)。

朱熹云:“凡《诗》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风”多数来自民间,是上古的情歌与民歌。“雅”是贵族士君子的献诗。“颂”则是歌颂先祖的史诗。

孔子云:“《诗》言志。”“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序》申释其义云:“诗也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风”者,放也,赋也。直言抒情曰“赋”,放情赋歌谓之“风”。“风”其实主要都是各国的民间歌曲。“雅”者,谣也,吟哦也。“雅”中多是贵族君子的创作。小雅多叙事抒情,大雅多论政议事。又雅者,正也,政事也。雅诗多咏政事。约略观之,小雅,叙小政,大雅,叙大政。[②]

“颂”者,讼也,容也。讼者,群言。容者,舞容,表演也。颂就是史诗与上古之歌剧。《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言是对的,“颂”中主要是于国家宗庙祭祀赞颂先祖的史诗,具有宗教性的神圣意义。

从时代内容看,“风”之多数为东周春秋时诗。对孔子而言,“风”是现代诗。二“雅”则是近代之诗。三颂则是古诗及史诗。

---

①王国维承认:“《诗》、《书》之不可解者十之二、三。”胡适承认自己“还未到读经的水准”。此皆实事求是之言。

②《毛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小雅”,即小的政事,“大雅”,即大的政事。

4

传说古代先王之政有“采风”的制度。周代设有“酋人”(即“游人”)或“行人”,到民间去采诗。《食货志》记古代族社聚居:“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巡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

《国语》中亦记有公卿列士献诗、太师陈诗的说法。《礼记》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当时大量的民歌和贵族的诗篇,正是依靠王朝国家这种采诗献诗制度而保存下来。然后,由“太师”(大司乐)将其编纂成集,选择而教授学子。故《周礼》中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说:“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①

《诗经》中今存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则是孔子从当时周王官及鲁太师(乐官)所保存的三千余篇诗歌和民歌中筛选编纂的。《史记·孔子世家》记: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三百零五篇的内容,大概归纳一下,大体分作三类:

第一类是民间歌谣:

1.恋歌(例如:“关雎”、“静女”、“将仲子”、“溱洧”诸篇。)

2.婚姻之歌及祈子歌(例如:“桃夭”、“螽斯”、“芣苢”诸篇。)

3.哀歌及悼亡之歌(例如:“蓼莪”、“绿衣”诸篇。)

4.农事歌曲。(例如:“七月”、“甫田”、“行苇”、“既醉”诸篇。)

5.时事讽刺歌曲(如:“新台”、“伐檀”、“狼跋”)。

第二类是贵族诗人咏怀之创作:

(例如:“东山”、“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诸篇。)

第三类是宗庙(閟宫)及宴会乐舞歌(所谓“升歌”):

1.宗教乐舞歌。(例如:“文王”、“下武”诸篇。)

2.颂神祭祝乐舞歌。(例如:“思文”、“云汉”诸篇。)

3.宴会乐舞歌。(例如“庭燎”、“鹿鸣”诸篇。)

4.田猎舞歌。(例如:“常武”、“兔罝”、“驺虞”诸篇。)

5.军旅之歌。(例如“击鼓”、“无衣”、“破斧”。)

6.教诲之歌。(如“鸤鸠”。)

---

①《周礼》一书,基本资料出自周代,但改纂之则为王莽、刘歆(徐复观)。

5

近世疑古者无事不疑,蔑称商周文明为所谓“巫术文明”(张光直)、“巫史文明”云云。有人因此而怀疑上古文明中是否真有这种采诗及诗教之制。其实此事见诸典籍,毫无可疑。《国语》及《史记·周本纪》中记有如下一件史事,可为参证:

周厉王时,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 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召公指出,“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古代先王之所以采诗于民间,正是为了察民意,知民心,料民情,以防止国家政治由于民怨壅积而突然在一个早晨崩溃。

采诗察民实在是行之于上古的一种高明政治制度。

6

上古乐官本源于先秦宗庙閟宫中以职业歌舞而娱神者。男歌吟(讲史)者往往用“瞽人”或“瞽矇”,[①]女乐舞者则为“巫”,或“倡”(娼)或“尼”(妮)。[②]

采诗之制,后来汉武帝立“乐府”而仿效之。

《汉书·礼乐志》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

---

①即盲人。《仪礼·燕礼》郑注:“瞽矇,歌讽颂诗者也。”

②上古乐官亦名“乐正”。正者,政也。乐政,乐官也。乐官即儒师之本源,《周礼》称“乐胥”,《论语》称“太师”,师胥者,儒也。

《王制》篇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又《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九章之歌。”(十九章,即今传汉(古)诗十九首)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但是,“乐府”一名,并非武帝始创。1977年陕西临潼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秦代编钟上有秦篆“乐府”二字。《通典·职官》:“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乐官之制,其来已久,殷有“瞽宗”,周有“大司乐”,秦有“太乐令”,“太乐丞”,皆掌乐之官也。然“乐府”之名,则始见于汉。乐府之立为专署,实始于武帝。《两都赋·序》:“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尚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汉武帝刘彻行事好仿古制,其制度多仿前秦与西周。刘彻博学多才,喜诗爱赋。其早年两位老师赵绾、王臧都出自当时传授齐派《诗经》之名儒申公门下,所以汉武帝立乐府而恢复了古代采诗之制。

7

《诗经》中篇幅最多的是情诗和抒情诗,这些诗篇主要集中在“国风”中。这种情诗,后世之道学家往往视之为“淫”。如清儒江永说:“孔子未尝删诗,诗亦自有淫声。”而孔子当年则不以为然。他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可见孔子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先生。

“国风”的作者不一,有的是无名的民间男女,有的是王家乐师,有的是贵族君子。

朱熹关于“诗”也有一段高明之讲论,说: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

余应之曰:‘人生易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情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孔子曾以《诗》为教。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人而来不知《周南》、《召南》,其犹面墙而立也与?”(同上)。

又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8

《论语》记:“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西周《诗经》藏于乐官,为乐官所用之曲调名及所歌诗之底本。[①]《诗经》三百篇本来都是有乐调而配唱的,实际本来都是"歌"。[②]而且,"国风"中的有些作品似乎是根据固定曲牌所填写的歌词,如"扬之水"、"羔裘",在同一曲牌下都有多首不同歌词。

春秋时代,各国士大夫交往必要以诗导言,所以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不熟读《诗》,就不能说话。

徐中舒云:"春秋之世去古未远,歌唱之风犹甚发达。《左传》载当时诸侯卿相宴飨会盟之际,犹以赋诗为交际上必须之仪节,如不答赋,则为失礼。

如《左传》文四年云'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此因不答赋,而以为失礼。

又如《左传》昭十二年云: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此以不答赋而以为国有必亡之征。由此可知古人对诗乐与政治关系之重视。"

由此可知,在周代,《诗》乃是贵族士子们于青少年时代启蒙教育的必修课目。当时各国贵族子弟自小即习诗、唱诗,所以成年以后,才能在各种交际场合,以诗代言赋志达情。

9

综合古典典籍的记载,可以推知诗在春秋时代大概有五种用处:

一、宗教仪式——举凡祭祀神明,破除灾殃,丧葬等仪式,都有专门的诗歌诵唱。

二、日常交际——祭祀、盟誓、射箭、宴宾、乡饮酒等重大聚会,都要诵唱诗歌。

三、外交礼仪——"行人"之官(即外交官)出聘国外,往往赋诗以寄言。仅据《国语》、《左传》记载,这一类的赋诗在春秋二百多年中即二十八见。可见当时的外交官都是会精通于《诗》的。孔子所谓学《诗》则能"使于四方",就是指此而言。

四、以《诗》代言——春秋时之"君子"喜欢引用《诗》以代言。如果一个人不会引《诗》,一般人便会讥笑他不会讲话。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古代人们个性化之创作,似以《诗经》所录为最古。故孔子云:"诗言志"——志者,识知也,记忆也,抱持也(追求也)。诗之作者,一为贵族及士君子,一为民间游吟者。十五国风中主要是民歌,作者多为不知名之民间游吟者。

---

①徐中舒先生说,"故易必出于大卜,书必出于大史,诗必出于大师。《汉书·艺文志》论诸子之学无不出于王官,其事与此先后实同一例。"(参《徐中舒历史论文选》第634页)

②《左传》记述季札至鲁观乐,鲁乐之所奏诸曲,其曲名皆《诗经》之诗名。《左传》谓周礼尽在鲁,当时诸侯都至鲁观殷周古礼。

10

就《诗》学的传授而言，汉儒都说是由孔子传之于子夏。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悝)，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牟根子，牟根子传赵人荀卿(公元前213? ——238年)。荀子以下，《诗》学分为四脉：

(1)荀子传鲁人大毛公，即毛亨，大毛公传小毛公，即毛苌。二毛传述《诗诂训传》，即“毛传”，这一系统流传的诗，于西汉首先流行于赵地(河间献王好之，乃私立毛苌为河间国之诗“博士”)。故所谓《毛诗》，实即“赵诗”，属于经学的古文学派。[①]

(2)“鲁诗”，也为荀子所传。荀子传《诗》于浮丘白，浮丘白传鲁人申培公。申培公传赵绾王臧，赵、王曾为汉武帝刘彻师辅。

(3)此外，又有韩婴之“韩”诗，也是源于荀子。

(4)还有辕固生的“齐诗”，也是荀子所传。而荀子所传之《诗》，则上承于子夏、孔子。

韩、鲁、齐三家诗，属于西汉经学中的今文学派。今文学派的《诗经》传授，即《齐诗》、《鲁诗》、《韩诗》三家，在汉初特别是汉武帝时代，居于显学的地位。

王莽始崇古文之学。他将赵派之《毛诗》列入学官。王莽篡国失败，到东汉光武帝时，复将被王莽时列入学官的《毛诗》罢止，但民间传授则未中断。

要之，西汉时诗学有四传：韩、鲁、齐传及赵(毛)传。韩鲁齐三家属今文学派，赵(毛)传属古文学派。西汉时流行今文三家。东汉以后古文兴，三家诗说皆逐渐衰亡，“毛传”反而成为独传。

11

在汉代，由于《诗经》成为国家圣学之经典。于是将《诗经》伦理化、神学化，成为一时风尚。本来《诗经》之作者，多是民间不知名之游吟者，但当时有说者硬要将作者一一考实，以寄托所谓“微言大义”，于是望文生义地攀援比附政治史事，臆测诗中莫须有的伦理政治意义。其最妄诞者，即为托名“子夏”、“毛公”所撰的《诗序》。

托名毛传之《诗序》来历不明。后人或言“毛亨与子夏合写《诗序》”，事实上，子夏与毛亨相距数百年，何以能合写？[②]

---

①《汉书·儒林传》仅谓“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此毛公《后汉书·儒林列传》称毛苌。郑玄《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此较《汉书·儒林传》多出一大毛公，郑氏或别有所据。晋陆玑《诗草木虫鱼疏》序则谓“毛亨大毛公，苌小毛公”。《六艺论》：“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曰毛《诗》。”是毛诗博士为河间献王所私立。

②《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所谓小序、大序，以字数之多寡言，字数少，故称“小序”；字数多，故谓“大序”。后人之所谓小序者郑玄则称为大序，后人之所谓大序郑玄则称为小序，他不是以字数定大小，而是以内容定大小，序的内容讲政教伦理者曰“大”，讲历史背景者曰“小”。郑玄说出于子夏者为“大”，成于毛公者为“小”。

《诗序》作者的用心,是要防止人们以真情读《诗》,而要以《诗》设“教”。

因此,《诗序》将《国风》中所有爱情诗篇,几乎无一例外地一并归结为对治国者政教之讽喻。如《关雎》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讽其上。”《静女》序:“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桑中》序:“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氓》序:“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溱洧》序:“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作,莫能救焉。”总之,每一首《诗》,都有礼教的教诫的用心在里面,此即所谓“藉序以明《诗》教。”

关于《诗序》的作者,郑玄说是子夏(作大序)和毛公(作小序)。但实际上这是明显伪托之说。子夏其人,生动活泼,富于权变,孔子曾告诫子夏“毋为小人儒”。绝不是孔门礼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子夏是战国初叶首先援儒入法的重要人物,是一位站在时代变革潮流前列的人物。其弟子之一是魏文侯,乃是战国时第一位发起变法改革的国君。此外,吴起、李悝、商鞅皆出子夏之门。因此,《诗序》中那种种僵化迂腐的伦理说教与实用主义的子夏大不相合。

12

自宋代以来,《诗经》学之研究得到了重大突破。首先是欧阳修、朱熹突破《诗序》及汉儒传诗之“家法”,提出“以诗解诗”,寻求《诗》之本旨,从而摧解了《诗序》强加给《诗》解的许多伦理枷锁。

北宋时,欧阳修在其《诗本义》中对《诗序》提出疑义,继而有苏辙的《诗传》,郑樵的《诗传辩妄》,及至南宋大儒朱熹,在其《诗序辩说》中,对《诗序》之伪妄揭露尤多。

兹举一例。《诗序》中多用“后妃”一词,多数诗篇“大序”皆认为诗义乃是宣教所谓“后妃之德”。如谓:“‘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樛木’,后妃之逮下也”,“‘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桃夭’,后妃之所致也”,“‘兔罝’,后妃之化也”。云云。

按“后妃”一语,非两周习用之语。[①]春秋时,诸侯君后称“小君”或“夫人”,不称“后妃”。春秋以前之所谓“后”有君后、君主(男性)之意,而非专指君主之妻妾。《礼·王制》郑玄注:“群后,公及诸侯。”而“妃,配也,”[②]则是男性主君之附庸。《左传》文公14年杜注:“妃音配,本亦作配。”“妃”指君主从婢,与母后地位不可相提并论。故“后妃”联言,非西周

---

①“后妃”一名,据我所见,先秦书中始见于《吕氏春秋》,乃战国晚期儒家之语也。

②其实,妃即仆也、伏也、妇(执帚洒扫者)也。妃在《左传》中通于配字。《左》成八年:“士之二之子,犹丧妃耦。”昭三十二年:“体有左右,各有妃耦。”隐元年:“惠公元妃孟氏”,疏:“妃者,匹配之言。”妃耦即今语配偶,盖普通之言也。

春秋习用之语。

西汉一朝，后党与君党一直有激烈的政争。支持皇帝的君党人士欲贬抑母权、后权，故将“后”乃与“妃”连称为名，同沦于男权附庸之地位。“后妃”连称，正表明“君后”地位之沦降。《诗序》中常以“后妃”联言，仅此用语，已足可表明其产生当在汉世以后，故《诗序》绝不可能是孔子所传，子夏之作。

13

所谓《诗序》的真正作者，其实在《后汉书》中有明确记载，乃是东汉之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卫宏。

《后汉书·卫宏传》：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为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后汉书》又记：

“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由此可知，《毛诗序》乃卫宏托毛氏之名的伪作。至于《毛诗传》即毛诗训诂，则传自卫宏的老师谢曼卿，以后又传于郑众（先郑）、贾逵及东汉之大儒马融。

《毛诗传》多采先秦“故训”，解释《诗》的文字用语，常可与《尔雅》（孔子、子夏所传）相发明，可能确与子夏、大小毛公所传授有所渊源。

西汉自吕、窦氏以母权干政，政治中常现母后及外戚干政的阴影。在西汉末及东汉中晚期，儒家士大夫与外戚母权之党争十分激烈。因此东汉士人乐言后妃之女德（如刘向之《列女传》[①]）。而《诗大序》多从后妃女德角度曲解诗意，此乃明显反映东汉人之价值观念也。故《诗大序》必为卫宏所作，而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子夏及秦汉之际之毛公毫无关系。

从《诗序》看，卫宏几乎完全读不懂或故意曲解《诗经》中的诗义。其《大序》从其伦理化礼教的立场，几乎对每一篇诗作的主题都作了妄诞的附会和曲意说解，其中一些序文与诗之本文毫无关系，难怪连朱熹都要斥之为“妄”。尤可憎者，乃卫宏伪托子夏、毛公之名，以使其谬种流传达两千年。

故读毛《诗》，当将其“序”与“传注”离异分别。传注多存古训诂之义，而《诗序》则皆系卫宏根据东汉礼教所伪造，基本上一无是处。

---

①西汉成帝时，外戚王氏一家“凡九侯五大司马”。宗室刘向上书斥王氏乱政，希望成帝远外戚，正女德。成帝任之为中垒校尉，掌控北军，以与王氏相制。

刘向曾作《列女传》，讲述后妃之德。

14

朱熹云:"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

朱熹认为,《诗》中之风,多出于民间创作、自由抒情之民俗歌曲,这是使《诗经》返本归真的革命性见解。汉儒往往把"情诗"说成是王者"思贤若渴",宋儒则揭开了这个"面纱",指出"情诗"就是"情诗"。正是由于勇敢地摒弃《诗序》,才开辟了理解《诗经》的新途径。

其后明代学者陈第、顾炎武,又提出读《诗》当知《诗》之古音;从而以语言学的突破,逐渐寻求到《诗》义的重新阐释。

陈第著《毛诗古音考》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魏晋之世,古音尚存,至隋唐渐尽矣。"因此读诗,首先应当寻辨古音和文字的本来语义。

到清代,新汉学兴起,诸儒进一步发明音韵之学。戴震继承顾炎武音学真谛,提出:疑于义者,以声考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后钱大昕及高邮二王亦用此法解经,遂卓有发明。20世纪以来,则有章(炳麟)黄(侃)之学复传其道。

以此方法解读《诗经》,常有出人意表之心得。兹举一例。

《诗经》首篇《关雎》诗句:"寤寐思服"之"思服"二字,千古难解。而陈第考古音曾指出,"服古音当读为逼"。何按,"逼"即"彼"也,"彼"在汉以前古语中有第三人称之"他/她"意,如孙子名句"知己知彼",彼即他也,对方也。则"思服",即今语"思彼","思伊"(吴语"伊"即"她")——在寤寐之中也思念她,其意义乃豁然贯通。

20世纪以来,通过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孙作云等先贤的工作,将《诗经》研究纳入考古、历史、天文历法、民族学及人类学、语言学的广阔视野,从而更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诠释境界。

本书的研究及诠释,正是借助和综合运用了前人之成果。

但是从各篇的译解和诠释中,读者则会看到我的每一篇译文、理解及解释,与前人相较具有何等重大的不同。刘向曰:"诗无通诂,《春秋》无通义。"《说文》:"词者,义内而言外。"必须结合文义,探索字词之训诂。本书以诗解诗,译文完全采用对句对词的对译之法,即直接寻找与原诗语义相对称的现代语言解译。尽力避免在原诗的意义之外,妄作任何增加或减少。

15

本书之初稿是作者早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攻读经学时的旧作,迄今尚未发表过。我原来的打算是译解和重新考注《诗经》的全部。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政治研究转移了我后来的兴趣和注意力。

近年的闲暇,虽然使我能够重操旧业对旧稿进行整理,但已为脑目之疾所困,这个心愿至少在眼前似尚难完成。因此只得先将这个不完整的版本奉献给那些乐读我书的朋友们。①

一些友人曾告诉我,自《诸神的起源》出版以来,我个人关于考古、古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国际战略问题领域中的诸多创新性研究,一直成为被剽袭的对象。②学术者,本天下之公器也。学术的创新,对学者来说,可以猎名,但也可以济世。猎名者,小我也。济世者,大仁也。有人阐发我的观点,无论他是否承认受我的启示,我一向皆不会太介意,也不必苛责其曰剽袭。但可鄙的是,有一种剽袭者的有趣的作法是一面骂,一面偷。如曾有朋友揭露一位出身"北大"的"才子"余某大段剽抄我早年的一篇文章,乃至一字不改地抄置于此君的"随感录"中,仿佛是他的原创,其勇气颇令人惊叹。而此君据闻又正是一向骂我最猛的所谓"自由主义"、"清流"文士。③

还有友人提议开列一个索引,以对那些剽袭者一一展示和揭露。

但是,以私人利益及利润最大化为经济原则的市场社会(包括文化市场),本质上必然是一种高度腐败的社会。在学术也在大步地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学术以及学术道德的某种败坏,似乎也是很难避免的。剽抄就且让他们剽抄去吧。时尚之学风无耻,当世一些所谓"精英"者流缺乏原创能力,本领不过如此而已!

本书之考注与我其他对经典的考注一样包涵着大量新鲜而尚不完整的思绪和信息。因此,本书又可以给那种工于剽袭之术的"文人学者"及伪"大师"者流提供一个可以进行有系统"克隆"的文化基因库。一笑! 是为序。

何 新
2003 年 1 月 8 日记于京华九龙居
2005 年 4 月 18 日改于上海

---

①我的《诗经》译解分为两部。第一部译解"国风"。第二部《雅与颂》,译解"二雅"及"三颂"。

②我的法律顾问最近收集到各地出版社剽抄模仿以至冒名出版我早年所译《培根人生论》的国内版本竟已达十余种之多。

③此人的东西我一向是不看的。因此若非有人揭露,我本不知有此事。然而更加有趣的是,此君被揭露后,竟在网上发论称他抄我的那段文字是何某引用费正清的。其实其所抄录正是我早年(1982)评论费氏《美国与中国》书中的一段话,早就收录于我 20 世纪 80 年代即已出版的文集中。此辈中号称"才子"者也乏才如此,实在令人好笑!

关于卫宏伪造毛公《诗序》

范晔云:“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后汉书·儒林传》)

何楷云:“《毛诗》至卫宏为之《序》……宏从谢曼卿受诗说而为之也。”(《诗经世本古义》)

朱熹云:

“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作,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读经者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会之,宁使《诗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诗序》为出于汉儒也。”(《诗序辩说》)

陆玑云: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郑樵云:“《小序》出于卫宏……其文出于《乐记》,《金縢》,《国语》……《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后。”(《诗辨妄》)

梁任公云:“《诗序》谁所作耶?《后汉书·儒林传》述其来历甚明。《传》云……则《序》为宏作,铁案如山,宁复有疑辩之余地?”(《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崔述云:“《序》为宏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后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也。”(《读风偶识》)

郑振铎云:“魏源《诗古微》曾证明《鲁诗》、《韩诗》之源,与《毛诗》传授之源相同,然而《毛序》之释诗,与鲁、韩俱不相同,……《诗序》而果出子夏或孔门,决不会与他们相差得如此之远……所可靠之还是卫宏作,其旁证有五:

一,郑樵云:“据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辞,何得是秦以前人语?‘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可证《诗序》不出于秦前,则非子夏所作明矣。

二,《序》出于毛公之后,不然则毛公故训《传》不应不释《序》。

三,《序》出于《左传》、《国语》诸书流行以后,不然不应诸书所言而《序》亦言之,诸书所不言而《序》亦缺之。

四,刘歆《三统历》妄谓“文王受命”,前人未尝言之,而《诗序》乃引用此说,可知较刘歆后出。

五,叶梦得云:“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卫宏之《诗序》至此始大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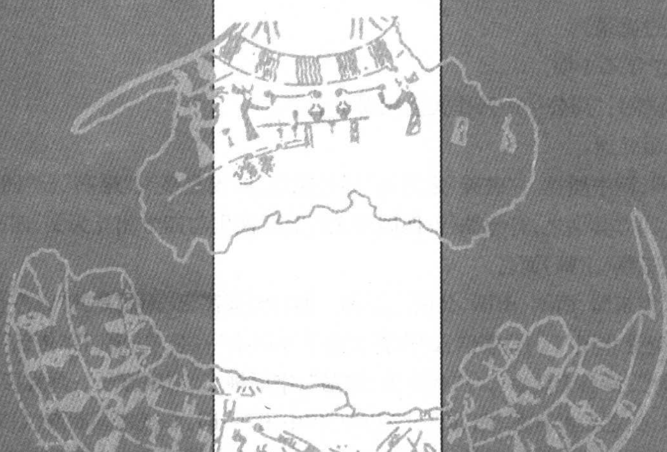
目录

【雅】

风

华夏上古之民歌与情歌

（《诗经》十五国风）



周南

周南,即周公所治之“南国”,乃先楚之故地也,地在今河南南阳。①

东西南北,今以之为方向与方位之名;但在上古,则本来是四大方国之实名。《水经注》引《韩诗》序谓:“南,国名,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南阳南郡之间,即丹淅水间,乃楚先世勃起之地。②上古华夏分为五大方部,中央称“中国”。“中国”一名,自古有之。《春秋》谷梁传引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何尊铭文:③

“唯(我)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治)民。”

铭文明言:“兹中国”即“大邑商”。国(郭)者,城也,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城邑。〔殷虚卜辞中,有地名称“中商”及“大邑商”。周立国后,又作“大邑成周于土(地)中。”④大邑商、大邑成周,即中央之国也,后推广而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区域。〕中国之周边则划分为四大政治方部(此四部与中央合而为五,即“五方”。五方之中心各有都邑,称“五都”。)⑤各部分又称为“域”,或“国”,或“土”,四部亦称“四国”,⑥即:“东国/东域”、“西国/

①徐广《史记》注引挚虞《畿服经》:“古之周南,今之南阳。”《国语·周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南国,江汉之间也,故《诗》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唐固曰:“南国,南阳也。”

南国即有南之国。《逸周书·史记》:“昔有有南。”注:“有南之国在南郡。”有南字又作有男,夏禹始封。《史记·夏本纪赞》:“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索隐:“《系本》男作男作南。”经典中南、男字互通。(《周语》注引郑司农:“南谓子男。”)

②参宋翔凤《过庭录》。

③《文物》1967年第1期。

④《逸周书·作雒》:“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⑤方、邦、封、服并通。

⑥“四国”一词,诗中屡见。“破斧”之诗有“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崧高”云“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抑”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此以四国与四方相互为文,四国即四方。四国、四方乃相对于中央之周王朝(京师)而言。

古盖以“四国”为东国、西国、南国、北国之总称。如《诗》崧高云“南国是式”;《左传》成十六年云“南国迹”;《诗》韩奕云“奄受北国”;《书》康诰云“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公羊》僖四年传云“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铜器无叀鼎云“广伐南国、东国”;宗周钟云“南国服子”;师寰殷云“弗迹我东国”。

凡此所称四国,犹之后世言东、西、南、北四方。又“中国”一词,亦缘四国而起。《诗》“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诗》以“中国”、“京师”与“四方”、“四国”并举者,盖言四方四国,必以京师为中心,京师即“中国”之所在。中国,又称中域,音转即中原。

西域”、“南国 / 南域”、“北(邶)国 / 北域”及“中国 / 中域”。五方在甲骨卜辞中又称五土：“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①]。

“周南”、“召南”皆属南国。南国亦称“南氏”。[②]《周书》：“南，国名。南氏有二臣，力均势敌，君易能制，南氏用分为二。”《吕氏春秋》：“禹自涂山巡省南土。”南国一名屡见于金文。中鼎：“隹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仲先省南国、庸，行。”[③]成鼎：“亦隹噩侯駿(驭)方，率南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宗周钟：“南国服□(附庸)敢陷虐我土。”

商代之南土即南国。商灭亡后周分割其为二部，一部为东南，以洛阳为中心，由周公管理，即“周南”。一部为西南，由召公管理，即“召南”。[④]其分割之界，一说为“郏”，一说为“陕”。[⑤]郏即河南洛阳，[⑥]陕则在今河南陕县。

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

“洛邑，天下之中，当于此分东西为均。‘陕’、‘郏’字形相似，或传写者之误。”

周人灭商以前，势力范围仅在中西部渭、汾水流域，当时商王朝的势力比周人大得多，东方的黄河中下游以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部分是处于商的势力范围以内。如何统治东方这一片广大的地区，周武王灭商后曾终日思考，夜不能寐。《史记·周本纪》说：

“武王徵(召)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

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周武王在灭商后，“登豳之阜”，眺望东方，“以望商邑”，思考如何统治这片广大地区，“自夜不寐”。

(此豳阜可以直接遥望商邑，应当距商邑不远。)

---

①崧高：“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南邦亦南国。《逸周书》史解：“昔南氏有二臣贵宠。”《夏本纪》：夏之后有男氏，《世本》作南氏。《潜夫论》志氏姓作南国南氏。

②氏，古音与“土”(社从土音，今读仍近“氏”)通。

③虎方，即徐方，舒方，地在今之徐州。

④傅斯年认为鲁燕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徐中舒认为鲁初封在河南鲁山、汝水上游，即“许”(今许昌一带)。燕之初封在郾城召陵。

⑤唐陆德明认为“陕”所指之地，有两种说法。他在《经典释文》中，将两种说法并列出来：“陕，失冉反，何云：弘农陕县也。一云当作郏，古洽反，王城郏邑，其地在今河南洛阳。”

⑥《周语》韦昭注：“郏即洛邑王城之地。”

武王为了通过在西方的镐京对东部新征服地区实施控制,有必要建立一个控制东方的据点,此即洛邑(洛阳)。但周武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计划就死去了。周公继承武王遗志,实现了营建洛邑的计划。营建洛邑,就是在洛水旁建立一座与西方镐京遥相呼应的新都邑,使之成为西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周人把镐京称为“宗周”,将新建的洛邑称为“成周”,在历史上也称为“东都”。

西周初期,周公旦长住东部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召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地域即以“郏”(洛邑)为分界。

蒋天枢说:

“周武王灭商后,以‘郏’[①]即洛邑为中心,将周邦之南土以洛伊为界一分为二,由武王的两位兄弟镇守。命周公管理东南,即‘周南’,相当于今之江汉(两湖)。命召公管理西南,即‘召南’(相当于今之汉中)。[②]

“洛邑的兴建,并不仅是为诸侯朝觐之用,而是于此设置重兵,以警卫南国和镇抚东国的意思。”

《水经·江水注》引《韩诗序》:“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楚地记》云:“江汉之北为南阳,江汉之南为南郡。”刘节云:“古之南阳即今南阳汝州之境,南国之中区不离于此。而其边界,东达淮北,西至岷山,南至于江,北底于河。楚人既灭南国,又复并诸南夷。”

---

①《公羊》隐五年传:“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史记汇注考证》引王应麟《诗地理考》:“朱氏云,公羊分陕之说可疑。‘公羊释文’曰陕一云当作郏。”崔述曰:“洛亦称郏也,洛邑天下之中,当于之分东西为均。陕郏形似,或传写之误。”

李迂仲《毛诗集解》曰:“周,召之分陆,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后,周南,召南虽皆文王之风化,不可系于文王。故周公所属之地所得之诗,谓之周南,召公所属之地所得之诗,谓之召南。”王夫之《诗稗疏》: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周。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北界河洛,南逾楚塞。以陕州为中缘而南分之。《史记》谓洛阳为周南,从可知已。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阳、襄、邓、承天、德安、尧、黄、汝、颖是也。陕西所统之南周为召南,则今汉中、商洛、兴安、郧、夔、顺庆、保宁是也。其周之风,或其国人所作,或非其周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节被之管弦,今虽无考,大要可知。

②《乐记》记“大武”模拟武王功业:“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为崇。”《水经·洛水注》引挚虞说:“古之周南,今之洛阳。”

南阳平原乃楚民族之故地，亦即商周时代所谓“南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1]楚先祖乃鲧禹（昆吾）祝融之后，在商代仍世为显族，正居于丹淅水间之南阳。《汉书·地理志》：“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故《诗》中之二南者，即南国之歌，亦即先楚地之歌也。

刘节谓：“二南地域，就《诗》观察之，北底河，南至江，奄有今陕南、豫西、川东、鄂北四省之境。”“挚虞谓周南即今之洛阳，亦非无据。”

蒋天枢说：

“二南产生在当时美丽的南国和淮水、汉水流域最富庶的湖沼地带，而且她已在夏民族文化涵煦之下经历了悠长的历史，当她以一种新鲜的情调结出她最初的蓓蕾，她便在中国文学中显现出她新鲜而智慧的美丽，明净而温和地像阳春般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人类性灵中的一种光辉，也是中华民族情绪上一种最美的质地。她表现了中国文学幽静之美一方面的因素，也显现了象征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品质的一道源泉。”[2]

《左传》记鲁襄公29年吴季札在鲁观乐，听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后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肃云：言始造王基也）。犹未（壮）也；然，勤而不怨矣。”

——“多么美好啊！作于王业之始创呀，虽然还不雄壮，但是辛勤而无怨言啊！”

《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其中一部分是西周末年的诗，也有春秋前期的作品，这些江汉流域的诸小国，多属于姬姓或姜姓，他们相继被楚侵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若以此为时限，则二《南》诸诗，最晚不应过于这个时候。

---

①古代南阳是南襄隘道的起点，南蔽荆襄，北控汝洛，地处鄂、豫、陕三省之间的交通孔道，先秦时期其是争夺中原、出击三秦、南征荆蛮的交兵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中称：“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交通颍川。”南阳盆地为盘踞陕渭区域的周人势力伸入到江汉流域所必经之地。

南宋初年，李纲建议宋王朝徙都南阳，曾纵论古代南阳之形胜：“夫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招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南阳盆地自古以来长期在交通、军事地理上占领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因为此，西周王朝非常重视对南阳盆地的控制与拓殖。

成、康时代的器物太保玉戈铭文曾提到王令太保巡省南国之事。

太保玉戈铭共两行28字，铭曰：“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征殷南，令厉侯辟用□走百人。”考古者认为，太保此次巡省南国的地点，应当主要在汉水上游今南阳盆地一带。（太保，杨向奎谓即周公也。）

②按“南”字甲金文象羽鼓之形，字义本有乐舞之义。《鼓钟》诗云：“以雅以南，以龠不僭。”雅，吟也，咏也，乐也。南，傩也，舞也。《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夏）人兮，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吕氏春秋·音初篇》以“破斧”为东音，“候人”为南音，“燕燕”为北音，“秦音”为西音。今《诗经》“破斧”在“豳风”，“候人”在“曹风”，“燕燕”在“邶风”。曹在成周东南，与二南之地相近。邶即北邑，古当作北。铜器有北伯器，多出今河北易县之地。

杜鹃

(关雎)

咕咕叫的杜鹃鸟
鸣叫在河中小岛
那苗条秀美的姑娘
真是君子好配偶

长长短短的水中萍
可以左右采摘
那苗条秀美的姑娘
只能在梦中追求

追求呵却得不到
只能夜夜思念她
翻过来掉过去
为她辗转难眠……

长长短短的水中萍
我可以左右捞取
那苗条秀美的姑娘
我愿弹奏琴瑟呼唤

长长短短的水中萍
我可以左右采索
那苗条秀美的姑娘
我愿鸣钟击鼓邀请……

关雎

关关雎鸠,[1]
在河之州。[2]
窈窕淑女,[3]
君子好逑。[4]

参差荇菜,[5]
左右流之。[6]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7]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8]
悠哉悠哉,[9]
辗转反侧。[10]

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11]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12]

参差荇菜,
左右芼之。[13]
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14]

何按:《关雎》是一首贵族君子的爱恋情歌,而不是一个普通民间男子与采荇姑娘的恋歌。"荇菜"喻指"淑女","流"、"采"、"芼"则对喻追求、亲近与欢合。

孔子以此诗作为《诗经》之首篇,似寓有深意。盖以"美人"(淑女)作为其所期待的政治理想之诗化象征,可望而不可即,因此"琴瑟'邀'(友)之,钟鼓'悦'(乐/迎/邀)之",皆有所寄托也。

[题解]

论男女隔离、辟雍及明堂

理解"关雎"及"葛覃"两诗的关键是了解上古社会的男女隔离制度。此类诗应作于族社时代。当由对偶婚向个体婚姻家庭过渡的时代,男女两性尚不能自由交往,女性生养儿女皆由族社集体抚养及教育。(详论参书后《论野合》、《关于"诗经"中的性爱与男女关系》两文。)

《孔子家语》引孔子云:"'关雎'兴于鸟而群美之,取其雌雄之别。"(《家语》)

此言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所言"雌雄之别",即男女隔离,"求之不得"。这首诗以及其后的"葛覃"以及秦风之"蒹葭",都间接反映了上古社会这种重要的少年男女隔离制度。

据先秦典籍的记载,古代曾实行一种寓于"学宫"的集体住宿制度。部族中之少年男女别居。贵族男女到达八岁的少年时期,就离开父母(诸父诸母)而寄宿于学宫和女宫(闺、观、台)。

《礼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大戴礼·保傅》)

"及太子少长,知妃(妇/女)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同上)

"八岁入学学书记,十五成童志明(总角结发),入大学学经籍。"(《白虎通义·辟雍》)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成童(注:十五以上)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内而不出。"(《礼记·内则》)

这一寄宿制度应与母系制有关。诸母抚养氏族中幼生子女,子女知母不知父。至八岁而别男女,男居男宫(男宫称"字"即畤,后世成为佛教场所,即寺),女居女宫(女宫曰"安",后世称"庵")。宫或称观、馆,或居高称台。少女所居宫馆多依水而建,引水绕之,以为隔绝,故又称"泮宫"或"辟雍"。

过去的研究者,包括古代的注家,都单纯把这种礼制的记载看作一种理想化的贵族教育制度,却普遍忽略了这些记载中极为重要的三点:

1、这种学宫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同性宿舍制度。

2、这种制度建立在由六岁到十五岁逐渐严格化的男女隔绝(即由所谓"履小节"到"履大节",以及"内而不出")。

3、这里尤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种学宫的隔绝时期,恰恰开始在“少长,知妃(即女)色”之后。

德国人类学家亨利希·舒尔茨(1863—1903)在《年龄等级和男性结社》一书中,记述了原始社会和民族中广泛存在的“男性宿舍”和“男性秘密结社”现象。他注意到,在这种秘密结社中,都具有象征死亡和新生的入社礼仪。这种礼仪的主要形式是成年礼。古礼书中记载一个男子一生中有两次重大入社(加入社会)的典礼。一是年十五岁时束发成童的“命名礼”,一是年二十时受冠成为“士”的“冠礼”亦即成年礼。

据西方人类学家记述:“在许多原始社会中,还建立了男性公民宿舍、节日聚会房、同性俱乐部等特殊建筑物。这种秘密结社不仅有年龄的限制,而且尤其有性别的限制。例如对违背这种限制而进入禁区的女人,不管其为同族或异族,都将给予毫不留情的严惩——直到处死。”舒尔茨认为,“这种男性秘密结社不仅存在于蒙昧的原始时代,而且在较晚近的文明社会中也仍然以不同形式保持下来。”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学宫会得到一个极为奇怪、历代训诂家莫不感到费解的名称“辟雍”。实际上,雍通作宫。闻一多《古典新义》:“是雍与宫亦本一语。宫声变而为雍,犹之籀文容从公声也。”

辟雍环水居于原野,汉人以其似玉璧而释之。其实“辟雍”转语即“别野”或“别业”,亦即后之“别墅”一名之语源。辟雍也就是“别宫”或“避宫”,也就是防避与异性接触的男女性宿舍。

孙星衍说:辟雍者,四方有水,中有宫焉,乃明堂、大学、灵台之所在,“天子所以宗祀、朝诸侯、校士、养老、观云物之处也。”明堂本为隔离异性之公共宿舍,后来乃演变为族社聚会之所(朝会之所)以及祭拜仪礼之所,以至宗庙之堂。

“辟”与“璧”音通,故言水环如璧。雍者,“邕”借字。

《说文解字》曰:“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巛从邑。”

《水经注》曰:“四方有水沙土曰雍。”此其义也。

《大戴礼》曰:“明堂外水名曰譬雍。”《韩诗》说曰:“璧雍者,方七里之内,立明堂于中,五经之文所藏处。”

《礼记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卢植注《礼记》曰:“明堂即太庙也。”“灵台在太庙明堂之中。”

杨宽在《古史新探中》,虽未意识到学宫制度具有两性禁忌和隔离(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的性质,但是他注意到了这种学宫在建筑地址的选择上,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辟雍一律设在城外郊地。四周要有水三面或四面环绕,使之与外界隔绝。中间于高地上建有厅堂式草屋,附近有猎场池沼。”

孙诒让说:"辟雍之制,四面有水,而屋居其上。"(《周礼正义》)

《(诗·大雅·灵台》陈奂疏:"辟雍始于殷。王制之'右学',祭义之'西学',明堂位之'瞽宗',皆殷之辟雍也。文王仍殷制,辟雍在郊。"

《大戴礼·盛德》说,辟雍也就是明堂:

"明堂者……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水外曰辟雍。"

《韩诗外传》说:辟雍"圆如璧,壅之以水"。

清代学者对这一点常感到困惑而不能解释。殊不知,所谓"明堂",本初其实就是高大而明亮的集体宿舍(大房子),所以又称"太室"。而这种宿舍之所以必须选择有水环绕的地点建筑,目的正是为了便于实行男女间的隔离。由于引水隔离,所以辟雍别名又称作"泮宫"(水泮之宫)。

由此我们方可以深刻地理解《诗经》中的一些诗。在这些诗中,互相爱慕的青年男子和女子,往往被河水所阻隔。

※ ※ ※ ※ ※ ※

《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也。"

《齐说》曰:"诗三百五篇,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否则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鲁说》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又曰:"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又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成王之子)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齐说》曰:"(淑女)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之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韩说》曰:"《关雎》刺时也。"因此,其后说《诗》者,认为《关雎》为刺时之作,后人所谓以美为刺。

汉人这些伦理性说解,往往渗透着汉代皇室母权(后权包括外戚即内廷)与君父权(皇权及官僚阶层,外廷)相斗争的意识。

朱熹《诗集传》则引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愚(朱熹自指)谓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盖德如雎鸠,挚而有别,则后妃性情之正,固可见其一端也。"其说亦迂阔不着边际。

[注释]

①关关,毛传:"和声也。"《玉篇》:"关关,和鸣也,关或作官。"何按:关关,即今语"咕咕","刮刮",拟声之词也。

雎鸠,旧注或说为"鸷鹰",或谓"渔鹰"(焦循《毛诗补说》),皆猛厉之禽。以之象征少女,殊谬。余冠英《诗经选》云:"未详何鸟。"邵晋涵亦说为渔鹰,以此丑陋之鸟为淑女或君子象征,甚妄!《诗经》中别有渔鹰之名,称"维鹈"。《小雅·候人》:"维鹈在梁,不濡其翼。"注:"今之鹈鹕也,好群飞,沉水食鱼。"所言鹈鹕,即渔鹰,而非"雎鸠"。

雎鸠,即《方言》之鳲鸠。毛传:"鳲鸠,秸鞠也。"何按:秸鞠即雎鸠之音转,亦即杜鹃。杜鹃多名,"东齐海岱之间谓之戴南……或谓之戴胜。"

杜鹃乃民俗以为报春之鸟,又以为孤独之鸟。《淮南·泰族》:"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乘,双也。其说认为"关雎"以孤鸟为象征,寄托以求偶之思,甚确!

雎音从隹(古音堆),堆、土、杜古音相通。鸠、鹃一音之转。雎字从且,"且"古音与姐、姊谐,与子音近通。鸠古音与龟、归通。"雎鸠"即"子规"又作"姊归"也,转语又作"鹧鸪",其变名甚多,如"子嶲"、"杜宇"、"望帝"等。

杜鹃即雎鸠之语转。鹃即鸠,一音转。杜鹃,学名大杜鹃 cuculus canorus,无营巢习性,故民俗谓之"孤独鸟"。所谓"杜鹃",实即"独鹃"也。杜鹃不营巢,繁殖季节将自己的卵产于其他鸟类的巢中,让其他鸟类代为孵卵和育雏。所谓"鹊巢鸠(鹃)占"(参阅"维鹊有巢"),即指此。

由于杜鹃性孤独,因此古诗人常用以喻鳏夫。古诗人常以杜鹃为求偶未匹者之爱情象征。杜鹃鸣叫脆亮若"bagu—bugu","布谷—不孤",切音即所谓"咕咕"——"关关"也。

《尔雅翼·释鸟》:"子嶲,出蜀中,今所在有之,其鸣声若'归去',故《尔雅》为'嶲',《说文》为'子嶲',《太史公书》为'秭鳺',高唐赋为'姊归'或子规,徐广为'子雉',字虽异而名同也。亦曰'望窈',亦曰'杜宇',亦曰'杜鹃',亦曰'周燕',名异而实同也。"

又,远古物名字随音转。"鹧鸪"实亦"子规"音转。

②州,周也。周游,周羌。或说读州或洲。《尔雅》:水中可居者称州。州即洲,即岛。水周绕其旁曰"洲",亦曰"湽"。

③《广雅》:"窈窕,好也。"《方言》:"美也。"何按,即今语"苗条"也。窈窕二字叠韵连绵词,即今语苗条,秀美貌。《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盖对言则异,散言则通尔。"

《释名·释亲》:"叔,少也。"(叔、少双声,音通。)又,毛传:"淑,善。"何按:淑,修,休,羞,即今语秀。淑女即秀女,美女。

淑，善也，好也。《说文》："俶；善也。"俶、淑、善一音之转。《仪礼》郑言注："古文俶作淑。"仁字古字从身、身声，身、俶、淑、善音通，故仁亦有善美之意义。

乐，通落。《小雅·斯干》歌诗以落之，《正义》：歌斯干之诗以欢乐之。落，通格、名、来也。《史记》集解引徐广：古村落字亦作格。（村落，村格，村里也。）

④君子，卫序谓指周文王，谬甚。指诗作者也，一位贵族青年。

好，字义与今不同，与妃字为同源异形字。甲骨文子、巳同字。闻一多指出古籍中子、巳或通用。好从子，妃从巳，好即妃字。

妃，妇也。配也，匹也。《左传》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妃仇"乃先秦成语。好逑，即好仇，即妃逑，配偶也。闻氏指出："二字平列，不分反正，左氏所说，殆非其朔。"逑，旧说释之为"仇"，训"匹也"。陈奂《诗毛氏传疏》："匹，配也。好匹，犹嘉配耳。"何按，仇，俦也，俦侣。《九怀》："览可与兮匹俦。"《文选》曹大家"雀赋"："乃凤皇匹俦"，匹俦即好逑，好仇。

逑，毛传：异本亦作仇。高亨注："仇音俦，伴侣。"《玉篇》："俦，侣也。"

⑤参差，朱熹《集传》："长短不齐之貌。"参差，双声，长短不齐貌，荇（xìng）菜，又名接余，一作莕菜，龙胆科，多年生水生草本，茎细长，夏开花冠五裂之深黄色花，边缘具齿毛，果为蒴果，为解热利尿物，乃池塘、溪流中常见植物。

陆玑《诗疏》："茎白，叶赤紫色，浮在水上。"

⑥流，《尔雅》："掠也。"马瑞辰：流通作摎。《广雅》："摎，捋也。""择也。"择，即摘。朱熹《集传》："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毛传》：流，求也。何按：求当作揪。

⑦寤寐，当作寤梦。马瑞辰："即梦寐也。"何按：寤，语也。寐，梦也。梦中语、语梦，即寤寐。或言寤寐，失眠也。寤寐，犹言梦寐，谓在梦寐中也在求其所想念的人，一说，王先谦曰："寤寐，犹言不寐，谓求此淑女，至于不寐也。"并引《柏舟》"耿耿不寐"、《易林》"耿耿寤寐"为证。

《传》："流，求也。"流、求一声之转。《尔雅·释诂》："流，择也。"《鲁》亦作择。流通作摎（jiū），即"揪"，音通求，或谓索取。《诗集传》："（荇菜）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无方也，顺水流而取之也。

求，有也。孔子弟子冉求，字有。有，取也。有、取、求，义通。取、娶也。

⑧思服，旧注为"斯夫"，虚词。谬。服，古无轻唇音，读为彼，即第三人称"她"也。陈第《毛诗古音考》："服音逼。"逼，彼也。《孙子兵法》："知己知彼"，彼，对方也。

⑨毛传："悠，思也。"郑笺："思之哉，思之哉！"何按：悠无思意。悠、忆音通，忆，思念也。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毛诗正义·关雎五》："《传》、《笺》以服与悠皆释为思，不胜堆床骈拇矣。"何按：思，忆也。

悠,攸也,攸远。遥也。钱钟书云:“悠作长、远解,亦无不可。何夜之长?其人则远!正复顺理成章。”其说是。

“悠,想念深长,优哉游哉,犹悠悠也。二哉字增文以成句。”《笺》:“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诚思之。”哉,语末助词,表感叹。

⑩展转:翻身展转。《楚辞·九叹》说:展转,寐貌。展,仄也。《说文》:“仄,倾也。”辗转反侧,《鲁说》曰:“展转,不寐貌。”《诗集传》:“辗者,转之半,转者,辗之周,反者辗之过,侧者,转之留,皆卧不安稳之意。”

⑪采,摘除曰采。《说文》:“采,采取也。”《传》:“宜以琴瑟友乐之。”《鲁说》、《韩说》曰:“友,亲也。”

⑫友,诱也。旧注多解为“相友”,“亲之”,谬。

⑬《尔雅》:“芼,搴也。”读若苗,即摸也,摸索。《传》:“芼,择也。”《鲁说》:“芼,搴也,取也。”段玉裁《说文释字注》:“按芼本义是草覆蔓,故从草,毛会意。”同《齐说》。

孔颖达:“《释言》云,芼,搴也。孙炎曰,皆择菜也。某氏曰,搴犹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搴是拔之义。”

⑭乐字多义:1 悦,2 迎,3 邀,4 撩,挑也。皆可通。旧皆直读为“乐”(悦),喜乐,直解为以钟鼓令她(少女)快乐。殊谬!钟鼓乐之,应解作“钟鼓来之”或钟鼓邀(迎)之。

何按乐:乐(yao—yue)古异读如要,邀也。《郑风·择兮》:“叔兮伯兮,倡(唱),予要女(汝)。”又,毛传:“要,成也。”

又乐(lè),来也。或乐,礼也。以礼乐迎聘。《传》:“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笺》:“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其荇莱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

葛藤长长

(葛覃)

葛藤长长
拖曳在山谷
串串叶子青又青

黄鹂高高飞
下落在树从中——
它鸣叫着“家呵家！”

葛滕长长
拖曳在山谷
串串叶子大又大

收割再蒸洗
织成细葛和粗布——
织呵织呵织不到头！

我要告诉师姆——
告诉她我要回家！

快脱掉脏内衣
快换上新衣服——
为何洗浣为何装扮？
为要回家拜望父母！

葛 覃

葛之覃兮，[1]
施于中谷，[2]
维叶萋萋。[3]

黄鸟于飞，[4]
集于灌木，[5]
其鸣“喈喈”。[6]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维叶莫莫。[7]

是刈是濩，[8]
为絺为绤，[9]
服之无斁。[10]

言告师氏，[11]
言告言归。[12]

薄污我私，[13]
薄澣我衣。[14]
害浣害否？[15]
归宁父母。[16]

[题解]

本篇有女师。女师即母(姆)师,语转即"女娶"。此诗反映先周一种重要文化制度。未成年男子集体居住且受教于师氏之社(或曰寺,或曰畤,或曰馆)。青年女子集体居于女性会社(女宫、媒宫或高唐或高台,又称"安")。男性所居曰"字"(寺)。女性所居曰"安"(庵)。

"按性别年龄的劳动分工,使得所有的妇女儿童似乎构成地缘集团的经济核心,构成团结性和集体性颇强的公社中的特殊成员。他们共同劳动,获得数量大致相等的劳动成果。"(《非洲狩猎游牧民族》,葛公尚、曹枫编译,1982。)

会社有女师,课以女红纺织之业。此篇言青年女子将离女宫(安/庵)而归宁父母之行前喜悦心情。

王先谦曰:"妿,女师也。从女加声。杜林说加教于女也。读若阿。"姆,女师也。从女每声。读若母。案姆与母同,亦作母。《硕人》篇之鲁诗说曰:"傅母,齐女之傅也。"《史记·仓公传》作"阿母",盖传写失真,音存字变,即此"师氏"矣。案《士昏礼》注曰:"姆,妇人年五十无子,出而又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

古者出妇地位最为卑贱,姆以出妇充之,则师氏之名,虽若甚尊,其职则甚卑。今之佣妇或称阿妈,即阿姆,亦即师氏矣。《白虎通·嫁娶篇》:"妇人所以有师者何? 学事人之道也。"

男师曰傅,女师曰姆,字简作母。姆,或作每、媒,则为女巫。

上海博物馆藏新出楚简《孔子诗论》残简:"孔子曰:《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

可注意者,孔子认为,此诗亦为上古"氏初之诗。"

※ ※ ※ ※ ※ ※

《诗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恭俭节用,服濯之衣,尊敬师父,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其后说《诗》者,特指《春秋·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冬,杞伯姬来。"《左传》曰:"归宁也。"朱熹以为,其"已贵而能勤,已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于师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小序》以为后妃之本,庶几近之。"《鲁说》曰:"《葛覃》,恐其失时。"

[注释]

①覃,藤之语转(闻一多亦有此说)。朱熹:"葛,草名。蔓生,可为絺綌者。"维,其也。

葛,学名 Pueraria thunbergiana Benth,名葛藤根,又名絺络草,豆科,多年生含木质之蔓生植物,具缠络性,花有芳香,果实为扁荚。是一种多年生含木质的蔓生植物,宜生山地,我国南北各地都产,江浙一带尤多。它是自西周以来我国人民便已利用的一种野生纤维植物,和大麻、苎麻同样被用作衣着原料。《尚书·禹贡》说青州、豫州都贡葛织品"絺"。又说扬州"岛夷卉服",意思是说该地人们普遍以葛织布作衣服。优良的葛织品主要生产于今江苏、浙江一带。

葛有野生的,有种植的。《诗经》中提到的似乎都还是野生的葛。大约从春秋末叶以降,开始了人工种植。

葛在刈获以后,将其纤维加工织造葛布的生产过程,与麻大致相同。麻在刈后用清水沤渍,葛则须用沸水煮,方能使它的皮容易剥落,纤维容易从木质组织脱离。纺绩、织造的方法,与麻织没有什么差别。葛的纤维比麻更细更长,一般说来,可以织成比麻更细更薄的织物。

葛织品细薄些的,在古代名曰"絺",粗厚些的名曰"綌"。比絺更细而有绉纹的名曰"绉";很细的葛布亦名曰"絟"或"荃",或称"翙"。一般的俗称则率曰"葛"或"葛布"。由于好的葛织品多半产于东南江浙一带,所以在汉代常称该地特产的品质优良的葛布曰"越布"或"白越",有时亦名曰"蕉布"或"蕉葛",被看作是葛织品中最珍贵的了。

葛织品薄而凉爽,人们一般拿它裁制夏季的单衣。(《植物百科全书》)

毛传:"覃,延也。"引申为蔓延,又作蕈。

②毛传:"施,移也。中谷,谷中也。"何按:移,曳也,拖曳。状藤之长而盘旋貌。

③萋,青之语转。毛传:"萋萋,茂盛貌。"

④毛奇龄《续诗传鸟名》:"黄鸟,黄鹂也。原作黧黄,以鸟本黄色,而间以黑色为缘饰,因两举其色而统名之曰黧黄。"《鲁说》曰:"仓庚,幽冀谓之黄鸟。"陆玑曰:"黄鸟,黄鹂留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莺,一名仓庚。"

于,扬也。扬,高也。

⑤集,栖也(许慎)。降落也。朱熹:"灌木,丛木也。"

⑥喈,谐音家。毛传:"喈喈,和声之远闻也。"

⑦朱熹:"莫莫,茂密貌。"《鲁说》、《韩说》曰:"莫莫,茂也。"《说文》:"莫,日且草也,从日在草中。"

⑧毛传:"刈,斩。濩,煮也。"濩,《尔雅》作镬,《毛诗》作濩,即镬之假借,因其煮之于镬,故训镬(濩)为煮。如刈训镰而为割取义同。

⑨毛传:“精曰絺,粗曰綌。”

絺,细葛布。綌,粗葛布。

⑩何按:服,劳也。毛传:“斁,厌也。”朱熹:“葛既成矣,于是治以为布,而服之无厌。”

⑪毛传:“吾,我也。”何按,言即俺。“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闻一多《诗经通义》:“姆,即师氏。……论其性质,直今佣妇之事耳。”

⑫《传》:“妇人谓嫁曰归。”《说文》:“归,女嫁也。”段玉裁注:“妇人谓嫁妇,此非妇人假归名,乃凡还家者,假妇嫁之名也。”

⑬陈奂:“《芣苢》《传》云:‘薄,词也。’”何按:陈说不确,薄,迫也,急迫,急急也。闻氏曰:《方言》:“薄,勉也。秦晋曰薄,南楚之外曰薄努。”注:“相劝勉。”说亦不确。《传疏》:“污与氵幹正相反,私与衣又相连,皆互词耳。私,燕服,谓燕居之服也。”

徐鼒《读书杂释》引王荆公言:“治污曰汙。”

朱熹:“汙,烦润(两手相摩揉)之以去其污,犹治乱而曰乱也。”

姚际恒《诗经通论》:“私,亵服。衣,蒙服;非礼衣。礼衣不浣也。”王先谦:“私,近身衣。凡亲亵者皆谓之私。近身衣为私衣,犹言亵服矣。我私、我衣,对文见义。犹《大田》:公田、我私对言,我私即私田也。”

何按:私,衫也。私衣与公衣相对言。私衣即内衣,公衣即外衣也。《玉篇》:“昵衣,女秩切,近身衣也,日日所著衣。”

⑭朱熹:“澣,则濯之而已。”闻一多说:私与衣为互文,浣与澣亦相对。汙澣声近对转,皆训濯也。《释文》澣异本又作浣。

⑮毛传:“害,何也。”段玉裁《诗经小学》:“按古害读如曷。……借害为曷。”

害,何不的合音,通曷、盍,何也。

郑玄:“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浣乎?何所当否乎?”李嘉言谓,否当读为不,借为“污”。

⑯归宁,宁,古音通睹,看望。朱熹:“宁,安也。谓问安也。”

思念

(卷耳)

绿灿灿的卷耳
总采不满一筐
唉！我思念心上那人
与他同行在迢迢路上

也许他在攀越险岭——
我家马儿会不会疲倦？
我以金杯为他祝酒
怎样摆脱那盈绕的思念！

也许他在登临高冈——
我家马儿会不会晕眩？
我以犀角为他祝酒
怎样摆脱那盈绕的悲伤！

也许他在跨越险阻——
我家马儿会不会生病？
我家仆人会不会累倒？
令我为他多么担忧！

卷耳

采采卷耳，①
不盈顷筐。②
嗟我怀人，③
寘彼周行。④

陟彼崔嵬，⑤
我马虺隤。⑥
我姑酌彼金罍，⑦
维以不永怀。⑧

陟彼高冈，⑨
我马玄黄。⑩
我姑酌彼兕觥，⑪
维以不永伤？⑫

陟彼砠矣，⑬
我马瘏矣。⑭
我仆痡矣，⑮
云何吁矣？⑯

[题解]

此诗是一位贵族少女,为其远行的夫君忧思祝福之作。

方玉润说:“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圣人编之《葛覃》之后,一以见女工之勤,一以见妇情之笃,同为房中乐。”房中乐者,古爱情诗也,其说近是。

而《诗序》则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陂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诗集传》:“此亦后妃之所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鲁说》曰:“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所说实不着边际。故欧阳修批之曰:“妇人无外事。求贤审官,非后妃责。”说是。

《左传·襄公十五年》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盖毛、郑、朱等皆依此为说,然实皆谬说也。

[注释]

①卷耳,一名苍耳。嫩叶可食。采采,直解曰“采”,动词。朱熹:“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苍耳。叶如鼠耳,丛生如盘。”闻一多说当读为“灿灿”。《蒹葭》“灿灿衣服”,《韩诗》作“采采衣服”,采采(彩彩)即灿灿也。

《说文》:“采,捋取也。”段玉裁注:“采之,事采之也。此谓上采训事,下采训取。”《尔雅》:“采,事也。”《传疏》:“云采采,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一说,采采,连词,非一采,犹俗语,打打球,看看戏,等等,类似。卷耳,野菜名,又名苍耳,菊科,一年生草本,边缘有缺刻及锯齿,花单性,雌雄同株,结果以后,刺更坚硬,所在皆有,古人以为食用植物。

② 毛传:“顷筐,畚属。易盈之器也。”《释文》引《韩诗》:“顷筐,欹筐也。”

朱熹:“顷,欹也。筐,竹器。”

盈,满。顷筐,浅筐。旧说乃畚必,易盈之器,顷倒不正之意。顷筐后高前低,因其前浅,故易盈满。《荀子·释蔽》:“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韩说》:“顷筐,欹筐也。”

③ 嗟,记。记挂,想念。怀,怀思。

④怀人,怀思的人。周,迢也。朱熹:“置,舍也。周行,大道也。”其说置为舍,谬。闻氏说:寘,置也,不确。何按:寘,至也,来到。或读为“在”,与其同在。

⑤ 毛传:“陟,升也。”崔嵬(cuī wèi),《传》:“土山之石者。”马瑞辰谓:“高而不平者,为土山戴石矣。”或曰山顶。

姚际恒:“按《说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只言其高,于义为当。”闻一多说即巍峨。何按:崔嵬,魁伟,魁梧,巍峨,皆同源语,高大连绵之势。

⑥ 溃退。朱熹:“虺隤,马罢不能升高之病。”虺隤(huī tuí),《传》:“病也。”此指马疲惫不堪升高之病,因其足胫无力不支。《尔雅》虺字为頽字之假借,頽、隤通用字。

⑦ 陈奂:“姑者,词之且也。”酌,祝也。

朱熹:“罍,酒器。刻为云雷之象,以黄金饰之。”罍(léi)即罍,又作礨,古代器名。圆形,或方形,大肚小口,用以盛酒和水,或谓酒器。金罍,即以青铜所制之酒器。古代所用,也有等级之分,《韩说》曰:“金罍,大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青铜),士以梓。”酌彼金罍,谓饮以酒杯(金罍所盛之酒,因谓“饮一杯美酒”)。

⑧永,借为盈。旧说则谓:永,长。陈奂:“维,辞也。维与惟通。凡全诗多用维字为发声者,仿此。”毛传:“永,长也。”

⑨《传》:“山脊曰冈。”

⑩玄黄,即眩惑。眩惑眩昏眩晕之语转。陈奂:“《尔雅·释诂》:‘痡,瘏、虺、頽、玄、黄,病也。’”

《传疏》:“虺隤叠韵,玄黄双声,皆令二字成义,玄黄之不可分释,犹虺隤之不可分释也,黄本马之正色,黄而玄为马之病危,若言玄为马色,而黄为马病,则不通矣。”

⑪朱熹:“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为爵也。”

何按:兕即犀牛。上古中国与鳄鱼、鸵鸟并见。

兕觥(si gōng),觥,酒器。《传》:“兕觥,角爵也。”即以牛角所制成的酒杯,或曰,酒杯形似兕牛。

⑫《传》:“伤,思也。”

⑬砠,阻,险阻。毛传:“石山戴土曰砠。”《传》:“石山戴土曰砠。”《齐》、《韩》砠作岨。段玉裁注《说文》:“用石戴于土上,土而戴之以石,用土戴于石上,石而戴之以土,二文互异,而义则一。”

⑭ 朱熹:“瘏,马病不能进也。”《说文》瘏或作屠。

⑮朱熹:“痡,人病不能行也。”

⑯云何,如何。设问语。云读如员、缘,中古汉语作“缘何”,现代语即“如何”?吁,迂也。回转,回归也。陈奂则曰:“吁当为盱。……盱,忧。《释诂》文,盱者,忓之假借字。”《说文》:“忓,忧也。”

乔 木 (樛木)	樛 木
南方有一棵高大的乔木	南有樛木[①]
葛萝之藤缠裹着它	葛藟累之。[②]
祝愿这位君子——	乐只君子,[③]
让福祉永远地伴随他	福履绥之。[④]
南方有一棵高大的乔木	南有樛木,
葛萝之藤攀援着它	葛藟荒之。[⑤]
祝愿这位君子——	乐只君子,
让福祉永远地降临他	福履将之。[⑥]
南方有一棵高大的乔木	南有樛木,
葛萝之藤围绕着它	葛藟萦之。[⑦]
祝愿这位君子——	乐只君子,
让福祉永远不离开他!	福履成之。[⑧]

[题解]

这是一首祝福歌。乔木,君子之象征。葛藟,象征其伴侣。

《诗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至谬而不知所云。

[注释]

①樛木,旧注皆为弯曲之木。南,南山,或谓南土,指歧周之地。何按,疑即大榕树。樛《释文》本作朻,朻乔音通,即乔木,高大之木也。《说文》:"乔,高而曲也。""朻,相纠绕也。"《韵会》:"朻,木高而下曲。"

朱熹:“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

②葛藟,又名千岁藟,葡萄科,山地自生之蔓生植物。马瑞辰:“窃疑葛藟之别名,以其似葛,故称葛藟。……此诗疏引陆玑云:‘藟,一名巨苽。《易释文》引草木疏作葛藟,一名巨荒。以葛藟二字连读。……’宋开宝《本草》注云:‘盖亦野葡萄之类。’纍,《释文》:缠绕也。闻氏:旋转、盘绕、蒙覆也。”

③乐,祝愿,读如悦,愿也。只,之也。此,定位。陈奂:“只,词也。……凡只,或在句中,或在句末,皆为语词。”何按:只,之也,此也。

④毛传:“履,禄。绥,安也。”《释诂》:“履,福也。”福履即福禄。履为禄之假借。《鲁说》曰:“履,福也。”《传》:“绥,安也。”绥从妥声,妥为安,故绥亦为安。

马瑞辰:“《释诂》:‘履,禄同训。’《大雅》:‘天被尔禄。’《传》:‘禄,福也。’是福与禄,对文则异,散文则通。”绥,随也。

⑤毛传:“荒,奄也。”陈奂:“奄与掩通。”《说文》:“荒,丝曼延也。”

⑥ 将,降也。毛传:“将,大也。”

⑦《传》:“萦,旋也。”缠绕。 朱熹:“萦,旋也。”

⑧履,毛传:禄。“成,就也。”《尔雅》:“就,成也。”成、就互训。

蚂蚱 (螽斯)	螽斯
蚂蚱张开羽翅	螽斯羽,①
沙沙响	诜诜兮。②
生下子孙	宜尔子孙,③
震震响亮	振振兮。④
蚂蚱张开羽翅	螽斯羽,
轰轰鸣	薨薨兮。⑤
生下子孙	宜尔子孙,
绳绳不绝	绳绳兮。
蚂蚱张开羽翅	螽斯羽,
济济攘	揖揖兮,⑥
生下子孙	宜尔子孙,
多而又多	蛰蛰兮。⑦

[题解]

这也是一首婚礼的祝词,以螽斯的繁育象征多子多孙。《诗序》:“《螽斯》,后妃之子孙众多也。言者螽斯不妬忌,则子孙众多也。”

[注释]

①螽斯即斯螽,即司钟,善鸣。《说文》:“蝗,螽也。”李樗《毛诗集解》:“或言螽斯,或言斯螽,其义一也。螽斯,蝗虫之类。”何按:螽即虫之本字。“螽斯”,余疑即“东西”之本语,以虫物喻万物也。斯,析也,劈木曰析。斯羽,羽翼也。形容蝗虫张羽振动。是为转注。《尔雅》螽有“阜螽、草螽、土螽”多种。螽斯,以斯为语词,但螽斯连续已成定名。螽斯以股

鸣，谓螽斯群飞，故以羽言。清人武亿在其《群经义证》中说："螽斯羽"，应读成"螽斯"绝名，"羽"字属下续，即"螽斯，羽诜诜兮"。其诜诜、薨薨、揖揖，皆形容羽之众多，即螽斯为呼语。译文应为："螽斯呵，飞翔时羽声轰不绝于耳。"

严粲《诗缉》："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群飞。因飞而见其多，故以羽言之。"何按：斯，析也，展开。

②朱熹："诜诜，和集貌。"何按，诜从先音，当读为" x i "。诜诜，即熙熙。熙熙即吵吵。《史记·货殖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熙熙攘攘，吵吵嚷嚷也。《桑柔》："生生其鹿"，传："众多也"。诜诜与生生音通。

③陈奂："宜者，承上转下之词。"何按：宜，育，生育。

朱熹："尔，指螽斯也。"

④马瑞辰："振振，谓众盛也。振振与下章绳绳、蛰蛰，皆为众盛。"《传》："振振，仁厚也。"《毛诗传集通释》："《传》说为仁，失之。"谓子众多，如文王十子，《鲁说》曰："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处、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载。"

⑤朱熹："薨薨，群飞声。"何按：今语作"轰轰"、"嗡嗡"。《传》："薨(hōng)薨，众多也。"《尔雅》："薨薨，增增，众多也。"

⑥毛传："揖揖，会聚也。"《鲁》、《韩》："揖"作"集"。马瑞辰云，揖盖集之假借。

⑦蛰蛰，即庶庶，多多也。众多貌。旧说不同。皆谬。《鲁说》曰："蛰，静也。"《说文》："蛰，藏也。"物伏藏则安静，故又训为静。蛰蛰，安静而得其所也。

桃 花※ (桃夭)	桃 夭
桃枝摇摇 红花亮丽	桃之夭夭,[1] 灼灼其华。[2]
姑娘就要出嫁 她将有一个新家	之子于归,[3] 宜其室家。
桃枝摇摇 桃子圆大	桃之夭夭, 有蕡其实。[4]
姑娘就要出嫁 她将繁殖和生育	之子于归, 宜其家室。[5]
桃枝摇摇 枝叶繁茂	桃之夭夭, 其叶蓁蓁。[6]
姑娘就要出嫁 她将繁衍新的家族!	之子于归, 宜其家人。[7]

[题解]

这是一篇祝贺女子出嫁的诗,以桃树开花结果为象征。

《诗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

方玉润说:"盖此亦咏新婚之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此世催妆坐筵等。《关雎》以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辉映,同为美俗,如花似玉之女,而宜室宜家,可谓德色双美,艳称一时。"

※此诗为婚礼送嫁新娘之祝别喜歌。

[注释]

①之,枝也。何按:夭,摇也。夭,《说文》:"屈也。"弯曲之貌曰"夭"(静态)。

夭通摇,弯曲而摆动之貌曰摇(动态)。乐府古辞《长歌行》:"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修。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

此至简之义,数千年传诗者竟不得明之,而谬说纷纭。如:"夭夭,其少壮也。"或谓:"夭夭,盛貌。"朱熹:"夭夭,少好之貌。"皆望文生义之谈。又,桃之夭夭,谐音作"逃之遥遥"。

②灼灼,《传》:"花(华)之盛也。"灼为焯之假借。《说文》:"焯,明也。"何又按:灼,昭也。灼灼即昭昭。昭,明也。凡色之光华明盛皆谓之焯、昭,亦谓之灼,明与灼义近。《鲁说》、《韩说》曰:"灼灼,明也。"陈奂:"《广雅》:'灼灼,明也。'《玉篇》:'灼灼,华盛貌。'盛与明同义。"灼灼,火光,以火喻花红之盛。《广雅·释训》:"灼灼,明也。"阮籍《咏怀》:"夭夭桃李花,灼灼有光辉。"

③之,即现代语"这"。于,欲,将要。旧注,《传》:"之子,嫁子也。于,往也。"

朱熹:"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妇人谓嫁曰归。"

陈奂:"于读为於。……於者,自此之彼之词。自此之彼谓之於,又谓之往。则於与往同义。"

④马瑞辰:"宜与仪通。《尔雅》:'仪,善也。'"谬。宜,有也。

朱熹:"室谓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

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蕡、坟、颁与贲古通。……颁、贲并应读作斑。……然则有贲其实,即有斑其实。桃实将熟,红白相间,其实斑然。"何按:于说不确。贲,皤也,圆而大。贲实,贲桃,即皤桃。

⑤ 毛传:"家室,犹室家也。"

陈奂:"浑言之,室亦家也。"

⑥毛传:"蓁蓁,至盛貌。"蓁蓁,即萋萋,青青也。

《传》:"蓁(zhēn)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体至盛也。"《齐说》曰:"蓁蓁,养盛貌。"《鲁说》曰:"蓁蓁,茂也。"陈奂:"《广雅》:'蓁蓁,茂也。'"

⑦家人,家族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尽以为宜。《礼记·大学》:"《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然后可以教国人。"王先谦曰:"上言宜家室,但谓安其居止,此言宜家人,则能安一家之人。故以家人、国人对待言之。惟自安其室家,然后其家之人皆安也。"

虎笼 (兔罝)※	兔罝
张起捕虎之网索	肃肃兔罝,①
敲响梆鼓咚咚	椓之丁丁。②
雄纠纠的猛士们呵	赳赳武夫,③
都是捍卫公侯的高城	公侯干城。④
张起捕虎之网索	肃肃兔罝,
张开放到大路口	施于中逵。⑤
雄纠纠的猛士们呵	赳赳武夫,
都是公侯的好帮手!	公侯好仇。⑥
张起捕虎之网索	肃肃兔罝,
张开放到密林中	施于中林。⑦
雄纠纠的猛士们呵	赳赳武夫,
都是公侯的亲骨肉!	公侯腹心。⑧

[题解]

这是一首赞扬武士的诗。

春秋时,晋郤至入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相互问答。郤至说:"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取其武夫,以为己之腹心、股肱、爪牙,'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见《左传》成公十二年。)

※旧皆读"兔"为兔,大谬。捕兔焉用"纠纠武夫"? 上古楚地方言称虎为"於菟",省称即"菟"(兔),或称为"荼",或称为"貙"

《诗序》则云："《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疏》："由贤人多，故兔罝之人，犹能恭敬，是后妃之化也。"《韩说》曰："殷纣之贤人退处山林，网禽兽而食之，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网之中。"

方玉润乃诘驳之曰："所谓'后妃之化'，不知武夫于后妃何与？章章牵涉后妃，此亦无理，《集传》所云：'化行俗美'，也是牵强附会。"（方玉润《诗经原始》。）

[注释]

①肃，竖也，耸也。毛传："兔罝，兔罟也。"孔颖达："罟音古，网也。"陈奂："罝，环也。"《说文》："环，风也，一曰绾也。"《传》："肃肃，敬也。闻一多《诗经新义》："肃，当读为缩，缩犹密也。"以为兔罝而密网捕兔。何按：旧说不确。兔，虎也。释文："兔本作菟。"楚地古称虎为於菟。（《方言》）俗称"系蹄"。《容斋随笔》："鹿行草莽中，畏人见其迹，但循一径，无问远丘也。村民结绳为环，置其所行处，鹿足一终，则倒悬于枝上，乃生获之。"兔罝者，伏虎之网索也。《战国策·赵策》："人有置系蹄者，而得虎。虎怒，决蹯而去。虎之情非不爱其蹯也，然而不以环雨之蹯害七尺之躯者，权也。"（廷笃注："系蹄，兽绊也。"）又称系蹏，陈琳《檄吴将部曲文》："系蹏在足，则猛虎抛其蹯。"《庄子·外物》："蹏者所以在兔，得兔而望蹏"。《释文》："蹏，兔罝也，系其脚，故曰蹏也"。

②椓（zhuō），椓，通椎，朾（chēng），也。敲击曰朾。丁(chēng)丁，即咚咚，撞击的声音。陈奂："《说文》："椓，击也。……凡网取禽兽，必筑橛于地，而以捕器网之。"椓，逐也。古狩猎，张网之后，必击梆鼓以驱逐走兽。

③毛传："赳赳，武貌。"何按：即健健、矫健。赳赳，雄壮貌。《鲁说》曰："赳赳，武也。"《韩》"赳"或作"纠"。

④毛训干为捍，不确。闻一多《诗经通义》："干城之干。……亦训垣。"何按：干，高也。又，干古音近京，干城亦即京城，京，高也。《传》："干，杅也。"《笺》："干也，城也，皆乃御难也。"一说，干，盾也，皆所以杅外而御内。

⑤毛传："逵，九达之道。"何按，九通交、纠，交叉路口曰九达之道。《淮南·说林》："杨子见逵路而哭之。"逵路即歧路，中逵即交叉路口。《韩》"逵"作"馗"。音义并同。《韩说》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馗即逵。

⑥仇，俦也。陈奂："仇，匹也。"好仇，即"关雎"之"好逑"，今语好友。陈奂：匹当读"率由群匹"之匹，《假乐》笺云："循用群臣之贤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昭三十二年《左传》："史墨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晋语》："国人诵之曰：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韦注云："言重耳当伯诸侯，为王妃耦。"《汉书·董仲舒传赞》："伊吕乃圣人之

耦。”《文选》杨雄《甘泉赋》:“搜述索偶,为伊之徒,冠伦魁能。”并与诗仇字义同。

⑦毛传:“中林,林中。”《尔雅》:“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中林,亦可谓中野,即野外。

⑧顾广誉《学诗详说》:“可为公侯之腹心。谓机密之事,可与之谋虑,言勇而知也。”《左传》成二十年:“略(掠)其武夫以为己之腹心、股肱、爪牙。”

车前子

（芣苢）

黄灿灿的车前子
快呀快，快快采！

黄灿灿的车前子
快呀快，揪下来！

黄灿灿的车前子
快呀快，拾起来！

黄灿灿的车前子
快呀快，捋下来！

黄灿灿的车前子
快呀快，兜起来。

黄灿灿的车前子
快呀快，倒出来！

芣苢

采采芣苢，①
薄言，采之！②

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③

采采芣苢，
薄言，掇之！④

采采芣苢，
薄言，捋之！⑤

采采芣苢，
薄言，袺之！⑥

采采芣苢，
薄言，襭之！⑦

[题解]

此诗为祈子之诗。

《文选》李善注引《韩诗》："芣苢，伤夫君有恶疾也"，"以拂无子也"。芣苢，古音与拂禊通。

《诗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疏》："今天下和平，于是妇人始乐有子矣。"《诗集传》："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芣苢而赋其事以相乐也。"其说近是。

《鲁说》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

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虽其恶臭,犹将始于捋采之,终于怀撷之,浸以益视,况于夫妇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苢》之诗。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贞而壹也。'"

《韩诗》曰:"芣苢,泽窍也,芣苢,恶臭之菜,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发愤而作以事兴,芣苢虽恶臭乎,我犹采采而不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汉刘向《列女传·贞顺篇》,《白虎通·嫁娶篇》。)

姚际恒说:"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实指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实指,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是令人低回无限,若其实指,兴味索然,平心静气读读,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何以旷,自得其妙。唐人《竹枝》、《柳枝》等词,类多以方言入韵,自觉其愈俗愈雅,愈无故实,而愈可以咏歌。"

[注释]

①采采,灿灿。今作彩彩。孔颖达:"《传》:芣苢,马舄。……郭璞曰:'今车前草'。"毛传亦然。

闻氏言即薏苡,禹母吞之而生禹。《吴越春秋》芣苢,与胚胎亦同源语。芣苢既与胚胎同音,在《诗》中便是双关隐语(英语所谓 pun),一如后世歌谣以蓬为怜,以藕为偶,以丝为思一类之字法。古人认为,芣苢宜子。《逸周书·五会》解:"桴苡者,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孔注:"食芣苡,即有身。"

《传》:"采采,非一词也,芣苢,马舄,车前也,宜怀孕焉。"马舄,又名车前草,车前科。多年生草本,花萼四裂,花后结小蒴果,嫩叶可食,种子药用,治难产。《毛传》所本,乃以《尔雅》为说,谓此为草类。一说,《逸周书·王会》云:"康工以芣苢"者,其实如李,食之宜子,此为木类。《列女传》及《韩诗》薛君章句,皆以《芣苢》为伤夫有恶疾而作,即题释中所引三家诗所云。《韩》:"苢"作"苡"。《韩说》曰:"直曰车前,瞿曰芣苡。

②薄,迫也。薄言,即迫焉,急迫。言,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按林木相迫不可入曰薄,引申凡相迫皆曰薄。如外薄四海,日月薄蚀皆是。"

③马瑞辰:"按《尔雅·释诂》:'有,取也。'……取与采同义耳。"有,若也,若,又,有即取之同源字。《广雅·释诂》:"有,取也。"今字作"揪"。

④毛传:"掇,拾也。"

⑤朱熹:"捋,取其子也。"

⑥朱熹:"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何按:结,聚集。

⑦朱熹:"襭,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于带间也。"襭通解,即卸也,施放。

辽阔汉水

(汉广)

南方有一种缠绕的藤树
无法在其下栖息！
汉水边有一位美人
无法与她接近！

汉水太辽阔
不可以游泳！
长江太远长
不可以漂筏！

弯弯翘翘的荆柴
想割下来却有刺！
听说姑娘就要出嫁
快喂饱马儿去追！

汉水太辽阔
不可以游泳！
长江太远长
不可以漂筏！

弯弯曲曲的荆柴
应该割下来编筐篓！
听说姑娘就要出嫁
快喂好快马去追！

汉水太辽阔

汉 广

南有乔木，①
不可休思。②
汉有游女，③
不可求思。④

汉之广矣，⑤
不可泳思。⑥
江之永矣，⑦
不可方思。⑧

翘翘错薪，⑨
言刈其楚。⑩
之子于归，⑪
言秣其马。⑫

汉之广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
言采其蒌。⑬
之子于归，
言秣其驹。⑭

汉之广矣，

不可以游泳!	不可泳思。
长江太远长	江之永矣,
不可以漂筏!	不可方思。

[题解]

这是一篇民间情诗,或谓周人郑交甫在江汉之滨,思逐神女而不可得自叹诗。则乃无根之谈也。

析薪与束薪,就字面的意思来看,就是劈柴与捆柴。但在《诗经》中,析薪与束薪却往往是婚姻的象征与爱情的纽带。因为古人结亲,必在黄昏之时,柴薪是必用的照明物;而结亲时,又必需祭神、祭祖,要用柴火烤肉,烧肉,使神灵与先祖享用浓烈的香气,从而降赐洪福,使神圣的婚姻长盛不衰。这样,析薪与婚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如: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豳风·伐柯》)

"析薪如之何?匪匠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

"伐柯"、"析薪"是同义语,都是喻指"娶妻"。

焦延寿《易林》说:"析薪炽(煮)酒,使媒求妇。""执斧破薪,使媒求妇。"清代学者魏源的《诗古微》则说得更明确:"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取兴。盖古者嫁娶,必以燎炬为烛,故《南山》之析薪,《车》之柞薪,《豳风》之伐柯,皆与此错薪、刈楚同义。"

如果说"析薪"是娶妻的象征,那么"束薪"便是夫妇和合的征兆。《唐风·绸缪》: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就是紧紧缠绕的意思。[①]

[注释]

①"汉,水名。源出今陕西省宁羌县北,东流入今湖北省,至汉阳入长江。"《楚地记》:"汉江之北为南阳,江汉之南为南郡。"毛传:"兴也。乔,上竦也。思,辞也。"

②《释文》:"休息,本或作休思。"

③游女,即美女。美女古称"妖女"或"佚女",妖、佚、游皆音转通用。游女,佚女,皆谓美女也。援,攀。

---

①此引前人之说。颇见深刻。但作者名字不慎在笔记中失落,兹注此备考。

④求,追求,求或释作"逑",即俦(仇),俦偶。参《关雎》注。

⑤广,宽曰广。广,横也。

⑥毛传:"潜行为泳。"

⑦江,长江。毛传:"永,长也。"《文选·王粲·登楼赋》注引《韩》诗,"永"作"漾"。"漾,长也。"漾,正作羕。"羕"字注云:"水长也,从永,羊声。"漾乃羕字的假借,永亦羕字的假借。

顾广誉:"许氏曰,汉言广,谓横渡也。江言永谓沿溯也。"

⑧毛传:"方,泭,又作桴,音附。秦晋语曰筏。"(略引)陈奂:"今《尔雅》方作舫。《释言》又云:'舫,舟也。'"

《说文》:"方,併船也。"泭,编竹木以渡,方正字,舫,借字。《方言》:"泭谓之箄,箄谓之筏。"箄(pái),大筏。

⑨翘,曲。《毛传》:"翘翘,薪貌,错,杂也。"翘翘,曲曲。王先谦:"《鲁》、《韩》说曰:'翘翘,众也'。"错薪,楚薪。

毛传:"错,杂也。"

⑩言,欲也,一音之转。楚,刺也,音通。刈,除也。

《说文》:"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荆,楚木也。陈启源云:"荆有二牡,荆夔,荆楚。"荆,荆条。荆,马鞭草科,古以其枝条供刑杖之用,贫妇以为首饰,其嫩叶可以喂马。

⑪之子,朱熹《集传》:"指游女也。"于,欲也。归,嫁也。

之子,是子也,指待出嫁之女。归,女子出嫁回归。

⑫言,通严,敬也。亦曰速也。《集传》:"秣,饲也。"《毛传》:"秣,养也。"何按:秣今字通作喂。古音莫葛反。《说文》:"食马谷也。"(字从食)惠周惕《诗说》:"言得如是之女归于我,则我将亲迎而身御之,爱之深,不觉辞之昵也。不言御车,而言秣马,欲速其行,且微其辞也。"

⑬通行异本"采"字作"刈"。鲁诗"刈"作"采"。何按:当以鲁诗为确。采,选也。朱熹读蒌为芦,谬。蒌当作篓,盛器也,采薪编聚为篓。

⑭驹,朱熹谓小马。 朱熹:"驹,马之小者。"大谬。毛传:"五尺以上曰驹。"何按:驹通骄,巨马之名,即高头大马。

汝水之滨 汝坟

(汝坟)

走在汝河之滨	行彼汝坟,①
砍掉那障眼的枝条	伐其条枚。②
我没有看见那位君子	未见君子,③
思念他如渴如饥	思如调饥。④
走在汝河之滨	遵彼汝坟,
砍掉那障眼的枝叶	伐其条肄。⑤
我看见了那位君子	既见君子,
他没有将我忘弃!	不我遐弃。⑥
像鲤鱼红了尾巴——	鲂鱼赪尾,⑦
像王宫中燃起大火——	王室如燬。⑧
虽则心急如焚	虽则如燬,
只怕父母太近啊……	父母孔迩。⑨

[题解]

本篇乃一首男女相爱约会野合之诗。描写一女子在汝水之滨约会其情人(君子)的急切心情。

清《苗疆闻见录》记:"男女婚娶不须媒妁,女年及笄行歌于野,遇有年幼男子,互相唱和,彼此心悦则先行野合。"

孙作云说:"这是汝水附近,青年男女聚会的恋歌。鲂鱼赪尾,据生物学家说,鲂在春季交尾时,尾巴发红,以引异性。王室如燬,王室应为《桑中》的上宫,皆禖社神庙之意。"《广雅·释诂》:王,大也,王室,即汝水旁的大庙、禖宫,王室如燬,犹神社中人山人海,即男女在娘娘庙聚会。'虽则如燬,父母孔迩。'这等于'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实具卓识。"

[注释]

①"遵,循也。"汝,水名。(1)坟,濆,滨也。(2)坟,大防也。(毛传)《说文》:"循,顺

也。"何按:坟、防音通。大防即堤防,鲁诗:"遵,行也。"《释文》引坟作濆,坟,借为濆。云"水涯也"。涯即岸滨。李巡《尔雅注》:"濆谓崖举状如坟墓。是知水涯之濆与大防之坟为一(名)。"王先谦:"《鲁》、《韩》说曰:'遵,行也'"。

汝,水名,源出河南鲁山县大盂山,流经宝丰、襄城、上蔡、汝南而注入淮河。

②毛传:"枝曰条,干曰枚。"《毛诗音》:枚,音微。谓其枝之微弱者也。《说文》:"枚,小枝也。"《玉篇》:"枚,枝也。"王引之说:"遵彼汝坟,伐其条枚"犹言"涉彼高冈,析其柞薪"。(《经典述闻》)其说甚确。何按:伐,拔也。异说或曰:"李时珍《纲目》引'柚'名古称'条'。王引之引诗枚或作梅。"何按,伐有采意。则伐其条枚,即采其柚梅,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柚古音作迪,与条通。)说亦通。闻一多《诗经新义》:"枚之言微也。……故枝之小者谓之枚。"

孔颖达:"大木不可伐其干,取条而已。枚,细者。可以全伐之也。"

③君子,公族之男子,即"士"。又称"士君子"。

④思,通行本作惄,饥意(饿)也。惄如,惄然也。《说文》:"饥饿也。"李巡云:"惄,宿不食之饥也。"或饥意。调,古本作朝。《传》:"调,朝也。"调,朝也。《释文》:"'调其义训朝,谓即朝之假借字。'古人朝食曰饔,夕食曰飧。朝饔少阙,是为朝饥。"何按:古人夜不食,至朝特饥,故称"朝饥",即"调饥"。齐诗调作周。(周、朝一音之转。朝古音昭。)鲁诗惄作"思"。当以鲁诗为确。《尔雅·释诂》:"惄,思也。"《说文》:"一曰忧也。"忧即思也。(朱熹)蔡邕《青衣赋》:"思多念尔,惄焉量(且)饥。"朱熹说旦饥即朝饥。《易林》作"周饥"。朝从舟声,舟、周古通用。闻一多说:"古谓性的行为曰食(王风。丘中有麻)。性欲未满足之生理状态曰饥,满足后曰饱。"

⑤《毛传》:"肄,余也,斩而复生曰肄。"即再生的嫩条。何案:肄,叶也。肄,音义:"以自反。"古音读异与叶通。条训为枝。肄即叶之音转。闻一多《诗经新义》:"《传》曰:'斩而复生曰肄。'案:斩而复生之枝,亦小枝。"

⑥朱熹:不我遐弃,即不遐弃我。《说文》:"弃,捐也。"遐,消也。消,失也。遐弃即失弃。毛亨:"遐,远也。"孔颖达:"犹云不遐弃我。"

⑦毛传:"赪,赤也。鱼劳(老)则尾赤。燬,火也。"韩诗:"燬,烈火也。"《音义》:"燬音毁,齐人谓火曰燬。郭璞又音货。"朱熹:"鲂,鱼名。"李时珍《本草》:"鲂鱼,音房,一名鳊鱼,音偏。"传说又有一种"火烧鳊",头尾俱似鲂,有赤鬣连尾。《通释》:"《说文》《字林》并云:'鲂,赤尾鱼也。"

《韩说》曰:"赪,赤也,鲂鱼劳则尾赤,君子劳则颜色变,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犹触冒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饥寒寒忧,为此禄仕。"

⑧王室,王宫。

⑨毛传:"孔,甚也。迩,近也。"何按:孔,恐也。惧也。马瑞辰:"盖王政酷烈,……言虽畏王室,而远从行役,独不念父母之甚迩乎?"

麒麟来了

(麟之趾)

麒麟来了——
是仪表堂堂的公子
呵呀，好一头麒麟呵！

麒麟住下了——
出身堂堂的贵姓，
呵呀，好一头麒麟呵！

麒麟归去了——
出身堂堂的公族，
呵呀，好一头麒麟呵！

麟之趾

麟之止，[①]
振振公子，[②]
吁嗟，麟兮！

麟之定，[③]
振振公姓，[④]
吁嗟，麟兮！

麟之角，[⑤]
振振公族，[⑥]
吁嗟，麟兮！

[题解]

此乃少女相亲之诗。

麟，壮鹿曰麟。后世称麒麟。麒麟似即图腾，亦为公子之象征。公子来到少女家族，少女偷窥之，赞美惊喜作此诗。

《诗序》："《麟之趾》，《关雎》之应也，《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犹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笺》："《关雎》之时，以麟为应，后世虽衰，犹存《关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犹尚振振然有似麟应之时无以过也。"《疏》："此麟趾处末者，有《关雎》之应也，由后妃《关雎》化行，则令天下无犹非礼，天下既不犯礼，故今虽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时，信厚无以过也。"

《诗集传》："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故诗人以麟之子兴公之子，故麟性仁厚，故其子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趾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叹之，言是乃麟也。"

[注释]

①趾，止也，至也。旧注直解为脚趾之趾，大谬！惟毛传："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说近是。麟，麒麟。一种传说中的大鹿。张舜徽氏《郑学丛著·演释名》："大鹿谓之麟。"《说文》："麟，大牝鹿也。"即大壮公鹿曰麟。诗《音义》："瑞兽也。服虔注《左传》曰：'视明礼修则麒麟至。'趾，本或作止。"古人求婚以鹿皮为贽（质物）。严粲："有足者宜踶，唯麟之足，可以踶而不踢。""有额者宜抵，唯麟之额，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触，唯麟之角，可以触而不触。"

②振振，即堂堂。雄壮貌，先周成语，并见"殷其雷"。今语："铮铮好汉"，铮铮即振振。

③定，居定也。

④毛传：公姓，公同姓。按："姓"古音义与"孙"并相近。"公姓"亦即"公孙"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公姓、公族，皆谓子孙也。"姓生古同字，公姓谓公之所生。《左传·昭四年》"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注："问其姓，问有子否。"《广雅·释亲》："姓，子也。"《国语·晋语》"天胙将在武族"，注："族，嗣也。"公族谓公之继嗣，亦公子、公姓也。（说本王引之）。

⑤角（古音 jue ），古音与归相通。归去也。"麟之止"，麟之至也。"麟之角"，麟之归也。

⑥公族，毛传："公同高祖。祖庙未毁，有服之亲。"

召南

《召南》计十四篇，为《鹊巢》、《采蘩》、《草虫》、《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秾矣》、《驺虞》等。

召南，召伯所治之南国，地约在今汉中，即春秋时之楚地也。

召伯即召公奭。① 传说为周文王庶子，实际是周初一位有神秘色彩之人物。

《尚书·君奭》序说：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

“保”即太保，“师”即太师。

“甘棠”诗郑《笺》：“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为二伯，后封于燕，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云。”《鲁说》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又曰：“《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郏)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郏)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又曰《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职，舍于野树之下也。又曰：‘燕召公奭，与周同姓。武王灭纣，封召公于燕。成王时，入据三公，出为二伯，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各得其所。寿百九十余，乃卒。’后人思其德，美爱其树而不敢伐，《诗》甘棠之所为作也。”

---

①或说召伯乃召虎。召虎为东周宣、幽时人。当以前说为是。“实际上《诗经》中所言之召伯，皆系召虎，大都无例外。就现存的金器中，尚有数器题名为召虎所作。召虎为宣幽时人，幽王暴戾，人民苦之，所以对召虎的好处，自深记莫忘，这亦是势所必然。所以就诗论诗，此诗之所作，当在幽王以后，或在东周初年。又《何彼秾矣》一篇中有“平王之孙”，注家不敢以平王为周平王，而训平为正，其实大可不必，此平王当系指周平王。所以就二诗所记本事言之，推知《召南》所作时代，大约在西周末东周初，与《周南》产生之时间大致相同。”

据说周武王灭商后，将商之都城朝歌封给殷纣王之子禄父，以继商后。又以朝歌为中心，将周围划分为邶、鄘、卫三区，朝歌以北谓之“邶”，以南谓之“鄘”，以东谓之“卫”。又使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分驻邶、鄘、卫三区以监视武庚，称为“三监”。不久，武王逝世，由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周公“摄行政当国”，掌握周王朝的大权。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武王的同母兄弟十人：“长子曰伯夷考、次子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冉季载。”按照这个名单所排列的次序，在武王的同母兄弟中以伯夷考为最长，但伯夷考早逝，所以文王死后武王继位。武王最大的弟弟是管叔鲜，其次是周公旦，兄终弟及，当立管叔。周公主政，册立成王幼子。传嫡不传弟。因此武王死后由周公旦辅政，管叔鲜不服，并怀疑周公有篡夺之心，将不利于成王。后来管叔、蔡叔、霍叔与武庚联合，又联合了东方的淮夷、践奄等共同起兵反对周王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蔡与武庚的叛乱。周公率兵东征淮夷、践奄，诛武庚及管叔，平定了叛乱。

在这次平定武庚之乱中，召公是和周公共同出兵的，《史记·周本纪》中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在管、蔡、武庚的叛乱开始时，西周统治集团内部震动很大，一度思想混乱。召公又协助周公安顿和团结王室，史载“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

《论衡·气寿篇》云：

“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时，尚为太保，出入百有余岁矣……传称：老子二百余岁，邵公百八十。”

周公死时，召公仍健在，成王死，康王继位，这时召公仍健在。

《尚书·顾命》序云：“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史记·周本纪》云：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仁)，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

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则召公死于康王后期。

近年来，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西周墓地发掘出一座西周大墓，编号为1193号大墓。这座墓不仅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虽已被盗，破坏严重，但仍出土随葬品200余件)，而且该墓形制很特殊，其四条墓道分布在西北、东北、西南、东南的四个角上，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出土的两件铜器上各有长达43字的内容相同的铭文。铭文开头便说“王曰太保”，此太保当是指燕召公奭。

这个墓的年代约在成王、康王时期，而召公死于康王在世之时，因此有的学者认为：1193号大墓可能就是召公奭的墓葬。

鹊巢	鹊巢
为喜鹊筑巢——	维鹊有巢,①
那恶鸠却来占据!	维鸠居之。②
但假如那人归来	之子于归,
我驾一百辆车去迎接!	百两御之。③
为喜鹊筑巢——	维鹊有巢,
那恶鸠却想霸占!	维鸠方之。④
但假如那人归来	之子于归,
我驾一百辆车去迎请!	百两将之。⑤
为喜鹊筑巢——	维鹊有巢,
那恶鸠却想占有!	维鸠盈之。⑥
但假如那人归来	之子于归,
我陪乘一百辆车嫁他!	百两成之。⑦

[题解]

此诗即成语“鹊巢鸠占”之由来。

旧说以鸠为斑鸠,至谬!鸠,鹃也,即杜鹃(俗名布谷鸟)。《动物百科全书》:“大杜鹃是典型的巢寄生者。在繁殖季节,大杜鹃常将自己的卵产于其他鸟类的巢中,自己不孵卵和育雏,而让其他鸟类代为孵卵和育雏。”所谓“鹊巢鸠(鹃)占”,即指此。此诗以此为兴,应是某贵族女子,守候所期待的爱人(“之子”),但却被家族逼嫁于所不爱之人,乃誓此诗以拒绝之。

《诗序》:“《鹊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

鸠，乃可以配焉。”《笺》：“起家而居有之，谓嫁于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鸠然，而后可配国君。”陈奂疏：“《关雎》、《麟止》，王者之风，故曰后妃。《鹊巢》、《驺虞》，诸侯之风，故曰夫人。”

至谬不知其所云也。

[注释]

①毛传：“此鹊是干鹊，即俗所谓喜鹊者。”

鹊，喜鹊，又名山鹊、乾鹊、鸹鹛等，一物数名。

《传》：“鸠，鳲鸠。秸鞠也。鳲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说文》：“鸠，鹘鸼也。”段玉裁谓鸠为五鸠的总名，即鹛鸠、祝鸠、鳲鸠、爽鸠等。经文皆单言鸠。《传》、《注》乃别为某鸠。焦循《毛诗补疏》，谓八哥为鳲鸠。一说，鸠，又名布谷。《齐说》曰：“鹊以夏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鸠因人成事，天性如此也。”俗谓鳲鸠天性笨拙，不善作巢。

②居，据也。占据。《广雅·释言》：“居，据也。”毛传：“鸠，鳲鸠秸鞠也。鳲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焦循《毛诗补疏》：“按《诗》止言鸠，何以知其为鳲鸠，以《诗》言居鹊而知之也。……崔豹《古今注》云：‘鸲鹆一名鳲鸠。’严粲《诗辑》引李氏说云：‘今乃鸲鹆。鸲鹆，今之八哥。’李时珍《本草纲目》云：‘八哥居鹊巢。’萧山毛大可亦据目所亲验以八哥占鹊巢，断鳲鸠为鸲鹆。（见《续诗传鸟名》）‘余书塾后柘颠有鹊巢，已而有卵自巢坠下，则鸲鹆卵。盖鹊巢避岁，每岁十月后迁移，其空巢则鸲鹆居之。’”

③毛传：“百两，百乘也。”诸侯之事嫁于诸侯，送迎皆百乘。

郑玄：“御，迎也。”

《鲁说》曰：“车一两为两。两、两相与为礼也，又曰，车有两轮，故称为两，犹履有两只，亦称为两。”三家说曰：“此国君之礼，夫人自乘其家之车也。”又曰：“御，侍也。”所谓以两为偶，借喻夫妇之两为偶。御，侍也。

④毛传：“方有之也。”何按：方，傍。揆诸文意，当训为霸。

段玉裁：“按毛方有之也，四字一句，犹言甫有之也。”

⑤毛传：“将，送也。”谬。将，接也。

⑥毛传：“盈，满也。”不确，盈，营，有也。《墨子·经上》：“盈，莫不尚也。”

⑦成，嫁也。郑玄：“故以百两之礼，送迎成之。”

公元前540年，郑伯宴请赵孟，穆叔赋《鹊巢》，其意是穆叔比赵孟为鹊，以己为鸠，所谓大国之盟，以己得安之意为喻，赵孟曰：“武不堪也。”见《左传·昭公元年》。

<table>
<tr><td>

采白茅

(采蘩)

</td><td>

采 蘩

</td></tr>
<tr><td>去哪里采白茅?
去沼池和水泽</td><td>于以采蘩,①
于沼于沚。②</td></tr>
<tr><td>采它作什么用?
为公侯建房舍</td><td>于以用之,③
公侯之事。④</td></tr>
<tr><td>去哪里采白茅?
去那山涧之中</td><td>于以采蘩,
于涧之中。⑤</td></tr>
<tr><td>采它作什么用?
为公侯建社宫</td><td>于以用之,
公侯之宫。⑥</td></tr>
<tr><td>覆盖一层又一层
日夜为公事辛劳</td><td>被之僮僮,⑦
夙夜在公。⑧</td></tr>
<tr><td>覆盖整整齐齐
不要急着回家</td><td>被之祁祁,⑨
薄言还归。⑩</td></tr>
</table>

[题解]

《诗序》则谓:"《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也。"其说谬。

此诗当为宗社之守(祭司)之诗。蘩,白茅也。《大戴礼·盛德》:"明堂者……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明堂太室,本起于辟雍,西周时亦为公侯宗社之所在、朝会之所在。

郑《笺》:"奉祭祀者,采蘩蘩事也,不失职,夙夜在公也。"则约略得其义。

[注释]

①于，何。于以，于何，谓在那里。说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诗〉“于以采蘩”解》)。于，焉。孔颖达：“往何处采此蘩菜乎！于沼池、于沚渚之傍采之也。”以，何也。(杨树达说)

陈奂：“蘩，……今白蒿。”白蒿，白茅也。以茅蒿作祭藉也。《说文》：“蒩，茅藉也，从艸租声。《礼》曰：封诸侯以土，蒩以白茅。”

《传》：“蘩，皤蒿也。”《齐》“蘩”作“繁”。陆玑云：“凡艾白色为皤蒿，今白蒿也，蚕始生也，乃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豳风·七月》：“采蘩祁祁。”《传》：“蘩，白蒿，所以生蚕。”马瑞辰《通释》引徐光启说，蚕未出时，煮蘩水浇洒，即易出。

②毛传：“沼，池。沚，渚也。”

《传》：“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神，享德与信，不求备焉。”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故又曰水中小洲。

③孔颖达：“往何处用之乎？”

④毛传：“之事，祭事也。”何按：“事者，室也。宗室。”

⑤毛传：“山夹水白涧。”

《释名》：“涧，间也。言在两山之间也。凡两者之间，必有川焉，故其以行于两山之间者，为涧。”

⑥毛传：“宫，庙也。”

⑦毛传：“被，首饰。”郑笺：“主妇髲鬄”(假发)。于省吾谓被读为彼。何按：旧说皆迂曲牵强。当指蘩非指人也，指白茅。僮僮，即童童，重重，层层。被，披，覆盖。

陈奂：“古僮、童通。《射义》注，引《诗》被之童童。《广雅》：‘童童，盛也。’此三家诗义。童童为首饰盛，祁祁亦当为首饰盛。”

⑧毛传：“夙，早也。”

陈奂：“公，读如《论语》祭于公之公。在公，正行助祭之礼。”不确。公，宗也，指宗庙、社宫。

⑨被，披也，覆盖。祁，齐，整齐。《说文》，以茅苇盖屋，曰茨。

⑩薄，否也，弗也。弗言即弗要。还归，回家。

草 虫

草虫喓喓
蚱蜢蹦蹦

见不到那位君子
我忧愁的心无比沉重——

只有立即见到他
只有立即与他拥抱
我的心才能宁静！

登上那座南山
我来采那蕨菜
见不到那位君子
我忧伤的心沉重如坠——

只有立即见到他
只有立即与他拥抱
我的心才能喜悦！

登上那座南山
我来采那薇菜
见不到那位君子
我心实在伤悲——

只有立即见到他
只有立即与他拥抱
我的心才能欢乐！

草 虫

喓喓草虫，①
趯趯阜螽。②

未见君子，
忧心忡忡。③

亦既见止，④
亦既觏止，⑤
我心则降。⑥

陟彼南山，
言采其蕨。⑦
未见君子，
忧心惙惙。⑧

亦既见止，
亦既觏止，
我心则说。⑨

陟彼南山，
言采其薇。
未见君子，⑩
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
亦既觏止，
我心则夷。⑪

[题解]

此诗是一首思念情人之诗。诗中言“觏止”，闻一多说有交媾(野合)的涵义。

《诗序》：“《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诗集传》：“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所谓“以礼自防”，以及“感时物之变，即恐其妻独居在家而为淫风所染，而不能自防之意。”这是一首妻子怀念丈夫远出行役的诗，以草虫起兴，谓阜螽之追随草虫，犹妻子追随丈夫。

古之说诗者认为本诗是托男女之情，以写君臣之念，所谓“不忘君恩”。《鲁说》曰：“孔子对鲁哀公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亲之也，亦不能甚。’(憎恨恶道不能彻底决裂，则好善道也不能贯彻施行。好善道不能彻底施行，则百姓之亲爱君上，也只是三心二意。借喻君臣之间不是出自至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人之好善道也如此。”借喻臣与君之意，亦如妻子之思念丈夫。春秋时，“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这是赵孟知子展忧国之不和，君臣离贰有感及此。后世说《诗》者，以此引申为君臣之义。汉代刘向《说苑·君臣篇》所述相同。

[注释]

①陈奂：“《广雅》：‘喓喓，鸣也。’”

朱熹：“草虫，蝗属。”

草虫，蔡邕《章句》作螽螟，是虫、螽，古通用。《尔雅》作草螽。陆玑云：“大小长短如蝗也。”即蝗类。草虫为蝗，皇螽为蝗子。

②陈奂：“《广雅》：‘趯趯，跳也。’”

③毛传：“忡忡，犹冲冲也。”何按：犹动动也。

④亦，惟也。惟、亦古音通。既，即也，立即。止，之，代词，他。陈奂：“《传》训止为辞，辞当作词。为全诗止字发凡也。”不确。

⑤毛传：“觏，遇。”闻氏曰：“读为构。《易》曰男女媾精，天地化生。《系传》作构。遇，偶也。相偶行夫妇之事也。”何按：觏，通媾，交媾。止，之。

⑥毛传：“降，下也。”

⑦郑玄：“言，我也。”

毛传：“蕨，鳖也。”

蕨(jué)，蕨菜，多年生草本，生山野中，嫩叶可食，根茎含淀粉，称蕨粉，可食用或酿造。

郑玄:“蕨,……俗云其初生似龟脚,故名焉。”

⑧林柏桐《毛诗识小》:“惙惙,忧也。案《说文·心部》:‘惙,一曰意不定也。’”字又作缀缀。《荀子·非十二子》:“缀缀然。”缀,垂也,重也。杨倞注:“心郁结也。”

⑨陈奂:“说、悦,古今字。”

⑩毛传:“薇,菜也。”

《说文》:“薇,菜也。似藿。”又名野豌豆,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⑪马瑞辰:“心平则喜,义亦相成。而未若训悦训喜,义尤直捷。”

《鲁说》曰:“夷,悦也,喜色。”《传》:“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离也。”

采 苹※

(唱:)去哪儿采浮萍?
(和:)——南边溪涧水滨
(唱:)去哪儿采浮藻?
(和:)——那些水沟水潦

(唱:)用什么来装?
(和:)——那篓与筐
(唱:)用什么来煮?
(和:)——那锅与簋

(唱:)把祭品放在哪里?
(和:)——在宗庙的天窗下
(唱:)谁来作主持?
(和:)——那位美丽的娇娃

采 苹

于以采蘋?[1]
南涧之滨。[2]
于以采藻?[3]
于彼行潦。[4]

于以盛之?[5]
维筐及筥。[6]
于以湘之?[7]
维锜及釜。[8]

于以奠之?[9]
宗室牖下。[10]
谁其尸之?[11]
有齐季女。[12]

[题解]

此篇亦当为宗社祭祀之诗。

《诗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笺》:"(女)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为大夫妻,能循其为女之时所学所观之事以为法度。"《诗集传》:"南国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毛传》云:"古之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蘋藻。"

说皆荒谬无稽。

※本诗是一首唱和之歌(对歌)。一问(唱),一答(和)。

[注释]

①设问词。于,焉。朱熹:"苹,水上浮萍也。"

②毛传:"滨,崖也。"

③孔颖达:"藻音早,水菜也。"

《传》:"藻,聚藻也。"藻,又名蕴藻,水藻,杉叶藻科,多年生水生草本。聚藻,取丛聚之义。

④马瑞辰:"行者,衔字之借。《说文》:'衔,沟行水也。'……言沟水之流曰衔,雨水之大曰潦。"

《传》:"行潦,流潦也。"行,流貌。行潦,山涧之流水。一说,《正义》云:"行者,道也,行潦,道路上流行之水。"

⑤陈奂:"《甫田》传云,在器曰盛。"

⑥毛传:"方曰筐,圆曰筥。"何按:筥,即今语"篓"。

⑦毛传:"湘,烹也。"

"湘,享也。"《韩》"湘"作"鬺(shāng)"。《韩说》曰:"鬺,饪也是。"湘作为鬺假借字。鬺,烹煮,鬺、享,煮而祭祀。

⑧毛传:"锜,釜属。有足曰锜,无足曰釜。"何按:锜,三足鬲,或曰簋。今通名曰"锅"。

⑨毛传:"奠,置也。"

奠训置,故奠祭为置祭,谓向鬼神献上祭品。

⑩毛传:"宗室,大宗之庙也。"

大夫士祭于宗庙,奠于牖下。

何按:宗室即宗庙。仲殷父簋:"中殷父作簋用朝夕享孝于宗室。"

马瑞辰:"古者牖,一名乡,取乡明之义。其制向上取明,与后世之窗稍异。下对上而言,非横视之为上下也。"闻氏云:"牖下即中霤也。中霤,屋的窗下,即天井。

指室的中央,此指宗庙的中央。牖下,或谓窗下。

⑪毛传:"尸,主。"何按:尸,事也,司也,祠也。司祭。

⑫马瑞辰:"齐者,齌之省借。……《广韵》齐又音斋,云好貌。"美也。季女,少女也。古称未嫁之女曰"季女"。何按:即"吉女"。少男曰"吉士"。

《传》:"齐,敬也。季,少也。蘋、藻,薄和也。涧、潦,至质也。筐、锜、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蘋、藻。"如此,可谓能成为孝顺之妇。齐,又通斋(zhāi),斋戒。有,语词。谓斋戒肃穆,视为诚敬。季女,美妙的少女,谓诚敬的少女祭之于宗庙。

上古有以妙女为巫祭之俗,即"神女"之本义也。

甘棠树※

(甘棠)

甘 棠

多么高大的甘棠树呵
不可攀折不可砍伐
这是召伯亲手栽种呵!

蔽芾甘棠,[①]
勿翦勿伐,[②]
召伯所茇。[③]

多么高大的甘棠树呵
不可攀折不可伤害
召伯曾在这里休息呵!

蔽芾甘棠,
勿翦勿败,[④]
召伯所憩。[⑤]

多么高大的甘棠树呵
不可攀折不可摧拔
这是召伯生前所爱啊!

蔽芾甘棠,
勿剪勿拜,[⑥]
召伯所说。[⑦]

[题解]

怀念召伯之诗。

《孔子家语·好生》引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并见《说苑·贵德》)

《诗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齐说》曰:“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指周公旦)分职,常战栗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故《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

又曰:“古者,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敛以助不给,民勤于财,则贡赋省。民勤于力则功业牢。为民爱力,不夺须臾。故召伯听断于甘棠之下,为妨农业之务也。”

《韩说》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

※此诗是怀念召公奭的民歌。

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烝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于勤,于是岁大稔,家给人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善而歌之,《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又曰:"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思,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注释]

①朱熹说:"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为棠,赤者为杜。"何按:蔽芾,连绵词。即今语仆伏、蔽覆。《广雅》:"芾,茂也。"《传》:"甘棠,杜也。"《尔雅》:"杜,甘棠。"又曰:"杜,赤棠、白棠者。"对文杜与棠异,散文则甘棠、赤棠,皆谓之杜。蔷薇科,乔木,高达10米。

棠杜音通,宗社之木也。杜,社古字通用。社之古文二体,一作埜(墅),从示从林。

闻氏说谓:《周礼·大司徒》:"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疑甘棠即南国之社木。《传》曰:"召伯所男女之讼。"(《大车》序:"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古者男女之讼,听于社。《周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听于胜国之社。"注曰:"争中媾之事以触法者。"夫男女之讼听于社下,而甘棠即社木,故《笺》云然。又案甘棠疑即樝,字一作柤作查。土且声同。《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注》引张揖曰:"樝似梨而甘也。"(《晏子春秋·谏》上二三:"吾为夫妇狱讼之不正乎? 则泰士子牛存笑。"泰士即《曲礼》下六大之"大士",郑《注》:"大士以神仕。"《王会篇》:泰士,弥士,讶士,掌四方之狱讼。[司农云四方诸侯之狱讼。])

王应麟:"《九城志》,召伯甘棠树在陕州府西南隅。"陕州今河南省陕县。

②《传》:"翦,去。伐,击也。"朱熹:"翦,翦其枝叶也。伐,伐其条干也。"案,翦,翦除,撅折也。

③召伯,召公。姓姬,名奭。周文王子,武王之异母弟。成王时,与周公同为辅弼幼年成王的执政大臣。"其在成王时,召公为王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伯在此非爵名,伯,父伯也。严粲:"《笺》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于其下以自蔽,犹草舍耳,非真作舍也。'"何按:茇,音通播。播,植也。

④朱熹:"败,折。"伐败声近义通。《说文》:"伐,败也。"

⑤毛传:"憩,息也。"

⑥郑玄:"拜之言拔也。"

拜,拔。《鲁》、《韩》皆作扒。"扒,擘也。拜、扒双声。"《广雅》:"擘,分是。"谓以手分之,亦拔取之义。《笺》:"拜之言拔也。"

⑦说,悦,喜也,引申为爱。又毛传:"说,舍也。"何按:舍,息也。

早行路

(行露)

披霜戴露——
为何夜里不得休息?
为何要走这么多路?

谁说雀儿没有角?
它怎能钻进我家屋?

谁说女儿未出嫁,
凭啥逼我服从你!

即使逼迫我,
你的家门我不去!

谁说老鼠没有牙?
它怎能穿透我家墙?

谁说女儿未出嫁?
凭啥来逼我父翁?

即使逼我父翁,
我也不顺从你!

行 露

厌浥行露,①
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②

谁谓雀无角?③
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④
何以速我狱?⑤

虽速我狱,
室家不足。⑥

谁谓鼠无牙?
何以穿我墉?⑦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⑧

虽速我讼,
亦不女从!

[题解]

这首诗是叙述一个女子(似寡妇)逃嫁的诗。

《诗集传》:“盖以女子早夜独行,或有强暴侵凌之患,故托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南宋王柏《诗疑》谓此诗首章与前后两章语意不接,句法相异,疑乱简。近人孙作云亦疑之。

[注释]

①鲁、韩说曰:“厌作湆,湿也。”《说文》:“湆,幽湿也。”陈奂:“浥,湿也。厌浥。古语。厌、浥、湿,三字声同。”何按:湆,渗也。《玉篇》:“露,天之津液。下所润万物也。”

②夙,宿也。笺:“夙,早也。”不确。岂,其。

马瑞辰:“谓,疑畏之假借。……谓行多露,正言畏行道之多露耳。”何按:旧说不确。夙,宿。露,路也。《邶风·式微》“中露”,鲁诗作“中路”。王先谦曰:“路正字,露借字。”谓,为何。(《词诠》)

③角,鸟嘴,角即噣的本字。《说文》:“噣,喙也。”喙,即鸟兽的嘴。《笺》:“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咮即啄,亦作噣,鸟嘴。

④《左传》桓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管子·大臣》同)家,嫁也。

⑤朱熹:“速,召致也。”何按:速,诉也,强迫。狱,御也,迎也。迎合,服从。旧直读狱为狱,难通。无家,犹言无夫也。

⑥足,促也,去也。你的家门我不入!

⑦墉,墙也。

⑧何按:讼,公也,父翁。旧读讼如字,不确。

羔羊之皮	羔 羊
(羔羊)	
一张白羔羊皮面	羔羊之皮，[①]
交换白丝二十五束	素丝五紽。[②]
辞去官职自食其力	退食自公，[③]
悠哉游哉！	委蛇委蛇。[④]
一张白羔羊皮里	羔羊之革，[⑤]
交换白丝一百束	素丝五緎。[⑥]
悠哉游哉——	委蛇委蛇，
退去官职自食其力！	自公退食。
数张白羔羊皮相缝	羔羊之缝，[⑦]
交换白丝四百束	素丝五总。[⑧]
悠哉游哉——	委蛇委蛇，
辞退官职自食其力！	退食自公。

[题解]

此诗描写一个贵族官员辞官后的心境。

《诗序》："《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疏》云："德如羔羊者，诗人因事托意，见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称其服，故说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序达其意，故云如羔羊焉。"其说不知所云。

《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韩说》曰："诗人贤士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姚际恒说："此篇美大夫之诗，诗人遍见其服羔裘而退舍，即其服饰步履之间以吸美之，而大夫之贤不益一字，自可于言外想见，此风人之妙致也。"

[注释]

①《传》:"小曰羔,大曰羊。"其皮可以为裘,此指大夫所穿的皮袄。《礼记·玉藻》邢昺疏:"缁衣羔裘,谓朝服也。"

《玉藻》:"羔裘缁衣以裼之。"

孔颖达:"小羔大羊,对文为异。此说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连言以协句。"

②素衣,素士之服也。毛传:"素,白也。"五,闻氏读为"为"。

陈奂:"五,古文作×。当读为交午之午。"午,古音杵,错也。交午即交错。紽者即交午束丝之名。午字甲文作"8",象束丝交错之形。

严粲:"紽,缝也。缝音逢。"

徐鼒《读书杂释》:"五紽,二十五(束)丝。五緎,一百(束)丝。故《诗》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次言五总也。"

《传》:"素,白也。紽,数名也。"王引之《经义述闻·五》:"今译三章文义,紽、緎、总,皆数也。五丝为紽,四紽为緎,四緎为总、五紽二十五丝,五緎,一百丝。五总,四百丝。故诗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次言五总也。"

③何按:公,供也。供,奉也。自供,自养也。马瑞辰:"按宝应刘履恂据《春秋》襄二十八年左传,公膳日双鸡。杜注卿大夫之膳食,释为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以退食自公,谓自公食而退。较《集传》以退食为退朝而食于家为善。"

④马瑞辰:"委蛇二字叠韵。毛公以为行有常度,故云:'行可从迹。'从迹,即踪迹也。徐行者必纡曲。……徐行有度则必美。故委蛇又有美义。"

⑤马瑞辰:"革、鬲,古同音。革,当为䩞之同音假借。《说文》:'䩞,裘里也。……古者裘皆表其毛而为之里,以附于革,谓之䩞。'"

⑥毛传:"緎,缝也。"

⑦朱熹:"缝,缝皮合之以为裘也。"何按,缝,蓬也。

⑧方玉润《诗经原始》:"总,合众皮为一也。"

雷君颂※

(殷其雷)

雷声昂扬
响荡在终南山上
何其魁伟
谁敢不敬
轰隆隆的神君
威武雄壮！

雷声昂扬
响荡在终南山旁
何其魁伟
谁敢怠慢
轰隆隆的神君
威武雄壮！

雷声昂扬
响荡在终南山下
何其威武
谁能逃避
轰隆隆的神君
威武雄壮！

殷其雷

殷其雷，①
在南山之阳。②
何斯违斯？③
莫敢或遑？④
振振君子，⑤
归哉归哉！⑥

殷其雷，
在南山之侧。
何斯违斯？⑦
莫敢遑息。
振振君子，
归哉归哉！

殷其雷，
在南山之下。
何斯违斯？
莫或遑处？⑧
振振君子，
归哉归哉！

※此诗歌颂雷君，应是大雩时用的祝歌。

[题解]

此篇赞颂雷神,应是大雩时的赞神之歌。旧说则以为是咏远行之诗,故讲不通。诗中“南山”当指终南山。召公居于宗周,距终南山为近也。

[注释]

①雷古音在 luó—láng 之间。毛传:“殷,雷声也。”陈奂:“殷,犹殷殷也。”何按:殷即扬,扬声也。

②南山,指终南山(《汉书·地理志》注)。山南曰阳。

③斯通其、哉,违,伟也。何斯违斯,即何其伟哉。严粲:“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违去此所乎?盖以公家之事,而不敢遑暇也。”说谬!

④或,惑也。遑,通作惶,惑惶,今语惶惑,恍惚。惊惶,此指不敬。毛传:“遑,暇也。”说谬!

⑤振、震音义均同,通用。振振,即震震,指雷声隆隆。君,神也。《后汉书·礼乐志》注:“百君谓百神也。”君可训神。毛传曰:“振振,信厚也。”谬!

⑥归通作岿或魁,伟也。

⑦违读作伟。

⑧毛传:“处,居也。”何按:或,读为有(《经传释词》)。遑,逃避也。莫有遑处,即莫可逃避。

采 梅

(摽有梅)

树梅还有梅子
十之余七
追求我的人
快一点来吧!

树梢还有梅子
十之余三
追求我的人
今天就来吧!

树梢还有梅子
就要落光了
追求我的人
为啥还不快来?

摽有梅

摽有梅,①
其实七兮。②
求我庶士,③
迨其吉兮!④

摽有梅,
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
迨其今兮!⑤

摽有梅,
顷筐塈之!⑥
求我庶士,
迨其谓之!⑦

题解]

这是一首女子将老急欲求婿的情诗。

[注释]

①摽,标也。标,树梢。毛传:“摽,落也。盛极,则坠落者,梅也。尚在树者七。”说不确。

②实,什也。什七,即十分取七。郑玄:“梅实尚余七未落。”

③求,追求。庶士,诸士。郑玄:“求女之当嫁者之众士,宜及其善时。”

④迨,及也,趁也。迨,待也。朱熹:“迨,及台”。吉,急也。

⑤朱熹:“今,今日。盖不待吉日矣。”

⑥塈,尽也。

⑦谓,为也。

小星	小星
看那闪亮的小星星	嘒彼小星①
三星五星又到东	三五在东②
小心翼翼理政务	肃肃宵征③
日日夜夜忙公事	夙夜在公
领有使命难脱身啊!	寔命不同!④
看那闪亮的小星星	嘒彼小星
春伴参星秋伴昴	维参与昴⑤
小心翼翼理政务	肃肃宵征
抛开被褥与床帐	抱衾与裯⑥
领受使命难回头啊!	寔命不犹!⑦

[题解]

这是一个公务员(小吏)自诉公务繁忙的诗。

旧说纷烦,谬不可言。如《诗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疏》:"作《小星》诗者,言夫人以恩惠及其下贱妾也。由夫人无妒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贱妾,令得进御于君。故贱妾亦自知其礼命,与夫人贵贱不同,能尽其心以事夫人焉。"《诗集传》意同。

后之说《诗》者,以"小星"喻妾,或引申为娼妓失所,抱着被衾奔走,夙夜穷于应付。如胡适在《谈谈诗经》中说:"《嘒彼小星》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荒谬至极!

[注释]

①马瑞辰:"嘒之言慧也。《方言》:'慧,憭意,精明也。'嘒,盖状星之明貌。"何按:窥也,意为看。

②“三五”指参宿、昴宿。参宿七星，中横三星，古以此三星为苍龙之心。《春秋元命苞》：“心，三星。”《尚书·考灵曜》：“心星，天王也。”一曰虚指。王引之：“三五，举其数也。参、昴，著其名也。”一曰实指。“三星，朱雀。五星，五老。东，东方。”

《传》：“三心五噣，四时更见。”心宿，苍龙七宿的第五星，有星三颗。噣，昴宿。唐代陆德明《释文》引《尔雅》云：“噣谓之柳”，柳有五星。心噣两星相距甚远，心在东，噣在西。心见东，春也。噣见东，秋也。郑玄云：“噣在东方，正月时也。”“心者，大火，寒暑之候。火中而寒暑退。”

③《传》：“肃肃，疾貌。宵，夜征行。”何按：“肃肃，敬也。”（郑玄）《鲁说》曰：“宵，夜也。”征，正也，政也，政务也。于省吾读“宵征”为“小正”。亦通。

④《传》：“实，是也。命不同于列位也。”《韩》作实，云有也。《尔雅》：“寔，是也。”《韩奕》《笺》云：“实当作寔。赵、魏之间，寔，实同声。”朱熹：“寔与实同。命谓天所赋之分也。”何按：旧说皆迂曲。寔，受也。承荷，承受。寔命，即受命。公，官也，谓官房，公门也。

闻一多云，“同，读如脱。”命，“凡‘国风’中言命，皆人事中施于上下之命令，君命或父母之命，非抽象之命运也。”其说可从。同，脱身也。

⑤《传》：“参，伐也。昴，留也。”参、昴，皆二十八宿星名。《天官书》云：“参为白虎三星。”《兑》曰：“罚其外四星。”罚，亦作伐。昴，星名，二十八宿之一，白虎七星的第四宿，有星七颗。昴之为言留。《史记·律书》云：“昴者，以阳气之稽留也，并以昴为星。”与《毛传》合。朱熹：“参、昴，西方二宿之名。”参星，虚也，春见，昴星，门也，冬见，从春到冬。

⑥闻氏言：抱，抛也。《史记三代世表》：“抱之山中”，钱大昕云读作“抛”。《毛传》：“衾，被也。裯，单被也。”三家“裯”作“帱”。《鲁说》曰：“帱，谓之帐。”《韩说》曰：“帱，军帐也。”郑玄：“裯，床帐也。”

唐诗：“辜负香衾事早朝”，义同。

⑦何按：犹，(1)疑也，犹豫。(2)尤也，怨也。(3)借为移。

[附录]

一封读者来信[1]

何新老师:您好!

正在读您的新作《风:华夏上古情歌》。读您的书总能感到清新和坚定。在这个祥和的春节的鞭炮声中,通过您的叙述,此心静静地越过2500年,仿佛亲历了上古年轻人的生活情境。

读到"召南·小星"时,产生一个想法,我冒昧地揣测,这可能是一首关于上古战士夜行军的诗,诗中表现了战士坚定向前的精神。以下是新的译文,不知是否妥当。恭祝身体健康,新春吉祥!

丙君

2004年1月26日

小星:夜行军/闪亮在远方的/是东方的三星五星/安静快速地夜行/日夜都在队伍上/接受的任务不一样!闪亮在远方的/是那参星和昴星/安静快速地夜行/背负背包与军帐/接受了命令不拖延!

---

①此系一位不知名读者的来信,可备一说。"小星"诗虽小,问题不少,旧译皆未确,故此篇重新译之。

江水已退

(江有汜)

江水有涨又有退
现在我出嫁了——
当初你不要我
不要我——
你后悔吧!

江水中央有沙洲
现在我出嫁了——
当初不和我好
不和我好——
你忧伤吧!

江水滚滚涌漩涡
现在我出嫁了——
当初不来找我
不来找我——
你该笑还是该悲?

江有汜

江有汜,①
之子归,②
不我以!③
不我以,
其后也悔。

江有渚,④
之子归,
不我与!
不我与,⑤
其后也处。⑥

江有沱,
之子归,
不我过!⑦
不我过,
其啸也歌?⑧

[题解]

这是一个已嫁女埋怨其初恋情人的诗。

[注释]

①《尔雅·释水》:“水决复入为汜。”

②朱熹:“妇人谓嫁曰归。”何按:之,这也。

③陈奂:“《载芟》《传》,以,用也。要也。不我以,不用我。不我与,不与我也。以、与二字,浑言义同,析言则义别。”

④王先谦:“水中小洲曰渚,洲旁之小水亦称渚。”

⑤与,友。

⑥闻一多《诗经新义》:“处,亦疑当读为忧。”“处犹病也,故有忧意。”何按:处古音剧,与疾相近。

毛传:“沱,江之别者。”

⑦《说文》:“过,度也。”

⑧闻一多《诗经通义》:“啸歌者,即号哭。谓哭而有言,其言又有节调也。”“歌者,忧悲之歌。啸,笑也。”

田野有一只死鹿

（野有死麕）

田野上有一头獐鹿死了
我为它裹上白茅

有一个少女春情动
美健少男忙去引诱

——树林中有小树婆娑
——田野中有死去的獐鹿

解开缠裹的白茅
那少女美白如玉

慢慢地脱——
不要弄破我的围裙
不要招惹那长毛狗乱叫呀……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①
白茅包之。②

有女怀春，③
吉士诱之。④

林有朴樕，⑤
野有死麕。

白茅纯束，
有女如玉。⑥

舒而脱脱兮，⑦
无感我帨兮，⑧
无使尨也吠。⑨

[题解]

本诗是一首关于野合的情诗。

[注释]

①毛传："郊外曰野。"朱熹："麕，獐也。鹿属。"无角。

上古求偶，先行纳采之礼，以鹿皮为质（值/贽）。《仪礼·士昏礼》：束帛俪皮如纳吉礼。郑注：俪皮，鹿皮。《说文》："丽从鹿丽声。礼，丽皮纳聘，盖鹿皮也。"又，"庆，吉礼以鹿皮

为质,故从鹿省。"崔骃《婚礼文》:"委禽奠径,配以鹿皮。"此诗以令麕为贽礼,招诱怀春之女。闻氏曰:"上古男子求婚,盖以全鹿为质,后世苟简,变用鹿皮。此诗吉士死麕赠女,即原始风俗之遗。"说甚是。

②白茅,祭祀用为藉席。《易·大过》:"藉用白茅,无咎。"

《传》:"白茅,取其洁也。"谓以白茅裹其獐,所谓"取其洁也",白茅,又名茅草,禾本科,多年生草本,古以供祭祀。

③朱熹:"怀春,当春而有怀也。"毛传:"怀,思也。"春,春之三月,踏春之节,男女相招于高媒。《淮南·缪称》:"春女思,秋士悲。"思悲对言。《文选·励志诗》:"吉士思秋。"注:"思,悲也。"

④吉士,嘉士,健士,伟男。

⑤毛传:"朴樕,小木也。"王疏:"栎也。"又云:"朴樕,凡短之貌。"(引《汉书》颜注)何按:朴樕,即婆娑,盘曲之貌。

⑥毛传:"纯束,犹包之也。"何按,纯音从屯,团也。团有缠束意。有,美也。有女,美女。美女,古称玉女。《吕览贵直》高诱注:"玉女,美女也。"玉色,白色也。郑笺:"如玉者,取其坚而洁白。"

⑦朱熹:"舒,迟缓也。脱脱,舒缓貌。"何按:舒,松也,宽衣曰舒。

⑧毛传:"感,动也。帨,佩巾也。"无,莫,别。感,咸,掀也,撼也。帨即蔽膝,《说文》:"上古衣蔽前而已。"

帨,裙也。《豳风 · 东山》,《传》:"缡,妇人之 袆,母戒女施衿结帨。妇人以缡、袆蔽下体。"

⑨毛传:"尨,狗也。"《说文》:"尨,犬之多毛者。"《穆天子传》注:"尨,谓猛狗。"

《传》:"尨,狗也。非礼相陵,则狗吠。"《说文》:"尨(máng),犬之多毛者。"俗谓之狮毛狗。公元前540年,赵孟如郑,与子皮等以词答问,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意即只要我们兄弟亲密,即使狗吠,也无可惊怖,此借诗喻意。见《左传·昭公元年》。

多么浓艳

（何彼□矣）

多么荣耀
仿佛那鲜艳的梨花
多么大气派
是那王姬的车马！

多么荣耀
仿佛那盛开的桃李
那是周王的孙女
下嫁齐君侯的儿子

用什么钓到大鱼？
用那细丝编织的绳子
呵，齐君侯的儿子
得到了周平王的孙女

何彼秾矣

何彼秾矣，①
唐棣之华！②
曷不肃雍，③
王姬之车。

何彼秾矣，
华如桃李！
平王之孙，④
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⑤
维丝伊缗。⑥
齐侯之子，
平王之孙。

[题解]

王侯嫁女，庶人观之而作此诗。

这是一篇王侯贵族嫁女，宣扬其豪华显贵的诗篇，因历史久远，其具体所指为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为周文王的孙女，武王之女，下嫁齐侯的儿子。《诗集传》："平王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齐侯，即襄公诸儿，事见《春秋》。未知孰是。"

据《左传》隐公三年（公元前 719 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武之妹，曰庄姜。"卫庄公名扬，即位于周平王之十四年（公元前 757 年），即春秋前三十五年，庄公五年娶齐女为夫

人。此齐女,即庄姜,为齐庄公的嫡女。

以上所说,朱熹云:“未知孰是。”

[注释]

①“何彼”,与下文“曷石”通,多么。朱熹:“秾,盛也,犹曰戎戎也。”毛传:“秾,犹戎戎也。”戎,荣也。

②《尔雅·释木》毛传:“唐棣,栘也。”

孔颖达:“栘音移。……今白栘也,似白杨。”崔够曰:“栘杨,江东呼为夫栘。圆叶弱蒂,微风则大摇,故名高飞,又曰独摇。”何按:即扶摇、扶桑花也。

郑玄:“何乎彼戎戎者,乃栘之华。”

《传》:“唐棣,栘(yí)也。”唐棣,即棠棣,又名郁李,蔷薇科,高1.5米,果实味酸、甘,可生食。一说,即梨。《诗经》无梨字。华,古花字。

③何彼,多么。毛传:“肃,敬。雍,和。”

④朱熹:“或曰,平王,即平王宜白。齐侯,即襄公诸儿。”

《诗毛氏传疏》:“‘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与下章‘齐侯之子,平王之孙’言今下嫁齐侯之子者,是文王之孙。文王称王,事周在追王后,则此诗当作于武王之世。然而诗之王,谓文王也。采风者,故得附于召南之篇。”陈奂肯定此诗为周初之诗。

⑤陈奂:“维,语词。维何,何也。”

⑥朱熹:“伊,亦维也。缗,纶也。丝之合而为纶。”

猎手

(驺虞)

驺虞

在那茂密的苇丛中
十二箭射中五头大野猪
啊呀呀,好猎手!

在那茂密的蓬蒿中
十二箭射中五头小野猪
啊呀呀,好猎手!

彼茁者葭,①
壹发五豝,②
于嗟乎,驺虞!③

彼茁者蓬,④
壹发五豵,⑤
于嗟乎,驺虞!

[题解]

这是一首赞颂猎手的诗。刘节《古史考存》谓:“驺虞即《左传》里的群驺,既是射手,也是虞人。”

据《韩》、《鲁》所说,驺虞,乃天子掌鸟兽之官。贾谊《新书》:“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周礼·春官·钟师》:“凡射,王奏驺虞。”“驺虞”,即此诗,有曲乐而可奏也。用于射礼,则为武礼之一。

[注释]

①茁,壮也。一音之转,通。《传》:“茁,出也,葭,芦也。”谓芦苇茂盛,蓬蓬勃勃。

朱熹:“茁,生出壮盛之貌。葭,芦也,亦名苇。”

②朱熹:“发,发矢。”马瑞辰:“壹发五豝,二壹字,皆发语词。”何按:说不确。壹,一也。射毕十二矢为一发。《汉书·匈奴传》:“矢四发。”师古注:“发,十二矢也。”引韦昭曰:“射礼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为一发也。”

毛传:“豕牝曰豝。”焦循:“豕本大腹,而牝豕之腹尤大。二岁之豕,大腹著见,故称豝。而牝豕亦称豝,亦义之相通者也。豕之为物,一岁即大,不待二岁始能把持矣。”

③于嗟乎,即呜呼,赞叹词。王应麟:“贾谊《新书》:‘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

《齐》说曰:“吁嗟乎驺虞。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此谓牧官,非天子之园囿名。

豭,《左传》定14年宋野人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杜注:“娄猪,母猪,喻南子。艾豭,老猪。”

④毛传:“蓬,草名也。”《说文》:“蓬,蒿也。”《荀·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⑤朱熹:“一岁曰豵,亦小豕也。”

邶风

《邶风》即“北风”，北国之风，北地之风，计十九篇。

《汉书·地理志》：“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弓，以夹辅周室。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国风。”

《周本纪》正义：“《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国，《诗》之邶、鄘，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是谓三监。”《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

二说不同，似以后说近是。邶是武庚之始封地，即后之燕国也。[①]

《邶风》诸篇中，有史实可证而具有真实姓名的，为《击鼓》中的公孙子仲。据诗序云：“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兵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按州吁乃春秋时人，其弑君为卫桓公，故知此诗，当系东周以后作品。

关于邶之地域，旧说，邶在纣城朝歌以北，故谓之邶。

王国维(《北伯鼎跋》)则认为，北伯诸器出土的地方在北京周边。邶即北燕。“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都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

邶国即后来的北京。唐宋后人以为，北京之得名是由于其位在北方，其实“北京”之得名是由于“邶国”。《诗经》中无燕风，邶风即燕风。

燕地虽距成周很远，但其战略地位并不亚于齐鲁。燕地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缘，是屏护中原的屏障。北邻肃慎、东胡，是中原与东北和北方草原民族交往的门户。这一带也曾是殷商族的旧居。所以周初，成王封召公于此。[②]

---

①殷之王子，或记为禄父，或记为武庚，一封于殷之故都(宋，商丘)，一封于邶(燕)。《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服，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郑氏《诗谱》：“周武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说皆混淆也。

②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在今京北。成王、周公平管蔡之乱后，为控制燕易之地，复封召公于燕(即邶)。似即夺武庚之封地。召公则初封于召南也。

柏 舟

浮乘那柏木之舟
深夜中随水漂流

胸中堵闷难以入睡
好像有难言的痛
并不是由于我喝醉酒
所以才四处周游

我的心不是镜子
无法把一切包容
我虽有手足兄弟
他们却不能依靠
也无法向人倾诉呵
怕激起他们愤怒

我的心不是石头
不能随意地拨动
我的心不是席子
不能随意地舒卷——

作人自有堂堂尊严
绝不可轻易放弃我心中忧思重重
只愤恨那些小人

遭遇苦难已太多
承受侮辱也不小
在静夜中细细回想

柏 舟

泛彼柏舟,[1]
亦泛其流。[2]

耿耿不寐,[3]
如有隐忧。[4]
微我无(忨)酒,[5]
以敖以游。[6]

我心匪鉴,[7]
不可以茹。[8]
亦有兄弟,
不可以据。[9]
薄言往愬,[10]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
不可转也。
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11]
不可选也。[12]

忧心悄悄,[13]
愠于群小。[14]
觏闵既多,[15]
受侮不少。
静言思之,

我必要有所回报！　　寤辟有摽。[16]

任日月流逝　　日居月诸，[17]
难道就能消除一切？　　胡迭而微？[18]
我心中的苦痛　　心之忧矣，
好似已漂不净的污衣　　如匪浣衣。[19]

在这深夜中静默思虑　　静言思之，
只恨不能远走高飞！　　不能奋飞。[20]

[题解]

此诗似言家事，又似言国事。或说为卫宣公的寡夫人因受辱而作。

牟庭谓：卫宣公夫人名夷姜。夷姜始嫁于卫，为桓公妻，至古城门而州吁政变，桓公死。宣公立，遂以夷姜为夫人。宣公，桓公弟也。《泛彼柏舟》，即夷姜之作。（参考《左传》隐公四年。）

[注释]

①朱熹："汎，流貌。"何按：泛，浮也。

陈奂："柏，木名。柏木为舟曰柏舟。"

②亦，夜也。

③朱熹："耿耿，小明。"不确。何按：耿耿，块磊也。耿，刚。

④毛传："隐，痛也。"何按：忧，痛也。隐，暗也。不可对人言之痛曰隐忧。隐痛。又，《广雅》："殷，痛也。"

隐，三家作"殷"。《齐说》曰："殷，大也。"隐忧，谓大忧。《楚辞·哀时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怀隐忧而历兹。"王逸注："亦以隐忧为大忧。"见王引之《经义述闻·五》："或谓藏在内的忧痛。"

陈奂："如，犹而也。"何按：如，乃也。

⑤朱熹："微，犹非也。"

毛传："非我无酒，可以遨游，忘忧也。"非本字，微假借字。无，怃也。《说文》："怃，爱也。"酒，醉。

⑥陈奂:"敖、游连文同义,则下以字,为语助足句。"

⑦朱熹:"鉴,镜。"段玉裁:"诗多借匪为非。"

严粲:"鉴虽明,而不择妍丑,皆纳其影。我心有知善恶,善则从之,恶则拒之,不能混杂而容纳之也。"

⑧陈奂:"《韩诗》训茹为容纳。"何按:茹,容也。闻氏曰:茹,度也。以心度物曰恕。(玄应《音义》引《声类》)

⑨毛传:"据,依也。"

⑩朱熹:"愬,告也。"何按:薄,弗也,无也。愬,诉也。

⑪孔颖达:"又有俨然之威,俯仰之仪,棣棣然富备其容状。"何按:棣棣,即今语"鼎鼎"、"堂堂"之音转。

⑫闻一多《风诗类钞》:"选,巽。屈挠退让也。"

何按:选,异本作"数"。《传》:"物有其容,不可数也。"《鲁说》曰:"夫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富不可为量,多不可为数。故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棣棣,富也。不可选,众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去也。"

选,亵也,变也,弃也。闻氏又曰读为巽。巽,逊也,顺也,让也。

⑬毛传:"悄悄,忧貌。"

⑭马瑞辰:"《仓颉篇》:'愠,恨也。'《韩诗》:'愠恚也。'恨、恚,皆怨也。"

少,小也。

⑮朱熹:"觏,见。闵,病也。"何按:觏,遇也。闵,闷也,病也。

⑯静言,静夜也。寤,吾也。辟,必。摽,报也。

陈奂:"《说文》云:'摽,击也。"毛传:"辟,拊心也。"

⑰孔颖达:"居、诸者,语助也。"何按:不确。居,积也。诸,储也。

⑱陈奂:"胡,何也。"朱熹:"迭,更。微,亏也。"闻氏说迭读为佚。何按:失也。微,晦也。

范家相《诗沈》:"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时而微。"谬。

⑲朱熹:"匪浣衣,谓垢污不濯之衣。"澣(huǎn),即浣、洗濯。

⑳奋,放也。朱熹:"奋飞,如鸟奋翼而飞去也。"

亮丽衣装

（绿衣）

看那亮丽衣装
绿外衣衬着黄内衫——
我内心的悲伤呵
何时方能够平息？

看那亮丽衣装
绿上衣配着黄下装——
我内心的悲痛呵
何时方能够消失？

那亮丽的丝线呵
是你亲手织理
我的思念呵——
日复一日无休止

粗葛布呵细葛布
凄凉飘荡在风中
我怀念的故人呵——
你已带走我的心

绿 衣

绿兮衣兮①
绿衣黄里②
心之忧矣
曷维其已③

绿兮衣兮
绿衣黄裳
心之忧兮
曷维其亡④

绿兮丝兮
女（汝）所治兮⑤
我思古（故）人⑥
俾无訧（休）兮⑦

絺兮绤兮
凄其以风⑧
我思古（故）人
实获我心！⑨

[题解]

本篇为男子悼思亡妇之诗。

[注释]

①异本“绿”作“禄”。绿，丽也，可解为亮丽，音近义通。陈奂：“绿兮衣兮，言绿衣兮也。

……上兮字为语助。"闻氏曰:"古人于黑蓝绿三色往往不分。"何按:于红、褐、橙亦往往无分。

②闻一多《诗经通义》:"此里,谓在里之衣,即裳,非袷衣之里也。此章衣与里为二,犹下章衣与裳为二。衣在表,裳在里,衣短裳长,短不能掩长,故自外视之,衣在上,裳在下。此章绿衣黄里,以内外言之,下章曰绿衣黄裳,以上下言之。"

③陈奂:"以何释曷,以止释已,为全诗通训。心之忧也,曷维其已,言何时止忧也。……维其,句中语助。"何按:《释诂》:"维,伊也。"维古音以。何以其已,其,它也。谓:何以(怎样)能令其休止。

④王引之:"曷维其亡,犹言:曷维其已也。"何按:亡,读为无,消无。

⑤朱熹:"治,谓理而织之也。"

⑥古人,即故人,指故妻。

⑦毛传:"俾,使。訧,过也。"何按:訧,休也。《说文》:"俾,益也。"倍也。日日,日增。于省吾谓读"无訧"为"无忧",与诗意不合。

⑧絺绤,已见前注(葛覃)。絺,细葛布。绤,粗葛布。陈奂:"凄,寒意。"

⑨毛传:"实得我之心也。"何按:获,得也。

燕燕飞

(燕燕)

燕子燕子高高地飞
交错摆动着你的翅膀

这个孩子呵要远嫁
我送她呵来到田野

当已望不见她身影
我的眼泪流淌如雨

燕子燕子高高地飞
忽低忽高上上下下

这个孩子呵要远嫁
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当已望不见她的身影
我孤独伫立无言悲泣

燕子燕子高高地飞
上上下下听到叫声

这个孩子呵要远嫁
我送她呵来到南野

当已望不见她身影
我的心也为之碎裂

燕燕

燕燕于飞，①
差池其羽。②

之子于归，
远送于野。③

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④

燕燕于飞，
颉之颃之。⑤

之子于归，
远于将之。⑥

瞻望弗及，
伫立以泣。⑦

燕燕于飞，
下上其音。⑧

之子于归，
远送于南。⑨

瞻望弗及，
实劳我心。⑩

仲氏家族人心仁善	仲氏任只,[11]
你的心思深如渊水	其心塞渊。[12]
温柔体贴	终温且惠,[13]
善守其身	淑慎其身。[14]
愿你继承先人之德	先君之思,[15]
以此告慰远方的寡人!	以勖寡人。[16]

[题解]

这是一首父亲送女儿远嫁思忆之诗。

《诗序》:"《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笺》:"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诗集传》:"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乃今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困惑,亦有能有定哉,而有为其独不我顾也,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以为言也。"事见《左传》(隐公二年,前720年)。

《鲁说》曰:"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即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以感动,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云。"《齐说》同。

何按:然以上三说皆与诗意不合。

[州吁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公元前696年)。]

[注释]

①燕,《尔雅》:"燕燕,鳦,一名玄鸟,谓之燕燕,重言之。"《诗》中于飞,有二解。(1)于通作焉,安也,设问语。于飞,向何处飞?(2)于通扬、翔,扬飞、翔飞,即飞翔也。此诗中当作问语。

②朱熹:"差池,不齐之貌。"何按,又作参差、参次,蹉跎,错叠,联绵词。

③之子,之,旧训此(即现代语"这")。何按:之,挚也,亲也,爱也。子,好也。未婚女性称好。毛传:"郊外曰野。"于,欲也,要。于归,欲归。归,嫁也。

④毛传:"瞻,视也。"何按:瞻,远视也。鼻泗曰涕,目汩曰泣。

⑤毛传:"飞而下曰颉,飞而上曰颃。"(原文上下误倒置)颃,亢也,高抗、高昂。

⑥毛传:“将,行也。”《尔雅·释言》:“将,送也。”何按:将,逐也。

⑦毛传:“伫立,久立也。”

⑧《传》:“飞而上曰颉,飞而下曰颃,谓鸟上下飞翔貌。实则相反。”小笺云:“上下字当互易。颉,同页。页,头也。飞而下而头抢地。颃,颈也,飞而上则头亢向天。”

⑨闻一多《诗经通义》:“南、林,古声近义通。此南,当读为林也。……林、野古为同义字。……郊外曰野,野外曰林。”

⑩劳,裂也。

⑪余冠英:“仲氏,弟也。诗中于归远行的女子,是作者的女弟。”任,仁也,善。《荀子》(成相)杨注:“任,好也。”《遵大路》郑笺:“好犹善也。”

毛传:“仲,戴妫字。”或曰,仲,老二,俗言二弟。此庄姜指戴妫而言。《韩说》曰:“仲,中。立位在中也。”任,善良。

朱熹:“以恩相信曰任。只,语辞。”亦谬。

⑫朱熹:“塞,实。渊,深。”何按:塞,读如似。

毛传:“塞,瘗。渊,深也。”钱大昕曰:“塞,即瘗之讹。”《说文》:“塞,静也。”《正义》:“塞瘗,其心诚实而深远也。”

⑬陈奂:“惠,顺。《释言》文,温惠,犹和顺也。终,犹既也。终温且惠,言既温且惠也。”何按:惠,爱也。

⑭陈奂:“淑,善也,慎,诚也。”

⑮思,淑,美也。

⑯毛传:“勖,勉也。”

《鲁》、《齐》“勖”作“畜”。畜、勖古声同。何按:畜,孝也,孝慰,孝顺。

王力:“寡人,国君自称之词。”

日 月

日中有乌月中有兔
明亮照大地

竟有这样的人
去就不顾他的故家

你心中怎能安宁
难道不把我回想?

日中有乌月中有兔
明亮照下土

竟有这样的人
一走就丢掉老婆

你心中怎能安宁?
竟连个口信也没有?

日中有乌月中有兔
升起在东方

竟有这样的人!
甜言蜜语坏心肠

你心中怎能安宁?
难道完全把我忘!
日中有乌月中有兔

日 月

日居月诸,[1]
照临下土。

乃如之人兮,[2]
逝不古处。[3]

胡能有定,[4]
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
下土是冒。[5]

乃如之人兮,
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
宁不我报。[6]

日居月诸,
出自东方。

乃如之人兮,
德音无良。[7]

胡能有定?
俾(彼)也可忘。[8]
日居月诸,

每天从东边升起	东方自出。
幸亏还有我的父母	父兮母兮,
会永远爱我到无穷	畜我不卒。⑨
你心中怎能安宁?	胡能有定?
对我这样没良心?	报我不述。⑩

[题解]

这是一首妻子被弃抛于娘家的哀怨之诗。

《诗序》:"《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

一说,卫宣公之妻宣姜,杀太子伋(《左传》作"急")及己子寿之事。见《鲁说》。事见于《左传·桓公十六年》(公元前696年),又见《二子乘舟》篇。

何按:旧说皆支离牵强。

[注释]

①陈奂:"经中居字当读为其,语助词。《释词》云《小尔雅》曰:'诸,乎也。'"

何按:其说传之已久,不确。日居月诸,先周成语。其义有二:(1)日积月储。(2)居,雎也,三足乌。诸,蟾蜍也,玉菟(白虎)。日中有乌,(乌、龙古音通。日乌本为龙。)月中有蜍。(蜍古为虎名,即白虎,月神。又,日乌月蜍,亦即太极图之创意也。《初学记》居诸下注引《春秋元命苞》:"月之为言阙也。而设蟾蜍与兔者,阴阳双居,明阳之制阴,阴之倚阳。")

②郑玄:"之人,是人也。"何按:"之人"即今语"这人"。

③朱熹:"逝,发语辞。"闻氏曰:"逝,曷也。"

《传》:"逝,逮。古,故也。"

马瑞辰:"古者,故之省借。凡以故旧相处谓之故。故之言固也。故处与二章相好同义。"古处,故居。

④朱熹:"胡、宁,皆何也。"

陈奂:"宁不我顾,言胡不顾我也。"

⑤毛传:"冒,覆也。"冒,明。

⑥朱熹:"报,答也。"

⑦乃如,乃若。朱熹:“德音,美其辞。无良,丑其实也。”德音,音读为言。德言,美言也。无良,先周成语。《吴语》:“今勾践申祸无良。”何按:良家子曰良人(郎),贱隶曰无良。无良,语转即“无赖”。德音无良,美言而无信也。旧解不知“无良”即“无赖”乃先周成语,且至今仍在沿用,迂曲艰涩,滞而难通。其详可参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德言无良考”一篇。

⑧朱熹:“言何独使人为可忘者邪。”何按:俾,彼。也,犹。忘,望。

⑨马瑞辰:“畜我不卒,谓好我不终。”何按:畜,好也。《孟子·梁惠王》:“畜君者,好君也。”《广雅·释诂》:“畜,好也。”不终,即无已,永远也。

⑩朱熹:“述,循也。言不循义理也。”《传》:“述,循也。”《笺》:“不循,不循礼也。”《韩》:“述”作“術”。于省吾曰:述,坠也。述命,坠命也。

何按:诸说皆迂曲。述,淑也,善也。报,报答。不述,即不淑,不善。今语女嫁恶夫犹言“遇人不淑”,与此诗之“报我不述”同意也。

暴风 (终风)	终风
他似狂风而粗暴,	终风且暴,①
回头望我而嘻笑	顾我则笑。②
戏弄又傲笑	谑浪笑敖,③
令我心中恨	中心是悼。④
他似狂风而粗野	终风且霾,④
忽然一阵就飘来	惠然肯来。
如果不往不来	莫往莫来,⑥
我又不断想他	悠悠我思。⑦
他似狂风而掠去	终风且曀,⑧
乌云遮住太阳	不日有曀。⑨
至午夜而难入梦	寤言不寐,⑩
让我伤心流泪	愿言则嚏。⑪
暗暗阴云	曀曀其阴,⑫
滚滚雷鸣	虺虺其雷。⑬
至午夜而难入睡	寤言不寐,⑭
让我伤心而怀念	愿言则怀。⑮

[题解]

本诗是一首颇具性感的情诗。闻一多论此诗甚透彻,他认为此诗反映了女子对于强者之被虐而又乐受的心理。其说略云:

"几篇以风起兴的诗,要算《终风》写得最淫了。第一章云: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

《笺》云:'悼者,伤其如此,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为什么'止之'呢?因为终风来得太'累'了。这是又爱又怕的意思。所以下章讲'莫往莫来,悠悠我思'。那是说,你若是不和我来往,我又怪想你的。

这篇诗是研究 sadism 和 masochism 的好材料。前两章说'终风且暴','终风且霾';后来变本加厉,便是'终风且曀,不日有曀',以至于'曀曀其阴,虺虺其雷'。

但是他愈凶猛,她愈能忍受,愈情愿忍受。所以一则曰'寤言不寐,愿言则嚏',再则曰'寤言不寐,愿言则怀'。她以痛苦为快乐,所以情愿一夜不睡觉来享受那虐刑,即便是'则嚏','则怀',也是甘心的。"

《诗序》则云:

"《终风》,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诗集传》:"庄公之为人,狂荡暴疾,庄姜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终风且暴为比,言虽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顾我则笑之时,但皆出于戏慢之意,而无爱敬之诚,则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独伤之耳,盖庄公暴慢无常,而庄姜正静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见答也。"

闻一多认为:

"《传》、《笺》都主张《终风》是庄姜为州吁作的。依他们的话,州吁岂不是忝了母亲吗?州吁是个坏人,可还没有坏到那样。《终风》不是为州吁作的,前人已经辨得很清楚了。不但不是为州吁作的,并且谁也不能证明那作者便是庄姜。

朱子说这篇诗是'有夫妇之情,无母子之意',是很对的。可是那夫妇也不见得就是庄公同庄姜。胡承珙明知道'此诗不过《长门》一赋耳',却又不肯相信他自己,解出许多'君薨子弑,国靡有定;悠悠我思,不遑假寐'的话来了。(其实《终风》不但是《长门赋》,其淫荡的程度,还远在《长门赋》之上。)那都是误认作者便是庄姜的结果。"

[注释]

①终风,闻氏读为冲风,暴风也。暴,崩也。崩爆曰暴。《释天》:"日出而风为暴。"王引之:"家大人曰:'……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

暴,《齐》作"瀑",《说文》:"瀑,疾雨也。"

马瑞辰:"《尔雅》:'日出而风曰暴。'《说文》引《诗》作瀑,云:'瀑,疾雨也。'《玉篇》云:'瀑,疾风也。'作暴者,瀑之省。据二章'终风且霾',三章'终风且曀',《尔雅》皆承风言,则瀑从《玉篇》训疾风为是。"

谑,毛传:"言戏谑不敬。"《尔雅·释诗》:"谑、浪、笑、敖,戏谑也。"谓四者皆为戏谑,或谓放浪不羁,佞而傲慢。

②则,而也。顾我而笑。

③《尔雅·释诂》:“敖,谑也。”郭注:“谑浪笑敖,戏谑也。”

④朱熹:“悼,伤也。”笺云:“悼者,伤其如此,然而已不得而止之。”

⑤何按:霾,蛮也。严粲:“孙炎曰:‘大风扬尘土,从上而下也。’”

霾,与埋同声。《尔雅·释天》:“风而雨土为霾。”雨土者,风起土下如雨,谓雨土蒙蒙,尘沙自空下降,俗谓黄沙雨。

⑥莫,无。无往无来。

⑦朱熹:“悠悠,思之长也。”

⑧何按:曀,逸也。逸,去也。《尔雅·释天》:“阴而风为曀。”

⑨王先谦:“《释名》:‘曀,翳也。’谓日光掩翳也。《笺》训有为又。有、又古字通,义亦互训。不日又曀,不竟日而又曀也。‘不日’与《河广》‘不崇朝’意同,言清明无多时,复阴曀也。”

⑩寤言,午夜。寐,眠也,瞑目也,眠睡也。寐与梦、眠俱通。

⑪愿,怨。嚏,涕。闻一多说:“嚏,本义为壅塞。塞而能通亦谓之嚏。”严粲:“言我为伤悼汝之故,寤觉而不寐,愿汝嚏也。……愿其嚏而知己念之也。”

嚏,俗言打喷嚏。《笺》:“嚏,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

关于“疐”字。《释文》据《毛诗》经文又作“嚏”。闻氏云:“自从郑玄读‘疐’为‘嚏’,解作嚏咳的意义,后人便迳改经文的“疐”为“嚏”。《传》训“疐”为“跲”,和《狼跋》“载疐其尾”的“疐”一样。那便是碍而难行的意思。但是毛氏解作庄姜看着州吁的狂暴,心里难受,于是说“我寤觉而不能寐,愿以母道往加之,我则嚏跲而不行”,那便太牵强了。这句诗,要用masochism的眼光看去,才对了。”

“言”,即今字“俺”,我也。

⑫朱熹:“曀曀,阴貌。”

⑬毛传:“暴若震雷之声虺虺然。”谬说。虺,溃也,今语滚。虺虺即滚滚。所谓雷声滚滚也。

⑭寤言,即午夜,又通永夜。

⑮愿言,即怨言。怀,怀思。严粲:“犹心怀之怀,言心之感动也。……愿汝思怀我而悔悟也。”《毛传》训“怀”为伤。

战鼓

(击鼓)

战鼓冬冬
踊跃练兵
你们筑城挖池漕
我要从军南征

跟随统帅公孙仲
去征伐陈与宋
我也许不能归来
心中忧伤沉重

何处住宿何处休栖
不知战马将失落哪里
你会在哪里找到它——
只有在那密林深处

死生谲诡难以预料
当初与你曾结下誓言——
“与你共同挽起手
与你一同活到老！”

吁嘻！如今相距遥远——
你已不知我死活
啊呀！我愿顺从命运
你也不必信守承诺

击鼓

击鼓其镗，[1]
踊跃用兵。[2]
土国城漕，[3]
我独南行。[4]

从孙子仲，
平陈与宋。[5]
不我以归，[6]
忧心有忡。[7]

爰居爰处[8]
爰丧其马[9]
于以求之？[10]
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11]
与子成说。[12]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13]

于嗟！阔兮，[14]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15]
不我信兮。[16]

[题解]

这是一篇出征战士临战前与爱人诀别的诗。

《序》:"怨州吁也。卫州吁叛乱,使公孙文仲将兵攻陈与宋。"笺则云:"将者,将兵以伐郑。"《左传》隐公四年春,卫州吁弑卫桓公,自立为卫君,兴师伐郑,又讨陈与宋。

[注释]

①朱熹:"镗,击鼓声也。"

②毛传:"使众皆踊跃用兵也。"

踊跃,连绵字。《说文》:"踊,跳也。跃,迅也。"朱熹:"兵,谓弋戟之属。"兵,兵器。"用兵",谓士卒拿着兵器去操练。

③朱熹:"土,土功也。国,国中也。"何按:土,动词,夯土。国,城墙。夯土作城谓之"土国"。漕,池漕,护城河。城,当作成,作也。郑玄:"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

《毛传》:"漕,卫邑也,今河南滑县。"其说难通。《郑笺》:"此言众民皆劳苦也,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独我被使南行伐郑,是尤劳苦之态。"

闻一多曰:"土读为度。"《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注:"土其地犹言度其地也。"说亦迂曲。

④南行,卫都朝歌在今新郑北,由淇至新郑乃南行。

朱熹:"孙,氏。子仲,字。时军帅也。"毛传:"孙子仲,谓公孙文仲也。平陈与宋,忧心忡忡然。"笺:"仲,字也。"何按:从,跟从。孙,公孙。

⑤平,抨也。讨伐。陈国,地约在今河南淮阳,宋国,地约在今河南商丘县。

⑥郑玄:"以,犹与也。"何按:其说误。以,有。有,能也。不我,即我不。

⑦陈奂:"有,状物之词。"何按:有,如也。忡,肿,病也。

⑧余冠英:"爰,疑问代名词,就是在何处。"何按:爰,焉也,安也,设问词。爰,焉,即"燕燕于飞"之"于"。

⑨爰,怎样。丧,失也。马,军马。

⑩杨树达:"于以,犹于何。"

此句向来异说纷纭,皆未确。毛传:"契阔,勤苦也。"按"契阔"转音近勤苦。韩诗:"约束也。"读契为"结",阔为"约",契约,结约叠韵。陈乔枞云:"契阔(约束)为絜括之假借。"胡承拱云:"死生絜括,言死生相与结合,不相离弃。"一说,指与从军之士共同誓言。《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人思,志在相存救也。"

闻一多说:"契阔叠韵连绵词,犹结合也。本字当为絜括。絜,结也,括,束也。语转为邂逅、结构。"(见闻氏全集《诗经通义》)

钱钟书:"《大雅·绵》:'爰契我龟',毛《传》:'契,开也。'故契阔二字亦均可为间别、分离之义耳。"

何按:诸家说皆未确。"契阔"乃黠诡,谲诡、诡谲、诡黠之转语,多变难测之意也。

⑫朱熹:"成说,谓成其约誓之言。"朱说不确,成说即订约。闻氏曰:"成读为订。"何按:说、约古音通。

⑬老,死之隐藏语。讳言死,以老代之。

⑭朱熹:"于嗟,叹辞也。"何按:旧说非确,即呜呼(古读音"于戏")转语。《尔雅·释诂》:'阔,远也。'"何按:阔,隔也,别也。

⑮毛传:"洵,远。"陈奂:"远者,言远行从军也。"何按:洵,循,顺应。

闻一多说,疑字借为县,县,同悬,谓悬而未决,了无止期。

⑯陈奂:"案《毛传》以极诂信,而信极连续,犹以生诂活,而生活连读。不与我信极者,言不与我终古也。"

何按:旧说皆不确,信,践言曰信。不我信,谓不必对我践言履信也。

凯风

和风向南方吹来
掠过那些荆棘林
荆棘林摇摇——
正像母亲的辛劳

和风自南方吹来
吹过那片荆柴林
母亲聪明善良——
哺育我们成人

多亏那甘泉
水深流不尽
哺育子女七人
母亲付尽劳苦

婉转鸣叫的黄鹂
声音美好动人
养育子女七人
难以奉报母亲之心!

凯风

凯风自南,①
吹彼棘心。②
棘心夭夭,③
母氏劬劳。④

凯风自南,
吹彼棘薪。⑤
母氏圣善,⑥
我无令人。⑦

爰有寒泉,⑧
在浚之下。⑨
有子七人,⑩
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⑪
载好其音。⑫
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⑬

[题解]

何按:这是一首赞颂母亲的诗篇。《诗序》及旧说则谓,这是一篇赞美孝子之诗。殊谬!

《诗序》云:"《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于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焉。"《笺》:"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责之意。"胡说八道也!

《齐说》亦云:"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

其说皆荒谬。故魏源斥之曰:"如《毛序》所说,宜为千古母仪所羞道纵观《诗》本意,无

一涉及其母‘不安于室’之词。”

硬将一首歌颂母亲的赞词,曲解为“孝子”指责母亲的骂诗,伪毛序之谬,无此为甚!

[注释]

①凯风,晴风,晴和之风。《传》:“南风谓之凯风,乐夏之长养者。”李巡曰:“南风长养万物,喜乐,故曰凯风。凯,乐也。”

何按:《说文》无凯字,凯字从岂,岂,晴也。晴风曰凯风。胜利曰凯旋,庆旋(还师)也。胜乐曰恺乐,庆乐也。吴闿生《通义会通》:“凯,乐也。南风谓之凯风,乐夏之长养。”闻氏驳之曰:按凯风本谓和乐之风,后附会,谓凯风为南方风名,非也。《大雅·卷阿》“飘风自南”,南风亦称飘风矣。(《有始览》:“有方曰巨”,注:“巨犹岂。”)巨风,即台风。

②心,薪也。陈奂:“《小笺》云……棘心,对下棘薪言,谓棘之初生萌蘖,故云难长养者。棘心至于夭夭然盛,则母氏之劬劳可知矣。”

棘,小枣丛生者,又名酸枣,鼠李科,落叶灌木或乔木。

③夭夭,摇摇。

④毛传:“劬劳,病苦也。”

⑤陈奂:“棘长成薪。”

朱熹:“棘可以为薪,则成矣。然非美材,故以兴子之壮大而无善也。”

⑥马瑞辰:“善,本众善之名。此诗我连圣言,则圣善二字平列而同义,与母氏劬劳,母氏劳苦句法正同。《尔雅·释言》:‘献,圣也。’《庄子·大宗师篇》《释文》引向秀曰:‘献,善也。’……是圣、善义近之证。”

⑦郑玄:“令,善也。”

⑧寒,古音通甘(读如含,邯今存古音)。寒泉即甘泉。爰,焉也。

⑨毛传:“浚,卫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于浚。”旧多以浚为邑名,谬。何按:浚,深也,深挖曰浚。

毛传:“浚,卫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于浚。”《笺》:“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润之,使浚之民逸乐,以兴七子不能如也。”

⑩何按:有,育也,养育。

⑪朱熹:“睍睆,清和圆转之意。”何按:语转即燕婉,委婉,状鸟鸣之声也。

睍睆,美丽,好看。《韩》“睍睆”作“简简”。《笺》:“睍睆,以兴颜色说也,好其音者,兴其词令顺也,言七子不能如也。”

⑫闻一多说:载,则也。

⑬莫,么,何也。当为设问语。

雄雉

雄雉翩翩飞翔
习习扇动翅膀
我所思念的人
因何困顿远方?

雄雉翩翩飞翔
声音上下迴响
惦念那位君子
忧思牵累我心!

计数日日月月
遥遥愁思绵长
征程迢迢遥远
何时才能回乡?

拜祝我的君子
一路行走顺利
只要不急不病
有何事不能吉祥?

雄雉

雄雉于飞,
泄泄其羽。①
我之怀矣,②
自诒伊阻。③

雄雉于飞,
上下其音。
展矣君子,④
实劳我心。⑤

瞻彼日月,⑥
悠悠我思。⑦
道之云远,⑧
曷云能来?⑨

百尔君子,⑩
不知德行。⑪
不忮不求,⑫
何用不臧?⑬

[题解]

这是一首怀思征程中的情人的诗。也有人认为这是朋友久别相念的诗。

毛传则谓:“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其说愚不可及。

[注释]

①《韩说》曰:“雉,耿介之鸟也。”雉,俗语谓之野鸡。雄者,有冠长毛,身有文采。

于飞,扬飞。何按:泄读如习。习,鸟数飞也。泄泄,即习习。陈奂:“隐元年《左传》:‘其乐也洩洩,舒散也。与诗泄泄同。洩即泄字。”

②《说文》:“怀,念思也。”朱熹:“怀,思也。”

③异本作“自诒伊戚。”(《左传》宣二年引《诗》)

诒,遗留。伊,语词。阻,阻隔。《韩说》曰:“阻,忧也。”《诗集传》:“乃从役在外,自遗阻隔也。”

戚、且古音近通。《小明》:“心之忧矣,自诒伊戚。”旧注概难通,如毛传:“诒,遗。伊,维。”

朱熹:“阻,隔也。……而我之所思者,乃从役于外,而自诒阻隔也。”何按:诒(异本作贻),读如由,追随,阻,徂,征也。伊,伊人,即他也。意谓:我追随着他远行。

④下上其音,谓雉之忽上忽下地往返飞鸣。兴其所思在外劳役之人,其劳苦备至。

毛传:“展,诚也。”何按:展,怙也,忧也。

⑤陈奂:“实当作寔。寔,是也。此女望君子之词,言诚以君子久役之故,我心是劳也。”何按:劳,病也,音义与累相通。

⑥传:“瞻,视也。”《笺》:“日月之行,迭往迭来,今君子独久行役而不来,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词。”何按:瞻,通占,占有算意。计算也。

⑦悠悠,久长也。《鲁》“悠”作“遥”。

⑧云远即遥远。一音之转。

⑨郑玄:“曷,何也。”何时能来,望之也。

⑩朱熹:“百,犹凡也。……言凡尔君子,岂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贪求,则何所为而不善哉。”何按:朱说谬!百,拜也。拜托。

⑪知,歧也。歧,离也,背离、违误。德,直也。

⑫朱熹:“忮,害。求,贪。”何按:忮,疾也,急也。求,疚也。

忮,嫉妒。求,贪求。《笺》:“我君子之行,不嫉害,不求备于一人,其行何用为不善,而君独远使之在外,不得来归,亦女怨之词。”

⑬毛传:“臧,善也。”何按:用,有也。何用即何有,反问词,如何会有。臧读为庄、宁也,平安也。

葫芦熟了 (匏有苦叶)	匏有苦叶
葫芦熟了叶子黄	匏有苦叶,①
渡口之下河水深	济有深涉。②
水深踩着石头过	深则厉,③
水浅撩起衣服走	浅则揭。④
漫漫河水在上涨	有瀰济盈,⑤
“唯唯”雉鸡在乱叫	有鷕雉鸣。⑥
河水再涨淹不过车轮	济盈不濡轨,⑦
雌鸡鸣叫是要找雄鸡	雉鸣求其牡。⑧
声声大雁在呼鸣	雍雍鸣雁,⑨
旭日东升天黎明	旭日始旦。⑩
郎君若是要娶妻	士如归妻,⑪
就趁河未结冰时	迨冰未泮。⑫
驾舟船夫在招我	招招舟子,⑬
别人已渡我不走	人涉卬否。⑭
别人已渡我不走——	人涉卬否,
只为等那心上人	卬须我友。⑮

[题解]

本诗是济水边渡河者的一首民谣。旧《诗序》说为讽刺卫灵公,牵强荒谬。

[注释]

①《说文》:“匏,瓠也。”瓠,通壶,俗称葫芦。苦,枯。

葫芦种,园圃栽一年生蔓草,叶苦不可食。苦,又借为枯,枯干。古以葫芦系腰间,可以

浮渡,视为腰舟。《诗集传》:"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齐说》曰:"枯叶不朽,利以济舟,渡踰江海,无有溺忧。"

孔疏引陆玑云:"匏叶少时可为羹,又可淹煮,极美。故《诗》曰:幡幡瓠叶少时可为羹,又可淹煮,极美。故《诗》曰:幡幡瓠叶,采之烹之。八月中坚强不可食,故云苦叶。"王先谦说,即今之壶芦瓜。豳风"八月断壶",壶即瓠也。陈奂:"苦与枯通。"

②《韩诗》曰:"涉,渡也。"济,渡口。一说水名,又作泲。深涉,深水。

③厉,当作沥。《说文》:"履石渡水也。《诗》曰:'深则沥'。"

《尔雅·释水》:"以衣涉水为厉。由膝以下为揭,由膝以上为涉,由带以上为厉。"闻一多《诗经通义》:"厉与揭,当承匏言,深与浅当承涉言,谓涉深则厉匏以渡,浅则揭之以渡也。……系于腰者谓之带,垂于下者谓之厉。散言之,厉亦带也。故《方言》四又曰:'厉,谓之带。'《广雅·释器》曰:'厉,带也。'名词带谓之厉,动词带亦谓之厉。"何按:厉,读为练,以葫芦结练系于腰渡河曰"厉"。

《论语·宪问》引包咸注:"以衣涉水为厉。揭,揭衣也。"《鲁说》曰:"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为厉,由膝下以为揭,膝以上为涉,由带以上为厉。"《韩说》曰:"至心为厉。"

④何按:揭,揭衣,今语掀衣也,掀起衣襟曰"揭"。又,闻一多谓:揭,竭,举也。《说文》:"竭,负举也。""揭,高举也。"深则厉,浅则揭,言水深则带匏以防溺,水浅则荷于背上可也。"

⑤朱熹:"瀰,水满貌。"

毛传:"盈,满也。"盈,溢也。

⑥毛传:"鷕,雌雉声也。"

鷕。旧注:"鷕,雌雉声也,卫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词,不顾礼义之难,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

⑦王引之《经传释词》:"不,盖语词。不濡,濡也。"

濡,沾湿。

陈奂:"轨者,轴之两端。水由轴以上,则其深灭轨。"

⑧朱熹:"雉鸣当求其雄。"

牡,雄雉。《诗集传》:"飞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济盈必濡其辙,雌雉当求其雄,此常理也。"

⑨毛传:"雍雍,雁声和也。"

⑩毛传:"旭,日始出,则大昕之时。"

陈奂:"昏、昕对文。日入三刻谓之昏,则先日出三刻谓之昕。大昕,过三刻矣。"

⑪陈奂:"妇人谓嫁曰归。归妻,犹取妻。"

⑫毛传:"迨,及。"

闻一多说:“迨冰未泮,谓及冰未合以前。古者春秋为嫁娶之候。故《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诗》中所记,皆秋日物候。诚如旧说冰泮为冰解,则与诗中物候相左。”

迨,及,趁着。泮,冰的融释。古代婚礼在冰融以前,取其吉利与农隙之时。

《鲁说》曰:“嫁娶必以春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际之时也。”《齐说》曰:“冰泮将散,鸣雁雍雍,丁男长女,可以会同,生育贤人。”

⑬闻一多《诗经通义》:“招招与调调、刁刁声同,谓舟子鼓楫时,身体屈申动摇之貌也。”

毛传:“招招,号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济渡者。”即驾船的人。《鲁说》曰:“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招招,即摆手招呼。

⑭毛传:“卬,我也。”何按,即今字“俺”。

⑮毛传:“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独待之而不涉。”友,偶也。

陈奂:“《尔雅》:‘须,待也’。”

谷风

山谷中吹来萧瑟的风
乌云卷暴雨
我多么想同你一条心
你不该把我来欺凌

挖掘芥菜和萝卜
怎能不要根和茎?
只有彼此坦诚相待
才能共死与同生!

我在路上慢慢走
心中充满惧和忧
不管路途远和近
你该送我到门口

谁说苦菜味很苦
我吃起来像甜荠
祝贺你们新婚美满
永远亲爱如兄妹!

泾清渭浊混在一起
静静澄定仍能清彻
祝愿你们新婚快乐
从此不必再记挂我
不要再去我的鱼梁
不要摆弄我的鱼篓——
既然连我都已不顾

谷风

习习谷风，[1]
以阴以雨。[2]
黾勉同心，[3]
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4]
无以下体?[5]
德音莫违，[6]
及尔同死。[7]

行道迟迟，[8]
中心有违。[9]
不远伊迩，[10]
薄送我畿。[11]

谁谓荼苦，[12]
其甘如荠。[13]
宴尔新昏，[14]
如兄如弟。[15]

泾以渭浊，[16]
澄澄其沚。[17]
宴尔新昏，
不我屑以。[18]
毋逝我梁，[19]
毋发我笱。[20]
我躬不阅，

又何必过问我子女　　遑恤我后。[21]

到那水深之处　　就其深矣，
我会用筏用船渡　　方之舟之。[22]
到那水浅之处　　就其浅矣，
我会游水浮泅渡　　泳之游之。[23]

需要什么缺什么　　何有何亡，
我会靠勤劳得到　　黾勉求之。
当人们遭遇灾殃　　凡民有丧，[24]
也会互相救助　　匍匐救之。[25]

你对我不怀好意　　不我能慉，
反而把我当作仇人　　反以我为雠。
拒绝我一片好心　　既阻我德，[26]
拿我当卖不掉的旧货　　贾用不售。[27]

回忆往事令我畏惧　　昔育恐育鞫，[28]
曾经与你同甘共苦　　及尔颠覆。[29]
现在你又成家生育　　既生既育，[30]
何苦又把我当作毒物？　　比予于毒。[31]

我有旧日储蓄　　我有旨蓄，[32]
可以用来过冬　　亦以御冬。[33]
只愿你们新婚和美　　宴尔新昏，
我愿独自面对贫穷　　以我御穷。

我实在又慌又愧　　有洸有溃，[34]
留下难忘记忆　　既诒我肄。[35]
只是想念当初——　　不念昔者，
我也曾是你所至爱！　　伊余来塈。[36]

[题解]

本篇是一位弃妇因遭遇第三者而对薄幸前夫的怨恨陈词。

《诗集传》:“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是诗。”

汉刘向《列女传·贤明篇》:“晋赵衰妻狄叔隗,生盾,及返国,晋文公以其女赵姬妻衰。赵姬请迎盾与其母,衰辞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宠而忘旧。舍义,好新而嫚,故无恩与人,勤于隘厄,富贵而不顾无礼,君弃此三者,何以使人,虽妾亦无以执巾栉。《诗》不云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赵姬引《谷风》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

[注释]

①闻一多说:“习习读为萧飒。《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广韵》:“飒飒,大风。”又谓谷风本义,山谷来风,即山风也。

何按:飒飒,又作瑟瑟。萧飒即萧瑟。习习,萧萧也。荆轲诗:风萧萧兮易水寒。语转又作肃杀。悲凉之风也。旧说如毛传:“习习,和舒貌。东风谓之谷风。”不确。

②陈奂:“以阴以雨,为阴为雨也。”何按:以,有也。

③陈奂:“黾勉,双声连绵字。……即勉勉也。”

孔颖达:“言已黾勉然勉力,思与君子同心。”

④郑玄:“此二菜者,蔓菁与芦菔之类也。”

⑤以,及也。

葑,又名蔓菁,诸葛菜(后世因诸葛亮令士兵种植食用而得名),一年生草本,为著名之食用植物。菲,又名萝卜,草本,块根蔬用。

下体,根茎。《笺》:“此二菜者,蔓菁与萝卜之类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善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并弃其叶。喻夫妇以礼义合,颜色相亲,亦不可以颜色衰弃。”

王夫之《诗经稗疏》:“此二菜,初则食叶,后乃食根。当食根时,叶粗老而不堪食,则是根可食而苗为人弃。无以人体者,不可以其茎叶之恶而不采其根也。……草木逆生,则根在下为上体,叶在上为下体。”

⑥德音,直言也。旧注:善言。亦通。莫违,不讳也。

⑦及尔,及,与。尔,你也。

⑧毛传:“迟迟,舒行貌。”

迟迟,舒行貌。形容被逐,不愿离去。引申为徘徊。焦循《毛诗补疏·谷风》:行道迟迟。即孔子迟迟吾行之义,不欲急行也。所以然者,以中心有违,不欲行也。

⑨马瑞辰:“《释文》《韩诗》云:‘违,很也’,恨也。”闻氏曰:“违,通愇,恨也。《说文》:违,不悦貌。怨也。”何按:违、畏也,畏惧。

⑩伊，或。陈奂："伊，犹是也。迩，近也。不远伊迩，言不远是近也。"说不确。

⑪毛传："畿，门内也。"何按：畿，阶，门前阶也。

郑玄："送我畿于门内，无恩于甚。"

⑫毛传："荼，苦菜也。"

⑬朱熹："荠，甘菜。"何按：荸荠。块茎，甜，可食。

⑭朱熹："宴，乐也。"何按：宴尔，燕婉，美满也。

⑮弟，娣也。女妹曰娣。

⑯泾、渭，二水名。泾水浊，渭水清，泾水流入渭水，使渭水也浊了。

姚际恒："泾浊渭清。泾，喻新昏者。渭，喻己。谓泾诬以渭为浊，渭何尝浊哉？"

王应麟："《地理志》泾水出安郡泾阳县西开头山（今原州百泉县），东南至京铛阳陵县入胃（今京兆府高陵）。渭水出陇西郡首阳县西南鸟鼠山西北南谷山（渭州渭源县，今熙州渭源堡），东至京兆船司空县入河（今华州华阴县）。"

⑰马瑞辰："按《说文》：'湜，水清见底也。'引诗湜湜其止。《说文》又曰：'止，下基也。'湜湜即状水止之貌。《毛诗》旧本，盖本作止。凡水流则易浊，止则常清。……诗意盖谓水之流虽浊，而止则清。以喻己之色虽衰，而德则盛。沚当从《说文》作止。"

⑱马瑞辰："此不我屑以，以，犹与也，不我屑以，谓不我屑与。"

⑲毛传："逝，之也。梁，鱼梁。"朱熹："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鱼之往来者也。"

⑳严粲："盖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

朱熹："笱，以竹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鱼者也。"

㉑异本躬作今。毛传："阅，容也。"

陈奂："遑祇作皇。……皇，暇也。"恤，惜也。闻氏曰："皇读作况。"

㉒朱熹："方，桴。舟，船也。"桴，筏也。

㉓朱熹："潜水曰泳，浮水曰游。"何按：浮行曰游，漫水曰泳。

㉔郑玄："凡于民有凶祸之事。"

丧，灾难。《礼记》："孔子曰：'凡民有丧，匍匐枚枚，无服之丧也。'"

㉕朱熹："匍匐，手足并行，急遽之甚也。"亦作"扶服"。

㉖陈奂："能字，各本在不我下，转写误耳。……能宁既则，皆为语词之转。《说文》引《诗》作能不我慉。段注云与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句法同也。……慉与好亦同义。……畜与慉同。"

段玉裁，"按能之言而也、乃也。"

慉，《传》："慉，养也。畜，亦当作"慉"，省文假借，亦作"爱"，三家作："能不我慉。""慉，起也。"又云"慉，兴也。"

毛传："阻，难。"朱熹："阻，却。"

㉗贾用不售。郑玄:"如卖物之不售。"

㉘朱熹:"因念其昔时相与为生,惟恐其生理穷尽,而及尔皆至于颠覆。"

毛传:"鞫,穷也。"林义光读恐鞫为恐惧。两"育"字,皆"有"字之误。"鞫",为"惧"字之误。育恐育鞫,即"有(又)恐有(又)惧"。

㉙颠覆,跌倒。失败。

㉚郑玄:"生,谓财业也。育,谓长老也。"

㉛毒,害人之物。《诗集传》:"承上章言,我于女家勤劳如此。而女既不我善,而反以我为雠仇,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虽勤劳如此,而不见取,如贾之不售也,因念其昔时相与为生,惟恐其生理穷尽,而及尔皆至于颠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于毒而弃之乎!"

㉜毛传:"旨,美。"

陈奂:"高注吕览仲秋纪云,蓄菜,耳苴之属也。"

㉝陈奂:"御,当也。"

御,备也。《笺》:"蓄聚美菜者,以御冬月乏无之时也。"

㉞朱熹:"洸,武貌。溃,怒色也。"何按:洸,慌也,溃,愧也。

㉟朱熹:"肄,劳。……而尽遗我以勤劳之事。"

何按:肄,古音忆。

㊱马瑞辰:"爱,正字作塈。《说文》'塈,惠也'。是塈即古文爱字。此诗塈之假借。伊予来塈,犹言维予是爱也。仍承昔者言之。"

黎 明	式 微
(式微)	
天黑啦,天黑啦	式微,式微,①
为何还不回家?	胡不归?②
以你君主的身份	微君之故,③
为何奔走于路途?	胡为乎中露!④
天黑啦,天黑啦	式微,式微,
为何还不回家?	胡不归?
以你君主的身份	微君之躬,⑤
为何辗转污泥中?	胡为乎泥中!⑥

[题解]

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

《诗序》:“黎侯离于卫,其臣劝以归也。”笺:“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国而寄于卫,卫处之以二邑,因安之。”

黎、卫,亲戚之国,黎庄公夫人,卫侯之女。《汉地理志》:“上党郡壶关,黎侯国也。”刘注:“文王戡黎,即此。”黎字或作“阬”。

[注释]

①朱熹:“式,发语辞。”微,晦也,昏暗。

何按:式微即熹微,晨光熹微,以及黄昏晦明,皆曰“式微”。

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诂》:“微有幽隐暧昧之意。……幽犹黝也。黝训黑。黑色亦幽暗。”

②胡,何也。

③陈奂:“微,非也。……言非君之故。”君,黎侯也。何按:微,以也。故、躬古语通。“之故”亦即“之躬”。

④鲁诗露作路。王先谦曰:“路正字,露,借字。《释名》:‘道,一达曰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浅蹈而露见也。中路、路中,倒文以合韵。”王说甚是。

⑤躬,身也。

⑥朱熹:“泥中,言有陷溺之难。”王先谦:”泥中,犹中路也,亦寓贱辱义。《左传》:“辱在泥涂。”

毛传:“中露”、“泥中”,皆卫邑名,殊谬。

高坡

（旄丘）

旄丘

高坡上的葛藤	旄丘之葛兮，①
为什么长着那么多的节节？	何诞之节兮？②
阿叔，阿伯啊！	叔兮伯兮，
为何你们这么多日子不来？	何多日也？③
你们现在在何方	何其处也？④
莫非又有了新伙伴？	必有与也。⑤
为何一去这么久？	何其久也？
一定是别有原因！	必有以也。⑥
穿着狐皮衣呵戴着绒皮帽	狐裘蒙戎，⑦
难道你们的车子不能走向东？	匪车不东。⑧
阿叔，阿伯啊！	叔兮伯兮！
你们的心和我不相通	靡所与同。⑨
如今我们渺小又卑贱	琐兮尾兮，⑩
我们是些流亡的人	流离之子。⑪
阿叔阿伯啊	叔兮伯兮，
你们就包上头塞住耳朵吧！	褎如充耳。⑫

[题解]

这是一首流亡于卫国的黎侯君臣，寄人篱下而悲怨的诗。

《诗序》："《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笺》："卫康叔之封爵称侯，今日伯者，时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传》："卫侯九伯，侯为伯也。"

《诗集传》:“旧说,黎之臣子自言久寓于卫,时物变矣,故登旄丘之上,见其葛长大而节疏阔,因讬以起兴,曰:‘旄丘之葛,何其节之阔也,卫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见救也。’此诗本责卫君,而但斥其臣,可见其优柔而不迫也。”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

[注释]

①毛传:“前高后下曰旄丘。”

②马瑞辰:“何诞之节,犹云何延其节也。延,长也。”

③魏源《诗古微》:“言叔伯者,疑使人告卫兄弟,故望兄弟之来问。”

④朱熹:“处,安处也。”何按,处,安居也。

⑤朱熹:“与,与国也。”何按:说不确。与,相当。

⑥朱熹:“以,他故也。”何按:齐诗以作似。似,私也。

⑦陈奂:“蒙戎,犹尨茸。杜预注云,乱貌。”何按:不确,蒙,帽也。(胡厚宣说)戎,绒也。

⑧朱熹:“岂我之车不乐告于汝乎?”何按:说不确。匪,非。非车不东,不是车子不能向东吧?

⑨吴闿生:“不与我同心。”

⑩朱熹:“琐,细。尾,末也。”何按:尾,微也。尾、微字古通用。《说文》:“尾,微也。”

⑪流离,即流浪、流落也。朱熹:“流离,漂散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流离,漂散也。”今语“流离失所”,正其意也。毛传以为鸟名,误。

⑫朱熹:“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何按:褎,包,包头。如,然,而也。

锵锵

(简兮)

简兮

锵锵呵锵锵	简兮简兮,①
方相氏举行大龙之舞	方将万舞。②
太阳高升正中央	日之方中,
龙阵向前又向上	在前上处。③
那神人雄壮威武	硕人俣俣,④
舞蹈在公庭之上	公庭万舞。⑤
使出猛力如老虎	有力如虎,
手操辔绳排阵组	执辔如组。⑥
左手握着三孔笛	左手执籥,⑦
右手挥动大鸟羽	右手秉翟。⑧
面目通红如太阳	赫如渥赭,⑨
王爷喜悦赐酒爵	公言锡爵。⑩
高山上有榛树	山有榛,⑪
洼泽里有甘草	隰有苓。⑫
若问我心中想着谁?	云谁之思?⑬
正是西方那美男子	西方美人。
那位美男子	彼美人兮,
他是来自西国的人啊!	西方之人兮。⑭

[题解]

这是一位女子爱慕舞师,赞美舞师的篇章。一说,此诗颂“伶官”。毛序:“伶官,乐官也。”何按:伶,铃也。

《诗序》:“《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笺》:“伶官,乐官也,伶氏世掌乐官而善焉,故后世多号乐官为伶官。”

[注释]

①王闿运云:“简简,鼓声也。”《那》:“秦鼓简简。”闻一多《风诗类钞》引《礼·乐记》郑注:“简简,鼓声。‘未奏舞前,必先鸣鼓以警众’。”何按:简简,即锵锵之语转,状声之词也。

②毛传:“将,行也。”朱说不确。方将,即方相,方相氏。

朱熹:“万者,舞之总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朱说谬。何按:万舞,即大武之舞,即龙舞。万(音厉),龙也。《礼·乐记》:“发扬蹈厉”,闻氏说厉即万舞也。

大胥,即大儒。大学之官也。《传》:“教国子弟以日中为期。”《笺》:“在前上处者,在前列上头也。《周礼》: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人学,舍采合舞。”“日之方中”,谓祭毕时。

③之,向。方,方位。中,天中。日之方中,日之将午也。在前、上处,言舞蹈者,向前,向上之腾舞也。处,动词,舞动也。

④朱熹:“硕,大也,俣俣,大貌。”朱说不确。硕,古音石,通申,神也。硕人,神人。俣俣,勇武语转。旧说硕为大头,《说文》或说为贤人。(引《后汉书》注)皆未达。俣俣,韩诗作扈扈。《后汉书·冯衍传》:“光扈扈而扬耀。”何按扈扈,煌煌也,辉煌也。

⑤公庭,宫庭,户外谓之庭。

⑥朱熹:“辔,今之韁也。组,织丝为之。”

组,读组织之组。执御,犹织组也。《韩诗外传》二:“御马有法,御民有道。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诗》曰:‘执辔如组’,此之谓也。”

⑦朱熹:“籥,如笛而六孔。”此据毛传。《周礼·筮师》郑注:“籥如笛,三孔,舞者所吹也。”《说文》:“龠,乐之所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广雅·释乐》:“龠谓之笛,有七孔。”闻氏曰即籁也。《说文》:“三孔籥也,大者谓之笙,中者谓之籁,小者谓之药。”《广雅·释乐》:“籁谓之箫。”

⑧秉,奉也,奉持。朱熹:“翟,雉羽也。”朱说据《尔雅》:“翟,山雉”,不确。以雉羽象征凤毛。翟,鸿羽也,齐诗,公羊皆说广舞以鸿羽为翟。鸿,天鹅也。王先谦调和之云:“鸿舞,殷制也。翟舞者,周制。”

《易》:“鸿渐于陆,其羽可为仪。”皮锡瑞言:“卫居殷虚,可用殷礼。”公羊说,以游为羽,取其勤轻,一举千里。鸿鹄即黄鹄。孔疏引韩诗说则云“以夷狄大鸟羽”,夷狄大鸟,大鸵鸟也。《广雅·释器》:“狄,羽也。”翟即狄也,古字通用。雉为贱鸟,古不用也。

陈奂:“执籥秉翟,谓吹籥持羽以为舞。”

⑨陈奂:“赭为赤,故云赫,赤貌。赫如,犹赫然也。厚赤曰渥赭,则训渥为厚。”朱熹:“言其颜色之充盛也。”何按:渥赭,即渥丹,太阳之名。赫,红之语转。《终南》:“颜如渥丹。”赭,朱也。渥朱即渥丹。

⑩公言锡爵:言读如悦。公,君王也。锡,赐也。

⑪毛传:“榛,木名。下湿曰隰。苓,大苦。”

⑫陈奂:“苓,大苦。……沈括《笔谈》云:‘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孙炎刚云:苓即甘草。又或云即地黄。王先谦引《说文》:“苓,卷耳也。”余冠英以为榛象征男性,苓象征女性。二句乃《诗经》之常用兴语。

⑬云谁之思。云,通由。之,作也。为谁而思?

⑭美人,舞人。美本义为舞。西方之人,周人。《晋语》韦昭注引《诗》曰:“西方之人兮,西方谓周也。”方,古音邦,国也。西方即西国,指周朝本部。

泉 水

哔啪涌动的泉水
流到那淇河里
我怀念着我的卫国
没有一天不思念

常常与陪嫁的姐妹们
和她们一起闲聊议论
回想当初寄宿在济水
喝酒饯行在祢邑

自从姑娘出嫁
远离父母兄弟
问候我的姑姑们
问候叔伯大姐们

回家寄宿于干城
喝酒饯行在言邑
车轴上多涂些油
让车子跑得更快!

只想快快回卫国
再不回去就会生病
想念着家乡那甘泉
为想念而声声长叹
想念着那须水和漕渠
令我的心灵颤动
只有驾车快快走
才能渲泄我的忧愁

泉 水

毖彼泉水,[1]
亦流于淇。[2]
有怀于卫,[3]
靡日不思。[4]

娈彼诸姬,[5]
聊与之谋。[6]
出宿于泲,[7]
饮饯于祢。[8]

女子有行,[9]
远父母兄弟。
问我诸姑,
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10]
饮饯于言。
载脂载舝,[11]
还车言迈。[12]

遄臻于卫,[13]
不瑕有害。[14]
我思肥泉,[15]
兹之永叹。[16]
思须与漕,[17]
我心悠悠。
驾言出游,
以写我忧。[18]

[题解]

传说为许穆夫人思念故国之诗。

《诗集传》:"(卫女)思归而不得,故作此诗,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怀于卫,则亦无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诸姬而与之谋为归卫之计。"

卫女,即许穆夫人,她是宣姜(即卫宣公之妻)通于公子顽所生,狄人破卫,懿公死,戴公(亦宣姜之子)立于漕邑,许穆公夫人想回卫探视戴公,不允,因作是诗。据说,《竹竿》、《载驰》,亦许穆夫人所作,后世喻为爱国诗篇。

《诗序》:"《泉水》,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笺》:"以自见者,见己志也,国君夫人,父母在则宁归,没则使大夫宁于兄弟,卫女之思归,虽非礼,思之至也。"

三家无异议。"夫人归宁"之说,今古文所说不同。《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凡诸侯女归宁曰"来"。《左传·襄公十二年》:"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归也。"《毛传》所说皆同《左传》(《左传》为古文)。而《公羊》、《谷梁》(今文)二传,其说与古文异。《谷梁·庄公二年》:"妇人既嫁不逾竟(境),非正也。其于《泉水》、《蝃蝀》、《竹竿》,皆云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如从今文说,不得归宁。"

[注释]

①朱熹:"毖,泉始出之貌。"

段玉裁:"《说文》:'泌,侠流也,为正字。皆同部假借字。'"

②亦,溢也,漾也。毛传:"淇,水名也。"

③陈奂:"怀,亦念也。"

④郑玄:"靡,无也。"

⑤毛传:"娈,好貌。诸姬,同姓之女。"说谬!娈,连也,陪嫁。姬,即姪。《释名·释宋》:"兄弟之女为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进御也。"

⑥陈奂:"聊,且略之词。《素冠》笺:聊,且也。"

⑦毛享:"泲,地名。"《初学记》郑玄引本作济。

郑玄:"泲祢者,所嫁国适卫之道所经,故思宿饯。"

⑧朱熹:"饮饯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毕,处者送之,饮于其侧,而后行也。祢,地名。"《仪礼》郑玄引本作泥。

⑨有行,何谓嫁人。《高唐赋》:"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亡。"郑玄说:"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者士庶人曰嫡(适)人。"

⑩朱熹:“干、言,地名。”

⑪严灿曰:载脂谓未设舝于车之时,先以脂膏涂其舝。朱熹:“脂,以脂膏涂其舝,使滑泽也。舝,车轴也。不驾则脱之,设之而后行也。”

⑫朱熹:“还,回旋也。旋其驾来之车也。”

⑬毛传:“遄,疾。臻,至。”

⑭朱熹:“瑕,何。”马瑞辰:瑕,遐字通。遐之言,胡。胡、无一声之转。不遐犹云不无,疑问之语也。何按:害,病也。

⑮ 朱熹:“肥泉,水名。”

王应麟:“《水经注》马沟水出朝歌城北又东流与美沟合,又东南注淇水为肥泉。”

⑯陈奂:“兹,即滋也。……永叹,长叹。”何按:兹,增也。

⑰毛传:“须、漕,卫邑也。”须即沬,卫之故都。漕,即曹。

⑱毛传:“写,除也。”何按:泻,泄也。渲泄。

北 门

一走出北城门
我的心忧思沉沉
既劳苦又贫困
谁了解我的艰辛？
算了吧！
天意如此
我又奈何！

王家的差事交给我
政事统统推给我
当我从外面回来
家人一起责备我——
算了吧！
天意如此
我又奈何！

王家的差事交给我
政事统统派我办
当我从外面回来
家人冷眼疏远我——
算了吧！
天意如此
我又奈何！

北 门

出自北门，
忧心殷殷。[1]
终窭且贫，[2]
莫知我艰。[3]
已焉哉！[4]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5]

王事适我，[6]
政事一埤益我。[7]
我入自外，
室人交遍谪我。[8]
已焉哉！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9]
政事一埤遗我。[10]
我入自外，
室人交遍摧我。[11]
已焉哉！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题解]

这是一个行政官员困于公役的抱怨之诗。

《诗序》:“北门，刺士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笺》:“不得其志者，君不知

己志而遇困苦。"后人论此诗,如王符《潜夫论·赞学篇》:"君子忧道不忧贫,箕子陈六极,《国风》歌《北门》,故所谓不忧贫也。"

[注释]

①陈奂:"《尔雅》:殷殷,忧也。"殷殷,今语隐隐。

②陈奂:"终,犹既也。……《尔雅》:'窭,贫也。'是窭亦贫也。传释窭为无礼者,言无以为礼也。"

③艰,难也。

④已焉哉,已,止也。

⑤马瑞辰:"按谓,犹奈也。"

⑥朱熹:"王事,王命使为之事也。适,之也。"

⑦朱熹:"政事,其国之政事也。一,犹皆也。"

焦循:"一即专一之义。言有政事则专厚益我。"

陈奂:"《说文》:'埤,增也。'"

⑧毛传:"谪,责也。"

⑨姚际恒:"敦,敦迫也。"

⑩毛传:"遗,加也。"

⑪姚际恒:"摧,《说文》:'挤也。'犹云排挤。"

北 风①

北风苍凉
大雪纷飘
带着我的亲友
我们携手同行
不能犹豫不能慢
事已紧急必须快！

北风漫天
大雪飞飞
带着我的亲友
我们携手回乡
不能犹豫不能慢
事已紧急必须快！

最红的无过狐狸
最黑的无过乌鸦
带着我的亲友
我们拉手登车
不能犹豫不能慢
事已紧急必须快！

北 风

北风其凉，①
雨雪其雱。②
惠而好我，③
携手同行。
其虚其邪，④
既亟只且。⑤

北风其喈，⑥
雨雪其霏。⑦
惠而好我，
携手同归。
其虚其邪，
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⑧
莫黑匪乌。⑨
惠而好我，
携手同车。
其虚其邪，
既亟只且。

①这是一首催促亲友逃离祸难的诗。

[题解]

传说这是一首刺卫国暴政，人心思逃离的诗。观之诗，则是一首记述逃亡者的诗。《诗序》:“《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诗集传》:“言北风雨雪，以比国家危乱将至，而气名象愁惨也，故欲与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宽徐乎，彼其祸乱之适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齐说》曰:“北风寒凉，雨雪益冰，忧思不乐，哀悲伤心。”又曰:“北风牵手，相从笑语，伯歌季舞，燕乐以喜。”这就是说，在暴政之下，只有相率离去。其意谓威虐之日甚，忧思而伤心。相从笑语，燕乐以喜，与《硕鼠》“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同意。诗主刺虐，以北风喻时政也。

方玉润说:“与首篇忧谗悯乱之作相应，盖彼知其将乱而不忍去，此则见其将亡而必速去。一明哲以保身，一忠贞而受祸，虽曰时位不同，亦各行其志焉已矣。”

[注释]

①其，降也。凉，掠也。

②雨，落也，动词。雱，飘，拂。雨雪霏霏，霏，雱也。古无轻唇音，音通。毛传:“雱，雪盛貌。”

郑玄:“寒凉之风，病害万物。兴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

③毛传:“惠，爱。”何按:惠，怀也，带。好，同好，亲好也。而读为然。惠而即惠然。

欧阳修《诗本义》:“虽风雪如此，有与我相惠好者，当与相携手冲风冒雪而去尔。言无暇宽徐，当急去也。”

④朱熹:“虚，宽貌，邪一作徐，缓也。”

⑤毛传:“亟，急也。”朱熹:“亟，急也。只且，语助辞。……彼其祸乱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也。”何按:只，必。且，促。

⑥毛传:“喈，急貌。”何按:喈，盖也。

⑦陈奂:“霏，甚貌。霏与盛同。小笺曰:霏，《说文》无此字。古当作非。非，犹飞也。”

⑧赤，橙红色。《毛传》云:“狐赤乌黑，莫能别也。”《郑笺》云:“赤则狐也，黑则乌也，犹今君臣相承为恶如一。”《集传》云:“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乌，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则国将危乱可知。”

⑨严粲:“莫赤莫黑，言无有赤黑于此者，谓最赤最黑也。最赤者，非狐乎？最黑者，非乌乎？”

倩 女

（静女）

好姑娘真美丽
与我约会在城角
明明相爱却见不着
我挠头搔首瞎转游

好姑娘身材美
送我一把红花草
虽然红花草颜色鲜
我还是更爱姑娘美

田野采回香荑草
不仅美丽又特别
采花不是爱花美
而是要赠美丽的人

静 女

静女其姝，[1]
俟我于城隅。[2]
爱而不见，[3]
搔首踟蹰。[4]

静女其娈，[5]
贻我彤管。[6]
彤管有炜，[7]
说怿女美。[8]

自牧归荑，[9]
洵美且异。[10]
匪女之为美，[11]
美人之贻。[12]

[题解]

顾颉刚《古史辨》云《静女》一诗，本是情诗。《诗集传》认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也”。

《诗序》：“《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笺》：“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

《齐说》曰：“季姬踟蹰，结缡待时，终日至暮，百两不来。”又曰：“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居室无忧。”又曰：“踯躅踟蹰，抚心搔首，五昼四夜，睹我齐侯。”

自古以来，静女为谁，所言莫衷一是，今难查考，诗中如“彤管”，其说不一。

[注释]

①马瑞辰：“此诗静女，亦当读靖。谓善女，犹云淑女、硕女也。”何按，静，倩也。好也。

毛享:“姝,美色也。”《一切经音义》引韩诗:“姝然,美也。”

②马瑞辰:“是城隅即城角也。”闻氏曰:城楼台也。何按:隅者,曲也。

③马瑞辰:“爱者,……《说文》:‘僾,仿佛也。’”闻一多曰:爱,隐也。何按闻说是。

④朱熹:“踟蹰,犹踯躅也。”

⑤朱熹:“娈,好貌。”何按:娈,曲也。婀娜曲娈。

⑥余冠英:“彤管是红色管状的初生之草。郭璞《游仙诗》:陵冈掇丹荑,丹荑就是彤管。”何按:彤,丹也,赤红色曰丹色。《小匀雅》:“彤,丹也。”管读为蕳,丹蕳,亦名丹荑,草名。

⑦毛传:“炜,赤貌。”何按:炜、辉通,光也。

⑧孔颖达:“说本又作悦。”悦怿,即喜悦,喜爱。两句意谓:虽然丹蕳花美(炜、晖),我更爱姑娘的美。

⑨朱熹:“牧,外野也。归,亦诒也。荑,茅之始生者。”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牧,牧场。荑,即丹荑。

⑩郑玄:“洵,信也。”

⑪朱熹:“女,指荑而言也。”汝也。何按:汝,爱也。

⑫倒置语:(以)之贻美人。之,此。贻,遗,赠也。

新台

新筑高台亮又亮
河水弯弯绕周边
本想嫁个美少年
没想到遇上个老蛤蟆

新筑高台新又新
河水弯弯绕周边
本想嫁个美少年
哪想到癞蛤蟆没皮脸

张开渔网想打鱼
结果癞蛤蟆挂上网
本想嫁个美少年
没想到撞上了大蛤蟆

新台

新台有泚,①
河水瀰瀰。②
燕婉之求,③
籧篨不鲜。④

新台有洒,⑤
河水浼浼。⑥
燕婉之求,
籧篨不殄。⑦

鱼网之设,
鸿则离之。⑧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⑨

[题解]

此诗嘲讽卫宣公夺儿媳(扒灰)事。卫宣公为儿子伋娶许君之女,女美,宣公遂夺之。为许女筑高台于黄河边。

《诗序》:“《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作是诗也。”《笺》:“伋,宣公之世子。”

《疏》:“此诗伋妻,盖自齐始来,未至于卫,而公闻其美,恐不从己,故使人于河上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因台所以要之耳。”

按此诗为国人代姜氏之词,与《序》合。姜氏许嫁子伋,入其国不见其人。

《左传·桓公十六年》(公元前969年)述其事,又见《史记·卫世家》、《列女传》、《新序》等。

《诗集传》:“国人恶之,而作此诗以刺之。言齐女本求与伋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丑

恶之人也。"三家无异义。

[注释]

①《说文》:"泚,清也。"毛传:"泚,鲜明貌。"

王应麟:"《水经注》,鄄城北岸有新台。"鄄,在今河南省鄄城县之北。

②毛传:"瀰瀰,盛貌。"何按:即漫漫。

陈奂:"释文引《说文》,水,满也。"

③陈奂:"《文选·西京赋》注,引《韩诗》嬿婉,好貌。燕、嬿,古今字。"

④徐鼒《读书杂释》:"籧篨,即詹诸也。"《韩诗章句》:"戚施,蟾蜍,喻丑恶也。"

⑤毛传:"洒,高峻也。"《释文》:洒,韩诗作漼,音同,曰鲜貌。马瑞辰:洒与洗双声,古通用。《吕》高注:"洗,新也。"

⑥朱熹:"浼浼,平也。"

⑦郑玄:"殄,当作腆。腆,善也。"腆,厚颜也。

⑧吴闿生:"离,丽也。言所得非所求也。"离,留也。鸿,闻一多说即苦蠪之切语,苦蠪,蟾蜍也。《广雅·释鱼》:"苦蠪,蛤蟆也。"其说甚确。《易林·渐之睽》:"设罟捕鱼,反得居诸。"居诸,蟾蜍也。

⑨朱熹:"戚施不能仰,亦丑疾也。"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四:"籧篨与戚施盖丑恶之通称。籧篨叠韵字,物之丑恶者谓之籧篨、戚施。《韩诗章句》:戚施,蟾蜍,喻丑恶也。"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
当你们两人登上船,	二子乘舟,
目送着你们的身影	汎汎其景。①
我默默思念着你们	愿言思子,②
心中无限忧伤	中心养养。③
当你们两人登上船	二子乘舟,
缓缓地向远方逝去	泛泛其逝。④
我无言思念着你们	愿言思子,
担心你们的忧患!	不瑕有害。⑤

[题解]

这是一首送别逃亡者的诗。

《诗序》:"《二子乘舟》,二子,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诗》作伋)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卫地)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伋醉,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公子朔)。"

《鲁说》、《韩说》同。

[注释]

①何按:汎,即泛,浮也。飘浮。景,影也。王先谦:"汎,浮貌。重言之曰汎汎。《广雅·释训》:'汎汎,浮也。'"王引之:"景读如憬。《鲁颂·泮水篇》:'憬彼淮夷。'《毛传》曰:'憬,远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与此同意也。《士昏礼》:'姆如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

古字通。"王说不确。

②《周书·谥法》:"思厚不爽曰愿。"愿,即怨也。愿又通抑。抑言,无言也。默默也。思,思念。子,你们。

③闻氏曰养通痒。何按:养,悒也,沉悒,忧伤。毛传:"养养然忧不知所定。"

④逝,失,佚也。

⑤马瑞辰:"瑕、遐,古通用,遐之言胡也。胡、无一声之转。……不瑕,犹云不无,疑之之辞也。"

何按:瑕,想也。有,忧也。害,患也。

鄘风

《鄘风》计十篇。

王国维认为“鄘”即“奄”之声转。奄地即周公东征所灭之奄国，相当于今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鄘、鲁字通。（邶伯鼎跋）则鄘风，即鲁地之诗也。

周公始封之“鲁”不在鄘鲁，而在今河南鲁山一带。周公东征平定鄘奄后，乃将其地封于伯禽。鄘，殷商西周初称“东”、“东国”，[①]”又称“夷方。”殷、夷、鄘、鲁（古音从鲁）皆音近义或通。西周时称鄘、奄及卫为“三卫”。

金文有：“王伐逨鱼（莱夷）……锡庸伯封贝十朋。”[②]其东界远至“海眉”（海滨）。鄘、奄与“夷”音通，其地当为东夷故地也。

---

①明公尊：“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

②海滨之人称“夷”，夷鱼字通，“鱼人”当即“鲁”之得名。

柏 舟

漂浮着的柏木小舟
漂荡在大河中央

那位垂发少年郎
才是我心中偶象

誓死不变是我的选择!
母亲啊,上天啊
你们不理解我啊!

漂浮着的柏木小舟
漂荡在大河中央

那位垂发少年郎
才是我唯一真爱

誓死不变是我的选择
母亲啊,上天啊
你们不明白我啊!

柏 舟

泛彼柏舟,
在彼中河。①

髧彼两髦,②
实维我仪。③

之死矢靡它。④
母也天只?⑤
不谅人只。⑥

泛彼柏舟,
在彼河侧。

髧彼两髦,
实维我特。⑦

之死矢靡慝。⑧
母也天只,
不谅人只。

[题解]

女孩有心爱的人,遭受父母干预不能自由相爱,因而赋诗誓言非所爱必不嫁也!

《诗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共(恭)伯,釐侯之子,卫武公杀兄自立,共伯之妻,因而守节不嫁,事在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 812 年)。《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记略同。

[注释]

①毛传:“中河,河中。”笺:“舟在河中,犹妇人之在夫家,身不由己。”

②毛传:“髧,两髦之貌。髦者,发至眉。”髦,即毛。髧,字又作沈。左桓二年杜注:“沈,冠之垂者”。吴廷华曰:“夹囟曰髦,两角也。”

③毛传:“仪,匹也。”

④之,至。《释言》:“矢,誓。靡,无也。”朱熹:“虽至于死,誓无它心。”

⑤朱熹:“只,语助辞。”

⑥毛传:“谅,信也。”《韩诗》谅作亮。亮,明也。

⑦毛传:“特,匹也。”《韩诗》特作直。《汉书》师古注:“直,当也。”又,直,可训为真也。

⑧余冠英:“慝,是忒的借字。靡忒,就是无所改变。”可参。

墙上长了蒺藜

(墙有茨)

墙上长出蒺藜
就难以扫除它
宫里那些话
不可对外传
要是传出去?
讲起来太丑了!

墙上长出蒺藜
就难以拔除它
宫里那些话
不可细思量
要是细思量
讲起来太长了

墙上长出蒺藜
就难以捆束它
宫里那些话
不可去传播
若是去传播
讲出去太羞了!

墙有茨

墙有茨,①
不可埽也。
中冓之言,②
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
言之丑也。

墙有茨,
不可襄也。③
中冓之言,
不可详也。④
所可详也,
言之长也。

墙有茨,
不可束也。
中冓之言,
不可读也。⑤
所可读也,
言之辱也。

[题解]

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

《诗序》:"《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顽烝于惠公之母宣姜,生子五人,齐子、戴公、文公、宋恒夫人、许穆夫

人。见《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

笺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顽烝于惠公之母,生子五人。"《易林》小过之小畜云:"大椎破毂,长舌乱国。墙茨之言,三世不安。"《列女传》称"卫宣姜乱及三世"。

《齐说》:"墙茨之言,三世不安。"《诗集传》同意。卫公室的淫乱,宣姜本为伋妻,失节于宣公,故有《静女》、《新台》之讥,又与公子顽通,其有《墙有茨》、《君子偕老》之辱。

宋人杨时说:"自古淫乱之君,自以为祕于闺门之中,世无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圣人之所以著于《经》,使后世为恶者,知虽闺中之言,亦无隐而不彰也,其为训戒深矣。"

[注释]

①齐、韩诗"茨"作"荠"。何按:茨,荠,蒺也。《释草》郭注:"布地蔓蔓,细叶,子有三角刺人。"何按:今谓之爬山虎。

②冓,宫之音转。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谓中冓盖阃内隐奥之处。中冓之言,若曰闺门之言。"

黄焯《毛诗郑笺平议》:"传云内幕,犹言内室。中冓之言,即闺中暧昧之言。"

③毛传:"襄,除也。"襄,卸也,解也。除也。

段玉裁:"按古襄,攘通。"

④毛传:"详,审也。"王先谦:"《韩》:'详,作扬。'云,扬,犹道也。"扬,传扬。长,毛传:"恶长。"秽也。一音转。

⑤王先谦:"《说文》:'读,诵书也。'引申其义,凡有事而诵言之亦曰读。"说谬。何按:读,渎也,脏。

君子的伴侣

(君子偕老)

真是君子终生的伴侣
玉簪插在发髻上
一步一摇
像座山像条河
浓装又艳抹——
如果她不装扮
不知美貌如何?

鲜亮啊真鲜亮
那是她身上的孔雀毛
浓重的头发如乌云
不必再用假发啦

那美玉的耳坠
那象牙的发钗
那漂亮的脸蛋呵

到底是天神
到底是帝女
真美呵真美!
那粉红色的外衣
罩住细密而薄的白纱内衣
让人联想那衣下的形体
你如此美丽
美丽的颜色
难得如此的美人呵,
真是举国瞩目的绝色呵!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1]
副笄六珈。[2]
委委佗佗,[3]
如山如河,[4]
象服是宜。[5]
子之不淑,[6]
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7]
其之翟也。[8]
鬒发如云,[9]
不屑髢也。[10]

玉之瑱也,[11]
象之揥也。[12]
扬且之皙也。[13]

胡然而天也?[14]
胡然而帝也。[15]
瑳兮瑳兮,[16]
其之展也。[17]
蒙彼绉絺,[18]
是绁袢也。[19]
子之清扬,[20]
扬且之颜也。
展如之人兮,[21]
邦之媛也。[22]

[题解]

这是对国君夫人的赞美之诗。

《诗序》:"《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笺》:"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小君也。"旧说这是一篇刺卫宣公夫人宣姜的诗。

《诗集传》:"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君子偕老)也。"《谷梁·庄公二十二年》:"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 以其为君配,如信小君也。"

[注释]

①朱熹:"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

②《后汉舆服志》:"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招,一爵九华。熊、虎、赤罴、无鹿、解邪、南山半大特云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副,发也。毛传:"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笄,衡笄也。"

陈奂:"衡笄亦以玉为之。……笄上为珈饰。《说文》:'笄,簪也。'……珈即饰也,珈与副同义。衡笄有珈,乃得为副。副者以饰珈而名之。"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笄横于头上。"

③朱熹:"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

④朱熹:"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广也。"

⑤陈奂:"象古橡字。《说文》:'橡,饰也。'象服,犹橡饰,服之以画绘为饰者。"

⑥毛传:"有子若是,可谓不善乎?"

陈奂:"《传》云,有子若是,释《经》子之二字,之,犹是也,云,可谓不善乎,释《经》不淑如之何五字,云,语词也。不淑如之何,如之何不淑也。《正义》云,可谓不善,言其善也。是也。"

⑦玼音差,玉白貌。(据《注文》)。王肃,孔颖达:"王肃云:颜色衣服鲜明貌。"

⑧翟,西方大雀。

陈奂:"则羽即翟也。饰,犹来也。饰衣,画衣也。……之为句中语助。"

⑨朱熹:"鬒,黑也。如云,言多而美也。"何案,云,乌云。

⑩陈奂:"髢,假他人发为之。"髢,披也。《释文》:"被也。"屑,梳也。

⑪朱熹:"瑱,塞耳也。"

⑫朱熹:"揥,所以摘发也。"

⑬朱熹:“且,助语辞。皙,白也。”

⑭陈奂:“古而、如通用。”

⑮帝,神帝。帝女。

⑯朱熹:“瑳,亦鲜盛貌。”翠也,粹也,美也。

⑰陈奂:“展,丹也。”

⑱毛传:“蒙,覆也。”

焦循:“袢延之服,盖谓服之宽阔者。”

⑲王先谦:“三家绁作亵者,《说文》,亵下云私服,从衣执声。《诗》曰,是亵袢也。袢下云无色也,从衣半声。一曰《诗》曰,是绁袢也。作绁者,用毛诗。则亵,是三家文。亵,正字绁,借字亵,谓亲身之衣也。《玉篇》:袢,‘衣无色’,与《说文》合。”

⑳马瑞辰:“清扬,比美貌之称。”

㉑毛传:“展,诚也。”

㉒毛传:“美女为媛。”

桑 中

去哪里采集迷草?
去沬水流过的南乡
问你心中思念着谁?
那位美丽的孟姜

她等我在那桑林
与我约会在社宫
归来送我到哪里?
在那淇水之滨!

去哪里采集麦穗?
去沬水流过的北方
问你心中思念着谁?
那位美丽的孟姨

她等我在那桑林
和我约会在社宫
归来送我到哪里?
在那淇水之滨!

去哪里挖取蔓菁?
去沬水流过的东边
问你心中思念着谁?
那位美丽的孟庸
她等我在那桑林
和我约会在社宫
归来送我到哪里?
在那淇水之滨!

桑 中[1]

爰采唐矣?[2]
沬之乡矣。[3]
云谁之思?[4]
美孟姜矣。[5]

期我乎桑中,[6]
要我乎上宫,[7]
送我乎
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
沬之北矣。
云谁之思?
美孟弋矣。[8]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
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9]
沬之东矣。
云谁之思?
美孟庸矣。[10]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
淇之上矣。

[题解]

这是一篇男女相约在桑林幽会,到淇水祓禊的诗。(古代民俗,三月上巳到水滨洗濯,洗去宿垢,祓除不祥。)诗中一男三女,或三男三女,自由约会。

毛传:"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朋)。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笺:"卫之公室淫乱,宣惠之世,男女相奔(朋),不待媒氏以私会之也。"《汉书地理志》引《庸诗》曰"送我淇上",又云:"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颜注:"阻者,言其隐厄,得肆淫僻之情也。"《礼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闲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正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在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此指巫臣窃取夏姬事)"

《史记·乐书》:"卫灵公朝晋,晋平公使师涓鼓琴,未终,师旷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闻此者必于濮水之上。郑玄谓:濮水之上地有桑间。"《后汉书·郡国志》:"东郡濮阳县有颛帝冢。"皇览曰:"冢在城门外广阳里中。"《博物志》:"桑中在其中。"

[注释]

①桑中,社宫之野。桑,桑台,桑林,社林。"桑中",又作"桑间"。郑玄:"濮水之上也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沈于濮水。"

②爰,焉也,问语,哪里。毛传:"唐,蒙菜名。"《释草》:"唐,蒙,女罗,兔丝。"一种迷行之草,媚草。传说有催情作用,故又称"玉女"。

③毛传:"沬,卫邑。"释名:"音妹,卫邑。"沬字与妹通,此用双关。沬邑之"沬",即妹邦之"妹",皆转音借字,其本字当为"牧",即牧野也。《酒诰》马融注:"妹邦,即牧养之地。"是谓妹邦即牧野也。《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郑注:"妹邦,纣之都所处也。"矣,即《楚辞》中常用之尾语"兮"。兮、矣古音通,今语叹词则曰"呵"、"啊"。

④云,问也。笺:淫乱之人谁息乎?乃思美孟姜。

⑤姜,姜族之女。姜为狄或戎之姓,疑为白种,故多出美女。

⑥期,等待。《说文》:"期,会也。"桑中,毛传:"桑中之宫。"

⑦要,约也,邀也。上宫,社宫,上也,社也。社宫,媒宫也。

⑧弋,蒋天枢说,弋即姒也。姜姓、姒姓,与周民族均世为婚姻的两大族团。何按:弋,姨也。

⑨毛传:"葑,蔓菁。"

⑩庸,鄘。鄘、鱼音近,王国维谓即鲁。《稽古编》:"《通典》谓鄘国古或作庸。"鲁,姬姓之国。

鹑之奔奔

一对对的鹌鹑
一双双的喜鹊
难道世上没有好人了——
我要让他当兄长

一双双的喜鹊
一对对的鹌鹑
难道世上没有好人了——
我要让他当君王

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
鹊之彊彊。[1]
人之无良，[2]
我以为兄。[3]

鹊之彊彊，
鹑之奔奔。
人之无良，
我以为君。

[题解]

此为讽刺卫王室淫乱之诗。

《诗序》:“《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鸟之不若之。”《笺》:“刺宣姜者，刺其与公子顽为淫乱,行不如禽鸟。”

《诗集传》:“卫人刺宣姜与顽,非匹耦而相从也。故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无良,鹑鸟之不若,而我反以为兄,何哉?”《诗经原始》也认为“代卫公子(惠公)刺宣公也”。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户、子太叔、二子石从。”“伯有赋《鹑之贲贲(奔奔)》,赵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

[注释]

①郑玄:“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

鲁齐诗作“贲贲”。彊、姜字通。韩诗说:“奔奔、彊彊,乘匹之貌。”何按:奔,假作朋。双也。奔读为朋,彊读为双。郝懿行云:“鹑黄黑杂文,大如秋鸡,无尾。鸟较长大,黄色无文,又长颈长嘴。鹑窜伏草间,无常居而有常匹,两雄相值则斗而不释。”毛奇龄:“鹑,鴿属。……其鸟锐首无尾,青褐有斑色。”

②良,善也。之,异本作而。

③兄读为况。

定之方中

定星黄昏照临天中
在旧墟上开始营造新宫

观测日影定方向
然后建造那新房

先栽榛树和栗树
再种梧桐和梓、漆
将来砍下做琴瑟

登临故城旧墟
遥望远方楚京
看见那宫室和高堂
错落着山岳与居邑

向下遥望片片桑园
占卜呈兆吉祥
结果也真顺利
好雨飘洒下来
命令管事备车
趁夜加速驰驾
去巡视那桑田

他的美德这样之大
心灵那样深远
骏马公母有三千匹啊!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1]
作于楚宫。[2]

揆之以日,[3]
作于楚室。[4]

树之榛栗,[5]
椅桐梓漆,[6]
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7]
以望楚矣。[8]
望楚与堂,[9]
景山与京。[10]

降观于桑,
卜云其吉,[11]
终焉允臧。[12]
灵雨既零,[13]
命彼倌人。[14]
星言夙驾,[15]
说于桑田。[16]

匪直也人,[17]
秉心塞渊,[18]
騋牝三千。[19]

[题解]

赞颂卫文公中兴建立新城于楚丘的诗。

此诗谈到"楚室"、"楚虚"、"楚堂"。

楚之先乃祝融之后,居于郑卫之地。楚丘,地在河南商丘。《郡国志》:"城武县有楚亭。"东有桑林,商之社林。《吕·顺民》:"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帝王世纪》:"大旱七年,祷于桑林之礼。"又有"景山"(即荆山)。《水经注》:"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北经已氏县故城西,又北经景山东。又北经楚丘城西。"

春秋时,楚丘为卫邑。

《诗序》:"《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阅之,国家殷富焉。"

《笺》:"春秋闵公二年冬(公元前660年),狄人入卫,懿公与狄人战于荧泽而败,宋桓公迎卫之遗民渡河,立戴公以庐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鲁僖公二年,齐桓公城楚丘而封卫,于是文公立而建国焉。"按,卫文公,戴公弟,文公既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选贤任能,国安大兴,在位二十五年而卒,谥文。定,古星名,即营室星,定此星以建造宫室之位,筑宫室而立国,国家大兴,故曰:"定之方中。"

[注释]

①朱熹:"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何按,朱说不确。

古以恒星定南北方位。《考工论》:"夜考之极星。"《晏子春秋》:"古之立国者,有望南斗,北望极星。"小雪之时,定星昏中当正南之位,即以此时为营作之候,亦即以此星而定南北之方位。

郑玄:"定星昏中而正,谓小雪时,其体与东壁连正四方。"

焦循:"营室昏正,惟十月小雪时。此时与东壁正方于中,故云方中。盖营室二星、东壁二星合为四星。未至十月小雪时,四星横斜,未得正方,惟小雪时,昏中,四星乃正方如口,故名取訾之口。毛所云昏正正方如是,故郑申明之以为小雪时与东壁连也。"九月、十月之交。《周语》"日月底于天庙",韦注:"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又云:"营室之中,土功其始。"韦注:"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

②于,为也,三家诗"于"作"为",建造。毛传:"楚宫,楚丘之宫也。"楚丘在今河南省淇县之东,濮阳之西。笺:"楚宫,谓宗庙也。"

③毛传:“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揆,癸,观也。癸字本义为圆规。《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执以县,氏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天文志》:“夏日至,立八尺之臬。”臬即表也。于平地之中央立表讫,乃于日出入之时画记景端,以绳测景之两端,则东西正。屈之以指,表于东西景端相当,则南北亦正。此揆日之术也。

④笺:“楚室,居室也。”楚当作处,居也。后人以音韵改。

⑤郑玄:“树此六木于宫者,曰其长大可伐以为琴瑟。”树,植也。

⑥椅桐,即梧桐,可作琴。梓,楸梓。漆,漆树。

⑦朱熹:“虚,故城也。”

⑧朱熹:“楚,楚丘也。”楚丘,又称楚京。楚京一名见于金文马钟。《释地》:丘之高大者曰京。丘、京音通。

⑨朱熹:“堂,楚丘之旁邑也。”

⑩朱熹:“景,测景以正方面也。……京,高丘也。”毛传:“景山,大山。京,高丘也。”胡承珙引《诗补传》云:“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景,即荆山。景山,名见《商颂》。

⑪毛传:“龟曰卜。”

⑫毛传:“允,信。臧,善也。”

⑬郑玄:“灵,善。”毛传:“零,落也。”

⑭毛传:“倌人,主驾者。”

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韩诗》:‘星,精也。’精,明、晴之谓也。”何按:言,读为夜。昼夜。前言灵雨,不当晴驾。

⑯朱熹:“说,舍止也。”说,阅,巡视。

⑰匪直也人,毛传:“非徒庸君。”《稽古编》云:“言文公务农爱民如此,非直(只)庸庸之人也。其畜马已至三千之众。”何按:匪,大也。直,通德,美德。匪直也人,即大德也人。也,今语伊,也人即伊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⑱何按:秉,彼也。塞渊,即“深远”转语。旧说不同,郑玄:“塞,充实也。渊,深也。”

⑲騋马,壮公马。牝马,母马。毛传:“马七尺以上曰騋。騋马与牝马也。”

美人虹

(蝃 蝀)

蝃 蝀

美人虹	蝃蝀
东方出现美人虹	蝃蝀在东,①
谁也不敢指点她	莫之敢指。
姑娘已经出嫁	女子有行,
离开父母兄弟	远父母兄弟。
西方早上出彩霞	朝隮于西,②
天气必会下雨	崇朝其雨。③
姑娘已经出嫁	女子有行,
远离父母兄弟	远兄弟父母。
未嫁先怀孕的女人呵	乃如之人也,④
已经破坏了婚姻	怀昏姻也。⑤
太不贞信呀	大无信也,⑥
不守姑娘的本份!	不知命也。⑦

[题解]

《韩序》曰:“刺奔女也。”这首诗自古以来,皆以为刺淫奔之诗。

《诗序》:“《蝃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笺》:“不齿者,不与相长稚。”《疏》:“作《蝃蝀》诗者,言能止当时之淫奔。卫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礼法,以淫奔者为耻,其有淫之耻者,国人皆能恶之,不与之为齿列相长稚,故人皆耻之而自止也。”

[注释]

①毛传:“蝃蝀,虹也。”

②严粲:“《曹风》:‘南山朝隮’。《传》云:‘隮,升云也’。彼诗但当为升,此当为升云。”

③毛传:“崇,终也。从旦至食时为终朝。”

④乃如:奶乳之人,怀孕。

⑤怀,坏也。

⑥无信,信,贞也。

⑦朱熹:“命,正理也。”

谢枋得《诗传注疏》:“纵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所谓不知命也。”

相 鼠

看老鼠还有一张皮
做人岂能无威仪？
做人如果无威仪
不死还想干什么？

看老鼠还有一嘴牙
做人岂能无羞耻？
做人如果不知耻
不死还有什么用？

看老鼠还有肢与体
做人岂能不守礼？
做人如果不守礼
那为什么还不死？

相 鼠

相鼠有皮，①
人而无仪。②
人而无仪，
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
人而无止。③
人而无止，
不死何俟？④

相鼠有体，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胡不遄死。⑤

[题解]

这是一首嘲骂乱伦非礼者的诗。

《诗序》："《相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于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这首诗是刺人而无礼之诗，谓鼠尚有皮，人而无礼，犹鼠之不若。

《鲁说》曰："妻谏夫也。"《白虎通·谏诤篇》："妻得谏夫者，夫妇一体，荣辱共之。"故以"相鼠有体"为喻，并未实指其人，故后世说《诗》者，仍以刺无礼者为说。

[注释]

①毛传："相，视也。"何按：相、见（古音 xian）音通。见，看也。

②郑玄："仪，威仪也。"何按：仪，表也，准则也，即义。

③陈奂："《释文》引韩诗云，止，节。无礼节也。"止，耻也。

④俟，待也。俟，宜也，益也，用也。

⑤毛传："遄，速也。"

干旄

高高竿上挂着牦牛尾
飘扬在浚邑之郊
素丝缠裹着它
下有好马四匹
那个美丽的姑娘呵
我可赠她什么呢?

高高竿上挂着鸟旗
飘扬在那浚邑的城垛
素丝缠绕着它
下面有好马五匹
那个美丽的姑娘呵
我可送她什么呢?

高高竿上飘扬着五色羽毛
在那浚邑的城堡上
素丝缠绕着它
下有好马六匹
那个美丽的姑娘呵
我可对她说什么呢?

干旄

孑孑干旄,①
在浚之郊。②
素丝纰之,③
良马四之。
彼姝者子,④
何以畀之?⑤

孑孑干旟,
在浚之都。⑥
素丝组之,
良马五之。
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⑦
在浚之城。⑧
素丝祝之,⑨
良马六之。
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题解]

一首给爱人的情诗。

《诗序》:“《干旄》,美好善也。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这是一首赞美卫之君臣好善之诗。其后说诗者多同此说,因在卫宣公、惠公之时,卫国淫乱。由于文公之

治，君臣与人民共同奋斗，国家兴旺发达，因作《干旄》之诗。

[注释]

①朱熹："孑孑，特出之貌。"孑孑，高高。三家诗干皆作竿。

马瑞辰："是古者聘贤招士，多以弓旌车乘，此诗干旄、干旟、干旌，皆历举招贤者之所建。"

陈奂："旄与牦同。《说文》：'牦，犛牛尾也。'""旄，牛尾著竿首。"（李善）"析五彩羽注旄上"。（孙炎）

②毛传："浚，卫邑。"

③闻一多《诗经新义》："纰、组、祝，皆束丝之法。"王先谦曰："缝纰之。"

④毛传："姝，顺貌。"

何按：姝，美丽。者，之也。

⑤闻一多《诗经新义》："畀之、予之、告之，告与畀、予义同。"

⑥陈奂："周制，乡遂之外置都鄙。都成畿畺之竟名。其实削县皆有封邑。侯国封邑，亦在四郊之外，亦有县都之号。"

⑦析羽为旌。（《周礼·司常》）注："重羽，析羽，皆五彩，系之于旄旌之上。"

⑧陈奂："是诸侯封邑双者，皆谓之都城也。"

⑨毛传："祝，织也。"陆宗达说："祝古音绸，绸，缠也。"（《广雅·释诂》）

载 驰

匆匆驾车急急奔驰
归去慰问卫之君侯
赶着马儿远远走
终于到了卫邑漕池
大夫们跋涉而来
我的心中忧愁

这里已不是我的家
我不能想回就回
看到你们现在的不幸
难道我当时思虑不周?

这里已不是我的家
我不能想来就来
看到你们现在的不幸
难道我当时思虑不远?

登上那重重山岗
想去采那刚生的嫩芽
女人多思善感
自有缘由主张
只有许国的人理解我
当时你们都责我轻狂

我经过田野
麦苗正勃勃生长
可惜已被大国掌控

载 驰

载驰载驱,[1]
归唁卫侯。[2]
驱马悠悠,[3]
言至于漕。[4]
大夫跋涉,[5]
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6]
不能旋反。
视尔不臧,[7]
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
不能旋济。[8]
视尔不臧,
我思不閟。[9]

陟彼阿丘,[10]
言采其蝱。[11]
女子善怀,
亦各有行。[12]
许人尤之,[13]
众稚且狂。[14]

我行其野,
芃芃其麦。[15]
控于大邦,[16]

将来收获又归谁?	谁因谁极。[17]
你们大夫君子	大夫君子,
不要以为我多忧多虑	无我有尤。
任你们百般思量	百尔所思,
也不如我当初设想	不如我所之。

[题解]

传说此诗乃许穆夫人忧国覆灭而作的诗。狄人破卫,懿公死,戴公立于漕邑,一年又死,文公立,齐子、戴公、文公、齐桓夫人与许穆夫人,皆卫宣姜与公子顽所生。据魏源研究,《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以及本篇都是许穆夫人所作。《诗序》:"《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

《鲁说》曰:"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其后翟人攻卫,大破之,而许不能救,卫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齐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卫侯于是悔不用其言。当败之时,许穆夫人驰驱而归唁卫侯。因疾之而作诗云:'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君子善其慈惠而远识也。"《韩说》曰:"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殆)。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诗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我不臧,我思不远。''"《齐说》曰:"懿公浅愚,不受深谋,无援失国,为狄所来。"

[注释]

①《说文》:"驰,大驱也。"载,即也,急也。朱熹:"宣姜之女为许穆公夫人,闵卫之亡,驰驱而归,将以唁卫侯于漕邑。未至,而许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来者,夫人知其必将以不

可归之义来告,故心以为忧也。"

②毛传:"吊失国曰唁。"韩说曰:"常常曰谊。"慰问也。

郑玄:"载之言则也。卫侯,戴公也。"

③朱熹:"悠悠,远而未至之貌。"

④"漕,卫东邑。"漕邑在今河南省淇县之东。

⑤毛传: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陈奂:"《仪礼·聘礼》疏,引《诗》作大夫軷涉。郑注:'軷,山行之名'。跋与軷通。"

⑥何按:嘉读为家。郑玄:"既,尽。嘉,善也。言许人尽不善我欲归唁兄。"

⑦郑玄:"臧,善也。"不臧,不幸。

⑧毛传:"济,止也。"

⑨严粲:"《传》曰:'閟,闭也。'粲曰:闭塞,言不通也。"

⑩阿,重也。毛享:"偏高曰阿丘。"

⑪毛传:"蝱,贝母也。"

段玉裁:"《尔雅》、《说文》皆云蝱,贝母也。"何按:通作萌,新嫩之芽。言,欲也。

⑫毛传:"行,道也。"

陈奂:"自言其所思之有道。"

毛传:"尤,过也。"何按:尤,优也。

王应麟:"《春秋谱》曰许,姜姓。与齐同祖,尧四岳伯夷之后也。周公封其苗裔文叔于许,今颖川许昌是也。"

⑭陈奂:"稚,幼稚。众稚,谓众人皆幼稚也。"

⑮毛传:"麦芃芃然方盛长。"

⑯胡承珙《毛诗后笺》:"《一切经音义》引韩诗云:'控,赴也。'赴谓赴告。襄八年《左传》无所控告,是也。"

⑰于省吾《泽螺居诗义解诂》:"典籍中多训极为中为正。……但哪一大国可以因依而为控告的准极呢?"

卫 风

卫，周武王封弟康叔于此，春秋时成为大国，初建都朝歌，地在今之河南淇县。王国维言："盖卫即殷之音变，宋即商之音变。"①

春秋时卫文公迁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后来卫成公又迁帝丘（今河南濮阳县西的颛顼故城）。

《卫风》计十篇。

《卫风》产生时代，大约晚于《邶风》一二十年，早于《鄘风》五六十年，可能为周室东迁前后百年以内作品。

卫吞并邶、鄘二国的部分地方，邶地既远在殷北，鄘地稍南于邶地，卫又处鄘之南面，稍偏于东（即今之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带）。所以《邶风》、《鄘风》、《卫风》，从地区的毗连看，虽然分之为三，但实际上也往往被认为是卫诗。

[吴季札论邶、鄘、卫风曰：

"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

①《王国维文集·书信》，第 208 页。《诗》无宋风，前人无说。案"商颂"即"宋风"也。

淇奥

看那淇水湾湾，
绿竹婀娜
有一位非常的君子
像象牙一般切磋过
像玉石一般琢磨过

庄严又冷峻
光明又坦荡
非常的君子
令人难忘啊！

看那淇水湾湾
绿竹青青
有一位非常的君子
耳上坠着晶莹的玉环
头发上镶着闪闪的玉星

庄严又冷峻
光明又坦荡
非常的君子
令人难忘啊！

看那淇水湾湾
绿竹儿密密
有一位非常的君子
像黄金又像青铜
像玉圭又像玉璧

淇奥

瞻彼淇奥，[1]
绿竹猗猗。[2]
有匪君子，[3]
如切如磋，[4]
如琢如磨。

瑟兮僴兮，[5]
赫兮咺兮。[6]
有匪君子，
终不可谖兮。[7]

瞻彼淇奥，
绿竹青青。
有匪君子，
充耳琇莹，[8]
会弁如星。[9]

瑟兮僴兮，
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
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
绿竹如箦。[10]
有匪君子，
如金如锡，
如圭如璧。

宽宏又旷达	宽兮绰兮，[11]
持重又稳健	猗重较兮。[12]
诙谐又快乐	善戏谑兮，[13]
从来不会讲空话！	不为虐兮。[14]

[题解]

此诗歌颂卫武公。

《诗集传》："卫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绿竹始生之美盛，兴其学问自修之进益也。《大学》传曰：'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咺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北宫文子赋《淇奥》。"杜注："美武公也。"

据《史记》卫世家：

卫厘侯十三年，西周厉王被周人放逐，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

卫厘侯二十八年（—827），周宣王立。

卫厘侯四十二年，卫厘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卫君侯。共伯弟名"和"。

在卫厘侯之葬礼上，和氏袭共伯于墓地，逼迫共伯入厘侯墓道自杀，和氏遂自立为卫侯，是为卫武公。①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佐周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武公）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②

徐幹《中论》（修本篇）："卫武公年过九十，犹夙夜不怠，思闻训道。卫人诵其德，为赋《淇澳》。"

---

①《史记》中所述这一段史事前人有疑。索隐曰：和杀恭伯代立，此说益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矣，犹咸诫于国，恭恪于朝，倚几有诵，作抑自警，谓之睿圣。又《诗》著卫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杀。若武公杀兄自立，岂可以为训而形之于国史乎？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记耳。

②韦昭云："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鲁连子》云："卫州共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

按卫武公在位为卫之最长者，共五十五年，其时与春秋相去不远，周平王元年，当卫武公四十三年，故知此时为周室东迁前后之诗，也为卫风之最早者。

《诗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

[注释]

①毛传:“限也。”陈奂:“淇限，谓淇水深曲处也。”

马瑞辰按:“《疏》引陆玑云:‘淇、奥，二水名。’今按奥本限曲之名，与水相入为汭同义，故淇奥不得分为二义，仍从《尔雅》‘奥，限’之训为是。”即淇水的一个角落。

一说，淇水，相传为卫国男女青年聚会的地方，则疑为女子赞美男子的诗篇。

淇水，流径朝歌。《史记·河渠书》集解引晋灼:淇园，卫之苑也，多竹篆。《水注·淇水注》:“汉寒决河，斩淇国之竹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万以输军资，今遥望淇川，无复此物。”

②朱熹:“绿，色也。淇上多竹，汉世犹然，所谓淇园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何按:朱说本于陆玑，谬。绿，亦竹名，即菉。《说文》:“菉，王刍也。《诗》曰:菉竹猗猗。”毛传:“绿，王刍也。竹，扁竹也。”《采绿》笺:“绿，王刍，易得之菜。”

③朱熹:“匪、斐通。文章著见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斐，美也。鲁齐训云“美貌也”。

④毛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陈奂:“切磋琢磨，皆治器之名。”

⑤朱熹:“瑟，矜庄貌。僩，威严貌。”《释训》:“瑟兮僩兮，恂栗也。赫兮火亘兮，威仪也。”《大学》引同。恂栗，郑玄说通作峻厉。

⑥陈奂:“赫，犹赫赫也。”咺，鲁诗作火亘，“光明宣著”。

⑦毛传:“谖，忘也。”

⑧毛传:“琇莹，美石也。”

陈奂:“莹，即琇之光明。《说文》:‘莹，玉色也。’”

⑨朱熹:“会，缝也。弁，皮弁也。以玉饰皮弁之缝中，如星之明也。”

⑩毛传:“箦，积也。”

陈奂:“积，郁积。谓绿竹郁然其茂积也。”

⑪毛传:“宽能容众。绰，缓也。”

陈奂:“宽缓亦弘大。”

⑫猗通作倚。崔豹《古今注》曰:‘车较，重耳也。’在车舆上，重起如两角然。此固谓车耳重出式上，如两角之倚势也。……重较，即重耳之义，以喻武公之开张宽广也。”

⑬谑，《说文》:“戏也。”

⑭虐，不谑，欺也。“谑而不浪。”

考槃	考槃
敲盘奏乐在山涧	考槃在涧,①
士人正直而宽宏	硕人之宽。②
独睡不眠自言语	独寐寤言,③
发誓永远不忘你	永矢弗谖。④
敲盘奏乐在山边	考槃在阿,⑤
士人正直而美善	硕人之薖。⑥
独睡不眠自唱歌	独寐寤歌,
发誓永不犯过错	永矢弗过。⑦
敲盘奏乐在平陆	考槃在陆,
士人正直而圆通	硕人之轴。⑧
独睡不眠自反复	独寐寤宿,⑨
发誓永不求于人	永矢弗告。⑩

[题解]

本诗应是男子思念情人之诗。旧说为隐士之诗,似不确。

《诗序》:"《考槃》,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这是一篇赞美隐居自乐的诗,三家无异义。

王先谦案:"君不用贤是诗之外意。《孔丛子》曰:'于《考槃》见士之遁世而不闷也。'"

[注释]

①毛传:"考,成。槃,乐也。"槃,即盘,三家诗作盘。

严粲:"穷处山涧之中,而成其槃乐者,乃是硕大之贤人,其心甚宽裕。"两山夹水曰涧。何案,考,敲也。盘,乐器。

②硕人,疑即士人之语转。之,正也。

③严粲:"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独自耳。"

④郑玄:"寤,觉,永,长。矢,誓。谖,忘也。"

⑤《说文》:"阿,曲阜也。"

⑥王先谦:"《韩》:薖云美貌。"

⑦马瑞辰:"《广雅》:'过,渡也。渡,去也。'弗去,犹弗忘。""弗过"者,《笺》云"不复入君之朝也",王肃云:"歌所以咏志,长以道自誓,不敢过差。"

⑧朱熹:"轴,盘桓不行之意。"

⑨朱熹:"寤宿,已觉而犹卧也。"

⑩欧阳修《诗本义》:"自得其乐,不可妄以语人也。"何按:告,求也。

硕人

那美人修长高挑
穿着锦绣之衣
她是齐君侯的女儿
卫庄公的夫人
东宫公子的小妹
邢侯的小姨
谭公子是她小舅子

她的手好像嫩葱
她的皮肤好像凝脂
她的颈肩像蝤蛴
她的牙齿像白瓜子
突出的前额弯弯的眉
迷人一笑真妖媚
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

那美人个子高高
随意漫游农郊
四匹马儿肥又壮
车辔上的红穗飘又飘
凤尾车儿一人朝
大夫男人急忙退去
不要令女君太劳累
河水流荡
向北流去哗哗响
撒一网入水缩缩
打到的鲤鱼鲔鱼多又多
芦苇青又青
姜姓子孙多又多
士族后继有人呵！

硕人

硕人其颀，[1]
衣锦褧衣。[2]
齐侯之子，
卫侯之妻。
东宫之妹，[3]
邢侯之姨，[4]
谭公维私。[5]

手如柔荑，[6]
肤如凝脂。[7]
领如蝤蛴，[8]
齿如瓠犀。[9]
螓首蛾眉，[10]
巧笑倩兮，[11]
美目盼兮。[12]

硕人敖敖，[13]
说于农郊。[14]
四牡有骄，[15]
朱幩镳镳，[16]
翟茀以朝。[17]
大夫夙退，
无使君劳。[18]
河水洋洋，[19]
北流活活。[20]
施罛濊濊，[21]
鳣鲔发发，[22]
葭菼揭揭。[23]
庶姜孽孽，[24]
庶士有朅。[25]

[题解]

这是一篇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美而贤德的诗篇。

王先谦说:硕人,谓庄姜。硕,大也。《孟子尽心篇》:“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人犹美人,《简兮》咏贤者,称“硕人”,又称“美人”,《郑笺》以为即一人,是其证也。古人硕、美二字为赞美男女之统词,故男亦称“美”,女亦称“硕”,若泥“长大”、“大德”为言,则失之矣。

[注释]

①毛传:“颀,长貌。”今字作修。

②陈奂:“《传》云锦文衣也,四字连续,以释经衣锦二字。……女子锦衣之上复加褧衣乃加上之衣矣。《说文·衣部》:‘褧,苿也。’……苿,枲属。……褧以绩苿所成。”

姚际恒:“褧衣,或作絅,或作景,皆同,乃禅衣也。《士昏礼》,女登车,‘姆为加景,乃驱’,即此也。吉妇人平时盛服必加禅衣于外。《中庸》‘谓其文之著’是也。若嫁时加褧,则为涂音壁尘也。”

③朱熹:“东宫,太子所居之宫。”《说文》:“妹,女弟也。”段玉裁云:“《释名》:‘妹,昧也。文从未。’《白虎通》:‘妹者,末也。又似从末。’顾震福云:“《说文》:‘胃,楚人谓女弟曰胃。’《玉篇》:‘胃,楚人呼妹。’”

④毛传:“妻之姊妹曰姨。”《释名》:“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与己妻相长弟也。”

王应麟:“《括地志》邢国故城在邢州,外城内西南角。……周公子封邢侯,都此。”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县。

⑤毛传:“姊妹之夫曰私。”《释名》:“姊妹互相谓夫曰私。言于其夫兄弟之中,此人与己姊妹有恩私也。”

王应麟:“《春秋》谭子注,在济南平陵县西南。”地在今山东省济南之东。

⑥朱熹:“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

⑦毛传:“如脂之凝。”

⑧毛传:“领,颈也。蝤蛴,蝎也。”

⑨朱熹:“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洁白而比次整齐也。”

⑩陈奂:“传云额广而方,即《君子偕老》传,广扬而颜角丰满。《说文》云好貌。……娥者,美好轻扬之意。《方言》:‘娥,好也。’”

⑪朱熹:“倩,口辅之美也。”

⑫朱熹:“盼,黑白分明也。”

⑬毛传:“敖敖,长貌。”

⑭朱熹:“说,舍也。农郊,近郊也。”

⑮朱熹:“四牡,车之四马。骄,壮貌。”

⑯朱熹:“幩,镳饰也。镳者,马衔外铁。……镳镳,盛也。”

陈奂:“以未丝饰镳,是为朱幩。”

⑰毛传:“翟,翟车也。夫人以翟羽饰车。茀,蔽也。”

⑱鲁说:君,谓女君也。朱熹:“谓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无使君劳于政事。”《公羊》庄二十四年传:“礼,夫人至,大夫皆郊迎。”

⑲毛传:“洋洋,盛大也。”

⑳朱熹:“活活,流貌。”

㉑朱熹:“施,设。罛,鱼罟也。濊濊,罛入水声也。”

㉒《释鱼》“鲤,鳣”,郭注:“鲤,今赤鲤鱼。鳣,今江东呼为黄鱼。”《毛传》“鳣,鲤也”。郭注:“鲔,鲤属也,大者名王鲔,小者名鮛。”《淮南氾谕训》注:“鳣,大鱼,长丈余,细鳞,黄首白身,短头,口在腹下。鲔,大鱼,亦长丈余,仲春二月从西河上,得过龙门便为龙。”《吕览谕大篇》高注:“鳣鲔皆大鱼,长丈余。《诗》曰:‘鳣鲔发发’。”

毛传:“发发,盛貌。”

㉓毛传:“葭,芦。菼。揭揭长也。”

孔颖达:“郭璞曰:芦,苇也。似苇而小。”

㉔朱熹:“庶姜,谓侄娣。孽孽,盛饰也。”《说文》“孽”下云:“庶子也。从子,薛声。”庶,众。庶姜,陪嫁的一批姜姓女子。齐国姓姜,陪庄姜出嫁的,都是同姓的女子,古人称之为“侄娣”。孽孽,和颀颀、敖敖同义,都是形容女子高长美丽的样子。

㉕吴闿生:“朅,武壮貌。”何按:读为继也。庶士,《传》:“齐大夫送女者。”孔《疏》:“《桓三年左传》曰:凡公女,嫁于敌国。公子,则下卿送之。大夫,卿之总名。士者,男子之大称,故齐大夫统称‘庶士也’也。”庶士,指随从庄姜到卫的诸臣,古人称称“媵臣”。朅,《韩诗》作桀,桀,同傑。

何按:朅,继也。

氓	氓
那儿郎傻笑嘻嘻	氓之蚩蚩,[1]
带着钱找我买丝	抱布贸丝。[2]
并不是真要买丝	匪来贸丝,[3]
而是来和我调皮	来即我谋。[4]
我送他涉过淇水	送子涉淇,
一直走上那圆敦敦的高丘	至于顿丘。[5]
并不是我故意拖延你	匪我愆期,[6]
是你一直不找个好媒人	子无良媒。
我求你呵不要着急	将子无怒,[7]
约好秋天订日期	秋以为期。
几次登上高高的城墙	乘彼垝垣,[8]
遥望那重重关山	以望复关。[9]
不见进关的人儿	不见复关,
思念的眼泪流下串串……	泣涕涟涟。[10]
终于盼到你归来	既见复关,
高兴得我又笑又说	载笑载言。
你说你回去卜筮占卦	尔卜尔筮,[11]
一切都是大吉	体无咎言。[12]
驾着你的牛车	以尔车来,
带着嫁妆连我一起接走	以我贿迁。[13]
当时桑叶还没有落下	桑之未落,
那叶子是多么肥大	其叶沃若。[14]
我要对那杜鹃鸟说:	于嗟鸠兮,
你不要贪吃桑葚呵	无食桑葚。[15]

唉，我要对女儿说：	于嗟女兮，
不要和男人乱缠呵	无与士耽。[16]
男人来缠女人	士之耽兮，
那只是来找快乐	犹可说也。[17]
你要真是爱上他呵	女之耽兮，
就会一辈子不快乐！	不可说也。
看如今桑叶已纷纷下坠	桑之落矣，
叶子又黄又枯萎	其黄而陨。[18]
自从我跟上你呵	自我徂尔，
三年来一天比一天忧困	三岁食贫。[19]
淇河流水哗哗淌	淇水汤汤，
水没车轮浸湿我的衣裳	渐车帷裳。[20]
我并没有对不起你	女也不爽，
你对我却已变心	士贰其行。[21]
你这个人呵没有准则	士也罔极，[22]
如今对我三心二意	二三其德。
做你老婆已整三年	三岁为妇，
全部家事由我承担	靡室劳矣。[23]
早早起来深夜才睡	夙兴夜寐，
不知哪天能熬到头	靡有朝矣。[24]
过去的话你都忘记	言既遂矣，[25]
现在变得只懂暴力	至于暴矣！
兄弟们不知内情	兄弟不知，
反而给他们当笑料	咥其笑矣。[26]
静夜细细回想	静言思之，
我只为自己悲伤	躬自悼矣。[27]
本想与你相守到老	及尔偕老，

只怕到老你更会烦我	老使我怨。
淇河呵再宽也有岸	淇则有岸，
沼泽呵再低总有坡	隰则有泮。[28]
那时我十五岁家里摆酒宴	总角之宴，[29]
你我酒座中谈笑是多么快乐	言笑晏晏。[30]
当时你对我发誓相伴到永远	信誓旦旦，[31]
你说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不思其反。[32]
如今已变我又怎能回想——	反是不思，
到这一步呵让我可怎么办?	亦已焉哉!

[题解]

此诗是一位女子怨责丈夫不忠之诗。

《诗序》:"《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叙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疏》:"言男女无别者，其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是有别也，奔诱者，谓男子诱之，妇人奔也。"

《左传·成公八年》(公元前533年)，鲁之季文子对晋之韩穿，用"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以责晋。

[注释]

①毛传:"氓，民也。"马瑞辰说:"美民为氓。"何按:流民曰氓。

陈乔纵:"蚩蚩，为戏笑貌。"今语嗤嗤，嘻嘻，嬉戏。《释名》:"蚩，痴也。"即毛所云敦厚，痴笑。

②朱熹:"布，币。贸，买也。"《平准给》:"抱布贸给，故谓之缗也。缗，买也。抱，持也。""布，帛也。"(郑玄)布、币通。郑玄说:古有"里布"，上有印、有文，当货币用。《释名》:"蚩，痴也。"即毛所云敦厚貌。注:"缗，谓钱贯也。"《释言》"贸，市也"，《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郑注:"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传》曰:'贸之百两一布'。"愚案:先郑前说，后郑时已不晓其义，或以为古《毛诗》说。先郑又曰"布，泉也"，币，帛也。《食货志》:"货宝于金，利于

刀,流于泉,币于布,束于帛"。金钱皆为币,是钱可称"布",又可称"币",《传笺》训布为币,正以布为钱,因世所共晓,不须分析言之。

③郑玄:"匪,非。"

④郑玄:"即,就也。"谋,哞也,调笑。

⑤朱熹:"顿丘,地名。"《传》:"丘一成为顿丘。""顿"当作"敦"。《汉书地理志》云"东郡顿丘",颜注:"以丘名县也。丘一成为顿丘,谓一顿而成也。或曰重也,一重之丘。"淇水自卫郡黎阳。淇水又迳雍榆城南,又东北迳帝喾冢西,世谓之顿丘台,《皇览》曰"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者也。又北,历广阳里,迳颛冢西,《帝王世纪》曰"颛顼冢,东郡顿丘城南广阳里大冢"者也。

王应麟:"《舆地广记》,顿丘,本卫邑,在淇水南。"

⑥毛传:"愆,过也。将,愿也。"

⑦郑玄:"将,请也。"怒,通努,急也。

⑧毛传:"垝,毁也。"何按:垝,危也,高也。

⑨以,遥也。朱熹:"复关,男子之所居也。"朱说至谬!"复,重也。"(广雅·释诂)复关犹言重门。古关门有三门,"面置三关",即复关也。

⑩陈奂:"《楚辞·九叹》:'涕涕交集兮,泣下涟涟。'"

王注云:"涟涟,流貌也。"

⑪毛传:"龟曰卜,蓍曰筮。"

⑫毛传:"体,兆卦之体。"体,通体,完全也。齐诗作履。

朱熹:"若无凶咎之言。"

⑬以,御也。毛传:"贿,财。迁,徙。"贿,赠也,嫁妆,陪嫁。以,要也。

⑭朱熹:"沃若,润泽貌。"

⑮朱熹:"葚,桑实也。"

⑯朱熹:"耽,相乐也。"

⑰郑玄:"说,解也。"

⑱朱熹:"陨,落。"

⑲马瑞辰:"食贫,犹居贫。"

⑳朱熹:"渐,渍。帷裳,车饰,亦名童容。"

吴闿生:"帷裳,妇人之车也。"

㉑王引之:"贰者,忒之讹,贰即忒之借字。……高诱曰:'忒,差也。'"

㉒严粲:"曹氏曰:'罔极,言不可测知。'"

㉓室,家。靡室,满家。陈乔纵:"《韩诗》曰:'靡,共也。'……当言三岁之中,同居共

苦。”

㉔靡,无,莫。严粲:“朱氏曰:‘无有一朝不然者。’”

㉕遂,坠,垂忘。

㉖朱熹:“咥,笑貌。”

㉗郑玄:“则身自哀伤。”

㉘毛传:“泮,陂也。”

陈奂:“隰者下湿,其边高之处,谓之阪,亦谓之陂。阪亦崖岸之异名。下湿之有阪,犹淇水之有岸也。”

㉙陈奂:“总,男女未冠笄者,拂髦总角。……宴,谓宴安也。”

㉚毛传:“晏晏,和柔也。”

㉛朱熹:“旦旦,明也。”何按:旦旦,一天又一天,喻永远也。践言曰信。相盟曰誓。

㉜朱熹:“曾不思其反复以至于此也。此则兴也。既不思其反复而至此矣,则亦如之何哉? 亦已而已矣。”反,变也。

竹 竿

抖抖的细竹竿
垂钓在淇河边
怎能不思念你
只是路远不能见

泉水在左边流
淇河向右边流
女孩子已出嫁
远离了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边流
泉水向左边流
难忘你的俏笑
玉佩点缀婀娜身腰

淇河水悠悠
桧木桨儿松木舟
只能任着船儿荡
来舒泄我心中的愁

竹 竿

籊籊竹竿，①
以钓于淇。
岂不尔思？
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②
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
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
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③
佩玉之傩。④

淇水滺滺，⑤
桧楫松舟。⑥
驾言出游，⑦
以写我忧。⑧

[题解]

心爱的女孩已出嫁。昔日的情人浮舟垂钓时思忆她。毛传谓“卫女思归”，谬！

《诗序》：“《竹竿》，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此已嫁之女思归之诗。”

王先谦云:“古之小国数十百里,虽云异国,不离淇水流域。又,所谓‘思归’,言之过远。盖此一女子出嫁以后,回忆以往相联系恋者,见物伤怀而作是诗。”

[注释]

①毛传:“籊籊,长而杀也。”陈奂:“杀者,纤小之称。”何按:籊音翟,抖也。颤动。异本作:“籊籊竹竿。”

②朱熹:“泉源,即百泉也,在卫之西北,而东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卫之西南而东流与泉源合,故曰在右。”何按:在左,在右,喻方位。方位变化,象征舟行也。

③毛传:“瑳,巧笑貌。”

④严粲:“腰身袅傩也。”即猗娜,婀娜。

⑤毛传:“滺滺,流貌。”鲁诗作“油”。玉篇引作“攸”。今作悠悠,流水悠悠。

⑥桧,木名,似柏,亦名刺柏。朱熹:“楫,所以行舟也。”楫,今作桨。

⑦驾,驾御,以舟喻马也。言,焉,代词,指舟。出游,周游。

⑧写,泄也。舒泄、发洩。

芄兰

像挺不起来的芄兰藤儿
小童子居然佩上象牙之锥

虽然你已佩上这象牙锥
但你可不了解我

别大摇大摆啊
你的腰带要掉下来！

像挺不起来的芄兰叶儿
小童子居然戴着玉扳指

虽然你戴上这个玉扳指
但我与你可不亲近

别大摇大摆啊
你的腰带掉下来了！

芄兰

芄兰之支，[①]
童子佩觿。[②]

虽则佩觿，
能不我知？[③]

容兮遂兮，[④]
垂带悸兮。[⑤]

芄兰之叶，
童子佩韘。[⑥]

虽则佩韘，
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
垂带悸兮。

[题解]

此诗讽刺一个少年得志的贵族。

《诗序》："《芄兰》，刺惠公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笺》："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谓有才能而骄慢于大臣，但习威仪，不知为政以礼。"《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惠公，即朔，为卫宣公姘于宣姜所生，即位之时不过十五六岁)"，因幼年即位，无才而骄傲，故刺之。

一说，这是女子刺讽与之相识的男子，成年之后，藐视了她，说："你虽则成人而佩觿

了,难道就不能和我好了吗?”因为这时的风俗,未婚青年男女,其社交是自由的,结婚之后隔离了。(见闻一多说。)

[注释]

①朱熹:“芄兰,草。一名萝摩。支、枝同。”

郑玄:“芄兰柔弱,恒蔓延于地。”

②朱熹:“觿,锥也。以象骨为之,所以解结。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饰也。”

③王引之:“此不我知、不我甲,亦当谓不知我,不狎我。”能,乃,你也。

④朱熹:“容,遂,舒缓放肆之貌。”

⑤朱熹:“悸,带下垂之貌。”韩诗悸作萃。

⑥朱熹:“韘,决也。以象骨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钩弦闿体。”韘,系古代射箭时戴在右手之大拇指,用以钩弦的,用象骨制成。俗称“扳指”。

河 广

谁说大河很宽
一片皮筏就能横渡
谁说宋国很远?
翘起脚就能遥望

谁说黄河很宽?
容不下一条小船
谁说宋国很远?
渡过去不用一个早晨

河 广

谁谓河广?
一苇杭之。①
谁谓宋远?②
支予望之。

谁谓河广?
曾不容刀。③
谁谓宋远?
曾不崇朝。④

[题解]

此谓诗人怀乡之作。

《诗序》:"《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笺》:"宋桓公夫人,卫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义不可往,故作是诗以自止。"

《诗集传》:"卫宣姜之女,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于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义不可往,盖嗣承父之重,与祖为体,母出与庙绝,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诗。明非宋远而不可至也,义不可得,而不得往耳。"

[注释]

①杭,航也。航,渡也。旧注读苇为芦苇。郑笺:"一苇架之,则可渡,喻狭也。"焦循:"谓一苇之长,即自此岸及彼岸耳。"

马瑞辰:"段玉裁以杭为斻之假借。《说文》:'斻,方舟也。方,并船也。'今按方为并船之名,又通为'子贡方人'之方,谓比方也。一苇杭之,并谓一苇之长,可比方之,甚言河之狭也。下章曾不容刀,亦谓河之狭不足容刀,非谓乘刀而渡,则上不为乘苇而渡,明矣。"

孔疑曰:"言一苇者,谓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浮筏然,非一根苇也。"

刘又辛云:韦,牛皮筏。韦,筏音通,乘韦即乘筏。此处苇当作韦,后人误改为韦。一韦杭之,言以一只牛皮所作之皮筏即可渡河也。何按:当以刘说为是。

②郑玄:“谁谓宋国远乎?但一跂足而望,则可以见矣。”支,跂也,企足尖而立。

③郑玄:“小船曰刀。”字书作“舟刀”。

④郑玄:“崇,终也。行不终朝,亦喻近。”

毛传:“从旦至食时为终朝。

伯兮

阿伯多么英武
真是国家的俊杰

阿伯手执长杖
为君主出行开路

自从阿伯去了东方
我的头发有如飞起的帆蓬

谁道说没有胭脂
我却为取悦谁而美容?

该要下雨该要下雨
天却出来明亮的太阳

真想说想念阿伯
想得我心痛头痛!

哪里能找到忘忧的草
我要把它种在北堂上

真想说想念阿伯
想得我心已破碎!

伯兮

伯兮朅兮,[1]
邦之桀兮。[2]

伯也执殳,[3]
为王前驱。[4]

自伯之东,
首如飞蓬。[5]

岂无膏沐,[6]
谁适我容。[7]

其雨其雨,[8]
杲杲出日。[9]

愿言思伯,
甘心首疾。[10]

焉得谖草,[11]
言树之背。

愿言思伯,
使我心痗。[12]

[题解]

这是一首妇人思念丈夫的诗。

《诗序》:"《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返焉。"《笺》:"卫宣公之时,祭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伯也,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疏》:"此言过时者,谓三月一时,《谷梁传·隐人五年》:'伐不逾时。'古者师出不逾时,所以厚民之性也。此叙妇人所思之由。《经》陈所思之词,皆由行役过时之所致。"陈奂案:"事在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卫宣公十三年也,王,周桓王也。"

[注释]

①朱熹:"伯,妇人目其夫之字。朅,英桀。"笺:伯,君子字也。韩诗说:桀,挺也,疾驱貌。亦作"杰"。

②郑玄:"桀,英桀。"何按:桀读作极。极,栋梁也。

③马瑞辰:"《广雅》:'殳,杖也。'"毛传:"殳长丈二而无刃。"

④为王前驱,君主出行任仪仗队也。

⑤首如飞蓬,言发乱也。

⑥膏沐,胭脂类也,以饰容。

⑦马瑞辰:"按《一切经音义》卷六引《三苍》:'适,悦也。'此适字正当训说。女为悦己者容。夫不在,故曰:谁适为容。即言:谁悦为容也。"

⑧朱熹:"其者,冀其将然之辞。翼其将雨,而杲然日出。"

⑨马瑞辰云:"杲对杳言。《说文》'杳'下云:'冥也。从日,在木下。'……'杲'下云:'明也。从日,在木上。'《说文》又云:'榑桑神木,日所出也。'日出神木之上,故曰出谓之'杲杲'。"

⑩愿言,欲言,想说。甘心,王先谦说反训即苦心。疾,犹痛也。

⑪《尔雅·释训》:"谖,忘也。"毛传:"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

陈奂:"房之近北者为北堂,其北有北阶。北阶下有余地可以树草。北堂正指北堂阶下。"

俞樾:"背即北字。古背、北同字。《国语·吴语》曰:'吴师大北。'韦昭注曰:'北,古之背字是也。'爰树之背,即爰树之北。"

⑫毛传:"痗,病也。"

有狐

有只狐狸孤单单
走在淇河山坡上
他的心里好忧愁
这人裤子也没有

有只狐狸孤单单
走在淇河石头上
他的心里好忧愁
这人腰带也没有

有只狐狸孤单单
走在淇河水边上
他的心里好忧愁
这人配偶也没有

有狐

有狐绥绥，[1]
在彼淇梁。[2]
心之忧矣，
之子无裳。[3]

有狐绥绥，
在彼淇厉。[4]
心之忧矣，
之子无带。[5]

有狐绥绥，
在彼淇侧。
心之忧矣，
之子无服。[6]

[题解]

何按:这是一首十分幽默的诗。狐,谐“孤”音。表现单身汉男子希望娶女而贫穷。裳、带、服皆为象征物,象征配偶也。

古说亦以为男子思女之作也。毛传:“男女失时,丧其妃偶。”王先谦谓:“男有室,女有家。是诗本兼男、女言。”

《诗序》:“《有狐》,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婚,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这是一首怨女思婚之诗。乱世男女失时婚配。因此,应婚而未嫁的女子,以诗抒情。《诗集传》:“国乱民散,丧其妃耦,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讬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此所谓寡妇思再嫁,亦属于男女失时之类,亦皆人情之常,不能仅指寡妇而已。

[注释]

①狐,谐音孤,又通鳏。无妻之男曰鳏。《广雅》:“绥,舒也。”《玉篇》:“行迟貌。”朱熹:“绥绥,独行求匹之貌。”何按:绥、单古音通。

②梁,桥也,又,毛传:“石绝水曰梁。”

③郑玄:“之子,是子也。……是子无裳,无为作裳者,欲与为室家。”王先谦说:“古者上衣而下裳。无裳,喻男子无下衣也。”

④朱熹:“厉,深水可涉处也。”何按:其说谬,厉,沥也,《说文》作“石水”,渡河所履之石。韩诗曰:“水间石曰厉。”

⑤马瑞辰曰:“带即补襦也。”王先谦说:“妇人系属于人,无带是无所系属。盖以喻妇女无夫”。其说实谬!

⑥服,外衣。又,服古音比,比,配偶也,即今语“伴”,双关谐语也。

木瓜	木瓜
你赠我以木瓜	投我以木瓜,①
我用佩玉还报	报之以琼琚。②
不是为了回赠	匪报也,
而是永结盟好!	永以为好也。
你赠送我香桃	投我以木桃,③
我用美石还报	报之以琼瑶。④
不是为了回赠	匪报也,
而是永结盟好!	永以为好也。
你赠送我甜李	投我以木李,
我用宝石还报	报之以琼玖。⑤
不是为了回赠	匪报也,
而是永结盟好!	永以为好也。

[题解]

《诗集传》:“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又有人以为这是男女双方定情之诗。

《诗序》:“《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疏》:“有狄之败,懿公时也,至戴公,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处于漕,后即为齐公子无亏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齐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则戴也、文也,皆为齐所救而封之也。”

孔子、贾谊则皆以此诗为有喻君臣政治关系的象征性涵义。(说详王先谦。)

[注释]

①木瓜,毛传:“可食之木。”《埤雅》:“实如小瓜,食之津润。”

②毛传:“琼,玉之美者。琚,佩玉。”

③姚际恒:“木桃木李,乃因木瓜而顺呼之。诗中如此类甚多,不可泥。其实桃李生于木,亦可谓之木桃木李也。”《述异记》:“桃之大者为木桃。”

④毛传:“琼瑶,美玉。”马瑞辰曰:“当作美石。”

⑤毛传:“琼玖,玉名。”《说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

王 风

西周时期周王朝有两个王城，即两个京都，一是西都镐京，一是东都雒(通洛)邑。

三家诗学者认为《王风》是王畿之风。古代称王城四周的地域为“王畿”。

《易林·井之升》曰：“营城洛邑，周公所作。世运三十，年历七百。福佑丰实，坚固不落。”《史记·周本纪》说：“(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

《王风》共十篇，所谓《王风》，乃是属于东迁以后的诗篇。

程俊英说：“王”即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迁洛邑，周室衰微，无力驾驭诸侯，其地位等于列国，所以称为“王风”。……《王风》全部都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它的产生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孟县、沁阳、偃师、巩县、温县一带。

崔述说：“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家室飘荡。”(《读诗偶识》)这正是《王风》的历史背景。表现在诗中，如《黍离》、《扬之水》、《兔爰》、《葛藟》、《君子于役》等，多带有离乱悲凉的气氛。

《黍离》郑笺：“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王城，谓之东周。幽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郑玄《毛诗谱》又说：“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为王国之变风。”

[吴季札论王风，曰：

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车乎？]

## 走在故宫的废墟上 (黍离)	## 黍 离
那糜子一片一片	彼黍离离,①
那谷子长出新苗	彼稷之苗。②
我徘徊在田间小径	行迈靡靡,③
我的心在颤抖	中心摇摇。
理解我——	知我者,
知我心中烦忧	谓我心忧;
不理解我——	不知我者,
以为我作何寻求	谓我何求。
青天在上	悠悠苍天,
是谁使宫殿变成荒丘!	此何人哉?④
那糜子一片一片	彼黍离离,
那谷子抽出穗头	彼稷之穗。⑤
我徘徊在田间小径	行迈靡靡,
我的心已破碎	中心如醉。
理解我——	知我者,
知我心中烦忧	谓我心忧;
不理解我——	不知我者,
以为我作何寻求	谓我何求。
青天在上	悠悠苍天,
这是谁呵这是谁?	此何人哉?

那穈子一片一片	彼黍离离，
那谷子又结出穗实	彼稷之实。
我徘徊在田间小径	行迈靡靡，
我的心在抽泣	中心如噎。[6]
理解我——	知我者，
知我心忧	谓我心忧；
不理解我——	不知我者，
以为我作何寻求	谓我何求。
青天在上	悠悠苍天，
这是谁呵究竟是谁！	此何人哉？

[题解]

这是一首在西周故城废墟上怀念故国的诗篇。传说作者尹吉甫，见西周昔日的王宫长满了杂草，不胜悲愤之感。

《史记·微子世家》记："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有我好(子)兮。"与此诗有同工之妙。

《毛传》："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笺》："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

《疏》："(周之大夫)言过故宗庙，则是有所适，因过旧墟，非故诣(址)宗周也。周室颠覆，正谓幽王之乱，王室覆灭，致使东迁洛邑，丧其旧都，虽作在平王之时，而志恨幽王之败。又宗周丧灭，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叙其作诗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宫室尽为禾黍。"

何按：《太平御览》九百九十三羽族部引陈思王《令禽恶鸟论》曰："昔伊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

《韩说》曰："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后汉书·郅恽传》论此诗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贤臣，及有纤芥，放逐孝子。"清人胡承珙云："尹吉甫在宣王时，尚是西周，不应其诗列于东都。"王先谦说："吉甫放逐伯奇出亡，自是东周之事，年岁久远无考。及平王东迁，伯封过之，求兄不得，揣其已殁，忧而作是诗。"

[注释]

①薛君注:离离,黍貌也。《传》:"彼,彼宗庙宫室。"马瑞辰:"黍秀舒散。离离者,状其有行列也。"

②之,生也,长也。马瑞辰云:"程瑶田《九谷考》云:'黍,今之黄米。稷,今之高粱。'《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齐思和云,稷乃今之小米。按:齐说确。

③毛传:"迈,行。靡靡,犹迟迟也。"

焦循:"既言行,又言迈,犹古诗言行行重行行耳。"

④严粲:"致此颠覆者,是何人乎?"

⑤毛传:"穗,秀也。"

⑥朱熹:"噎,忧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夫君远役

（君子于役）

夫君去服役
不知要去多久
现在到了哪里？

鸡儿已归窠
太阳落西方
牛羊都回来了
夫君还在远方
让我怎能不思念？

夫君去服役
归期无日无月
也不知是否活着？

鸡儿已上架
太阳落西方
牛羊都回来了
夫君却在远方
愿他不会受饥渴！

君子于役

君于于役，
不知其期。
曷至哉？①

鸡栖于埘，②
日之夕矣，
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③
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
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④

鸡栖于桀，⑤
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⑥
君子于役，
苟无饥渴。⑦

[题解]

这是一首妇人怀念行役中的夫君的忧思之诗。

《诗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诗集传》："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返还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鸡则栖于埘矣，日则夕矣，牛羊则下来矣，是则畜产出入，尚有旦暮之节，而行役之君子，

乃无休息之时,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汉代班彪《北征赋》:“日晻晻其将落暮,睹牛羊之下来。寤怨旷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正为此诗写照。

[注释]

①郑玄:“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返期,何时当来至哉?”何按:曷,何。至,极。直译即:哪一天能到头?笺:“何时当来至哉?思之甚。”朱熹:“今亦何所至哉?”二说亦通。

②毛传:“凿墙而栖曰埘。”按:鸡舍曰埘。

③旧多直读役为服役,徭役,亦可通。我窃以为,“役”古音与“夷”相通。役,夷也,夷,远也。如此读解,诗味更浓。

④毛传:“佸,会也。”何按:毛说不通。佸,《说文》无其字。“佸”当即活之本字,从人。曷其有活,即是否还活着。

⑤毛传:“鸡栖于埘为桀。”何按:毛说不通。“桀”,借读为“架”。

⑥毛传:“括,至也。”何按:括,读为归也。

⑦朱熹:“苟,且也。”何按:苟,将也。将,也许、大概也,模糊拟设之词。又,苟古音通其。《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苟训作其、期,期望,期许,寄望。

君子喜洋洋
（君子阳阳）

君子喜洋洋
左手举笙簧
右手招我游逛
真是快乐呀！

君子乐陶陶
左手举羽毛
右手招我游遨
真是快乐呀！

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①]
左执簧，[②]
右招我由房。[③]
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④]
左执翿，[⑤]
右招我由敖。[⑥]
其乐只且！[⑦]

[题解]

这是一首隐者之诗。

方玉润说："贤者自乐仕于伶官也。"云："三代贤人君子，多隐仕于伶官，以其待节于伶官，可以陶情淑性而收和乐之功。"

《诗序》："《君子阳阳》，闵周也。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全身远害而已。"《笺》："禄仕者，苟得禄而已，不求道行。"

[注释]

①朱熹："阳阳，得志之貌。"字今作"洋洋"，得意洋洋。

②毛传："簧，笙也。"

孔颖达："言笙可以见簧，言簧可以见笙。故知簧即笙。"

③马瑞辰："由、游，古同声通用。由敖，犹游遨也。由房与由敖亦当同义，皆谓相招为游戏耳。……房与放，古音亦相近。由房当读为游放。"

④毛传："陶陶，和乐貌。"

⑤吴闿生："翿，舞者所执羽。"

⑥由敖，即游遨，遨游。

⑦只且，叹词。

扬之水

淌淌的流水
漂走一束束荒草
那远方的姑娘
不能与我一起戍边
想念啊想念
何时才能回家啊!

淌淌的流水
漂走一束束荆柴
那远方的姑娘
不能与我一起戍边
想念啊想念
何时才能回家啊!

淌淌的流水
漂走一束束蒲草
那远方的姑娘
不能与我一起戍边
想念啊想念
何时才能回家啊!

扬之水

扬之水,①
不流束薪。②
彼其之子,③
不与我戍申。④
怀哉怀哉!⑤
曷月予还归哉?⑥

扬之水,
不流束楚。⑦
彼其之子,
不与我戍甫。⑧
怀哉怀哉!
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
不流束蒲。⑨
彼其之了,
不与我戍许。⑩
怀哉怀哉!
曷月予还归哉?

[题解]

“扬之水”,曲牌,三百篇中有三篇。《毛序》:“《扬之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于母家,周人怨思正。”其实这是一首戍卒思念情人的诗。

[注释]

①扬,淌,荡。

②不流，飘流。束薪，一捆柴。

③子，好，女性亦称子，姑娘。之子，指作者所怀念的人。

④戍，守。申，古国，在今河南省唐河县南。

⑤怀，怀念。

⑥曷，何。还，音义同“旋”。

⑦楚，荆条。

⑧甫，古国名，在今河南省南阳县西。

⑨蒲，蒲柳。

⑩许，古国名，在今河南许昌。

益母草

(中谷有蓷)

山谷里的益母草
已经被太阳晒干
有个女人被遗弃——
哀声地叹息
哀声地叹息
嫁一个好人难呵!

山谷里的益母草,
已被太阳晒枯
有个女人被遗弃——
悲哀地呼叫
悲哀地呼叫
不幸碰到一个坏蛋呵!

山谷里的益母草
干了又被泪水浸湿
有个女人被遗弃——
悲伤地哭泣
悲伤地哭泣
后悔已经来不及!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1]
暵其干矣。[2]
有女仳离,[3]
嘅其叹矣。[4]
嘅其叹矣,
遇人之艰难矣。[5]

中谷有蓷,
暵其脩矣。[6]
有女仳离,
条其歗矣,[7]
遇人之不淑矣。[8]

中谷有蓷,
暵其湿矣。
有女仳离,
啜其泣矣。[9]
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10]

[题解]

这是一首被遗弃妇女的自伤之诗。

《诗序》:"《中谷有蓷》,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疏》:"平王之时,民人夫妇之恩,日日益以衰薄,虽薄未至弃绝,遭遇凶年饥馑,遂室家相弃耳。是其

风俗衰败,故作此诗以闵之。”

[注释]

①朱熹:“蓷,……即今益母草也。”

②暵,即旱,晒。王氏《诗总闻》云:“‘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鲜。则性不宜水可知。’愚案:蓷本恶湿。今生谷中,水频浸之。首章,虽濡旋干。次章,且濡且干。三章,虽干终湿,则伤于水而将萎死矣。次第如此。”

③毛传:“仳,别也。”

陈奂:“别离,言相弃也。”

④郑玄:“嘅然而叹。”

⑤孔颖达:“自伤逢遇人艰难于己矣。”

⑥毛传:“脩,且干也。”

⑦朱熹:“条,条然歗貌。歗,蹙口出声也。”

陈奂:“释文:歗,本又作啸。”

⑧朱熹:“淑,善也。”

⑨朱熹:“啜,泣貌。”

⑩朱熹:“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穷之甚也。”

兔 爰

狡兔逃脱了
野鸡反倒落网罗
当我初生时
天下本无事

待我生之后
遭遇多忧难
睡吧,别多说了!

狡兔逃脱了
野鸡反倒落网罗
当我初生时
天下本安定

待我生之后
遭遇多忧患
睡吧,别难受了!

狡兔逃脱了
野鸡反倒落网罗
当我初生时
天下本安宁

待我生之后
遭遇多凶难
睡吧!别去想了!

兔 爰

有兔爰爰,[1]
雉离于罗。[2]
我生之初,
尚无为![3]

我生之后,
逢此百罹,[4]
尚寐无吪。[5]

有兔爰爰,
雉离于罦。[6]
我生之初,
尚无造![7]

我生之后,
逢此百忧。
尚寐无觉!

有兔爰爰,
雉离于罿。[8]
我生之初,
尚无庸。[9]

我生之后,
逢此百凶。
尚寐无聪。[10]

[题解]

一首感时悲怀之诗。

《诗序》:"《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败绩,君子不乐其生焉。"《笺》:"不乐其生者,寐不欲觉之谓也。"这是一篇士大夫处于乱世,厌世伤感的诗。

[注释]

①王先谦:"《韩》说曰:'爰爰,发踪之貌也。'……《汉书·萧何传》颜注:'发踪,谓解绁而放也'。"何按:爰,远也,逸也,逃逸。

②朱熹:"离,丽。罗,网。"

③朱熹:"天下尚无事。"

胡承珙:"幼时不识不知,无所事事。长大之后,多历艰难。"

④毛传:"罹,忧。"

⑤毛传:"吪,动也。"

吴闿生:"既无如之何,惟有寐而不觉耳。"

⑥朱熹:"罦,覆车也。可以掩兔。"

⑦朱熹:"造,亦为也。"

⑧孔颖达:"《韩诗》云,施略多于车上曰罿。"

⑨郑玄:"庸,劳也。"

⑩毛传:"聪,闻也。"

葛藟

葛萝之藤长长
蔓延河边

远别我的兄弟
认别人作了“阿爸”

认别人作了“阿爸”
他却不照顾我啊!

葛萝之藤长长
蔓延河滨

远别我的兄弟
认别人作了“阿妈”

认别人作了“阿妈”
她却不养育我啊

葛蔓之藤长长
蔓延河边

远别我的兄弟
认别人作了“阿哥”

认别人作了“阿哥”
他却不承认我啊!

葛藟

绵绵葛藟,[1]
在河之浒。[2]

终远兄弟,
谓他人父。

谓他人父,
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
在河之涘。[3]

终远兄弟,
谓他人母。

谓他人母,
亦莫我有。[4]

绵绵葛藟,
在河之漘。[5]

终远兄弟,
谓他人昆。[6]

谓他人昆,
亦莫我闻。[7]

[题解]

《齐说》曰:“葛藟蒙棘,华不得实,谗言乱政,使思壅塞。”《左传·文公七年》(公元前620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此,况国君乎。’”

《诗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此指王族有关之人。所谓王族,不为王所照顾,而流离失所,自我悲叹之作。

[注释]

①朱熹:“绵绵,长而不绝之貌”。

②毛传:“水崖曰浒。”

③毛传:“涘,崖也。”

④陈奂:“有,犹友也。”

⑤陈奂:“《伐檀》《传》:‘漘,崖也。’”

⑥毛传:“昆,兄也。”

⑦王引之:“家大人曰:‘闻,犹问也。’谓相恤问也。古字闻与问通。”

采葛

那个人去采葛
一天不见他
就像隔了三月!

那个人去采蒿
一天不见他
就像隔了三秋!

那个人去采艾
一天不见他
就像隔了三年!

采葛

彼采葛兮,
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①
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②
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

[题解]

傅斯年《诗经讲义》谓此诗曰:“男女相思之歌。”其说是也。

《诗集传》:“《采葛》所以为絺绤,淫奔者讬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一说,为怀友之诗。方玉润说:“夫良友情亲,如同夫妇,一朝远别,不胜相思,此正交情浓厚处,故有三月、三秋、三岁之感。”

闻一多认为这是女子怀念情人的诗。说:“采葛,怀人也,采集皆女子之事,此所怀者女,则怀之者男。”

《诗序》:“《采葛》,惧谗也。”《笺》:“桓公之时,政事不明,臣无大小使出者则为谗人所毁,故惧之。”

[注释]

①陈奂:“《尔雅》:萧荻,郭注云:即蒿。”

②毛传:“艾所以疗疾。”

大 车	大 车
大车康康响	大车槛槛，[1]
翻毛皮衣如刺	毳衣如菼。[2]
难道是我不想你？	岂不尔思？
只是怕你没胆量	畏子不敢。
大车哼哼叫	大车哼哼，[3]
翻毛皮衣如蛮子	毳衣如璊。[4]
难道是我不想你？	岂不尔思？
只是怕你不敢走	畏子不奔。
活着虽不能居住同室	榖则异室，[5]
死后愿与你埋在同穴	死则同穴。
别对我说你不信——	谓予不信，
让天上太阳作证	有如皦日。[6]

[题解]

为夫妇殉节之诗。

《鲁说》:“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息，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何为死归于地下乎。’作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故序之于诗。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之谓也。颂曰：‘楚虏息君，纳其適妃，夫人持固，弥久不衰，作诗同穴，思故亡亲，遂死不顾，列于贞贤。’”参见《左传·庄公十四年》。

《诗序》:“《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凌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

之讼焉。"此诗为刺淫奔者之词,《诗集传》:"周衰,大夫犹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胡说八道也!

[注释]

①毛传:"槛槛,车行声也。"

②吴闿生:"毳衣,大夫之服。毳,兽细毛也。菼,芦之初生者。"

③啍啍,亦车行声。

④朱熹:"璊,玉赤色。"

⑤毛传:"穀,生。"

⑥毛传:"皦,白也。"

丘中有麻

山坡上种着麻林
留邑那个公子呵——
留邑那个公子呵
请他快点来吧！

山坡上种着麦子
那边是公子住的村邑——
那边是公子住的村邑
我想请他来吃麦饭呵！

山坡上种着李子
我在想那个公子——
我在想那个公子
他送了我这块佩玉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①
彼留子嗟。②
彼留子嗟，
将其来施施。③

丘中有麦，
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
将其来食。④

丘中有李，
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
贻我佩玖。⑤

[题解]

这是一首情诗。

《诗集传》:“妇人望其所私者而不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来乎？”

[注释]

①朱熹:“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不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来乎。”

②郦道元《水经注》:“留，郑邑也。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矣。”

③朱熹:“施施，喜悦之意。”毛传:“施施，难进之意。”施，读为怡，迟也。

④此句有性的涵义。闻一多《诗经通义》:“古谓性的行为曰食。”

⑤毛传:“玖，石次玉者。”《说文》:“石之次玉黑色者。”

郑风

《郑风》二十一篇。

郑,姬姓。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姬友于郑,即郑桓公,其地在今陕西华县东。桓公于周为上卿,犬戎入侵,杀死周幽王和桓公。周平王东迁后,公元前770年,桓公子武公亦东迁,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建立郑国。其后庄公继位,为春秋初之强国。

《地理志》:"河南郡新郑县,《诗》郑风,郑桓公之子武公所国。"《一统志》:"河南新郑县西,故郑城也。"《地理志》:"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上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

《郑风》其有事实可考者为《清人》。《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按郑文公元年,当鲁庄公二十二年,周惠王五年。郑文公四十五年,当鲁僖公三十二年,周襄王二十四年。故知此诗之作,当在东周时代。

诗序云:"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境,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

又《缁衣》,有言为郑武公事者。又《叔于田》、《大叔于田》二首,有言为郑共叔段的事,又有言叔伯为通名。如以为系叔段之事,则系在郑庄公时代,也系东周作品。

总之,《郑风》多系东周以后作品,乃孔子时代之流行乐歌也,轻慢动听。

《史记·乐书》:"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四音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

缁衣

这件朝服很合体
旧了还可以再改
穿到你的官署里
回来给你好好保存

这件朝服很漂亮
穿旧后可以改样
穿到你的官署里
回来给你好好保存

这件朝服多宽大
穿旧了可以改换
穿到你的官署里
回来给你好好保存

缁衣

缁衣之宜兮,①
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②
还予授子之粲兮!③

缁衣之好兮,
敝予又改造兮。
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④
敝予又改作兮。
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题解]

夫人劝丈夫节俭朴素的诗。

吴闿生:"《序》所谓'明有国善善之功'者,有国,谓武公。善善,即好贤也。夫惟贤士贫贱,故旌以殊服,敝又为之改为,斯足尚矣。"

《诗序》:"《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笺》:"父,谓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职,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郑国之人,皆谓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这是赞美郑武公好贤之诗。《礼记·缁衣》:"子曰:'好贤如缁衣。'"此言衣缁衣者,贤者也,宜长为国君,其衣敝,我愿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贤,欲其贵人之甚也。郑(玄)注《礼》时,治三家诗,三家皆以此诗美武公,无异说。

[注释]

①毛传:"缁,黑色。"

陈奂:"朝服以缁布为衣,故谓之缁衣。"

②毛传:"适,之。"

陈奂:"《说文》云:'馆,客舍也。'"

③朱熹:"粲,餐也。或曰:'粟之精凿者。'"

段玉裁:"粲,餐。此假借也。粲餐同部。"

④陈奂:"《说文》云:'席,广。'"

将仲子

告诉你小伙子
不要翻越我村土墙
不要弄断我家的杞树

并不是我爱惜它
只怕父母听到响

虽然小伙你很可爱
但父母讲闲话
更叫我害怕呀!

告诉你小伙子
不要翻过我家院墙
不要弄坏我家的桑树

并不是我爱惜它
是怕哥哥们听到响

虽然小伙你很可爱
哥哥们讲闲话
更叫我害怕呀!

告诉你小伙子
不要跳进我家的园子
不要弄坏我家的檀树

并不是我爱惜它

将仲子

将仲子兮![①]
无逾我里,[②]
无折我树杞。[③]

岂敢爱之?[④]
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⑤]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园,
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

是怕人家讲闲话	畏人之多言。
虽然小伙你很可爱	仲可怀也，
但人家讲闲话	人之多言，
更叫我害怕呀！	亦可畏也。

[题解]

这是一首情诗，写女子对所恋的男子既羞且爱的心情。

民族学家考查云南纳西族母系社会有所谓“走访婚”（使用“婚”这个词是不要的，婚姻制度当时尚未形成，实际是两性关系的一种类型）。本诗中将仲子欲来“走访”这位姑娘，而受到她的拒绝，似表明这种“走访”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正处在由情人式的关系走向夫妻制度的正式婚姻关系的演变中。

《诗序》：“《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与此诗之内容根本不着边际。

[注释]

①陈奂：“将、请双声。……《尔雅》：‘请，告也’。”

②吴闿生：“里，居也。”逾，越，翻越。何按：里，垒也，土墙。

③姚际恒：“季明德曰：‘篇内言折，谓因踰墙而压折，非采折之折。’”树杞，杞树。

④爱，惜也。

⑤怀，念，思念。

叔于田	叔于田
阿叔去打围	叔于田,[1]
乡里没有闲人	巷无居人。
难道乡里没有人?	岂无居人?
谁也不如我阿叔	不如叔也,
如此美丽而且仁善	洵美且仁。[2]
阿叔去狩猎	叔于狩,[3]
乡里没人饮酒	巷无饮酒。
难道乡里没人会饮?	岂无饮酒?
谁也不如我阿叔	不如叔也,
如此美丽而且友好	洵美且好。
阿叔来到原野	叔适野,
乡里没有人会牧马	巷无服马。[4]
难道乡中没有人会牧马	岂无服马?
谁也不如我阿叔	不如叔也,
如此美丽而且威武!	洵美且武。

[题解]

女子歌颂小叔(丈夫之弟)的偷情之诗。

《诗序》:"《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悦而归之。"叔,指太叔段,与上章《将仲子》的"叔"字同意。诗中所云"美且仁、美且好、美且武"等词,都是夸"叔"之词。实际是庄公纵弟横行,以成其恶,而后除之。公子吕未揣庄公之意,说"欲与太叔,臣其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其后太叔卒为庄公所驱除,而流于陈。

或说,这是一首情诗。写一个女子赞美所钟情的男子。叔,对男子的美称,非特指一人

而已。《诗集传》:“段不义而得众……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除其人外)是以若无人耳,或疑此亦民间相悦之词耳。”

[注释]

①陈奂:“何注桓四年《公羊》传云:‘田者,搜狩之总名也。’”
②郑玄:“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何按:仁,善也。
③毛传:“冬猎曰狩。”
④郑玄:“适,之。郊外曰野。”
⑤郑玄:“服马,犹乘马也。”

大叔于田

阿叔去围猎
驾乘驷马之车
手执辔结像“男且”
驱策四匹马儿奔跑飞舞

阿叔进入高大草莽
点燃烈火升腾而起
脱衣挺身搏斗老虎
捉住献到王爷那里
王爷劝阿叔不要如此
小心被虎伤了自己!

阿叔在围猎
驾乘一双黄骠好马
两对马跑得一样整齐
就像两排大雁飞

阿叔进入湖边草莽
烈火燃烧猛烈飞扬
阿叔善射是好手
又是驾车好手
一会儿勒紧缰绳拉住马
一会放纵马绳跑得快!

阿叔去围猎
驾乘一对花马
两头马齐头并进

大叔于田

叔于田,[1]
乘乘马。[2]
执辔如组,[3]
两骖如舞。[4]

叔在薮,[5]
火烈具举。[6]
襢裼暴虎,[7]
献于公所。
“将叔无狃,[8]
戒其伤女。”

叔于田,
乘乘黄。[9]
两服上襄,[10]
两骖雁行。

叔在薮,
火烈具扬。
叔善射忌,[11]
又良御忌。
抑磬控忌,
抑纵送忌。[12]

叔于田,
乘乘鸨。[13]
两肥齐首,

操两匹辕马仿佛使唤双手	两骖如手。
阿叔进入草莽	叔在薮,
烈火烧上山岗	火烈具阜。[14]
看阿叔的马放慢	叔马慢忌,
看阿叔又要放箭	叔发罕忌。[15]
看他松开绷紧的弦	抑释掤忌,[16]
看他把宝弓收回袋中!	抑鬯弓忌。[17]

[题解]

此诗写勇士(大叔)焚田围猎。古之围猎,先焚草以驱兽,而后射捕之。

《诗序》:"《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与上上章《将仲子》同意。

旧说,这首诗是上篇《叔于田》的姊妹篇。

[注释]

①叔,丈夫弟也。于,在。田,田猎。

②陈奂:"《嵩高》《传》:'乘马,四马也。'"何按:乘,双也。乘马,双马。

③郑玄:"如组者,如织组之为也。"何按:组,祖也,即"且",男阴勃起。

④陈奂:"在旁曰骖。"

⑤毛传:"薮,泽。"

孔颖达:"薮泽亦禽兽之所藏。"

⑥余冠英:"烈是迾的借字。迾,遮也。猎时放火烧草,遮断群兽逃散的路,叫做火迾。具举,齐起也。"

⑦毛传:"襢裼,肉袒也。"

朱熹:"暴,空手搏兽也。"

⑧朱熹:"狃,习也。"

⑨毛传:"四马皆黄。"

⑩朱熹:"衡下夹辕两马曰服。"

陈奂:"上,犹前也。襄,陈也。除,犹去也。两服在前,故曰上襄。"

⑪毛传:"忌,辞也。"相当于"兮"。

⑫马瑞辰:“磬控,双声字。纵送,迭韵字。不当如《毛传》字各为义。磬控、纵放,皆言御者驰逐之貌。”

余冠英:“磬控,双声连绵词,就是控制马不让它前进。纵送,叠韵连绵词,就是放纵马使它奔驰。”

⑬毛传:“骊白杂毛曰鸨。”

⑭毛传:“阜,盛也。”

⑮毛传:“罕,希也。”

⑯朱熹:“释,解。掤,矢筒。”

孔颖达:“叔释掤以覆矢矣。”

⑰孔颖达:“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谓韬弓而纳之鬯中。故云鬯弓,韬弓,谓藏之也。”

情人　　清人

我的情人戍边在彭	清人在彭，①
驾着四马披甲雄壮	驷介旁旁。②
车上双矛缀着红缨	二矛重英，③
奔驰河边仿佛在翱翔	河上乎翱翔。④
我的情人戍边在消	清人在消，⑤
驾着四马披甲威武	驷介麃麃。⑥
车上双矛缀着长羽	二矛重乔，⑦
奔驰河边仿佛在逍遥	河上乎逍遥。
我的情人戍边在轴	清人在轴，⑧
驾着四马其乐陶陶	驷介陶陶。⑨
向左转来又向右转	左旋右抽，⑩
中军健儿啊属你最棒！	中军作好。⑪

[题解]

女子忆念一位戍边的武士、情人，作诗颂之。

《齐说》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遥不归，思我慈母。"又曰："慈母望子，遥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鲁》、《韩》无异义。则以为诗叙母子之情，谬。

[注释]

①何案：清，情也，即情人。旧说以"清"为邑名。陈奂："清人，清邑之人。……彭，河上地名。"清，旧说据《后汉书郡国志》谓地在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南。清儒胡承珙已驳此说为谬。(说详胡著《毛诗后笺》卷七)彭、消、轴皆地名。

②朱熹："驷介，四马而被甲也。旁旁，驰驱不息之貌。"介，甲也。旁旁、麃麃、陶陶缘象声之词，车驰之声也。

③朱熹:“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为矛饰也。酋矛长二丈,夷矛二丈四尺,并建于车上,则其英重叠而见。”按二,或读为夷、酋,古长矛名“夷矛”。或读为数词,双矛。重英,即朱缨,缨,矛上丝饰缨穗也。

④朱熹:“翱翔,游戏之貌。”

⑤毛传:“消,河上地也。”

⑥毛传:“麃麃,武貌。”

⑦陈奂:“释文云,乔,……雉名。谓以乔羽饰矛也。”

⑧毛传:“轴,河上地也。”

⑨朱熹:“陶陶,乐而自适才貌。”

⑩马瑞辰:“左旋右抽,亦谓将之左右手也。旋车曰旋,旌旗之指麾亦曰旋。……抽通作掏。《说文》:‘掏者,拔兵刃以习击刺也。’”

⑪郑玄:“中军,谓将也。”何按:周制军即:上军、中军、下军也。中军皆六族子弟组成。作,极也,最也。(《左传》桓元年:“卫伐郑,郑祭足以三军夺其前。”表明郑国确有三军。)

羔裘	羔裘
羔羊皮裘软而润	羔裘如濡,①
看去正直而敦厚	洵直且侯。②
这是谁家好公子?	彼其之子,
接受使命矢志不渝!	舍命不渝。③
羔羊皮裘镶豹皮	羔裘豹饰,④
勇健有力雄纠纠	孔武有力。⑤
这是谁家好公子?	彼其之子,
承担着国家的重任!	邦之司直。⑥
羔羊皮裘真亮丽	羔裘晏兮,⑦
三排花边绣在上	三英粲兮。⑧
这是谁家好公子?	彼其之子,
真是国家的俊杰!	邦之彦兮。⑨

[题解]

本篇赞颂一位执政君子。

《诗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实际这是美郑文公之诗。三家无异议。《疏》下篇《遵大路》之序,犹言庄公,则此庄公诗也。故言庄公以明之,以桓公之世,朝多贤者,陵迟自庄公为始,故言自也。

《诗集传》:“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润泽也,洵,信,直,顺。侯,美也,其,语助词。舍,处。渝,变也。言此羔裘润泽,毛顺而美,彼服此者,当生死之际,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盖美其大夫之词,然不知其所指矣。”

《左传·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子产赋《羔裘》。”诗中有赞美之词,谓:“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之彦兮。”子产借此以赞美

韩起(即宣子),因为这是郑诗,原以赞美郑国自己的贤者。因之,郑之君臣贤者甚多,所指非一。正如朱子所说“不知其所指”。因郑诗,指郑人无误。

[注释]

①陈奂:“濡,润泽也。……言羔裘光色,润泽然也。如,犹而也。”

②韩诗朱熹:“洵,信。直,顺。侯,美也。”洵,视也。

③何按:舍,交也。朱熹:“舍,处。渝,变也。……当生死之际,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

④毛传:“豹饰,缘以豹皮也。”

陈奂:“谓袂末缘以豹皮为饰也。”

⑤毛传:“孔,甚也。”

⑥毛传:“司,主也。”直,职也,责也。

朱善《诗解颐》:“邦之司直,则必不谀悦以求容。”

⑦毛传:“晏,鲜盛貌。”即今字艳,亮也。

⑧闻一多《风诗类钞》:“英,裘饰也。疑即上之豹饰。凡三列,故曰三英。”《传》:“晏,鲜盛貌。三英,三德也。”《笺》:“三德,刚克,柔克,正直也。粲,众意。”

⑨陈奂:“《尔雅·释训》:‘美士为彦。’”俊彦。

沿着大路

(遵大路)

望着那条大路
我拽住你的袖子
不要不喜欢我
不要忘记过去啊!

望着那条大路
我拉住你的手
不要认为我丑
不要忘记老相好啊!

遵大路

遵大路兮,①
掺执子之祛兮。②
无我恶兮,③
不捷故也。④

遵大路兮,
掺执子之手兮。
无我魗兮,⑤
不捷好也。

[题解]

情人临别送行之诗。

《诗集传》:“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掺其袪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归不可以遽绝也。’宋玉赋有‘遵大路兮’句,亦男女相悦之词也。”

[注释]

①毛传:“遵,循。”

②毛传:“掺,捷。袪,袂也。”衣袖。或说为衣后襟。《左传》僖五年:“逾垣而走,披斩其袪。”《方言》郭注:“袪,衣后裾也。”

③恶,厌恶。倒置语,即“无恶我兮”。

④朱熹:“捷,速。故,旧也。……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何按:旧说不确。揆以诗意,捷,记也,忆也。

⑤朱熹:“魗与丑同。欲其不以己为丑,而弃之也。好,情好也。”

女曰鸡鸣

女人说“鸡儿叫了”
男人说“天亮了”
“你起来看看月亮
启明星闪闪放光”
“鸟儿们就要飞了
我要去射野鸭和大雁了”

“射到野鸭和大雁
我拿来与你共享
与你一起饮酒
与你白头共老
像琴瑟伴奏
那不是最好？”

“我知道你会再来
这一串玉赠你
我知道你会记住我
让这一串玉问候你
我知道你很爱我
用这一串玉呀报答你”

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
士曰：“昧旦。”①
“子兴视夜，
明星有烂。”②
“将翱将翔，③
弋凫与雁。”④

“弋言加之，⑤
与子宜之。⑥
宜言饮酒，
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
莫不静好。”⑦

“知子之来之，⑧
杂佩以赠之。⑨
知子之顺之，⑩
杂佩以问之。⑪
知子之好之，
杂佩以报之。”

[题解]

诗中描写一个猎手与情人的问答。此诗似与走访婚俗有关，昏夜而来，黎明即去。

《诗序》：“《女曰鸡鸣》，刺不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悦德而好色也。”《疏》：“作女曰鸡鸣诗者，刺不说德也。以庄公之时，朝廷之士，不说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诗，陈古之贤士好

德不好色之义。”

荒谬不知其所云也!

[注释]

①陈奂:“昧旦,未全明也。”

②朱熹:“明星,启明之星。”

③姚际恒:“将翱将翔,指凫、雁言。凫、雁宿沙际芦苇中,亦将起而翱翔,是可以代弋之之时矣。”

④郑玄:“弋,缴射也。”

⑤朱熹:“加,中也。”

⑥毛传:“宜,肴也。”

⑦朱熹:“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静而和好。”何按:静,皆也,尽也。

⑧王引之:“来,读为劳来之来。《尔雅》曰:‘劳来,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

⑨陈奂:“佩所击之玉,谓之佩玉。集诸玉石以为佩,谓之杂佩。杂之为言集也,合也。诸玉石,《传》所谓珩、璜、琚、玖、冲牙之类是也。”

⑩朱熹:“顺,爱。”

⑪朱熹:“问,遗也。”

有女同车

有个姑娘和我同车
她的脸红像木槿花
她的步履轻盈像在滑翔
她的佩玉闪闪放光
她就是美好的孟姜
真是美丽又端庄！

有个姑娘和我同路
她的脸红像木槿花
她的体态婀娜好像要飞
她的环佩叮叮当当
那就是美丽的孟姜啊
她美好的声音令人难忘！

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①
将翱将翔，②
佩玉琼琚。③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④

有女同行，
颜如舜英。⑤
将翱将翔，
佩玉将将。⑥
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题解]

这是一首情诗。

《诗集传》："此疑亦淫奔之诗，言所与同车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叹之曰，彼美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注释]

①朱熹："舜，木槿也。树如李，其华朝生暮落。"

②姚际恒："以其下车而行，如闻其佩玉之声，故以将翱将翔先之，善其摹神明。翱翔字从羽，故上诗言凫、雁，此则借以言美人，亦如羽族之翱翔也。《神女赋》：'婉若游龙乘云翔'，《洛神赋》：'若将飞而未翔'。又'翩若惊鸿'，又'体迅飞凫'，又'或翔神渚'，皆从此脱出。"

③孔颖达："然其将翱将翔之时，所佩之玉是琼琚之玉。"

④朱熹："都，闲雅也。"

⑤朱熹："英，犹华也。"

⑥朱熹："将将，声也。"

山有扶苏

高山上有扶桑
沼泽里有荷花
没有遇见美男子
倒碰上你这个疯汉子！

山头上有松树
沼泽里有游龙
没有遇见好男人
倒碰上你这个坏小子！

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①
隰有荷华。②
不见子都，③
乃见狂且。④

山有桥松，⑤
隰有游龙。⑥
不见子充，
乃见狡童。⑦

[题解]

这是一篇女子戏谑男子的情诗。

《诗序》:"《山有扶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笺》:"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不知所云!

[注释]

①方玉润:"毛《传》谓小木,非也。盖枝叶扶苏,乃茂木耳。"

何按:扶苏,扶余,即扶桑。

《说文》:"枎,枎疏,四布也。"枎、扶通。段注:"枎之言扶也。扶疏谓大木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苏。"(略引)《吕览》东至榑木之地,高注:"榑木,大木也。"榑通作扶。

②隰,沼泽。

③子都,毛传:"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严缉云:"世称美好之人为子都。犹美人之名,或称美貌。"

何按:子都、子充,皆古美男子名。犹西施、嫦娥为美女之名。《易林》蛊之比曰:"不见子都,郑人心伤。"则子都为郑人。

④朱熹:"狂,狂人也。且,语辞也。"何按:且(姐)古有姊音,子也,崽也。

⑤吴闿生:"桥、乔同,高也。"

⑥游龙,水草名。毛传:"龙,红草也。"又名"龙古",又名"鸿",又名"水红"。或说植物名,方玉润:"张子曰:'龙是荭草,其枝干樛屈,着土处便有根如龙也。'"

⑦朱熹:"狡童,狡狯之小儿也。"何按,狡,奸也,多智诡谲(滑稽)。

萚兮

叶儿啊叶儿
大风吹着你
阿叔阿伯——
你们唱吧,我来和!

叶儿啊叶儿
大风飘着你
阿叔阿伯——
你们唱吧,我来跟!

萚兮

萚兮萚兮,[①]
风其吹女。[②]
叔兮伯兮,
倡,予和女![③]

萚兮萚兮,
风其漂女。[④]
叔兮伯兮。
倡,予要女![⑤]

[题解]

闻一多说:“风喻男,萚喻女,上女指萚(即女自指),下女指叔伯,女称夫曰叔伯。要,会也,歌者,以声相会和相和。”

《诗集传》:“萚,木槁而将落者也。女,指萚而言也。叔伯,男女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词。言萚兮萚兮,则风将吹女矣,叔兮伯兮,则盍倡予,则予将和女矣。”

[注释]

①毛传:“萚,槁(叶)也。”郑玄:“槁,谓木叶也。木叶槁待风乃落。”
②女,读为汝。
③朱熹:“则盖倡予,而予将和女矣。”何按:倡,读为唱。
④毛传:“漂,犹吹也。”何按:即飘,浮飞也。
⑤毛传:“要,成也。”陈奂:“凡乐节一终,谓之一成。故要为成也。”
何按:要,应也。旧说不确。

狡童

那个坏男孩
不和我玩啊!
就是为了你
叫我吃不下饭啊!

那个坏男孩
不和我作爱!
就是为了你
叫我睡不着觉啊!

狡童

彼狡童兮,①
不与我言兮。②
维子之故,③
使我不能餐兮。④

彼狡童兮,
不与我食兮。⑤
维子之故,
使我不能息兮。⑥

[题解]

女子戏谑男子之词。

《诗集传》:"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言悦已者众,予虽见绝,未至使我不能餐也。"

[注释]

①狡,倢也,奸也。

②言,读如"诞",所谓荒诞。谑戏也,性之隐语。旧直读为言语之言,亦通,但不确。

③维,惟,今语"为"。

④餐,进餐。

⑤食,对食,古代性爱之隐语。吴其昌:"食、餐二字,显以食欲比性欲。"何按:食古音通耽。《氓》:"予嗟女兮,无与士耽",耽即食也。(石今犹有二音,异音作"担"。)食、耽、戏也。

⑥朱熹:"息,安也。"何按:息,眠也。

褰裳

你要真情地想念我——
就该卷起裤腿涉过溱河
如果你不想念我
难道我就没有别人么?
傻小子呵你真傻!

你若真情地想念我
就该卷起裤腿涉过洧河
如果你不想念我
难道我就没有别人么?
傻小子呵你真傻!

褰裳

子惠思我,①
褰裳涉溱。②
子不我思,③
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④

子惠思我,
褰裳涉洧。⑤
子不我思,
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⑥

[题解]

女子戏谑情人的歌。《诗集传》:"淫女与其所思者曰:'子惠然而思我,我将褰裳而涉溱以从子,子不我思,则岂无他人之可从,而必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谑之之词。"

《诗序》:"《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见正也。"《笺》:"狂童恣行,谓突与忽争国,更出更入,而无大国正之。"

[注释]

①毛传:"惠,爱也。"何按:惠,怀也。

②褰,《说文》:"袴也。"下衣(裤)称褰裳。《左》襄26年注:"拂衣,褰裳也。"提起下衣,卷撩裤腿亦称"褰裳"。余冠英:"溱,水名。源出今河南省密县东北圣水峪,东北流与洧水会合。"

③陈奂:"不我思,言不思我也。"

④之,真。也,呀。

⑤余冠英:"洧,水名。源出今河南省登封县东阳城山,东流经密县到大隗镇会合溱水为双洎河。"

⑥狂,愚也。且,读如"嗟"。

疯子 丰

(丰)

你这疯子	子之丰兮,[①]
还一直等我在巷口	俟我乎巷兮。[②]
我后悔不去会你!	悔予不送兮!
你这呆子	子之昌兮,[③]
还一直等在我门口	俟我乎堂兮。
我后悔不去迎你!	悔予不将兮![④]
纱裳套着锦衣	衣锦褧衣,
锦衣裹着纱裳	裳锦褧裳。[⑤]
叔叔伯伯呀	叔兮伯兮,
驾车迫我与他们走	驾予与行。[⑥]
锦衣套着纱裳	裳锦褧裳,
纱裳裹着绵衣	衣绵褧衣。
叔叔伯伯呀	叔兮伯兮,
驾车迫我回家了	驾予与归。[⑦]

[题解]

《诗集传》:"妇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妇人已有异志不从,既而悔之,而作是诗也。"

[注释]

①毛传:"丰,丰满也。"旧释为胖,不确。何按:丰,读为风,疯也。

②俟,等待。巷,读为行。"巷堂",即"乡堂"转语,又转音为巷洞,巷通。巷古有行

(hánɡ)音,巷洞转语即今语胡同。近人有说胡同语源来自蒙古语水井,甚谬不然!

③朱熹:“昌,盛壮貌。”不确。何按:昌,猖也,狂愚。

④毛传:“将,行也。”何按:将,迎也。通“就”,前往。

⑤朱熹:“褧,禅衣也。”

⑥驾,车驾,此有迎意。予,俺,我。与,一起。

⑦归,亦行也,行归,归去,非归来也。

<table>
<tr><td>

东门之墠

男：
东门外面空场
茜茹生在坡上
这房子离我很近
这人儿离我很远

女：
东门栗树之下
下面就是俺家
难道我不想你？
是你不来找我呵

</td><td>

东门之墠

（男：）
东门之墠，①
茹藘在阪。②
其室则迩，
其人甚远。

（女：）
东门之栗，
有践家室。③
岂不尔思？
子不我即。④

</td></tr>
</table>

[题解]

此诗乃对歌。上阕男唱，下阕女唱。

《诗序》："《东门之墠》，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

《诗集传》："陂者有阪，门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识其所与淫者之居也。室迩人远者，思而未得见之词也。"

[注释]

①墠音扇，平场。毛传："墠，除地町町者。"何按：墠、坛古字通，社坛曰墠。何按：墠，今作场。

②朱熹："茹藘，茅蒐也。一名茜。"阪，土坡。

③王先谦："《韩》：'践，作靖。'靖，善也。"何按：践，贱也。古女子自称贱妾，贱人，即贱。

④毛传："即，就也。"

风雨

风雨凄迷
雄鸡啼啼
既已见到君子
还有什么不快乐？

风雨潇飒
雄鸡叫叫
既已见到君子
有何心病不治好？

风雨昏暗
鸡鸣不断
既已见到君子
还有什么不欢喜？

风雨

风雨凄凄，①
鸡鸣喈喈。
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②

风雨潇潇，③
鸡鸣胶胶。④
既见君子，
云胡不瘳。⑤

风雨如晦，⑥
鸡鸣不已。⑦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题解]

《诗集传》："凄凄，苍凉之气。喈喈，鸡鸣之声。风雨晦冥，盖淫奔之时，君子，指所期之男子。夷，平也。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

[注释]

①朱熹："喈喈，鸡鸣之声。"何按：今语"唧唧"。

②陈奂："王逸注《楚辞·九怀》云：夷，喜也。"何按：夷，通怡，悦也，乐也。云，有也。胡，何也。云不夷，即有何不怡？有何不乐？

③朱熹："潇潇，风雨之声。"

④朱熹："胶胶，犹喈喈也。"何按：今语"叫叫"。

⑤朱熹："瘳，病愈也。"高亨谓瘳借为"憀"，亦训乐也。

⑥毛传："晦，昏也。"

⑦已，止也，息也。

子衿 子衿

你那青色的衣领	青青子衿,①
悠悠萦绕我心	悠悠我心。
就算我不找你	纵我不往,
怎么你也不来信?	子宁不嗣音?②
你那青色的佩玉	青青子佩,③
悠悠牵我思念	悠悠我思。
就算我不找你	纵我不往,
怎么你也不找我?	子宁不来?
挑呀逗呀	挑兮达兮,④
在城门楼上	在城阙兮。⑤
只一天不见	一日不见,
就像隔了三个月啊!	如三月兮。

[题解]

一首情人相戏之诗。

朱熹说:"此为淫奔之诗。"《诗集传》:"青青,纯绿之色,具父母衣纯以青。子,男子也。衿,领也。悠悠,思之长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继续其声问也,此亦淫奔之诗。"

《诗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笺》:"郑国谓学为校,言可以'校'正学艺。"《疏》:"郑国衰乱不修校,学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陈其学者恨责去者之词,以刺学校之废。"皆荒谬不经之说。

曹操《短歌行》曾引此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注释]

①毛传:"青衿,青领也。"何按:衿,即襟。《说文》:"衿,衣系也。"

②《经典释文》:"嗣,《韩诗》作诒。诒,寄也,曾不寄问也。"诒,通遗,赠也。

③朱熹:“青青,组绶之色。佩,佩玉也。”

④闻一多《风诗类钞》:“挑达,(双声连语)往来轻疾貌。”何按:挑达,即今语挑逗。高亨谓即跳跶,欢跃也。

⑤闻一多《诗经通义》:“盖城墙门两旁筑台,台上设楼,是谓观,亦谓之阙。……城阙,为城正面夹门两旁之楼。”

扬之水

洋洋的流水
漂不走一捆荆条
我没有别的兄弟
只有我和你
别相信别人闲话
他们其实是骗你

洋洋的流水
漂不走一捆柴草
我没有别的兄弟
只有你我两人
别相信别人闲话
外人实在不可信啊!

扬之水

扬之水,①
不流束楚。②
终鲜兄弟,③
维予与女。④
无信人之言,
人实迋女。⑤

扬之水,
不流束薪。
终鲜兄弟,
维予二人。
无信人之言,
人实不信。

[题解]

这是一首亲友劝慰之诗。

[注释]

①扬,洋,汪洋,洋溢,水流大貌。
②楚,荆柴,束,捆。
③郑玄:"鲜,寡也。"鲜,少古音通。
④维,唯,只有。予,我。女,汝,你。
⑤毛传:"迋,诳也。"段玉裁:"廷,为诳之假借。"

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
漫步走出东门 美女多如彩云	出其东门， 有女如云。①
虽然多如彩云 不见我思念的人	虽则如云， 匪我思存。②
只想见那白绢衣绿佩巾—— 才能舒慰我心	缟衣綦巾，③ 聊乐我员。④
漫步走出外城 美女多如花丛	出其闉闍，⑤ 有女如荼。⑥
虽然多如花丛 不见我思念的人	虽则如荼， 匪我思且。⑦
只想见那白绢衣红佩巾—— 才能使我得欢乐	缟衣茹藘，⑧ 聊可与娱。⑨

[题解]

此诗描写春日“上巳”，男女踏青。一个男孩子在人丛中未见到他所心仪的女孩之惆怅心情。

齐诗说曰：“郑男女聚会，声色生焉，故其俗淫。此其风也。”殊谬！

[注释]

①毛传：“如云，众多也。”王先谦注：“郑城西南门为溱洧二水沙土所经，故以东门为游人所集。”

②笺:“匪,非也。”何按:存,读如荐,见也。

③朱熹:“缟,白色。綦,苍艾色。缟衣綦巾,女服之贫陋者。”《说文》引此句曰:“未嫁女所服。”

④朱熹:“员与云同,语辞也。”何按:聊,读如略,稍微也。员,读如意,心意也。韩诗“员”作“魂”。(从云音。云、员字通。)魂,心意也。

⑤马瑞辰:“出其闉闍,谓出此曲城重门,故闉闍二字,皆从门也。”

⑥朱熹:“荼,茅华,轻白可爱者也。”

⑦朱熹:“且,语助辞。”何按:且,读如情。

⑧朱熹:“茹藘,可以染绛,故以名衣服之色。”王先谦说:茹藘所染乃蔽膝,《方言》谓之“大巾”。笺曰:“第蒐染巾。”

⑨娱,虞,虑,思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
野地蔓延春草	野有蔓草,[1]
洒落露珠圆圆	零露漙兮。[2]
有一美丽姑娘	有美一人,
像嫩杨枝般婀娜	清扬婉兮。[3]
与我不期而遇	邂逅相遇,[4]
正遂我的心愿	适我愿兮。
野地蔓延春草	野有蔓草,
洒落露珠圆圆	零露瀼瀼。[5]
有一美丽姑娘	有美一人,
婀娜好似嫩杨枝	婉如清扬。
与我不期而遇	邂逅相遇,
我与她一同隐藏	与子偕臧。[6]

[题解]

《诗集传》:"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言野有蔓草,则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则清扬婉矣,邂逅相遇,则得以适我愿矣。"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太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杜注:"太叔喜于相遇。"又《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韩起),子羽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吾有望矣。'"杜注:"君子相顾,己所望也。"

《诗序》:"《野有蔓草》,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疏》:"言思得逢遇男女合会之时,由君之恩德润泽不流及于下,又征伐不休,国内之民,皆穷困于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时节,不得早相配偶,思得不与期约而相会遇焉,是下民

穷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时也。"则皆谬不知所云。

[注释]

①毛传:"蔓,延也。"

②陈奂:"《释文》:'漙本亦作团。'……露上草成圜如珠,是曰团,言之曰团团。"

③马瑞辰:"盖目以清明为美,扬亦明也。《说文》:'婉,顺也。'顺与美同义。"

何按:马说迂曲。清扬当读为青杨。青,新嫩也。杨,所谓娇杨。婉,婉转,柔曲之貌。

④毛传:"邂逅,不期而会。"

⑤毛传:"瀼瀼,盛也。"

⑥毛传:"臧,善也。"

何按:臧,读为藏,隐藏也。

溱洧

溱河洧河
哗哗地流
男孩与女孩
舞步蹁跹

女孩说:“去洗吗? ”
男孩说:“要去”
“那就一起去吧! ”

洧河水边
弯曲热闹
男孩与女孩
纵情调笑
相互赠送迷人的芍药

溱河洧河
流水清清
男孩女孩们
相拥又相抱

女孩说:“去洗吗? ”
男孩说:“要去”
“那就一起去吧! ”

洧河水边
弯曲热闹
男孩与女孩
纵情欢笑
相互赠送迷人的芍药

溱洧

溱与洧,[1]
方涣涣兮。[2]
士与女,
方秉蔄兮。[3]

女曰:“观乎?”[4]
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
洵訏且乐。[5]
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勺药。[6]

溱与洧,
浏其清矣。[7]
士与女,
殷其盈矣。[8]

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
洵訏且乐。[9]
维士与女,
伊其将谑,
赠之以勺药。

[题解]

孙作云说:“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

宋王楙《野客丛书》:“上巳祓除事,说者多端。沈约《宋志》谓旧记有郭虞者,有三女。于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于东流水上祈禳祷洁。挚虞引《续齐庇护民》则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引《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束析引周公卜邑于洛,此礼已行。故逸诗曰:‘羽觞随波。则知上巳祓除,其来久矣。又观《汉书》:‘八月祓于灞上。’胡齐桢赋:‘素秋二七,天当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汉人祓除亦有在秋间者,不必春暮。自汉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齐说曰:“郑男女亟聚会,声色生焉,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蕑兮,恂訏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

《太平环宇记·南仪州》:“每月中旬,年少女儿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调弄号,日夜以为女号。二更后匹耦两两相携,随母相合,至晓方散。”

《诗序》:“《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

《韩说》曰:“溱与洧,说(悦)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原与所说者俱往观也。”《鲁说》曰:“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洵訏之乐,勺药之和。”这首诗,是描写当时青年男女热情奔放的抒情诗。

[注释]

①毛传:“溱、洧,郑两水名。”

②《郑笺》:“仲春之时,冰以释水,则涣涣然。”朱熹:“涣涣,春水盛貌。”“齐作灌”。《汉书地理志》颜注:“灌灌,水流盛也。”

何按:当作“涣涣”,即今语哗哗也。

③何按:“秉蕑”即“蹁跹”之转语。旧注谓“执蕑”(草名)。毛传:“蕑,兰也。”刘又辛先生有文驳正之,其说独具只眼,发千古之覆。(见附录)

[旧说:秉,佩也,服也。或曰手执,以扬水。韩云:“秉,执也。蕑,阑也。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众女执兰而祓除邪恶。”《传》:“蕑,阑也。”《笺》:“男女相弃,各无匹偶,感春气并出,托采芬香之草而为淫失之行”。陆玑《疏》云:“其茎叶似药草,泽兰广而长节,节中赤,高四五尺,可著粉中,藏衣著书,辟白鱼。”]

④郑玄:“既,已也。士曰:已观矣。”观,灌也,洗浴。

⑤毛传:“訏,大也。”迂,曲也。

⑥焦循:“勺药之华,鲜艳外著,其称勺药,犹灼烁也。勺药又为调和之名。……古人枣取于早,栗取于慄,多假声音以为义,取勺药为结约,与取勺药为调和,其假借一也。”

⑦毛传:“浏,深貌。”何按:浏,通作流,流水也。

⑧毛传:“殷,众也。”

何按:殷,依也。盈,偎也。相依相偎,拥抱也。

⑨洵,通姰,戏也。訏,悦,喜悦。

[附录]

释秉蕑

刘又辛

《诗·郑风·溱洧》一章:"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传云:"兰也。"自毛传释为兰,各家说《诗》者多宗之,迄今无异说,然多牵强不可通。细按诗意,及《诗经》文法结构,用词规律,知"秉"乃状词,形容士、女之盛貌,非执兰之谓也。试列举古说以指其谬,再申述此说以见其实。

郑笺云:"男女相弃,各无匹偶,感春气并出,托采芬香之草而为淫失之行。"

《太平御览》卷三十引《韩诗》云:

"秉,执也。蕑,兰也,当此盛流之时,士与众女,方执兰拂除邪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此两水之上,招魂续魄,除拂不祥。故诗人愿与所悦者俱往观之。"

按,郑氏托采香草之说,只是望文生义,殊无根据。《韩诗》所云,竟将此诗视为郑国拂除邪恶仪俗诗,亦多武断之嫌。盖此诗乃男女游春相乐之诗,古时婚姻制度,多为男女相悦自由结合。当春日晴和时,男女相悦于溱洧之上,载歌载舞,互以鲜花为赠答,以成其好事。及今西南边民如彝族、苗民等,仍多有歌舞相会之风俗。如从社会学的观点视之,此乃远古社会制度之下婚姻仪式。有时此种仪式富于宗教色彩,然亦不当纯以宗教眼光视之也。此旧说不可议者一。

细审此诗文法组织,一章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二章云:"溱与洧,浏其清矣。女与士,殷其盈矣。""涣涣"、"浏清"皆形容溱洧之状词;"殷其盈矣",亦为形容士女之盛貌者。例之以《诗经》文法,"秉蕑",亦当为形容士女之状词,不当以动词、名词释之也。

然则"秉"之义云何?余曰:"秉蕑"即"简简"为状词者三见。《邶风·简兮》一章: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

《周颂·执竞》:"降福简简,威仪反反。"

《商颂·那》:"猗与那与,鞉置我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

此三"简简"均为盛大之貌。全以为"秉蕑",即"简简"之异文,"蕑"、"简"二字可互用,

例证不胜举。至“简简”因异化作用而递变为“秉蔺”,亦中国古代联绵词之通例,余另有专文讨论之。此处特其一例耳。

[何按:刘说驳旧说甚确。唯释之为“简简”,仍非达诂。以音求之,秉简,即“蹁跹”之转语也。蹁跹,舞貌也。]

《诗·桧风·隰有苌楚》一诗,前人多不解其义。

余以为此乃男女对唱互相赞美之情诗也。未婚男女,邂逅林野,苌楚婀娜,风景宜人,二人互唱情歌,藉表倾慕之意,即以苌楚起兴。细案诗意,首章当为女子所唱,次章为男子所答,三章又为女子唱。“隰有苌楚,猗傩其枝”一句,为一般民歌之起兴惯例,与本文若有关若无关。“夭之沃沃”为赞美之诗,三章为女子颂男子之句也。明乎此,则此二千六、七百年前之民歌始得复活于吾人之眼前,而此一对情窦初开之小情人,复得使其瞭亮歌声环绕于吾人耳畔也。滇省武定一带流行之民歌中有《石兴花调》者,有一则与此诗相类,姑录于后,以为此诗注脚:

男唱:一望小妹白如漂,强如豆腐不开刀;

妹是后园嫩白菜,刀一砍来水就漂。

女唱:一望小哥白如银,望着望着焕眼睛;

人人都是父母养,怎会生得恁爱人。

此歌体裁风趣,颇可与前诗相印证,因附于此,以为旁证。

齐 风

齐风,齐国之民歌。

齐,姜姓,开国君主是吕尚,即著名之姜太公,建都营丘,据古莱夷之地。后称临淄,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齐风》共十一篇,其中有四篇,即《南山》、《敝笱》、《载驱》、《猗嗟》,是刺襄公与其妹文姜私通的诗。齐襄公于公元前 697 年至前 686 年在位。这四首诗应该是这个时候的作品,其他各诗则在齐桓公以前,大抵说来,《齐风》都是春秋初中期的作品。

[吴季札记齐风,曰:

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鸡鸣

“鸡儿已叫啦
太阳出来啦”
“不是鸡儿叫，
那是苍蝇闹”

“东方明亮啦
太阳高高啦。”
“不是东方亮
那是月亮光”

“虫儿嗡嗡真讨厌
我还想和你做个梦。”
“等会朝散我就回来
求你不要埋怨我！”

鸡鸣

“鸡既鸣矣，
朝既盈矣。”①
“匪鸡则鸣，
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
朝既昌矣。”②
“匪东方则明，
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③
甘与子同梦。”
“会且归矣，④
无庶予子憎。”⑤

[题解]

男女情人之间问答谐谑之诗。

《诗序》：“《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纯属无根妄谈。

又，《韩说》曰：“鸡鸣，谗人也。此文谓‘谗’，疑夺‘忧’字，应为‘忧谗’。此诗为‘忧谗’之诗。”《齐说》：“鸡鸣失时，君骚相忧。”因齐君内嬖多，有以谗君而刺乱。一说，此汉初淳于缇萦救父之作。缇萦因伤父无罪被谗，冀见君上（文帝）怜察而作此歌。此班固所言，源于汉代刘向《列女传》。按今本《列女传》，齐太仓无此事。事见《史记·仓公传》。

[注释]

①朱熹：“会朝之臣既已盈矣。”何按：朱说不确。朝，朝日。

②朱熹：“昌，盛也。”

③薨薨,即轰轰、嗡嗡,拟声词。

④毛传:“会,会于朝也。”

⑤严粲:“无庶,犹庶无。古人辞急倒用也。予子,吾子也。称其所昵也,爱而称之之辞也。”又“吾方甘与子卧而同梦,迫于视朝而起。吾会朝即归,庶无为吾子所憎也。”

还　　还

你回来啦	子之还兮,①
我们曾相遇在猛山前	遭我乎猛之间兮。②
我们并肩追赶大兽	并驱从两肩兮,③
您拱手夸我棒啊!	揖我谓我儇兮。④
你真猛呵	之子茂兮,⑤
我们曾相遇在猛山道上	遭我乎猛之道兮。
我们并肩追逐两只公兽	并驱从两牡兮,
您拱手夸我好啊!	揖我谓我好兮。
你真强呵	子之昌兮,
与我相遇在猛山南啊	遭我乎猛之阳兮。
我们同追两只大狼啊	并驱从两狼兮,
您拱手夸我壮啊!	揖我谓我臧兮。⑥

[题解]

此诗似为同性恋者相赠的情诗。

《诗序》:"《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逐,谓之好焉。"《笺》:"荒谓政事荒废。"《疏》:"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猎,从逐禽兽而无厌,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国之风俗。"

马瑞辰云:"贤"即首章"儇"字音近之讹。

[注释]

①毛传:"还,便捷之貌。"

②毛传:"猛,山名。"在今山东省临淄县南。

③毛传:"兽三岁曰肩。"

④陈奂:"《传》训儇为利者,利,犹闲也,闲于驰逐也。"

⑤陈奂:"茂,美。美者,谓习于田猎也。"

⑥毛传:"臧,善也。"

著

在门口等着我
耳环要戴白色的
配上红玉亮亮的！

在院里等着我
耳环要戴青色的
配上红玉透透的！

在堂上等着我
耳环要戴黄色的
配上红玉美美的！

著

俟我于著乎而，①
充耳以素乎而，②
尚之以琼华乎而。③

俟我于庭乎而，
充耳以青乎而，
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
充耳以黄乎而，
尚之以琼英乎而。

[题解]

男女约会之诗。

朱熹以为迎亲诗。《诗集传》:“(引)东莱吕氏曰:‘昏礼,婿在妇家亲迎,既奠雁,御轮而归,俟于门外,妇至门则揖以入,时齐俗不亲迎,故女至婿门,始见其俟己也。”说与诗义不符。

[注释]

①毛传:“俟,待也。门屏之间曰著。”而,后缀词。

②充,穿也。素,白也。

③何按:尚,配也。琼,赤玉。华,亮。莹,晶莹。英,美。

东方之日

东方之日

东边有太阳呵
那美丽的姑娘——
在我房里啊
在我房里啊
搂着我叫啊！

东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1]
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
履我即兮。[2]

东边有月亮呵
那美丽的姑娘——
在我内房啊
在我内房啊
搂得我好紧啊！

东方之月兮，
彼姝者子，
在我闼兮。[3]
在我闼兮，
履我发兮。[4]

[题解]

后人以为这是描写新婚之诗。谓貌美多姿的新妇，"如东方之日红艳艳之可爱，如月色融融的甜静而可人。"（孙作云语）

《诗序》："《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笺》："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作。"《疏》："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谓男女不待以礼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礼化之，是其时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为陈君臣盛明，化民以礼之事，以刺当时之衰。郑则指陈当君臣不能化民以礼。虽原意异，皆以章首一句东方之日为君失道，东方之月为臣失道。"

[注释]

①姝，美也。

②朱熹："履，蹑。"马瑞辰："即，就也。谓所就止之处。即，行也。即为就，亦为行。……履我行者，谓女子从我行。"按说皆不确。履，屦也，搂也。即，叫也。俞樾：《释文》曰：履，

牵也。即,就也。

③毛传:“闼,门内也。”

④履,搂也。朱熹:“发,行去也。言蹑我而行去也。”其说迂曲。发,泼也,通迫,紧也。《广雅·释诂》:“发,开也。”发有放意,反义为训,亦有紧意。

东方未明

东方天还未亮
颠三倒四穿衣裳
为何颠倒错乱?
因为王爷召唤

东方天还未明
颠三倒四穿衣裳
为何颠倒错乱?
因为王爷有令

折取柳枝堵篱墙
不让坏蛋往里看
不要一去一整夜
早上不来就晚上

东方未明

东方未明,
颠倒衣裳。①
颠之倒之,
自公召之。②

东方未晞,③
颠倒裳衣。
倒之颠之,
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④
狂夫瞿瞿。⑤
不能辰夜,⑥
不夙则莫。⑦

[题解]

此诗是应召服役者即将离家告别情人之诗。

《诗序》:“《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挈壶氏,掌刻漏之官,主报时。

《诗集传》:“此诗人刺其君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言东方未明而颠倒衣裳,则既早矣,而又有从君所而来召之者焉,盖犹以为晚也。”诸说皆迂曲无稽。

[注释]

①以衣衫套来,必先颠倒之。曹植《九咏》:“犹颠倒而求颠。”

②公,古公。官府。

③毛传:“晞,明之始升。”《说文》:昕,天明,日将出也,读若希。《广雅·释诂》:“昕,明也。”

④毛传:“樊,藩也。”

吴闿生:“柳,柔脆之木。……折柳以藩园,无益于禁矣。”

⑤狂夫,疯子。朱熹:“瞿瞿,惊顾之貌。……折柳樊圃,虽不足恃,然狂夫见之,犹惊顾而不敢越。以比辰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则失之暮也。”何按:瞿,睽,窥,窃视。

⑥能,耐,待也。辰夜,日夜。《庄子·齐物论》:“见卵而求时夜。”时夜即旦夜,即辰夜,皆谓日夜也。

⑦夙,肃,宵也。(肃古有萧音)莫,暮也。

南山

南山巍巍高又大
雄狐步子慢又慢
为何在鲁国大道游荡？
文姜由此去出嫁
既然她已出嫁
为什么你还牵着她？

葛布织鞋排成行
帽带一对配成双
为何在鲁国大道游荡？
文姜已出嫁
既然已嫁出去
为何你还去找她？

农家怎么种麻？
田埂有竖有横
人怎么娶妻子？
必定拜见爹妈
既已成为人妻
为何你不管束她？

劈柴靠什么？
不用斧头没办法
要娶妻子怎么办？
没有媒人不能成
既然妻子娶到手
怎还任她胡来呀？

南山

南山崔崔，①
雄狐绥绥。②
鲁道有荡，③
齐子由归。④
既曰归止，
曷又怀止？⑤

葛屦五两，⑥
冠緌双止。⑦
鲁道有荡，
齐子庸止。⑧
既曰庸止，
曷又从止？

蓺麻如之何？⑨
衡从其亩。
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⑩

析薪如之何？⑪
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
曷又极止？⑫

[题解]

《诗序》:“《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笺》:“襄公之妹,鲁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与淫通,及嫁,(桓)公谪之,公与夫人如齐,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车而搚杀之。夫人久留于齐。庄公(桓公之子)即位后乃来,犹复会齐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齐师,齐大夫见襄公行恶如是,作诗以刺之,又非鲁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事见《左传·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鲁大夫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诗集传》:“此诗前二章刺齐襄,后二章刺鲁桓也。”三家无异义。

[注释]

①毛传:“南山,齐南山也。崔崔,高大也。”

②朱熹:“绥绥,求匹之貌。”

③朱熹:“鲁道,适鲁之道也。荡,平易也。”

④朱熹:“齐子,襄公之妹,鲁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从也,妇人谓嫁曰归。”

⑤朱熹:“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从此道归于鲁矣,襄公何为而复思之乎?……此诗前二章刺齐襄。后二章刺鲁桓也。”

⑥王夫之:“按此‘五’字,当与伍通,行列也。言陈履者,必以两为一列也。乃与冠緌必双,男女有匹之义合。”

朱熹:“两,二履也。”

⑦陈奂:“《内则》冠緌缨,郑注云:緌,缨之饰也。孔疏云结缨颔下以固冠。结之余者,散而下者谓之緌。”

⑧陈奂:“庸,即上章之由。”

⑨朱熹:“蓺,树。……欲树麻者,必先纵横耕治其田亩。欲取妻者,必先告其父母。”

⑩毛传:“鞠,穷也。”

朱熹:“又曷为使之得穷其欲而至此哉。”

⑪郑玄:“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

⑫毛传:“极,至也。”

甫田

无法耕作那荒田
只有野草骄又盛
不要思念远方人
令人心裂如刀割

无法耕作那荒田
只有野草壮又密
不要思念远方人
令人心伤如碎裂

记得当年胖小子
束发两角翘又翘
才有几时不曾见
居然戴冠成年啦!

甫田

无田甫田,①
维莠骄骄。②
无思远人,
劳心忉忉。③

无田甫田,
维莠桀桀。④
无思远人,
劳心怛怛。⑤

婉兮娈兮,⑥
总角丱兮。⑦
未几见兮,⑧
突而弁兮。⑨

[题解]

讽刺诗。

《诗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今襄公无礼义,无德,诸侯心不从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劳,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诗以刺之。”

《诗集传》:“无思远人,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无功也。”

[注释]

①何按:无,芜也。甫,榜也。毛传:“甫,大也。”《尔雅·释地》:郑有圃田。圃、甫通。九叹王逸注:圃,野也。吴都赋李善注:有草曰圃。

孔颖达:“上田谓垦耕,下田谓土地。”

②朱熹:“莠,害苗之草也。……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

③毛传:“忉忉,忧劳也。”

④毛传:“桀桀,犹骄骄也。”

⑤毛传:“怛怛,犹忉忉也。”

⑥朱熹:“婉娈,少好像。丱,两角貌。”何按:婉娈,复辅音连绵词,即委婉,苗条,秀小之貌。

⑦丱,读作矿,《五经文字》引《说文》谓丱乃卵之异文。今文作丫。《说文》:“丬 ,羊角也,象形。”马瑞辰云丬即丱之省。丬,两角之貌也。何按:即 ,今作丫,丫、羊音通。象羊角。

毛传:“总角,聚两髦也。”小儿发饰,总束两髦,状如两角,称“总角”。

⑧几,即也,曾也。

⑨毛传:“弁,冠也。”何按: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后娶。《夏小正》:“二月绥多士女。”戴氏传:冠子取妇之时也。

卢 令	卢 令
狗铃响丁当,	卢令令,[①]
那人英俊又仁善	其人美且仁。[②]
狗儿锁双环	卢重环,[③]
那人俊美又勇敢	其人美且鬈。[④]
狗儿锁大环	卢重鋂,[⑤]
那人英俊又强壮!	其人美且偲。[⑥]

[题解]

情人歌颂一位猎人。

旧说不同,皆难通。《诗序》:"《卢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疏》:"作《卢令》诗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猎,用毕(古代用以捕捉野兽的长柄网),用弋(以绳系箭而射),好此游田逐禽,而不修治民事,国内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诗。"此所谓以美为刺也。

陈奂谓《齐诗》及《管子·小匡篇》并云:"襄公田猎毕弋,不听国政。鲁庄公八年,齐襄公十二年也,《左传》称田于贝丘而乱作,为襄公因荒亡身之事据。"事见《左传·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

[注释]

①朱熹:"卢,田犬也。令令,犬颔下环声。"令,铃也。《说文》:"齐谓黑色曰驢。"驢,黑色犬。

②程程,项铃声。

③毛传:"重环,子母环也。"锁也。

④郑玄:"鬈,读当为权。权,勇壮也。"

⑤《说文》:"鋂,大环。"(今本作项,从毛传引改。)

⑥毛传:"偲,才也。"何按:《说文》"偲,疆力也。"《释文》引作强。

<table>
<tr><td>

破篓子※

</td><td>

敝 笱

</td></tr>
<tr><td>破洞穿在鱼篓上
鳊鱼、鲲鱼任游荡
齐国那女人回来了
来往男人像云一样</td><td>敝笱在梁,①
其鱼鲂鳏。②
齐子归止,
其从如云。③</td></tr>
<tr><td>破洞穿在鱼篓上
鳊鱼、鲢鱼任游荡
齐国那女人回来了
来往男人像雨一样</td><td>敝笱在梁,
其鱼鲂鱮。④
齐子归止,
其从如雨。</td></tr>
<tr><td>破洞穿在鱼篓上
任从鱼儿来游荡
齐国那女人回来了
来往男人像水一样</td><td>敝笱在梁,
其鱼唯唯[鲂鲤]。⑤
齐子归止,
其从如水。</td></tr>
</table>

[题解]

讽刺诗。

方玉润:“刺鲁桓公不能防闲文姜也。”

《诗序》:“《敝笱》,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疏》:“文姜是鲁桓夫人,齐人恶鲁桓公为夫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于齐,与兄淫乱为二国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乱,由鲁桓微弱使然。”

[注释]

①孔颖达:“毛以为笱者捕鱼之器,敝败之笱,在于鱼梁。”何按:旧注多以笱为渔器,

※鲁桓公娶齐襄公妹文姜为妻(说详《左传》及《谷梁传》)。文姜淫乱与其兄齐襄公私通,且面首众多。民间流传此诗讥之。敝笱即破洞,如“现在骂淫女为烂东西(破鞋)一样。”(闻一多)

谬。笱，洞也。敝笱则破洞，即破孔。

梁，曲梁，又称罶，曲梁，其工易，故谓之寡妇之笱。闻一多说：“寡妇之笱（沟），谓像寡妇的性部一样，易入而难出。”女阴古称“沟”，又作句，冓、媾。《易》注：“贯鱼，谓此众阴也，骈头相次，似贯鱼也。”

②陈奂：“鲂之类。……鲲与鳏，古正同音。”笺曰：“鲂，鳏，鱼之易制者，然而敝败之笱不能制。喻鲁桓微弱，不能防闲文姜，终其初时之婉顺。”

③方玉润：“非叹仆从之盛，正以笑公从妇归宁，故仆从加盛，如此其极也。”

④朱熹：“鱮似鲂，厚而头大，或谓之鲢。”

⑤朱熹：“唯唯，行出入之貌。”异本作鲂鲤。

载驱

车轮奔驰辟啪啪
皮制车蓬红轮鞹
游荡鲁国大道上
齐家文姜又来啦

四匹黑马健又壮
垂下辔绳长又长
游荡鲁国大道上
齐家文姜回家啦

汶河流水荡又荡
大路行人闹攘攘
游荡鲁国大道上
齐家文姜飞一样

汶河水呀浪滔滔
路上行人跌撞撞
游逛鲁国大道上
齐家文姜在浪荡

载驱

载驱薄薄,[1]
簟茀朱鞹。[2]
鲁道有荡,
齐子发夕。[3]

四骊济济,[4]
垂辔沵沵。[5]
鲁道有荡,
齐子岂弟。[6]

汶水汤汤,[7]
行人彭彭。[8]
鲁道有荡,
齐子翱翔。

汶水滔滔,
行人儦儦。[9]
鲁道有荡,
齐子游敖。

[题解]

这是一首讽刺鲁庄公时,齐襄公与其妹文姜淫乱的诗。

《诗序》:"《载驱》,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春秋》记桓公三年文姜嫁鲁,襄公送之人鲁邑 讙 。鲁庄公二年(公元前 692 年),桓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

齐师。七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又会齐侯于穀。《齐说》曰:"襄嫁季女,至于荡道。齐子旦夕,留连久处。"《谷梁传》: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庄公)生。时曰:"同手人也。"《谷梁传》:姜氏未嫁已乱其兄。时人咸曰:齐侯之子,同于他人。同犹通,言淫之也。

[注释]

①毛传:"薄薄,疾驱声也。"

②朱熹:"簟,方文席也。茀,车后户也。朱,朱漆也。鞹,兽皮之无毛者。"

③马瑞辰:"以其天已将明,而日尚未出,谓之发夕。"

④朱熹:"骊,马黑色也。济济,美貌。"

⑤毛传:"垂辔,辔之垂者。"

朱熹:"沵沵,柔貌。"

⑥凯,归。弟,第,它。

⑦毛传:"汤汤,大貌。"

王应麟:"汶水,……桑钦以为出泰山莱芜县原山。"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一带。

⑧毛传:"彭彭,多貌。"

⑨毛传:"儦儦,众貌。"

猗嗟

嘿呀,真棒啊!
身材高而长啊!
挺拔而昂扬啊!
眼睛光亮亮啊!
大步真矫健啊!
射箭真叫准啊!

嘿呀,真漂亮啊!
眼睛多明亮啊!
仪式已举行啦!
整天射箭靶——
箭箭中靶心啊!
真是好男儿啊!

嘿呀,真美好啊!
精壮又柔软啊!
舞姿旋如飞啊!
箭连连中的——
四箭中一点啦!
足以平寇乱啊!

猗嗟

猗嗟,昌兮![1]
颀而长兮,
抑若扬兮,[2]
美目扬兮,
巧趋跄兮,[3]
射则臧兮。

猗嗟,名兮![4]
美目清兮,
仪既成兮,
终日射侯,[5]
不出正兮,[6]
展我甥兮。[7]

猗嗟,娈兮![8]
清扬婉兮,[9]
舞则选兮,[10]
射则贯兮,
四矢反兮,[11]
以御乱兮。

[题解]

此诗歌颂武士。

《诗序》:"《猗嗟》,刺鲁庄公也。齐人伤鲁庄公有威仪技艺,然而不能以礼防闲其母,失子之道,人以为齐侯之子焉。"《疏》:"见其母与齐淫,谓为齐侯种胤,是其可耻之甚,故齐人作此诗以刺之。礼,妇人夫死从子,子当防母奸淫,庄公不能防禁,是失为人子之道,

经言猗嗟，是伤叹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长，面目之美，善于趋步，是有威仪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艺也，言展我甥兮，拒时人以为齐侯之子也，以其齐人所作，故系之于齐，襄公淫之，故为襄公之诗也。"

［注释］

①毛传："猗嗟，叹辞。昌，盛也。"吁嘻、呜呼。

马瑞辰："昌之本义为美，引申为凡美盛之称。"

②毛传："抑，美色。扬，广扬。"

孔颖达："扬是额之别名，抑为扬之貌。故知抑为美色。额贵阔，故言扬，广扬。"

③朱熹："跄，趋，翼如也。"

④马瑞辰："名、明古通用，名当读明。明亦昌盛之义。"

⑤朱熹："侯，张布而射之者也。"

⑥朱熹："正，设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

⑦王夫之："古者盖呼妹婿为甥。其云甥者，指鲁庄娶哀姜而言之也。……展，诚也。齐人夸其诚足为我之婿，终许其昏之辞也。"

⑧毛传："娈，壮好貌。"

⑨毛传："婉，好眉目也。"

⑩朱熹："选，异于众也。"

⑪郑玄："反，复也。……每射四矢皆得其故处，此之谓复。"

魏风

魏，周封国名。魏国始祖和西周王室同属姬姓。其都城在今山西芮城北。此乃先魏，于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所灭。

据《水经注》说："故魏国南西并去河二十里，北去首山十余里，处河山之间，土地追隘。"可证先魏国原是一个偏僻的小国，其地略在晋南(山西安邑)。此"魏"非三家分晋后魏、韩、赵之魏国也。

[吴季札论魏风，曰：

"美哉！沨沨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立也。"]

葛屦	葛屦
紧紧葛鞋的带儿	纠纠葛屦,[①]
穿它能够踏寒霜	可以履霜?
纤嫩女孩的小手	掺掺女手,[②]
可以缝出好衣裳	可以缝裳?
漂亮腰带和领子	要之襋之,[③]
也得好人才配穿	好人服之。
美丽的人应端庄	好人提提,[④]
可惜有点向左偏	宛然左辟。[⑤]
虽然佩戴象牙簪	佩其象揥,[⑥]
可惜是个偏心眼	维是褊心,[⑦]
所以我要刺刺她	是以为刺。

[题解]

此诗似是缝衣侍女讽刺女主人的诗。

[注释]

①毛传:“纠纠,犹缭缭也。”

陈奂:“纠纠、缭缭,古今语。凡屦皆有綦。经言纠纠,传言缭缭,皆綦之状也。”

金冠英:“纠纠,犹缭缭,绳索缠结缭绕之状。形容屦上的絇(屦头上的装饰)或綦(系屦的绳)。絇是一条丝线打的带子,从屦头弯上来,成一小纽,超出屦头三寸。絇上有孔,从后跟牵过来的綦便由这孔中通过,又绕回去,交互地系在脚上。屦(音句),鞋也。”

②毛传:“掺掺,犹纤纤也。”

③毛传:“要,袖。襋,领也。”

焦循:“要为身中之名,加衣作褄,则为裳要。裳要可省为要。”

④马瑞辰:“提为媞之假借。……媞媞为安谛,又为美好。”

⑤马瑞辰:“辟当读如便辟之辟。……好习容仪也。《列子释文》:‘便僻,恭敬太过也。’便与旋、叠韵而同义。……古左与邪通。……左辟即邪辟也。”

⑥陈奂:“佩,犹饰也。”

朱熹:“揥所以摘发,用象为之。贵者之饰也。”

⑦余冠英:“褊心,心地狭隘。”

汾水浸润的地方

(汾沮洳)

在汾水浸润的湿原上
有人采摘蘼菜
那是谁家的女孩?
美得无法描述——
美得无法描述
在公路上那么打眼

在汾水流过的那边
有人在采桑叶
那是谁家的女孩?
美得像朵花
美得像朵花——
在田野里那么打眼

那汾水流过的湾子里
有人在摘菱角
那是谁家的女孩?
美得像块玉
美得像块玉——
与公族其他人都不一样!

汾沮洳

彼汾沮洳,①
言其采莫。②
彼其之子,
美无度。
美无度,
殊异乎公路。③

彼汾一方,
言采其桑。
彼其之子,
美如英。
美如英,
殊异乎公行。④

彼汾一曲,
言采其蕒。⑤
彼其之子,
美如玉。
美如玉,
殊异乎公族。⑥

[题解]

一首情诗。旧说以“彼其之子”为男性,细审诗意,知其为采菜之少女也。

[注释]

①魏源《诗古微》:“盖言沮泽之间,有贤者隐居在下,采蔬自给,然其才德实出乎在位公行、公路之上。故曰:虽在下位而自尊。……盖春秋时,晋官,……皆贵族子弟,无材世禄,贤者不得用,用者不必贤也。”

朱熹:“汾,水名。出太原晋阳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处下隰之地。”

何按:“沮洳”,即今语“浸润”。许多古词,特别是连绵语,现代语言中仍在使用,但古词写法不同,遂失本义。如“漫漶”即“模糊”,“鬼谷”即“诡谲”,“滑稽”即“古怪”。

②言,即伊,她也。毛传:“莫,菜名。”即蘼芜也。

③马瑞辰:“公路,掌路(辂)车,立居守。公行,掌戎车,主从行。……《左传》:‘宦卿之適,以为公族’。”

④公行,公田旁的道路曰公行。

⑤毛传:“藚,水萎也。”藚,菱角。

⑥朱熹:“公族,掌公之宗族,晋以卿大夫之適子为之。”

园有桃

果园里有桃
果实熟透了
我心中忧愁
唱出歌和谣

不理解我的人
说“你这人太骄傲！”
对那人只能这样
你让我怎么办？

心里忧愁
谁能理解？
谁能理解？
我如何能不去想！

果园里有枣子
果实已可以吃
我心中忧愁
不得不出城周游

不理解我的人
说“你这人太没有准”
对那人只能这样
你让我怎么办？

我内心忧愁
谁能理解？
谁能理解？
如何能不去想！

园有桃

园有桃，
其实之殽。[①]
心之忧矣，
我歌且谣。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骄。[②]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③]

心之忧矣，
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

园有棘，[④]
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
聊以行国。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罔极。[⑤]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
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

[题解]

《诗序》:"《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疏》:"俭啬不用其民,大夫忧之。"

方玉润说:"魏君非俭,乃啬耳。举国不知以为美德,从而和之,相率以吝。计较琐屑,务简省而不适宜,谋小利而不中节,以至人心日刻,国事愈孱,尚不自知其失,故贤者忧之,发为歌咏,亦望当国者有以矫其失而正之耳。"

[注释]

①朱熹:"殽,食也。"

②马瑞辰:"我士与彼人对,彼人,谓所刺之人。我士,即诗人自谓也。"

③其,期也。期待,寄望。

④毛传:"棘,枣也。"朱熹:"棘,枣之短者。"何按:棘,即酸枣。

⑤王先谦:"《传》:'极,中也。'……罔极,失其中正之心。"

爬山

(陟岵)

登上那山巅
遥望远方的父亲

父亲说——
“呵,我儿要去出征
日夜不要休息
要平安地归来呵
一定要归来
不要留在异乡!”

登上那山岭
遥望远方的母亲

母亲说——
“呵,小儿子要出征
早晚不要贪睡
要平安地归来呵
一定要归来
不要抛弃故乡!”

登上那山冈
遥望远方的大哥

大哥说——
“呵,弟弟要出征
会日夜奔忙
要平安地归来呵

陟岵

陟彼岵兮,[1]
瞻望父兮。

父曰:“嗟!
予子行役,
夙夜无已!
上慎旃哉,[2]
犹来无止!”[3]

陟彼屺兮,[4]
瞻望母兮。

母曰:“嗟!
予季行役,
夙夜无寐![5]
上慎旃哉,
犹来无弃!”[6]

陟彼冈兮,
瞻望兄兮。

兄曰:“嗟!
予弟行役,
夙夜必偕。[7]

一定要归来
不要客死他乡!"

上慎旃哉,
犹来无死。"

[题解]

这是一篇写征夫行役思家之诗。

《诗序》:"《陟岵》,孝子之行役,思念父母也,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笺》:"役乎大国者,为大国所征发。"

[注释]

①毛传:"山无草木曰岵。"岵,岳。

②朱熹:"上,犹尚也。……庶几慎之哉。"

毛传:"旃,之。"何按,旃,回转。

③何按:犹,游也。姚际恒:"无止,谓无止于彼而不来也。"

④毛传:"山有草木曰屺。"

⑤王引之:"寐读为沬。无沬,犹无已也。"

⑥姚际恒:"无弃,谓无弃我而不归也。"

⑦毛传:"偕,俱也。"

十亩之间

十亩的园田间
采桑人来来往往
走，同你一起回吧！

十亩的园田间
采桑人密密麻麻
走，同你一起溜吧！

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
桑者闲闲兮，[1]
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
桑者泄泄兮，[2]
行，与子逝兮。

[题解]

本诗咏采桑女与情人约会偷情。

《诗序》："《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疏》："经二章皆言十亩，一夫之分，不能百亩，是为削小，无所居，谓土田狭隘，不足耕垦以居生，非谓无居宅也。"

[注释]

①毛传："闲闲然，男女无别往来之貌。"

陈奂："桑者，采桑者也。闲闲当作閒閒。……閒閒，犹宽閒。"

②泄、笑音转。

伐 檀

"铿铿"砍倒檀树
把它放在河岸
河水清清泛波纹

既没耕种又不收割
凭什么你要独占庄稼三万亩?

既不出狩又不打猎
凭什么你院里挂满獾皮?
你要真是君子
就不该白吃白喝啊!

"铿铿"砍檀做车轴
把它放倒在河边
河水清清波纹静

既没耕种又不收割
凭什么你拿走庄稼三十万捆?

既不出狩又不打猎
凭什么你院里挂满了大野兽?
你要真是君子
就不该白吃白喝啊!

"铿铿"砍檀做车轮
把它放倒在河岸
河水清清卷波纹

伐 檀

坎坎伐檀兮,①
置之河之干兮,②
河水清且涟猗。③

不稼不穑,④
胡取禾三百廛兮?⑤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⑥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
置之河之侧兮,
河水清且直猗。⑦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亿兮?⑧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特兮?⑨
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
置之河之漘兮,⑩
河水清且沦猗。⑪

既没耕种又不收割	不稼不穑，
凭什么你有粮谷三百囤？	胡取禾三百囷兮？
既不出狩又不打猎	不狩不猎，
凭什么你院里挂满大鹑？	胡瞻尔庭有县鹑兮？⑫
你要真是君子	彼君子兮，
就不该白吃白喝啊！	不素飧兮！⑬

[题解]

这是一首公社农夫抨击贵族领主化公社土地为私有、化公社公产为私有的抗议之歌。商周以檀作为车。《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

《诗序》："《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耳。"《疏》："此言在位，则刺臣。明是君贪而臣效之。虽责臣，亦所以刺君也。"

《鲁说》曰："《伐檀》者，魏国之女所作也。伤贤者隐避，素餐在位，闵伤怨旷，失其嘉会。夫圣王之制，能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于田。今贤者隐退，伐木在位，食禄、悬珍奇、积百谷，并包有土，德不加百姓，伤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又曰："其诗刺贤者不遇明主也。"《齐说》曰："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而家私累万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

《诗集传》："诗人言，有人于此，用力伐檀，将以为车而行陆也。今乃置之河干，则河水清涟而无所用，虽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则自以为不耕，则不可以得禾，不猎，则不可以得兽，是以甘心穷饿而不悔也。"

[注释]

①毛传："坎坎，伐檀声。"檀，良木之名。

②毛传："寘，置也。干，厓也。"

③马瑞辰："《尔雅·释水》：'河水清且澜漪，大波为澜。'据《说文》：'大波为澜，澜或从连，作涟。'是澜涟本一字。古连读若澜。"

④毛传："种之曰稼，敛之曰穑。"

⑤廛，即里。毛传："一夫之居曰厘。"《放斋诗说》曰："三百厘，为三万亩。以汉志准之，亩收一石有半，三百厘当四万五千石。"胡承珙引许氏《诗集》："每井八夫，每夫一厘，助耕

公田八十亩而制禄出也。”

⑥貆,《说文》:“貉之类。”貉,一说属豹类。但《说文》引孔子:“貉之为言恶也”,鳄鱼称恶,则或为巨蜥一类。

⑦方玉润:“苏氏辙曰:‘水平则流直。’”

⑧郑笺:“十万曰亿。”亿为古代万以上之度量名。上古之亿为十万,后进为万万。

⑨陈奂:“特,亦兽名也。……《方言》物无耦曰特,兽无耦曰介。特、介,皆大也。”

⑩毛传:“漘,厓也。”

⑪毛传:“小风水成文,转如轮也。”

⑫焦循:“鹑之为鸟,人所共知,此独训小鸟,明其为鹌鹑之鹑。”于省吾说:毛传训鹑为小鸟,自来说诗者无异议。然貆,特皆大兽,“如果起拳头大小的鹌鹑,岂非不伦?”故于氏谓鹑当读为敦,鹑鸟,敦鸟也,大鸟曰敦。何按:于说是,鹑为大鸟。敦鸟,古乃鸵鸟、巨鸟之称。

⑬毛传:“熟食曰飧。”

硕鼠

蝼蛄蝼蛄
不要咬啮我田中的黍根！
多年惯你养你
却不肯对我照顾

逼我决心离开你
另去找个乐土！
乐土啊乐土——
那才是我的安居处！

蝼蛄蝼蛄
不要咬啮我田中的麦根！
多年惯你养你
却不肯念我恩德

逼我决心离开你
另去找个乐国！
乐国啊乐国——
那才是我的安居所！

蝼蛄蝼蛄
不要咬啮我田中的禾苗
多年惯你养你
却不知我的辛劳

逼我誓要离开你
另去找个乐郊！

硕鼠

硕鼠硕鼠，[1]
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2]
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3]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
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爰得我直。[4]

硕鼠硕鼠，
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
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乐郊啊乐郊——	乐郊乐郊，⑤
再不会激愤悲号！	谁之永号。⑥

[题解]

这是一首族社农夫欲逃离领地的怨歌。

《诗序》:“《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疏》:“蚕食者,蚕之食桑,渐渐以食,使桑尽也。犹君重敛,渐渐以税,使民困也。言贪而畏人,若大鼠然。”

《鲁说》曰:“履亩税而硕鼠作。”《齐说》曰:“周之末涂,德惠塞,而耆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是也。”(履亩,春秋时,鲁国改井田制为按亩收税制。《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

[注释]

①硕鼠,蝼蛄。旧注皆解为大鼠,甚谬。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七:“鼫鼠乃蝼蛄,非鼠也。”孔颖达《正义》引蔡邕《劝学》:“硕鼠五能,不成一技。”硕鼠即鼫鼠。(详说见附录:刘又辛《释硕鼠》)郭璞曰:“大鼠,好在田中食粟豆。”陆玑:“今河东有大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谓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

②毛传:“贯,事也。”

③逝,誓也。决心成盟曰誓。女,读为汝,即尔、你也。

④王引之:“直,当读为职,职亦所也。”女,汝,你也。

⑤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郊,郊原,牧场也。

⑥毛传:“号,呼也。”马瑞辰:“永号,犹咏叹也。……谁之永号,犹云:谁其永号。”何按:永,长也。永号,长呼也。

[附录]

释硕鼠

刘又辛

《荀子·劝学篇》:“目睹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梧鼠”也写做“鼫鼠”。

《大戴礼·劝学篇》此句作“鼫鼠五技而穷”。蔡邕《劝学篇》也作“鼠五能,不成一伎。”《说文》“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水,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尔雅·释兽》“鼠”条郭璞注云:

“形大如鼠,头如兔,尾如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关西呼为鼠。”

这种说法影响很大,近代和当前的字、词典,多半采用这个说法。

晋代崔豹的《古今注》:

“蝼蛄,一名天蝼,一名蛊,一名鼠。有五能而不能成其伎:一、飞不能过屋;二、缘不能穷木;三、泅不能渡谷;四、穴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绝人。”

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下“蝼蛄”条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蝼蛄)一名天蝼,一名蛊,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其伎术:其一曰,飞不过屋;其二曰,缘不过木,其三曰,泅不渡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绝人。”

《经典释文》在《易》“晋如鼠”条下引《本草》说:

蝼蛄一名鼠。

王念孙在《广雅·释虫》“炙鼠,蝼蛄也”条下,也引用了这种说法:

炙鼠,苏颂《本草图经》引作“硕鼠”。炙、硕声相近也。字一作“石”。《广韵》:“蝼蛄,一名仙姑,一名石鼠。”《晋九四》:“晋如鼠。”《正义》:“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虫也。”……《本草经》云:“蝼蛄,一名鼠。”

朱骏声《说文通训》字下也说:《古今注》:“蝼蛄,一名鼠。”今目验蝼蛄实似此五技,故即以鼠之名名之。

至于蝼蛄,则的的确确有这样的特点。朱骏声是经过“目验”的,因此他也认为鼠指的是蝼蛄。我自己也“目验”过蝼蛄的“五技而穷”的实际情况。此物大腹便便,短翅细腿,胸

前有一对排土的螯，确是“飞不能过屋”；它虽然能爬上禾苗大吃大嚼，但爬树的本领是没有的，所以说它“能缘不能穷木”也是实情；在雨后水流中，常见到它挣扎游动的狼狈象，说它“能游不能渡谷”，一点也不冤枉它；如果被追逐，便在松土上用两螯排土做穴，只要能把头钻进去，就伏身不动了，说它“能穴不能掩身”，更是很形象的描绘。总之，这“五技而穷”四个字用在蝼蛄身上是很能够恰当的。反之，在鼠类中却没有一种动物具有这种特点。

荀子是一个知识丰富又很讲实际的人，他在文章中所用的比喻和谈到的事物，多半是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不大用那些罕见的事物。他不可能用一种人们没有见过的鼠类动物(假如真有这种鼠类的话)来做比喻，更不会创造一种并不存在的动物写在文章里。

大概是后起的字，根据前面的材料，早期只叫“石鼠”，“石”是假借字。后来又写做“硕鼠”。石鼠、炙鼠、硕鼠，实在是一种东西，都是指蝼蛄而已。《诗·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大约这首诗的“硕鼠”最初只写用“石鼠”，后人因为这首诗把这种“石鼠”写得那么凶，简直逼得人们要迁居，那就把它写成“硕鼠”，因为只有大老鼠才会那么凶。改诗的人一定不会知道，蝼蛄对于禾苗的危害实在比最凶的大老鼠还大许多倍。因为老鼠只吃粮食，不吃禾苗；而蝼蛄却能在一夜之间把整块田地和禾苗差不多全吃光。所以，不但“鼠”是蝼蛄，《诗经》里的“硕鼠”肯定也是蝼蛄。

“鼠”是蝼蛄，那么为什么它却叫做“鼠”呢？这并不奇怪，现在有些地方还把蝼蛄叫做“土狗”。杨雄《方言》也说过：“蝼谓蝼蛄，南楚谓之杜狗。”“狗”、“鼠”都属兽类，但不妨用做虫名。还有些虫类的名字更奇怪：《吕览·仲夏记》高诱注云：“螳螂一名天马。”《诗·东山》疏引陆机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妇。”《尔雅·释虫》也说：“蟠，鼠负。”《说文》云：“蟠，鼠妇也。”

唐风

唐风即晋风。唐,先周之古国名,即陶唐氏故居,祁姓,尧的后裔。祁唐在周初为周所灭。后成王将其庶弟叔虞封于此。唐国境内有水名晋水,因以地名氏,称“晋”。春秋时晋武公迁首邑于曲沃(今山西闻喜),献公迁绛县(今山西新绛县北)。

《唐风》的始出地域,自汉代以来有两种异说,一云在山西中部的太原晋阳,一云在山西南部。

司马迁认为晋(唐)在晋南,河汾之东。(《史记·晋世家》)

班固则提出太原在晋阳说。《汉书·地理志》晋阳县下自注:“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毛传也谓:“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此说一时为主流。其后杜预、郦道元、朱熹、陈奂、雷学琪等学者均沿承此说。

此外,颜师古则认为晋在永安(今霍县),张守节认为在平阳(今临汾),《括地志》主张在翼城等等。

但经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翼城与曲沃两县交界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晋都的所在之地,因为自武侯至文侯的几位晋侯墓(即武侯、成侯、厉侯、清侯、穆侯、殇叔、文侯),其墓葬均在天马——曲村遗址。从而证明此当即是古唐国之故地。

因此,唐风地域大致亦应在翼城、曲沃一带,即今之晋南。由此可知,太史公司马迁之说是基本正确的。据此,《唐风》中的“首阳山”地望,也可得到较确切的认定。《唐风·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颠。”首阳山的所在地,旧有五说:一谓在山西永济县;二谓在山西和顺县东南一带;三谓在甘肃陇西县西南;四谓在河南偃师西北;五谓在河北卢龙县东南。后三说已超越山西境界,自当别论。而永济靠近天马——曲村;和顺则靠近太原晋阳,由此可知《采苓》诗所指首阳,当亦在永济县境。

吴季札论唐风,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矣?非令(明)德之后,谁能若是?”从《蟋蟀》一诗看,信然!

蟋 蟀

蟋蟀藏入屋
一年已岁尾
还来不及寻欢作乐
光阴已匆匆度过

无法太安康
职责在身上
想去享乐不敢松懈
壮士们目光如炬

蟋蟀藏进屋
一年就要逝去
还来不及寻欢作乐
日月就已度过

无法太安康
职责在身上
想去享乐不敢松懈
壮士们个个警惕

蟋蟀藏入屋
劳役的大车也该休息
还来不及寻欢作乐
日月就要过去
无法太安康
职责令人忧劳
想去享乐不敢荒嬉
壮士们不能休懈!

蟋 蟀

蟋蟀在堂,[1]
岁聿其莫。[2]
今我不乐,
日月其除。

无已大康,[3]
职思其居。[4]
好乐无荒,[5]
良士瞿瞿。[6]

蟋蟀在堂,
岁聿其逝。
今我不乐,
日月其迈。[7]

无已大康,
职思其外。[8]
好乐无荒,
良士蹶蹶。[9]

蟋蟀在堂,
役车其休。[10]
今我不乐,
日月其慆。[11]
无已大康,
职思其忧。[12]
好乐无荒,[13]
良士休休。[14]

[题解]

何按:此诗乃戍边战士年终不能休乐的自励之词。

《诗序》:"《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疏》:"作《蟋蟀》诗者,刺晋僖公也,由僖公太俭偪下,不中礼度,故作是《蟋蟀》之诗,以闵伤之,欲其及岁暮闲暇之时,以礼自娱乐也,以其太俭,故欲其自乐,乐失于盈,又恐过礼。欲令节之以礼,故云以礼自娱乐也。"

[注释]

①《齐说》曰:"蟋蟀在堂,流火(星名,即心宿)西也。"《传》:"蟋蟀,蛩也,九月在堂。"蟋蟀,一名促织,一名蜻列。堂,屋内,此预示岁暮天寒的来到。

②韩说曰:"莫,晚也。"朱熹:"聿,遂。莫,晚。除,去也。"

陈奂:"聿与曰通。其义皆可训遂,遂亦词也。"何按:聿,于也。莫,暮,尾也。

③毛传:"已,甚。康,乐。"

朱熹:"大康,过于乐也。"

④吴闿生:"职,语词。思其所居处之地。"

⑤玄:"荒,废乱也。"无荒,无遑,无暇。

⑥良,郎。良士,壮士。瞿瞿,警觉。

⑦毛传:"迈,行也。"

⑧欧阳修:"有时使不废其职事,而更思其外尔。谓广为周虑也。"

⑨吴闿生:"蹶蹶,勤敏也。"

⑩郑玄:"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供役,然则收纳禾稼,亦用此车。"

⑪毛传:"慆,过也。"

⑫职,责也。忧,忧思。

⑬荒,荒嬉,游戏。

⑭毛传:"休休,乐道之心。"

何按:毛传不确。细绎诗文,第一个休当释为"莫"、"不可"、"休要"。第二个"休"字当读为"懈",即"休懈"、"休闲"亦即"松懈"。

山有枢

高山上长枢树
沼泽里长榆树

这个人有好衣裳
舍不得穿舍不得披
这个人有车又有马
舍不得驶舍不得驾

有朝一日死翘翘
都给别人受用啦!

高山上长栲树
沼泽里长杻树

这个人住在殿堂
整天不洒也不扫
这个人有钟又有鼓
整天不敲也不打

有朝一日死翘翘
都给别人占有啦!

高山上长漆树
沼泽里长榛栗
这个人有酒又有肉
每天也不奏琴瑟
逍遥欢喜又快乐——

山有枢

山有枢,
隰有榆。①

子有衣裳,
弗曳弗娄。②
子有车马,
弗驰弗驱。

宛其死矣,
他人是愉。③

山有栲,④
隰有杻。⑤

子有廷内,⑥
弗洒弗埽。
子有钟鼓,
弗鼓弗考。⑦

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

山有漆,
隰有栗。
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乐,

度过一天又一天!	且以永日。
有朝一日死翘翘	宛其死矣,
房子都给别人啦!	他人入室。

[题解]

此诗似为家臣嘲谩其家主是一个不会享乐的守财奴。

[注释]

①陈奂:“诗之榆,即大榆白榆。”

②孔颖达:“曳者,衣掌在身,行必曳之。娄与曳连,则同为一事。”何按:曳,衣。娄,履。

③毛传:“愉,乐也。”

④毛传:“栲,山樗。”

⑤毛传:“杻,意也。”

⑥王引之:“廷,与庭通。庭谓中庭,内谓堂与室也。”

⑦毛传:“考,击也。”

扬之水

荡荡的流水，
白石子错落落
白衣裳红绣领
来到曲沃追随你
你已见到君子
为何并不快乐？

荡荡的流水
白石子光溜溜
白衣裳红绣袖
来到皋地追随你
你已见到君子
为何还有忧愁？

荡荡的流水
白石子闪闪亮
我听说一切都有宿命
却不敢告诉人们！

扬之水

扬之水，[1]
白石凿凿。[2]
素衣朱襮，[3]
从子于沃。[4]
既见君子，
云何不乐？

扬之水，
白石皓皓。[5]
素衣朱绣，
从子于鹄。[6]
既见君子，
云何其忧。

扬之水，
白石粼粼，[7]
我闻有命，
不敢以告人。

[题解]

据说这是一篇记述晋昭公闇弱，桓叔以政变取而代之的诗。晋昭公封叔父桓叔于曲沃。从此桓叔一族强大，遂与晋公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

《诗序》:“《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笺》:“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晋邑。”《疏》:“作《扬之水》诗者，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其国地，以封沃国，谓封叔父桓叔于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国日以盛强，昭公国既削小，身又无德，其国日以微弱，故晋国之人，皆将叛而归沃焉，昭公

分国封沃，已为不可，国人将叛，又不能抚之也，故刺之。”

[注释]

①姚际恒："扬之水，水之浅而缓者。"何按：扬，当读为荡（汤），淌，流淌也。

②毛传："凿凿然，鲜明貌。"

③闻一多《风诗类钞》："襮，领。绣，袖。皆袖端饰。"

④毛传："沃，曲沃也。"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

⑤毛传："皓皓，洁白也。"

⑥毛传："鹄，曲沃邑也。"字又作皋。

⑦毛传："粼粼，清澈也。"

花椒粒	椒聊
一粒椒子	椒聊之实,①
可以繁殖一升	蕃衍盈升。②
那个女人的子孙	彼其之子,③
壮大无比	硕大无朋。④
椒粒多多	椒聊且,⑤
枝条粗大	远条且。⑥
一粒椒子	椒聊之实,
可以繁殖一斗	蕃衍盈匊。⑦
那个女人的子孙	彼其之子,
壮大坚实	硕大且笃。⑧
椒粒多多	椒聊且,
枝条粗大	远条且。

[题解]

《风诗类钞》说:"椒即花椒。"草木粒实聚生成丛。"聊",今语即"粒"。"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是说一嘟噜花椒子儿,蕃衍起来,可以满一升。椒类多子,所以古人常用来象征女人。结婚之新房以椒涂壁,一取其避邪(可避百虫),一取其多子吉祥。故新房古称"椒房"。

《诗序》:"《椒聊》,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繁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疏》:"作《椒聊》诗者,刺晋昭公也。君子之人,见沃国之盛强,桓叔能修其政教。知其后世稍复蕃衍盛大,子孙将并有晋国焉,昭公不知,故刺之。"

[注释]

①聊,粒。椒聊即椒粒之转语。闻一多《风诗类钞》:"古诗叫作'聊',今语叫作'嘟噜'。"实,粒实也。

焦循:“经言椒聊,是言椒之梂,故依其文解之为一梂之实。”椒聊,椒有数种,以花椒为例,又名秦椒,芳香椒,芳香料,灌木或小乔木。有香气。

②朱熹:“椒之蕃盛,则采之盈升矣。”

③彼,那。其,姬。

④郑玄:“硕,谓壮貌,佼好也。”毛传:“朋,比也。”

⑤何按:且,粗,总,多。

⑥胡承珙《毛诗后笺》:“远条二字,皆以气言之,不以枝言之也。”

⑦毛传:“两手曰匊。”何按:匊,读作钧。

⑧毛传:“笃,厚也。”

绸 缪

柴枝捆得紧紧
抬头正见三星
今夜是何夜晚?
见着我的好人
你呀你呀——
我可把阿郎呵你怎么办!

刍草捆得紧紧
三星正对房角
今夜是何夜晚?
会有这样巧遇
你呀你呀——
我可该把你怎么办!

荆条儿捆得紧紧
三星照在门前
今夜是何夜晚?
和这美人相见
你呀你呀——
我可把美人你怎么办!

绸 缪

绸缪束薪,[1]
三星在天。[2]
今夕何夕?
见此良人。
子兮子兮,[3]
如此良人何?[4]

绸缪束刍,
三星在隅。
今夕何夕?
见此邂逅。[5]
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
三星在户。
今夕何夕?
见此粲者。[6]
子兮子兮,
如此粲者何?

[题解]

情人相会喜悦之诗。

旧说这是一首贺新婚之诗,不确。《诗集传》:“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诗人叙其妇语夫之辞曰:‘方绸缪以束薪也,而仰见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见其良人在此。’既又自谓曰:‘子兮子兮,其将奈此良人何?’喜之甚,而自庆之

词也。”

《诗序》:“《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笺》:“不得其时,谓不及仲春之月。”《疏》:“毛以为不得初冬,冬末开春之时,故陈婚姻之正时以刺之。郑以为不得仲春之正时,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举失时之事以刺之。毛以为婚之月,自季秋尽于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余月皆不得为婚也。”旧说皆迂曲荒谬。

[注释]

①毛传:“绸缪,犹缠绵也。”

孔颖达:“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缠绵束之。”

李樗:“盖言束薪之状也。”

②郑玄:“三星,谓心星也。”参宿七星,中横三星,古以此三星为苍龙之心,称“三星”。

③王引之:“《毛传》曰:‘子兮者,嗟兹也。’谨案:……嗟兹,即嗟叹。”

④良人,即后世之郎。男子成年曰良人。

⑤毛传:“邂逅,解说之貌。”何按:不期而遇曰邂逅。

胡承珙:“其实邂逅字,只当作解构,犹会合也。……即因会合而心解意悦耳。”

⑥朱熹:“粲,美也。”何按:粲,即灿,灿烂,彩亮、彩丽之转语,美也。

杕杜

一棵高大的棠树
叶子密密麻麻
为何独自徘徊?
难道有任何人
能超过自己弟兄?

那些流浪的人
为何不互相帮助——
如果人没有兄弟
又有谁能助他?

一棵高大的棠树
叶子青青葱葱
为何独自彷徨?
难道有任何人
能超过自己家人?

那些流浪的人
为何不互相帮助——
如果人没有兄弟
又有谁能助他?

杕杜

有杕之杜,[1]
其叶湑湑。[2]
独行踽踽,[3]
岂无他人?
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4]
人无兄弟,
胡不佽焉?[5]

有杕之杜,
其叶菁菁。[6]
独行睘睘,[7]
岂无他人?
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
人无兄弟,
胡不佽焉?

[题解]

这是一首兄弟告勉互助之诗。

[注释]

①毛传:“杕,特。杜,赤棠也。”

②朱熹:“湑湑,盛也。”

③毛传:“踽踽,无所亲也。”

④毛传:“比,辅也。”

⑤毛传:“佽,助也。”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按两不字,皆语辞。……诗人意谓彼道路之人,胡亲比之,有人无兄弟,胡佽助之。”

⑥毛传:“菁菁,叶盛也。”

⑦朱熹:“睘睘,无所依貌。”

羔裘	羔裘
羔羊皮裘豹皮袖口	羔裘豹祛,[①]
你只管自我骄傲吧!	自我人居居。[②]
难道世间没别人	岂无他人?
只能同你做爱人?	维子之故?[③]
羔羊皮裘豹皮袖口	羔裘豹褎,[④]
你只管自我欣赏吧!	自我人究究。[⑤]
难道世间没别人?	岂无他人?
只能和你做相好?	维子之好。

[题解]

似是女子失恋之诗。

《诗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

《诗集传》:“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润泽也,洵,信,直,顺。侯,美也,其,语助词。舍,处。渝,变也。言此羔裘润泽,毛顺而美,彼服此者,当生死之际,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盖美其大夫之词,然不知其所指矣。”

[注释]

①陈奂:“濡,润泽也。……言羔裘光色,润泽然也。如,犹而也。”

②居,倨也,骄也。

③维,唯。之,是。故,姻,爱也。何按:舍,交也。朱熹:“舍,处。渝,变也。……当生死之际,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

④毛传:“豹褎,缘以豹皮也。”

陈奂:“谓袂末缘以豹皮为饰也。”

⑤究究,即纠纠,骄骄。

鸨羽

大雁沙沙振羽毛
落在高高栎树上
王室不安宁——
我已不能种庄稼
父母犯了什么过错?
高高蓝天在上
哪里能得安身地方?

大雁沙沙拍翅膀
落在高高枣树上
王室不安宁——
我已不能种庄稼
今后父母吃什么?
高高蓝天在上
哪一天才能到头?

大雁沙沙飞成行
落在高高桑树上
王室不安宁——
我已不能种稻子
今后父母如何供养?
高高蓝天在上
哪一天才能见太平?

鸨羽

肃肃鸨羽,[1]
集于苞栩。[2]
王事靡盬,[3]
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4]
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
集于苞棘。
王事靡盬,
不能蓺黍稷,
父母何食?
悠悠苍天,
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5]
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
不能蓺稻粱,
父母何尝?
悠悠苍天,
曷其有常?[6]

[题解]

此诗即所谓“乱世之音哀以思”者。悲叹国家动乱人民无辜受苦。

[注释]

①肃肃,沙沙,振羽声。朱熹:"鸨,鸟名,似雁而大,无后趾。……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言鸨之性不树止,而今乃飞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于劳苦,今乃久从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职也。"

毛传:"肃肃,鸨羽声也。"

②苞,高大也。苞桑(扶桑)、苞栩(杼)、苞栎等。栩、栎木。朱熹:"苞,丛生也。栩,柞栎也。"

毛传:"集,止。"

③蓺,植。王引之:"盬者,息也。"

④何按:怙,辜。过错。

⑤朱熹:"行,列也。"

⑥朱熹:"常,复其常也。"

无 衣

谁说你一无所有？
我的七件衣
不如你的一件
宽大又美好

谁说你一无所有
我的六件衣
不如你的一件
宽大又温暖

无 衣

岂曰无？
衣七兮——①
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②

岂曰无？
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
安且燠兮！③

[题解]

此诗似为男子赠慰之诗。

《诗序》："《无衣》，刺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

《诗集传》："《史记》：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言我非无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请命者，盖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为安且吉也，盖当是时，周室虽衰，曲刑犹在，武公既负弑君篡国之罪，则人得讨之，而无以自立于天地之间，故赂王请命而为说如此，然其倨慢无理，亦无甚矣，王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则王纲于是不振，而人纪或几乎绝矣。呜乎痛哉！"

诸说皆迂曲难稽，与诗意不合。

[注释]

①旧句读作"岂曰无衣，七兮"，不对。

②安，宽也。吉，嘉，佳美。

③毛传："燠，暖也。"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

一棵高大的棠树	有杕之杜①
生长在大路之东	生于道左②
那位君子呵	彼君子兮
会不会来找我	噬肯适我?③
我心中爱他	中心好之
想和他亲爱	曷饮食之。④
一棵高大的棠树	有杕之杜
生长在大路之西	生于道周⑤
那位君子呵	彼君子兮
会不会来找我?	噬肯来游?
我心中爱他	中心好之
想和他亲爱!	曷饮食之!

[题解]

这是一首思念情人的情诗。

《诗序》:"《有杕之杜》,刺晋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贤以自辅焉。"《疏》:"言寡特者,言武公专任己身,不与贤人图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为君于晋国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国。宜须求贤,而不求贤者,故刺之。"

迂曲无稽。

[注释]

①毛传:"杕,特。杜,赤棠也。"特,大也。

②《笺》:"道左,道东也。"

③ 朱熹:"噬,发语辞。"何按,通作是。肯,可也。适,往也。

④饮食,上古常以之为性事隐语(闻一多)。或直解作以酒食款待,亦通。

⑤周,右也。马瑞辰:"右、周古音同部。周,即右之假借。右,通作周。"

道右,道旁也。对应"道左",即道之西。

葛 生

葛藤缠绕着荆树
蔹草蔓延于郊野
我的美人长眠在这里
谁陪伴她?
只有她独自

葛藤缠绕着酸枣
蔹草蔓延于野地
我的美人长眠在这里
谁陪伴她?
只有她独自

这枕头多么漂亮
这锦被多么鲜艳
我的美人不在这里
还有谁陪伴我?
只能独守到天明

一个个夏日
一个个冬夜
只愿百年之后
我们再得相聚
一个个冬夜
一个个夏日
只愿百年之后
我们再合于一室

葛 生

葛生蒙楚,
蔹蔓于野。[1]
予美亡此,
谁与?
独处![2]

葛生蒙棘,
蔹蔓于域。[3]
予美亡此,
谁与?
独息!

角枕粲兮,[4]
锦衾烂兮。
予美亡此,
谁与?
独旦![5]

夏之日。
冬之夜。
百岁之后,
归于其居。[6]
冬之夜,
夏之日,
百岁之后,
归于其室。[7]

[题解]

此篇是一首悼念亡侣的诗。

[注释]

①朱熹:“蔹,草名,似括楼。”

②严粲:“我其谁与乎?独处而已。茕然无所依矣!”

③朱熹:“域,茔域也。”

④朱熹:“粲、烂,华美鲜明之貌。”

⑤严粲:“独旦,独宿至旦也。”

⑥郑玄:“居,坟墓也。”

⑦郑玄:“室,冢圹也。”

采苓	采苓
采甘草采甘草	采苓采苓，[1]
去首阳的山顶	首阳之颠。[2]
他人捏造谎言	人之为言，[3]
千万不能相信它	苟亦无信。[4]
别理它别理它	舍旃舍旃，[5]
就像不存在！	苟亦无然。
别人的谎话	人之为言，
怎能信呢？	胡得焉！
采苦菜采苦菜	采苦采苦，
到那首阳山下	首阳之下。
他人捏造谎言	人之为言，
不要附和它	苟亦无与。
别理它别理它	舍旃舍旃，
就像不存在！	苟亦无然。
别人的谎话	人之为言，
怎能信呢？	胡得焉！
采芜菁采芜菁	采葑采葑，
去那首阳山东	首阳之东。
别人捏造谎言	人之为言，
不要听信它	苟亦无从。
别理它别理它	舍旃舍旃，
就像不存在！	苟亦无然。
别人捏造谎话	人之为言，
怎能信呀？	胡得焉！

[题解]

这是一首避谗言之诗。

[注释]

①苓,连也。毛传:“苓,大苦也。”

马瑞辰:“苓为甘草,而《尔雅》名为大苦,则甘者名苦矣。”

②毛传:“首阳,山名也。”首阳山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

③黄焯:“《释文》引或本,为作伪。”

陈奂:“为言即谗言。”

④陈奂:“苟亦无信,诚无信也。亦为语助。”

⑤朱熹:“旃,之也。”

秦风

《秦风》计十篇。

秦本系夷戎之族,[1]原是周王朝的附庸。

周宣王时,周王朝受困扰于西戎。秦仲奉周大夫命讨西戎,不克,为西戎所杀。平王东迁,秦仲之孙襄公派兵护送平王到洛阳,建立东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秦乃始建邑立国。

《秦风》产生的时代,就其有事实可考者,为《驷驖》。序云:"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也。"按秦襄公元年,当周幽王五年,七年襄公得封列为诸侯。又《黄鸟》序云:"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又《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按秦穆公三十九年卒,其年当鲁文公六年,周襄王三十一年,上去西周一百四十余年。《渭阳》序云:"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按康公在位十二年,历十二年当周匡王四年。自平王东迁至康公十二年,凡历一百五、六十年。

故《秦风》最早诗篇,始于秦襄公,晚至秦穆公、康公之际,其时代属于"国风"中跨度最长者。其分布也最远大,包括了今之甘肃东部和陕西地区。

吴季札论秦风,曰:

"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

①或说出自东夷,西迁。或说出自西戎,东进。尚未可定。

车 邻

有车响唧唧
有马白额顶
不见车中那君子
只能等侍者来传命

山坡上长漆树
原野里有栗树
终于见到那君子
坐在一起奏琴瑟
今天若是不快乐
将来转眼成老弱

山坡上有桑树
原野里有杨树
终于见到那君子
坐在一起吹笙簧
今天若是不快乐

车 邻

有车邻邻,[①]
有马白颠。[②]
未见君子,
寺人之令。[③]

阪有漆,[④]
隰有栗。
既见君子,
并坐鼓瑟。
今者不乐,
逝者其耋。[⑤]

阪有桑,
隰有杨。
既见君子,
并坐鼓簧。
今者不乐,

[题解]

似为访友之诗。

[注释]

①毛传:“邻邻,众车声也。”
②朱熹:“白颠,额有白毛。”
陈奂:“额有白毛,今之戴星马也。”
③毛传:“寺人,内小臣也。”何按:寺,通侍,即侍者。
④毛传:“陂者曰阪,下湿曰隰。”
⑤毛传:“耋,老也。八十曰耋。”
焦循:“逝,谓年岁之逝,言时易去而老也。”

驷 铁

四匹铁黑马雄壮
六组辔绳套在手
秦公心爱的儿子
随从秦公去冬狩

追赶公兽和母兽
公兽母兽都很肥
秦公下令去追逐
一箭一箭射倒它!

巡游来到北方原野
四头马儿放开缰
车儿轻快铃儿响
跟着猎犬跑得欢!

驷 铁

驷铁孔阜,①
六辔在手。②
公之媚子,③
从公于狩。④

奉时辰牡,⑤
辰牡孔硕。
公曰左之,
舍拔则获。⑥

游于北园,
四马既闲。⑦
𬨎车鸾镳,⑧
载猃歇骄。⑨

[题解]

记秦公狩猎之诗。秦人原是游牧狩猎的戎族。《汉书·地理志》记:秦人“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此诗反映其风俗也。

[注释]

①朱熹:“驷铁,四马皆黑色如铁也。孔,甚也。阜,肥大也。”驷,四马称驷。铁,黑色。阜、肥语通。

②郑玄:“四马六辔。”

严粲:“此谓把握其辔,能制马之迟速,惟手之是听。”

③朱熹:“媚子,所亲爱之人也。”

④陈奂:“冬猎曰狩。”

⑤辰,雌。马瑞辰:“辰,当读为麎。《说文》:‘麎,牝麋也’。辰牡犹言騋为牡,与牝对言。此以麎为牝,与牡对言。”何按:辰,读雌也。

⑥左,逐。舍,矢,拔,发。

毛传:“拔,矢末也。”

朱熹:“而舍拔无不获者,言兽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⑦朱熹:“闲,调习也。”

⑧毛传:“輶,轻也。”

郑玄:“轻车,驱逆之车也。置銮于镳,异于乘车也。”

严粲:“镳,马衔外铁也。”

⑨毛传:“猃、歇骄,田犬也。长喙曰猃,短喙曰歇骄。”

小戎

战车小小车厢浅
五根皮条绕车辕
活动环绳拴马肋
皮带扣子挂两旁
虎皮垫座宽车壳
我驾御着五花马
惦念车中那君子
美德高洁如白玉
他虽坐在车屋里
却操控着我心曲

四匹公马肥又壮
六组辔绳操手上
青马红马走在中
黄马黑马驻两边
绘龙盾牌西边护
上面镶嵌着银线
惦念车中那君子
温和好像在家邑
何日才能再回来
时刻令我怀念他

四马协调铁甲轻
利矛配着镏金盾
盾上画着羽毛纹
虎皮弓袋刻花朵
两弓交错放袋中

小戎

小戎俴收,①
五楘梁辀。②
游环胁驱,③
阴靷鋈续。④
文茵畅毂,⑤
驾我骐馵。⑥
言念君子,⑦
温其如玉。
在其板屋,⑧
乱我心曲 ⑨

四牡孔阜,
六辔在手。
骐骝是中,⑩
騧骊是骖。⑪
龙盾之合,⑫
鋈以觼軜。⑬
言念君子,
温其在邑。
方何为期,
胡然我念之。

贱驷孔群,⑭
厹矛鋈錞。⑮
蒙伐有苑,⑯
虎韔镂膺。⑰
交韔二弓,⑱

竹弓绷得紧又紧	竹闭绲縢。[19]
惦念车中那君子	言念君子,
辗转征程有余兴	载寝载兴。
镇静从容好男人	厌厌良人,[20]
传来朗朗谈话音	秩秩德音。[21]

[题解]

此诗为秦公夫人怀念出行的夫君之作。

[注释]

①毛传:“小戎,兵车也。践,浅。收,轸也。”

阮元《研经室集·考工记车制图解》:“舆下四面材,谓之轸,轸谓之收。”

陈奂:“车广六尺六寸,舆深四尺四寸。其四面束舆之木谓之轸。诗则谓之收。收,聚也。谓聚众材而收束之也。”

②阮元:“革,……在辀谓之楘。又辀者,由辕驾马者也。以其形曲,故与舟同,声曰辀。辀身通长一丈九尺余,车之材,莫大于此。”

于省吾:“按五、午古通。……《羔羊篇》‘素丝五紽’,陈奂亦读五为交午之午。……午楘梁辀,言曲辕之上交午相束,视之而历录然也。历录谓韦束交午之形。”

③陈奂:“游,犹流也。设环流于服马背上,是谓之游环。”

郑玄:“游环在背上无常处,贯骖之外辔,以禁其出。”

陈奂:“禁,即御也。盖环游于服马之背上,而骖马之外辔贯之。则骖马不得外出,故曰禁其出也。”

孔颖达:“胁驱者,以一条皮,上系于衡,后系于轸,当服马之胁,爱慎乘驾之具也。骖马欲入,则此皮约之。所以止入也。”

阮元:“辀两端木为任木,前端驾马为衡任,后端持舆为任正。”

④毛传:“阴,杋轨也。”阴,车轼前的横木。靷,引车前行的皮引带。鋈续,白铜环。

陈奂:“轨,轼前也。轼前之版,掩于轨上,是谓之掩轨。”

陈奂:“《传》以‘引’释‘靷’。《说文》、《玉篇》并云:‘靷引轴’。案轴在舆下者谓之横任。靷引轴,则当系于横任。在阴版之后,横任两头有靷。”“盖靷以皮为之,靷环所以系靷,是曰续。设于轴上,不设于轨前也。”

郑玄:“鋈续,白金饰续靷之环。”

⑤毛传:“文茵,虎皮也。畅毂,长毂也。”

⑥毛传:“骐,文也。左足白曰馵。”骐,青黑色马。

⑦郑玄:“言,我也。”

⑧毛传:“西戎板屋。”

⑨郑玄:“心曲,心之委曲也。忧则心乱也。”

⑩朱熹:“赤马黑鬣曰骝。中,两服马也。”

⑪朱熹:“黄马黑喙曰騧。骊,黑色也。”

⑫朱熹:“画龙于盾,合而载之,以为车上之卫。”

⑬毛传:“軜,骖内辔也。”

陈奂:“其两骖内辔,从游环复贯轼前之大环,是谓之觼軜。軜之言纳也,谓纳于觼也。内辔軜于觼,故在手者止有六辔耳。鋈觼,以白金饰觼也。”

⑭郑玄:“践,浅也。谓以薄金为介之札。介,甲也。”

⑮毛传:“厹矛,三隅矛也。錞,鐏也。”

朱熹:“鋈鐏,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⑯毛传:“蒙,讨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

郑玄:“讨,杂也。”

朱熹:“画杂羽之文于盾上也。”

⑰严粲:“镂饰弓室之膺。弓以后为臂,则以前为膺。故弓室之前,亦为膺耳。”

⑱毛传:“交韔,交二弓于韔中也。”

⑲陈奂:“竹闭,以竹为闭也。闭亦作柲。……柲,弓檠。”

吴闿生:“绲,绳。縢。约也。”

⑳毛传:“厌厌,安静也。”

㉑朱熹:“秩秩,有序也。”

蒹葭

连绵芦苇苍苍
白露结成霜
所思念的那人
远在河水那边

想游过水去找她
水道艰难远长
顺着河水远望
她好像立在水中央

连绵芦苇摆动
白露湿湿不干
所思念的那人
远在河水那边

想游过水去找她
水道艰难远长
顺着河水远望
她好像立在水中岛

连绵芦苇密密
白露降降不止
所思念的那人
远在水的那侧
想游过水去找她
水道艰难远长
顺着河水远望
她好像立在水中心

蒹葭

蒹葭苍苍,①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②
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③
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④
白露未晞。⑤
所谓伊人,
在水之湄。⑥

溯洄从之,
道阻且跻。⑦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坻。⑧

蒹葭采采,⑨
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
在水之涘。⑩
溯洄从之,
道阻且右。⑪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沚。⑫

[题解]

此诗是一首怀念情人的诗。旧说多迂曲。

魏源曰:"襄公初有歧西之地,以戎俗变周民也,豳郃皆公刘、太王遗民久习礼教,一旦为秦所有,不以周道变戎俗,反以戎俗变周民,如苍苍之葭,遇霜而黄,肃杀之政行,忠厚之风尽,盖谓非此无以自强,于戎狄不知自强之道,在于求贤,其时故都遗老隐居薮泽,文武之道未坠在人,特时君尚诈力,则贤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难,尚德怀则贤人来辅,故求治顺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礼教,流至春秋,诸侯终以夷狄摈秦,故诗人兴霜露焉。"

《诗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

[注释]

①朱熹:"蒹,似萑而细,高数尺。葭,芦也。"

陈奂:"《广雅》:'苍苍,茂也。'"

②毛传:"逆流而上曰溯洄。"

③毛传:"顺流而涉曰溯游。"

④陈奂:"凄凄读为萋萋。故传与上章苍苍,同训为盛。"何案,凄,青也。

⑤毛传:"晞,干也"

⑥孔颖达:"《释水》云:'水草交为湄。'谓水草交际之处,水之岸也。"

⑦毛传:"跻,升也。"

⑧毛传:"坻,小渚也。"

⑨陈奂:"《蜉蝣》《传》:'采采,众多也。'是采采亦为盛。"

⑩毛传:"涘,厓也。"

⑪严粲:"今乃出其右,是迂回难至也。"何按,说谬!右,迂也。

⑫毛传:"小渚曰沚。"

终南	终南
终南山上有什么?	终南何有?①
有柚树有梅花	有条有梅。②
君子来了	君子至止,
穿着锦衣狐皮袄	锦衣狐裘。
脸色红如太阳	颜如渥丹,③
他真是我们的君主!	其君也哉。④
终南山上有什么?	终南何有?
有杞树有白棠	有纪有堂。⑤
君子来了	君子至止,
穿着青衣五彩裳	黻衣绣裳。⑥
佩带美玉响叮当	佩玉将将,
祝他长寿而健康	寿考不忘。⑦

[题解]

此为庶民歌颂秦君之诗。

[注释]

①朱熹:“终南,山名。”

王应麟:“《通典》‘长安县有终南山’”。

②条,柚。毛传:《诗古义》:“《尔雅》:柚,山夏,又云:柚,条。”何按:条古音迪,与柚通。

③郑玄:“渥,厚渍也。颜色如厚渍之丹,言赤而泽也。”

④陈奂:“其君也哉,仪貌尊严也。”

⑤王引之:“‘纪’读为‘杞’,‘堂’读为‘棠’。条、梅、杞、棠,皆木名也。”

⑥毛传:“黑与青,谓之黻,五色备,谓之绣。”

⑦不忘,不亡也,不死亡。万岁之意。

黄鸟

叽叽喳喳的黄鸟
在酸枣树上栖息
谁为穆公殉葬?
是子车家的奄息

这个奄息呀
一百个人也难相抵
走近他的墓穴
令人浑身颤栗

那青苍苍的高天呀
为何毁掉我们的好人?
如果准许赎他的性命
愿拿百人换他一身!

叽叽喳喳的黄鸟
栖息在桑树上
谁为穆公殉葬?
是子车家的仲行

这个仲行呀
一百个人才抵得上
走近他的墓穴
令人浑身颤栗
那青苍苍的高天呀
为何毁掉我们的好人?
如果准许赎他的性命

黄鸟

交交黄鸟,[①]
止于棘。
谁从穆公?[②]
子车奄息。[③]

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④]
临其穴,
惴惴其傈。[⑤]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⑥]
如可赎兮,[⑦]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⑧]
临其穴,
惴惴其傈。
彼苍天者,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愿拿百人换他一身!	人百其身。
叽叽喳喳的黄鸟	交交黄鸟,
栖息在荆树上	止于楚。
谁为穆公殉葬	谁从穆公?
是子车家的鍼虎	子车鍼虎。
这个鍼虎呀	维此鍼虎,
一百个人才抵得过	百夫之御。⑨
走近他的墓穴	临其穴,
令人浑身颤抖	惴惴其傈。
那青苍苍的上天呀	彼苍天者,
为何毁掉我们的好人?	歼我良人。
如果准许赎他的性命	如何赎兮,
愿拿百人换他一身!	人百其身。

[题解]

这是反对以人殉葬的最古诗篇。

《诗序》:"《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笺》:"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鍼虎也,从死,自杀以从死。"《疏》:"《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秦伯任好卒(穆公名),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为之赋《黄鸟》。穆公卒,葬于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

《史记·秦本纪》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按秦穆公三十九年,即鲁文公公年,公无前621年。)

[注释]

①严粲:"李氏曰:'交交,飞而往来之貌。'"

②朱熹:"从穆公,从死也。"

王应麟:“《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县东南二里,三良冢在雍县一里故城内。”
③毛传:“子车,氏。奄息,名。”
④郑玄:“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⑤朱熹:“惴惴,惧貌。”
⑥毛传:“歼,尽。良,善也。”
⑦朱熹:“若可贸以他人,则人皆愿百其身以易之矣。”
⑧朱熹:“防,当也。言一人可以当百夫也。”
⑨朱熹:“御,犹当也。”

晨风

晨风刮得急
摇动着北山树林
见不到那君子
令我心神不安宁
怎么办啊怎么办?
如果他已忘记我!

高山上有栎树
沼泽里有梓榆
见不到那君子
令我心中不快乐
怎么办啊怎么办?
如果他已忘记我!

高山上有棣树
沼泽里有檖树
见不到那君子
令我心中似醉昏
怎么办啊怎么办?
如果他已忘记我!

晨风

鴥彼晨风,①
郁彼北林。②
未见君子,
忧心钦钦。③
如何如何?
忘我实多。

山有苞栎,
隰有六驳。④
未见君子,
忧心靡乐。
如何如何?
忘我实多。

山有苞棣,
隰有树檖。
未见君子,
忧心如醉。
如何如何?
忘我实多。

[题解]

女子失恋之诗。

[注释]

① 毛传:"鴥,疾飞貌。晨风,鸟也。"
② 朱熹:"郁,茂盛貌。"
③ 朱熹:"钦钦,忧而不息之貌。"
④ 朱熹:"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

无衣	无衣
谁说没有衣裳?	岂曰无衣?
我和你共一件战袍!	与子同袍。
君王将要出征	王于兴师,①
磨砺我的戈矛	修我戈矛,②
和你敌忾同仇!	与子同仇。③
谁说没有衣裳?	岂曰无衣?
我和你共一件上装!	与子同泽。④
君王将要出征	王于兴师,
修尖我的矛戟	修我矛戟,
和你一同御敌!	与子偕作。
谁说没有衣裳?	岂曰无衣,
我和你共一件战裙!	与子同裳。
君王将要出征	王于兴师,
准备铠甲和武器	修我甲兵,
和你一同出征!	与子偕行。

[题解]

此诗为一首激越的战歌。

据《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伍员(子胥)帅吴师灭楚。伍员与申包胥为友,其(逃)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覆(灭)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楚昭王战败在隋,申包胥如秦乞师。秦伯使辞申包胥,申包胥依墙而立,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于口七日。秦哀公为之感动而赋《无衣》,秦师乃出,而楚复兴。事见《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诗序》则云:“《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

《疏》:“康公以文公七年(前620年)立,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晋人、秦人战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晋,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灭庸,见于经传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战也。故刺之。”甚谬不然!

[注释]

①兴,起也。

②修,削也。

③余冠英:“仇,《吴越春秋》引诗作讎。讎与仇同义。与子同仇,等于说你的讎敌就是我的讎敌。”

④朱熹:“泽,里衣也。以其亲肤近于垢泽,故谓之泽。”

范处义《诗补传》:“泽,亵服,如汗衫之类。”

渭 阳	渭 阳
我为舅父送行	我送舅氏,
来到渭水北岸	曰至渭阳。①
用什么赠别?	何以赠之?
大轮之车和四匹骏马	路车乘黄。
我为舅父送行	我送舅氏,
我对你的思念绵绵不断	悠悠我思。②
用什么赠别?	何以赠之?
宝石和美玉	琼瑰玉佩。③

[题解]

这是一首送别之诗。

《诗序》:"《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

《疏》:"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传》(公元前666年),晋献公丞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为文公异母姊也……文公反国,康公见舅舅得反,忆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见,见舅如母存也。"

[注释]

①杨树达:"曰,语首助词,无义。"何按:曰,以也。

②孔颖达:"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为念母而作诗。"

朱熹:"悠悠,长也。"

③孔颖达:"琼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

严粲:"曹氏曰:'玉佩,珩、璜、琚之属'。"

权舆

啊，我呀
曾有大厦一座座
如今每餐刚够饱
可惜啊！
有始无终！

啊，我呀
过去每餐四道菜
如今每顿吃不饱
可惜啊！
有始无终！

权舆

於，我乎！①
夏屋渠渠，②
今也每食无余。
于嗟乎！
不承权舆。③

於，我乎！
每食四簋，④
今也每食不饱。
于嗟乎！
不承权舆。

[题解]

这是一个没落贵族的自我伤叹之词。商鞅变法，夺公族子弟之禄，无功者不得爵。此诗当与此有关。

《诗序》云："《权舆》，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乃无稽之谈！

[注释]

①杨树达："於，叹词，读与乌同。"

②朱熹："夏，大也。渠渠，深广貌。"

③毛传："承，继也。权舆，始也。"黄侃："权，华也。舆，芽也。"权舆，《释诂》：始也。刘节谓：权舆语源来自"攻敌"，攻敌乃华夏最早之族名。故有始义。程俊英说：权舆乃"蘿蓠"之借。"蘿蓠义为草木初生之萌芽。《大戴礼》：孟春，草木权舆。引申为始初。"何按：权舆，可读为欢舆，欢娱，欢乐，乐也。承，得也。

④朱熹："簋，瓦器。……圆曰簋。"

陈风

陈,先周之古国名。妫姓,舜之后裔,舜为太阳神之名,郑子产称其为“神明”。周始封君主为胡公,名满。乃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建都宛丘,其地在今河南淮阳。包括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于公元前479年陈国为楚所灭。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的子产曾提及陈国的历史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指周武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又《左传》昭公八年,史官赵说:“陈,颛顼之族也。……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

胡公即古公。妫字从“为”,“为”字甲文、金文皆从象字,即“豫”及“有”之本字,古音也当读“有”,富裕、大有之意也。故妫姓古从“有”,“有”、“虞”则一音之转。妫姓实为有虞氏之后,阏父即阏伯。

《陈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中最具特色的风歌之一。它以哀艳的情歌和神秘浪漫的巫舞著称。《汉书·地理志》:“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

《汉书·匡衡传》:“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张晏注:“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汉书·地理志》说:“周武王封舜后为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郑玄《诗谱》说:“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

《左传》季札观乐,闻陈之歌说“国无主,其能久乎!”《陈风》中时间最晚的一篇诗歌《株林》,古今学者一致公认是讽刺陈灵公(公元前613—前599)通淫于夏姬之事,当为公元前600年前后的诗作。

《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观也。”《周礼》郑玄注说:“属犹合也,聚也。”属,聚也。观,馆也,宿也。《史记·货殖列传》:“陈在楚、夏所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言陈人善经商也。

陈奂《诗毛氏传疏》说:“陈有宛丘,犹之郑有洧渊也,皆是国人游观之所。”《韩诗外传》:“子路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脂车百乘,觞于韫丘之上。”“韫丘”亦即宛丘。

宛丘原是祭祀之神社,亦是陈国男女聚会野合之所。

《水经注》云:“宛丘在陈城南道东。”《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说,宛丘“在州城南三里,高二丈”。《周礼·大司乐》谓“圜丘”。

《周礼·大司乐》说:“冬日无夏,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又《周礼·乐师》说:“凡舞有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按《周礼·舞师》载,舞为“社稷之祭祀”,羽舞为“四方之祭祀”,皇舞为“旱舞之事”。郑司农注说:“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

吴季札论“陈风”,曰:

“国无主,其能久乎?”谓其诗中多亡国之音也。

宛丘

你摇荡着腰肢
舞在这圆丘之上
虽然我心中有情
只担心没有希望

康康敲起社鼓
聚在那宛丘之下
不论严冬炎夏
挥舞着鹭鸟之羽

康康敲起瓦缶
在这宛丘道上
不论严冬炎夏
挥舞着鹭鸟之翅

宛丘

子之汤兮,①
宛丘之上兮。②
洵有情兮,
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④
宛丘之下。
无冬无夏,
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⑤
宛丘之道。
无冬无夏,
值其鹭翿。⑥

[题解]

这是一首咏巫舞之歌。

《诗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疏》:"淫荒,谓耽于女色。昏乱,谓废其政事,放荡无度,谓出入不时,声乐不倦,游戏放荡,无复节度也。"

[注释]

①毛传:"汤,荡也。"

余冠英:"汤、荡古通用。荡是摇摆,形容舞姿。"

②《说文》:"宛丘,舜后妫满之所封。"徐铉曰:"陈者,大昊之虚,画八封之所,木德之始。"余冠英:"宛丘,……又叫韫丘,是陈国人游观之地。"何按,宛丘,即圆丘,陈之社坛也。

余冠英:“诗人自谓对彼女有情而不敢抱任何希望。”望,妄也。

③朱熹:“坎,击鼓声。”

④毛传:“值,持也。”

孔颖达:“常持其鹭鸟羽翳,身而舞也。”

⑤孔颖达:“即今之瓦盆也。”

⑥毛传:“翿,翳也。”

东门之枌

东门外有榆树
宛丘上有栎树
子仲氏有公子
在林中婆娑起舞

在这好日子啊
在这南方的平原
不必再去纺麻
女儿们婆娑作舞

好时光易消逝
不抓住就来不及
看你如盛开的葵花
快给我一捧香籽

东门之枌

东门之枌,①
宛丘之栩。②
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③

穀旦于差,④
南方之原。⑤
不绩其麻,
市也婆娑。⑥

穀旦于逝,
越以鬷迈。⑦
视尔如荍,⑧
贻我握椒。⑨

[题解]

"东门"乃陈社林所在,为男女幽会之地。

《诗序》:"《东门之枌》,疾乱也。幽公淫乱,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丞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疏》:"男弃其业,子仲之子是也。女弃其业,不绩其麻是也。"

[注释]

①之,有也。"枌,白榆也。"(毛传)

②栩,栎也。

③毛传:"婆娑,舞也。"

④穀,即吉。吉、穀古音通。穀旦即吉旦,吉辰也。毛传:"穀,善也。"欧阳修:"穀旦者,

喜旦也。犹今言吉日耳。"何按:于差,即吁嗟,吁嘻,呜呼,拟声叹语。

郑玄笺曰:"于,曰,差,择也。"其说谬!

朱熹:"既差择善旦以会南方之原。"亦谬。

⑤谢枋得《诗传注疏》:"期以良日同往聚会之地也。"

⑥《潜夫论·浮侈》引此诗句为"女也婆娑"。"市"疑为"女"之讹字。

⑦陈奂:"越,读同粤。《尔雅》:'粤,于也。'……此云越以,皆合二字为发语之词。"

朱熹:"鬷,众也。迈,行也。"

谢枋得:"于是男女总集而行,同至聚会之地也。"

⑧朱熹:"荍,芘芣也。又名荆葵。"

⑨朱熹:"椒,芬芳之物也。"

衡门

有个破门洞
就可以避风雨
只要泉水洋洋
就可以止渴饥

难道吃鱼
非要吃大河的鲂鱼？
难道娶妻
非要娶齐国的姜氏？

难道吃鱼
非要吃大河的鲤鱼？
难道娶妻
非要娶宋国的子氏？

衡门

衡门之下，①
可以栖迟。②
泌之洋洋，③
可以乐饥。④

岂其食鱼，
必河之鲂？
岂其取妻，
必齐之姜？⑤

岂其食鱼，
必河之鲤？
岂其取妻，
必宋之子？⑥

[题解]

这是一篇情诗，言娶妻不必非要娶贵族。

《诗序》："《衡门》，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疏》："作《衡门》诗者，诱僖公也。以僖公懿愿，而无自立之志，故国人作是《衡门》之诗，以诱导扶持其君。"

《诗集传》则读解为："此隐君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休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忘饥也。"

[注释]

①严粲："曹氏曰：'衡门，横一木为门，贫者居之也'。"

②毛传："栖迟，游息也。"

③毛传："泌，泉水也。洋洋，广大也。"陈奂："广大，言水宽。"

④吴闿生："乐，《笺》读为疗。《说文》：'疗，治也。'《韩诗外传》作疗。"

⑤郑玄："姜，齐姓。"

⑥郑玄："子，宋姓。"

东门之池

东门外有水池
可以浣洗麻丝
那位美丽的淑女
可愿与我对歌?

东门外有水池
可以浣洗葛纱
那位美丽的淑女
可愿与我交谈?

东门外有水池
可以浣洗菅线
那位美丽的淑女
可愿与我暱语?

东门之池

东门之池,①
可以沤麻。②
彼美淑姬,③
可与晤歌。④

东门之池,
可以沤纻。⑤
彼美淑姬,
可与晤语。

东门之池,
可以沤菅。⑥
彼美淑姬,
可与晤言。

[题解]

朱熹以为男女会遇之词。

诗序云:"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清人张次仲驳之曰:"淑姬非妖丽之称,晤歌亦无戏浪笑傲之志,池非沤麻,以喻渐渍而不觉。淑姬晤歌,以见婉转而善入。"甚谬!

[注释]

①毛传:"池,城池也。"

②毛传:"沤,柔也。"

孔颖达:"然则沤是渐渍之名。此云沤,柔者。谓渐渍使之柔韧也。"

③孔颖达:"淑,善也。……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

④郑玄:"晤,犹对也。"

⑤朱熹:"纻,麻属。"

⑥朱熹:"菅,似茅而滑泽,茎有白粉,柔韧宜为索也。"

东门之杨

东门杨树下
树叶沙沙响
黄昏在这里约会
启明星闪亮亮

东门杨树下
树叶轻轻拂
黄昏在这里约会
启明星亮晶晶

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
其叶牂牂。①
昏以为期，
明星煌煌。②

东门之杨，
其叶肺肺。③
昏以为期，④
明星晢晢。⑤

[题解]

男女私会之诗。

《诗序》:“《东门之杨》，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疏》:“毛以为昏姻失时者失秋冬之时，郑以为失仲春之时。言亲迎女犹不至，明不亲迎者相违众矣，故举不至者以刺当时之淫乱也。言相违者，正谓女违男，使昏姻之礼不成，是男女之意相违耳，非谓男亦违女也。”

《诗集传》:“此亦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故因其所见以起兴也。”

[注释]

①牂，齐诗作将。碰撞作声。《尔雅·释草》:杨，枹蓟。

②明星，启明。煌煌，明亮。

③肺肺，拂拂。

④期，约也。

⑤晢晢，闪闪。

墓门　　墓门

西门长出酸枣刺	墓门没有棘,①
就该拿起斧子去砍	斧以斯之。②
那男人之不良善	夫也不良,
国中实在无人不知——	国人知之。③
但是知道又怎么样?	知而不已,
谁能收拾他呀!	谁昔然矣。④
西门前长出酸梅树	墓门有梅,
就会召来猫头鹰安家	有鸮萃止。⑤
那男人之不良善	夫也不良,
人人作歌咒骂他——	歌以讯(谇)之。⑥
咒骂他也听不到	讯予不顾,
还在胡作非为啊!	颠倒思予。⑦

[题解]

这是一首政治讽喻诗。嘲讽一位贵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引起众怒。《左传》桓公五年记,此诗是讽刺陈国公子陈佗。陈佗乘陈桓公生病时,杀死太子免,桓公死后,又自立为君,国人离散。后蔡国出兵平乱,诛杀陈佗,方得绥靖。

[注释]

①墓门,陈国都城(今河南淮阳县)的门名。何按:墓,暮也,即西门。此乃双关语,喻为死亡之门。

②斯,斫也,析木。

③夫,父也,成年男子之称。国人,邑人。

④谁,通“唯”。唯昔,即往昔。然,这样,意为那个不良之人向来就是这个样子。

⑤鸮:猎头鹰。萃:集,栖息。止通“之”,意为猫头鹰栖息在梅树上。

⑥讯:谇也,责骂。阜阳汉简作“歌以谇止”。《经典释文》引讯亦作谇。

⑦颠倒:(1)胡乱。(2)跌倒。(3)打倒。予,读为“吁”,叹词。

防有鹊巢　　防有鹊巢

堤坝上能有鹊巢吗?	防有鹊巢,①
丘陵上能有水草吗?	邛有旨苕。②
谁在引诱我的美人	谁侜予美?③
令她心中忐忑波动	心焉忉忉。④
大堂上能铺瓦吗?	中唐有甓,⑤
丘陵上有绶草吗?	邛有旨鹝。⑥
谁在挑动我的美人	谁侜予美?⑦
令她内心惴惴不安	心焉惕惕。⑧

[题解]

此诗诗义自明。《诗集传》:"此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词。故曰防则有鹊巢矣,邛则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张予之所美,使我忧之而至于忉忉乎!"

[注释]

①朱熹:"防,人所筑以捍水者。"防,堤坝。

马瑞辰:"鹊巢宜于林木,今言防有,非其所应有也,不应有而以为有,所以为谗言也。"

②毛传:"邛,丘也。苕,草也。"苕,水草。

马瑞辰:"是苕生于下湿,今诗言邛有者,亦以喻谗言之不可信。"

③朱熹:"侜,侜张。"毛传:"侜张,诳也。"按,侜,挑也。

④朱熹:"忉忉,忧貌。"

⑤马瑞辰:"是唐为庙中路,又为庭中道名……甓为砖,亦得为瓦称。"

⑥朱熹:"鹝,小草,杂色如绶。"

⑦侜,挑也。

⑧陈奂:"《尔雅》:'惕惕,忧也。'"

月出	月出
月出银光皎洁	月出皎兮,①
美人映照明亮	佼人僚兮。②
身态轻盈优美	舒窈纠兮,③
令人思念不已	劳心悄兮。④
月出银光皓白	月出皓兮,
美人俊俏撩人	佼人懰兮。⑤
身态苗条优美	舒忧受兮,⑥
令人思念骚动	劳心慅兮。⑦
月出银光照耀	月出照兮,
美人姿容秀丽	佼人燎兮。⑧
身态轻盈婀娜	舒夭绍兮,⑨
令人思念痛苦	劳心惨兮。⑩

[题解]

《诗集传》:此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词。言月出则皎然美,姣人则僚然矣。安得见之而舒窈纠之情乎,是以为之劳心而悄然也。

[注释]

①毛传:"皎,月光也。"
②朱熹:"佼人,美人也。僚,好貌。"何按:僚,亮也。佼,今或作娇,美也。
③毛传:"舒,迟也。窈纠,舒之姿也。"
④毛传:"悄,忧也。"
⑤朱熹:"懰,好貌。"何按:懰,丽也。
⑥吴闿生:"忧受,舒迟之貌。"
⑦陈奂:"慅,亦忧也。"
⑧陈奂:"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
⑨吴闿生:"夭绍,曲貌。"
⑩朱熹:"惨,忧也。"

株林

为何要去那株林
说是去看望夏南
其实并不是去株林
去看望夏南

驾着我的四匹马儿
游荡在株林的田野
乘着我的四马之车
去那密林中作爱

株林

胡为乎株林?
从夏南。①
匪适株林,
从夏南。

驾我乘马,
说于株野。②
乘我乘驹。
朝食于株。③

[题解]

《左传》宣公九年说:陈灵公与大臣御叔之妻夏姬私通。常与佞臣孔宁、仪行父私访夏姬之家。夏姬之子征舒,字南,于一年后刺杀陈灵公。陈国几乎亡国。

《史记·陈杞世家》详记此事始末云:

"灵公十四年(前600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公戏二子曰:'征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征舒怒。灵公罢酒出,征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征舒自立为陈侯。征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征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征舒而已。'已诛征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申叔时使于齐来还,独不贺。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诗序》:"《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笺》:"夏姬,陈大夫妻,夏征舒之母,郑女也,征舒字子南,父字御叔。"《疏》:"作《株林》诗者,刺灵公也,以灵公淫于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驱其车马,驰走而往,或早期而至,或向夕而至,不见其

休息之时也,故刺之也。”

[注释]

①夏南,陈国公子,名征舒。夏南之母夏姬,美艳。《列女传》云:“陈女夏姬者,陈大夫夏征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杜预:“夏姬,郑穆公女,陈大夫御叔之妻。”

朱熹:“株林,夏氏封邑地。夏南,征舒字也。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从其子言之。”

王应麟《困学纪闻》:“《寰宇记》陈州南,顿县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陈州即今淮阳,为当时之国都,株林在陈之南。”

②朱熹:“说,舍也。”

③闻一多《诗经通义》:“朝食,谓性欲之食。”又云:“古谓性的行为曰食。”

泽陂

在那沼泽之畔
生长着蒲草荷花
那里有一位美人
令我多么忧伤?
为她日夜难以入睡
眼泪如雨流下

在那沼泽之畔
生长着蒲草莲花
那里有一位美人
丰硕高大美发
令我长夜不能入梦
内心忧闷烦烦

在那沼泽之畔
生长着蒲草芙渠
那里有一位美人
丰硕高大庄严
长夜耿耿不能入梦
我为她在枕上辗转

泽陂

彼泽之陂,①
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
伤如之何。②
寤寐无为,
涕泗滂沱。③

彼泽之陂,
有蒲与蕑。④
有美一人,
硕大且卷。⑤
寤寐无为,
中心悁悁。

彼泽之陂,
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
硕大且俨。⑥
寤寐无为,
辗转伏枕。⑦

[题解]

这是一首情诗。

[注释]

①陈奂:“《车邻》《传》:‘陂者曰阪。’陂与阪同义。”

②郑玄:“寤,觉也。”

孔颖达:“觉寝之中更无所为。”

③毛传:“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④马瑞辰:“古连、阑同声,故蕳可借作蘭,亦可作莲耳。”

⑤朱熹:“卷,鬓发之美也。”

⑥陈奂:“俨,薛君《章句》云:‘重颐也。’”

⑦朱熹:“辗转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桧 风

桧，先周之古国名，也作“郐”，其地在今河南密县东北，国君妘姓，相传是帝颛顼之后。东周时桧国为郑武公所灭。

郑玄《诗谱》说：“桧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祝融氏名黎，其后八姓，唯桧姓处其地焉。周夷王、厉王之时，桧公不务政事，而好洁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桧之变风始作。”

孙作云说：“案桧国为夏人之后，其地在今河南密县东北，西周末年为郑桓公所灭，春秋时为郑地。……又考《桧风》最末一篇为《匪风》，……此诗言‘周道’即周人专用的军用公路。如此说来，全部《桧风》四篇当为西周末年郑桓公灭桧以后之诗。”

所以，后人把《桧风》，也视为类属于《郑风》。

羔裘	羔裘
你穿着羔皮去游荡	羔裘逍遥,①
我穿着狐皮去上朝	狐裘以朝。
难道我会不想你?	岂不尔思?②
令我心烦意又乱!	劳心忉忉。
你穿着羔裘去得意	羔裘翱翔,
我穿着狐皮去社堂	狐裘在堂。③
难道我会不想你?	岂不尔思?
令我心中好悲伤!	我心忧伤。
羔裘大衣白如雪	羔裘如膏,
太阳照上闪亮光	日出有曜。④
难道我会不想你?	岂不尔思?
令我心儿真失落!	中心是悼。⑤

[题解]

这是一首责备情人之诗。羔裘喻情人,狐裘喻正妻。诗序则以为讽喻政治:"国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洁其衣服,逍遥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诗也。"

[注释]

①郑玄:"翱翔,犹逍遥也。"

②尔思,即思尔。"尔",即今语"你",古音同。

③毛传:"堂,公堂也。"

④陈奂:"《传》云:'日出照曜,然后见其如膏,此倒句也。'"

⑤悼,掉也,吊也。失落,悲伤。

素冠

又见面时你戴着白冠
身上瘦骨棱棱
令我心里真难受啊！

又见面时你穿着白衣
令我心中悲伤
真想和你一起归去！

又见面时你穿着白裙
令我心中郁闷
真想和你在一起！

素冠

庶见素冠兮，①
棘人栾栾兮，②
劳心慱慱兮。③

庶见素衣兮，
我心伤悲兮，
聊与之同归兮。④

庶见素韠兮，⑤
我心蕴结兮，⑥
聊与子如一兮。

[题解]

女人见到旧情人，正在服孝，悲伤而作此诗。

诗序谓："'素冠'刺不能(守孝)三年也。"其说谬甚！

[注释]

①毛传："庶，幸也。"

陈奂："素冠，白布冠也。"

②马瑞辰："棘，为瘠之假借。《吕览·任地》曰：'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诱注：'棘，羸瘠也。'《诗》棘人之栾栾，言羸瘠也。正训棘为瘠。"

③毛传："慱慱，忧劳也。"

④胡承珙："诗盖言欲得行三年丧之人，与之同归于厚。下文聊与子如一，犹言与之一志同心行此礼，以救敝俗耳。"

⑤朱熹："韠，蔽膝也。以韦为之。"

⑥朱熹："蕴结，思之不解也。"

田野上的樱桃

(隰有苌楚)

田野上生长的樱桃
摆动着枝叶
摇啊弯弯
我羡慕你无知觉

田野上生长的樱桃
摆动着花朵
摇啊弯弯
我羡慕你的孤独

田野上生长的樱桃
摆动着果实
摇啊弯弯
我羡慕你没有牵挂

隰有苌楚

隰有苌楚,[①]
猗傩其枝。[②]
夭之沃沃,[③]
乐子之无知。[④]

隰有苌楚,
猗傩其华。
夭之沃沃,
乐子之无家。[⑤]

隰有苌楚,
猗傩其实。
夭之沃沃,
乐子之无室。[⑥]

[题解]

这是一首很有趣的抒情小诗。作者悲于乱世,身受家室之累,故作此诗以羡苌楚。

[注释]

①孔颖达:“苌楚,……郭璞曰:今羊桃也。”羊桃即今语樱桃。(说详《资治通鉴》“唐玄宗纪”注)

②王引之:“猗傩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叶有难。’《传》曰:‘阿然,美貌。难然,盛貌。’阿难与猗傩同字。”何按:即婀娜。

③朱熹:“夭,少好貌。沃沃,光泽貌。”何按:夭,摇。沃沃,即弯弯。

④朱熹:“子,指苌楚也。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

⑤朱熹:“无家,言无累也。”

⑥朱熹:“无室,犹无家也 。”

北风	匪风
北风刮起来	匪风发兮,①
大车走得急	匪车偈兮。
回首周邑路	顾瞻周道,②
心中真悲伤!	中心怛兮。③
北风吹得急	匪风飘兮,④
大车好颠颇	匪车嘌兮。⑤
回首周邑路	顾瞻周道,
心中真哀恸!	中心吊兮。
谁会烹煮鱼?	谁能亨鱼?
洗净放锅中	溉之釜鬵。⑥
谁向西回家?	谁将西归?
期待好消息!	怀之好音。⑦

[题解]

成周士兵远戍怀乡之诗。

毛序:"'匪风',思周道也。国小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

孙作云言:"当为西周未年郑桓公灭桧以后的诗。"

[注释]

①匪音从非,非北形近音通。匪风即北风。王引之:"言彼风之动,发发然。彼车之驱,偈偈然。"何按:王氏读匪为彼,是。偈,疾也。

②马瑞辰:"周之言稠。《广雅》:'稠,大也。'周道又为通道,亦大道也。凡诗周道,皆谓大路。"何按:此言周道,当指"成周",故下言"西归"也。孙作云言"即周人专用的军用公路"。

③毛传:“怛,伤也。”

④飘风,大风,暴风。

⑤朱熹:“嘌,漂摇不安之貌。”

⑥毛传:“溉,涤也。”

马瑞辰:“按无足曰釜。《说文》:‘寻,大釜也。’《韵会》引《说文》作土釜。……《说文》融字注:‘素名土寻曰融,读若过。’案融,即今俗所称锅也。”

⑦余冠英:“怀,遗也,送给也。……如有人西归,我就请他向家里送个消息。”

曹风

曹,周之封国名,姬姓。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叔振铎。建都陶丘,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其辖地主要在今鲁西南。

曹国位于卫国、鲁国与宋国三国之间。至周东迁后,五霸迭兴,曹共公为鲁所灭,晋文公一度恢复曹国。公元前 487 年,又为宋所灭。

郑玄《诗谱》:“曹者,《禹贡》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铎于曹,今日济阴定陶是也。……昔尧游成阳,死而葬焉;舜渔于雷泽,民俗始化其遗风。重厚多君子,务稼穑,薄衣食,以至畜积。

夹于鲁、卫之间,又寡于患难,末时富而无教,乃更骄侈。十一世当周惠王时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变风始作。”

蜉 蝣

蜉蝣张开翅膀
仿佛明亮衣裳
内心真忧伤——
哪里是我的归宿之地!

蜉蝣张开羽翼
仿佛灿烂外衣
内心真忧伤——
哪里我可得安息!

蜉蝣入洞穴
麻衣似白雪
内心真忧伤——
归向何方才能快乐!

蜉 蝣

蜉蝣之羽,①
衣裳楚楚。②
心之忧矣,
于我归处?③

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④
心之忧矣,
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⑤
麻衣如雪。
心之忧矣,
于我归说?⑥

[题解]

此诗以蜉蝣喻人生,悲叹生命短暂,不知归宿何处。

[注释]

①朱熹:"蜉蝣,渠略也;似吉羌,身狭而长角,黄黑色。"

②毛传:"楚楚,鲜明貌。"楚,本字当作"黼"。《说文》:"绘五彩鲜貌。"

③于,爰,焉。疑问辞,今语"哪里","何处"。

④朱熹:"采采,华饰也。"

⑤毛传:"掘阅,容阅也。"

吴闿生:"掘阅,双声字。《传》云:掘阅,容阅也。当必古有此语,而后世失之。《谷风》《传》亦曰:'阅,容也。'容阅,犹《孟子》之言容悦。二字连文成义,言其容采悦泽也。"阅,通穴,孔洞也。《管子》:"掘阅得玉。"《说文》"堀"字引作:"浮游堀阅。"《诗小学》云:"阅穴字通。"

⑥朱熹:"说,舍息也。""说,舍也。"(甘棠·毛传)《尔雅释诂》:"税,舍也。"古字说与税通。何按:说,悦也。

军士
(候人)

候人

那些卫士呵	彼候人兮,①
扛着戈与戟	何戈与祋。②
是谁家子弟?	彼其之子,
穿赤服的三百人	三百赤芾。③
像鱼鹰呆在岸滩	维鹈在梁,
怕河水沾湿羽毛	不濡其翼。
是谁家子弟?	彼其之子,
真不配这身战袍	不称其服。
像鱼鹰呆在岸滩	维鹈在梁,④
怕河水润湿嘴喙	不濡其味。⑤
是谁家子弟?	彼其之子,
为何不来追我们	不遂其媾。⑥
忽合忽散呵	荟兮蔚兮,⑦
就像南山朝云	南山朝隮。⑧
弯过来转过去呵	婉兮娈兮,⑨
少女饥渴地思春	季女斯饥。⑩

[题解]

这是一篇女性思求男性的情诗。候人,武士。爱之不得,故曰“不遂其媾”。

《诗序》则谓:“《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疏》:“此诗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近而被远,小人应疏而却近。”其说谬!《诗集传》:“此刺其君远君子而近小人之词,言彼候人而荷戈与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晋文公入曹,数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其谓是欤。”亦谬。

[注释]

①候人,守卫堠堡之武士。候者,堠也,堠堡。

毛传:"候人,道路送迎宾客者。"大谬。《周礼·夏官》:"候人各掌其方之遂治,与其禁令,以设候人。"郑注:"备奸寇也。以设候人者,选士卒以为之。"

②毛传:"何,揭。祋,殳也。"吴闿生:"何、荷同字。"何按,何,荷也。

③段玉裁:"蔽膝,所以蔽前。……或借芾字为之。……《释文》一作茀。《广韵》茀同芾,是也。或借绂字为之。"

④朱熹:"鹈,洿泽水鸟,俗所谓淘河也。"

⑤毛传:"咮,喙也。"

⑥毛传训媾为厚,谬。欧阳修指出:"通考前世训诂无久厚之训。"马瑞辰:"媾,盖韝之假借。《说文》:'韝,臂衣也。'郑注:'遂射韝也。'以朱韦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佩韝而不能射御,是谓不遂其媾。"亦谬。欧阳修释媾为婚媾。朱熹《诗集传》:"遂,称。媾,宠也。遂之为称,犹今人谓遂意为称意。"

⑦王先谦:"《鲁》:荟,作会下云:'女黑色也,从女、会声。'诗曰:'会兮蔚兮。'……《文选·鲁灵光殿赋》:'葱翠紫蔚。'李注:'蔚,文貌。'云兴欲雨,黑紫不定。任举一色以状之,故或为荟或为蔚也。"

⑧毛传:"隮,升云也。"闻一多谓:"隮是性交的象征。"兹录其说如下:

"(一)《尔雅》邢《疏》:虹是阴阳交会之气,纯阴纯阳则虹不见。

(二)《说文》:"蚺"籀文虹从申,电也。"电"阴阳激耀也。(案李黼平曰:据此则阴阳交而为虹,过则激而为电,故虹从电。夫妇一阴阳也。过礼则象应于天而色盛如电。……黄帝母附宝梦大电绕北斗枢,而生黄帝。大电即虹也。)

(三)《春秋元命苞》:阴阳之气聚为云气,立为虹蜺。

(四)《尔雅》郭《注》:虹,俗名为美人。《音义》: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闇者为雌,雌曰蜺。

(五)《逸周书》:虹不收藏,妇不专一。

(六)《河图稽耀钩》:虹蜺主内淫。

(七)京房《易传》:妻乘夫曰蜺见。

(八)《淮南子》:虹霓者,天之忌也。

(九)蔡邕《月令章句》:虹,阴阳交接之气,著于形色。阴阳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气。

(十)《尔雅》《释名》:虹见于西方曰朝。

(十一)《诗经》郑《笺》:朝有升气于西方,终其朝则雨,气应自然。(案马瑞辰曰:是古

以晚虹为淫气所感,朝虹为正气所应。)

虹是男女交合的象征。虹是不正当的交合,或苟合。把虹与电分开来讲,说电才是苟合,虹是正当的交合。又把虹与蜺分开讲,说妻乘夫则蜺见。可见夫乘妻则虹见了。又指出朝虹与晚虹的区别,说前者是正当的交合,后者是不正当的。后来惠栋又讲:'蝃蝀在东,阴方之气交于阳,为女惑男而蛊,朝齐于西,阳方之气交于阴,为男先女而惑,故得雨则虹灭,阴阳和也。'这是说晚虹是女为主动,朝虹是男为主动,愈说愈玄了。不过,总而言之,虹是象征性交的。"

⑨毛传:"婉,少貌。娈,好貌。"何按:毛说谬。婉娈,连绵词,即婉转,蜿蜒,委迤,曲折柔软之貌。

⑩闻一多说,汉语中言饥,或言食欲,或言性欲。此指性欲也。

鸤鸠

布谷鸟在桑树上
生下七个小鸟
那仁善的君子
仪表始终如一
仪表始终如一
内心保持着诚敬

布谷鸟在桑树上
小鸟栖在梅树上
仁善的君子
腰带缠着丝
腰带缠着丝
冠帽上镶着玉

布谷鸟在桑树上
小鸟立在荆棘中
仁善的君子
仪表不会变坏
仪表不会变坏
才能表帅四方

布谷鸟在桑树上
小鸟飞在榛树丛
仁善的君子
是国人的表率
是国人的表率
才能长久万年!

鸤鸠

鸤鸠在桑,①
其子七兮。②
淑人君子,③
其仪一兮。
其仪一兮,
心如结兮。④

鸤鸠在桑,
其子在梅。
淑人君子,
其带伊丝。⑤
其带伊丝,
其弁伊骐。⑥

鸤鸠在桑,
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
其仪不忒。⑦
其仪不忒,
正是四国。⑧

鸤鸠在桑,
其子在榛。⑨
淑人君子,⑩
正是国人。
正是国人,
胡不万年。⑪

[题解]

此诗是教诲年幼贵族励志之诗。教导少年贵族成长为具有美德的“淑人君子”，作国人的表率。

我怀疑此诗与豳风中的“鸱鸮”一篇相窜乱。即“鸤鸠”应在“豳风”，而“鸱鸮”则应在“曹风”。诗序谓：“鸱鸮”，“周公教成王也。”三家诗及郑马笺疏并同其说。然细审“鸱鸮”，却像毫无教诲之言意，反发为悲苦哀痛之音。

[注释]

①朱熹：“鸤鸠，……今之布谷也。”

毛传：“鸤鸠之养其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平均如一。”

陈奂：“传以鸤鸠之养子平均，兴君子用心之一。”

②其子，小鸟。子，你也，幼鸟。

③郑玄：“淑，善。”

朱熹：“首章，即其仪之一，而知其心诚。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称。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于国。”

④毛传：“言执义一，则用心固。”何按：结，敬也。

⑤陈奂：“带以素丝缘边，所谓其带伊线也。”

⑥毛传：“弁，皮弁也。”

郑玄：“骐当作璂，玉弁饰也，往往置玉也。”

孔颖达：“皮弁之逢中，每贯结五采玉以为饰，谓之綦。

⑦朱熹：“有常度而其心一，故仪不忒。仪不忒，则足以正四国矣。”

何按：仪，表也，尺度也。忒，变也，败坏也。《说文》：“忒，失常也。”忒古音从代，通殆，夕。

⑧是，读为示。《玉篇》：“示，语也，以事告人曰示也。”

《老子》：“国利器不可以示人。”正示四国，以己之正德作榜样示于四方。

⑨秦，灌木名，多刺。

⑩淑，善也。

⑪胡，何，如何。胡不万年，设问之肯定句，如何不可长久万年！乃答案已在问中。

下泉

冰冷的泉水流泻
淹没了谷草——
我中夜慨然悲叹
思念周王的京城

冰冷的泉水流泻
淹没了萧草——
我中夜慨然悲叹
思念周王的京城

冰冷的泉水流泻
淹没了蓍草——
我中夜慨然悲叹
思念周王的京城

蓬蓬勃勃的黍苗
雨水滋润它们
四方诸侯拥戴我王
都靠郇伯的辛劳

下泉

洌彼下泉,[①]
浸彼苞稂。[②]
忾我寤叹,[③]
念彼周京。[④]

洌彼下泉,
浸彼苞萧。[⑤]
忾我寤叹,
念彼京周。[⑥]

洌彼下泉,
浸彼苞蓍。[⑦]
忾我寤叹,
念彼京师。[⑧]

芃芃黍苗,[⑨]
阴雨膏之。[⑩]
四国有王,[⑪]
郇伯劳之。[⑫]

[题解]

《诗序》云: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太子寿先卒,王子猛立。王子朝欲篡位,杀王子猛,尹氏乃立王子朝。乱发后,晋顷公命大夫荀跞(即诗中之“郇伯”)攻周,杀王子朝,拥立王子匄为周敬王。

至此,平定了周室五年之乱。(时在前516年)据说此诗即咏此事。

[注释]

①严粲:“洌旁三点者,从水也,清也,洁也。旁二点者,从冰也,寒也。”何按:洌,与凉、冷通,寒凉也。

②朱熹:“苞,草丛生也。稂,童梁,莠属也。”何按:朱说以苞稂为莠草,与诗意不合。水淹苞稂何足惜? 稂当作粮,苞,谷也。

③郑玄:“忾,叹息之意。寤,觉。”何按:忾,慨也。

④朱熹:“周京,天子所居也。”

王应麟:“董氏曰,春秋所书京师,则洛邑也。”

⑤毛传:“萧,蒿也。”

⑥朱熹:“京周,犹周京也。”

⑦朱熹:“蓍,筮草也。”

⑧朱熹:“京师,犹京周也。”

⑨毛传:“芃芃,美貌。”

⑩孔颖达:“由上天以阴雨膏泽之也。”

⑪郑玄:“有王,谓朝聘于天子也。”

⑫毛传:“郇伯,郇侯也。”何按:郇与荀通,指荀跞。

郇之始封在周初。郑玄笺:“郇侯,文王之子,为州伯,有治诸侯之功。”

王应麟:“《春秋释地》曰解县西北有郇城。”在今山西省临猗附近,战国时属赵地。荀氏当为后来荀卿之先祖。

豳风

豳,周族早期曾居之故地。

《汉书》匈奴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避(变)于西戎,邑于豳。"据此,则周王先祖曾任夏朝贡稷之官,但后来迁于西戎,建邑于豳。旧说多谓豳地在今甘、陕交界。

《豳风》计七篇:《七月》、《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毛传》认为《豳风》之七首诗均与周公有关。《诗序》说:

"《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

"《鸱鸮》,周公救乱也。""《东山》,周公东征也。"《破斧》,"美周公也。"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国公子季札评《豳风》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豳风》诗中,反映周公事迹颇多,故前人多认为诸诗之产生时代,当在西周初期,其产生之地域,旧说则皆认为在甘陕交界(今陕西彬县之北一带)。

惟钱穆考周初之地理形势,认为周族似应起于山西汾水流域。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亦主是说:"周太王从山西汾水旁的'豳'西迁,逾今之洛水,逾河西之梁山,再西进到达陕西岐山。"

徐中舒考证《豳风·七月》则谓:

"(1)豳风所咏,无关于大王以前或刘、后稷之事。诗序所谓'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云云,在诗中既无内证,在'七月'诗外亦无旁证,实为一无据之谜。

(2)'七月流火'应为公元前三、四世纪(或五、六世纪)之天象,确非周初所应有。

(3)公子、公孙为春秋以来最通行之名称(春秋以前称君子),公为国君之称,乃春秋时之通意。《春秋》书法,于鲁君无不称公。

(4)金文:'以介眉寿'、'万寿无疆'或'受福无疆',皆西周中叶以后或春秋时代最通行之辞句。周初或殷、周之际之器,无用此语者。

(5)'四国'据诗及旧籍中语例,当作'四方'解。

(6)左传载季札所观之乐,'豳'在齐风之次,又以'豳'为周公之东,似以'豳'风为'鲁'风。

故:豳风之公即为鲁公,则公子、公孙亦当为鲁之公子、公孙。'豳风'宜为春秋时之鲁

诗。”

但徐氏后又放弃此说,也认为豳地即邠、汾之转音。

我认为:徐氏之说实有卓见,不必放弃,并且并不与“豳地”原在汾水流域相矛盾。实际上,山西古称“并州”,“并”即“豳”之变语也。周人之豳原在汾水流域一说,是可信的。“豳”之“七月”,即产生于豳地之古风。而周公封鲁(先在豫之鲁山,后在鲁之曲阜),“七月”作为古诗古乐迹随周公而入鲁,并与诸周公时代之诗合称“豳风”传于后。

故吴季札论豳风,曰:

“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七 月[1]

七月大火星西落
九月里发授寒衣

第一个十日寒风凄凄
第二个十日寒气凛冽
如果无衣无被
怎样度过岁末!

第三个十日里整农具
第四个十日举足踩耒耜
老婆儿子一起干
吃饭在田中
田君看了很喜欢

七月大火星西落
九月发授寒衣
立春阳气再生
黄鹂放声歌唱

姑娘抱着深筐
走入曲折小径
采摘柔嫩桑叶
春日愈来愈长
野菜白蒿茂密

七 月

七月流火,[1]
九月授衣。[2]

一之日觱发,[3]
二之日栗烈。[4]
无衣无褐,[5]
何以卒岁?[6]

三之日于耜,[7]
四之日举趾。[8]
同我妇子,
馌彼南亩,[9]
田畯至喜。[10]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11]
有鸣仓庚。[12]

女执懿筐,[13]
遵彼微行,[14]
爰求柔桑。[15]
春日迟迟,[16]
采蘩祁祁。[17]

姑娘之心却伤悲
因为要随公子去

女心伤悲，
殆及公子同归。[18]

七月大火星西落
八月就要割芦苇
蚕月修剪桑树
挥动大斧小斨
采下柔嫩桑叶
砍掉弯曲长枝

七月流火，
八月萑苇。[19]
蚕月条桑，[20]
取彼斧斨，[21]
以伐远扬，[22]
猗彼女桑。[23]

七月伯劳鸟叫
八月开始织麻
先染青色和黄色
再染鹅朱和大红
为公子们做礼服

七月鸣䴗，[24]
八月载绩。[25]
载玄载黄，[26]
我朱孔阳，[27]
为公子裳。

四月采苦菜
五月听蝉叫
八月里收割
十月里叶落
第一个十日打貉子
捕捉狐狸
给公子做皮衣

四月秀葽，[28]
五月鸣蜩。[29]
八月其获，[30]
十月陨萚。[31]
一之日于貉，[32]
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

第二个十日开大会
演练武功
捉住大猪分众人
捉住大熊献王爷

二之日其同，[33]
载缵武功。[34]
言私其豵，[35]
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蚂蚱)满地蹦
六月纺织娘鼓翅鸣——
七月鸣叫在田野

五月斯螽动股，[36]
六月莎鸡振羽。[37]
七月在野，

八月鸣叫屋檐下	八月在宇,[38]
九月鸣叫在窗底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进屋藏床根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塞堵门洞熏老鼠	穹室熏鼠,[39]
封上北窗掩门户	塞向墐户。[40]
召唤老婆和孩子	嗟我妇子,
准备又要度新年	曰为改岁,[41]
搬进这座新房屋	入此室处。

六月采集李子和野果	六月食郁及薁,[42]
七月烹煮葵菜和菽豆	七月烹葵及菽。[43]
八月里打枣	八月剥枣,[44]
十月里收稻	十月获稻。
酿造成春酒	为此春酒,[45]
给老人们祝寿	以介眉寿。[46]
七月里吃北瓜	七月食瓜,
八月里摘葫芦	八月断壶。[47]
九月里拾麻子	九月叔苴,[48]
采集荼菜割椿作柴	采荼薪樗,[49]
为农夫们储备冬食	食我农夫。

九月里整圃作晒场	九月筑场圃,[50]
十月庄稼收入仓	十月纳禾稼。[51]
黄米、小米次第熟	黍稷重穋,[52]
还有秫子、麻子、豆和麦	禾麻菽麦。[53]

召唤我们农夫	嗟我农夫,[54]
快把庄稼收完	我稼既同,
爬上屋顶收拾房子	上入执宫功,[55]
白天采集茅草	昼尔于茅,[56]
夜晚搓成绳子	宵尔索绹。

赶紧建好房屋	亟其乘屋,[57]
再准备来年的种子	其始播百谷。[58]
第二个十日冲冲凿冰	二之日凿冰冲冲,[59]
第三个十日冰藏入地窖	三之日纳于凌阴。[60]
第四个十日早朝	四之日其蚤,[61]
献祭羔羊和新韭	献羔祭韭。
九月里降霜	九月肃霜,[62]
十月里打场	十月涤场。
备酒设宴	朋酒斯飨,[63]
宰杀嫩羊	曰杀羔羊。
登上祖社的大堂	跻彼公堂,[64]
擎起犀角的大杯	称彼兕觥,[65]
共祝福寿久远悠长!	万寿无疆。

[题解]

此诗乃后世四季歌之原型。《周礼·春官》:"中春,尽击土鼓、歌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则歌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歌豳颂、击土鼓,以息鬼物。"郑玄云:"豳风七月也,歌之者,以籥为之声。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气歌其类也。"

李善注《后汉书》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七月》诗豳风也,大谓耕桑之法,小谓索绹之类,自春及冬,终而复始也。"记述西周时一年之历法、物候、农事及村社农民生活,是《诗经》中一首极其珍贵的风俗诗、民情诗,宛如同时生活之一幅长卷也。

七月流火,夏至也。天文历法中之二分二至(春秋分、冬夏至),于不同之古历法皆曾作为岁时纪元之标记。其中一种上古历法则以夏至日为新年岁首。此诗历来为研究者重视。

大火又称心星,即二十八宿东宫苍龙七宿的心宿二。它是一颗红超巨星,故古人称之为"大火"。古有观察大火之专官:

"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

襄九年)

“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国语·晋语四》)

商人先祖为陶唐氏火正,“祀大火”并“主大火”;并以“火纪时”、“实纪商人”,与古人又把它称为“大辰”一样,是说大火实为商人标记时间用的纪年之星。

《公羊传》昭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何休注:“大火谓心,伐谓参伐也,大火与伐,天所以未民时早晚,天下所取证,故谓之大辰。辰,时也。”

《国语·晋语四》谓辰、参是“天之大纪也”。韦注“所以大纪天时”。

“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主焉,东宫苍龙七宿横亘南中天时,大火心宿处中最为明亮,故为观象授时的标准点,而这一天象在殷商时期适为夏至。

《书·尧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竺可桢先生认为此“盖殷未周初之现象”,“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夏小正》说五月“初昏大火中”,与《尧典》所记相同,亦应为殷末周初的天象。张培瑜先生也指出:“古代我国曾用大火、鸟星作为授时标准,大火、鸟星比较明亮,高度适中,它们的黄昏南中,在殷商时期是判定春分、夏至的标准星象。”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也认为,约公元前2100年前后有利一旦测大火南中以定夏至;并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根据昏测大火南中以定夏至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殷商”,“根据昏测大火南中的夏至月来作为岁首正月。”

《公羊传》昭公十年疏引孙炎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谓之北辰。”

诗以《七月》名篇,盖一年之中从六月夏至开始。夏商前之古历以六月为岁首(常玉芝说),如今彝族火把节(星回节/夏至)仍为新年之始。

此诗中不见十一月,十二月之名,陈久金谓:此历法之一岁终于十月。

黄中松《诗疑辩证》:“《七月》诗首言七月。”“《七月》一篇,所陈一岁之事备矣,而以七月为首,何也?范逸斋曰:‘是诗以农为本,前乎此则农业未毕,到七月凡耕稼耘耔皆已毕功,止俟其成耳,国君于是时而训农,则卒岁与来岁之事无不毕举,其意欲使之预备,无后时之悔也。”

《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笺》:“周公遭变者,管蔡流言,辟居东都。”《疏》:“作《七月》诗者,陈先公之风化是王家之基业也。毛以为周公遭管蔡之流言之变,举兵而东伐之,忧此王业之将坏,故陈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风化之所由缘,致此王业之艰难之事,先公遭难,乃能勤行风化,己今遭难,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陈先公之事,将以此序己志。”

诗中包括时令的记载,虫鱼草木的生长,以及生活上的变迁和风俗习惯,等等,可看作西周农业社会的一个剖面。

陈久金指出：

“《七月》应是记载豳地的物候诗。在《七月》的八首诗中，共有三十处提到月名，合计有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另外还有提到季节的地方。曾几次提到了卒岁和改岁月，但都没有一处出现十一月、十二月的名称，这就象征着一年只有 10 个月。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薰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由此可见，十月过完就是改岁的时节，并非过完十一月、十二月才过年。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十月之后，再经一之日、二之日等就卒岁了。”

《七月》中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的记载。《毛诗》说：“一之日，十之余也。”

原文作“日”。日，古字通为“时”。十天为一时。《左传》昭 5 年楚丘曰：“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又古历以十日为一旬，一旬即一时也。四时即四十天。九月授寒衣者，冬至也，冬至后四十天迎春。清代民谚“数九歌”亦有类似之说：“谓冬至之后，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五九四十五天，即四之时 / 什也。十月历岁终于冬至，冬至后之四十天似为寄闰之日，故以十为计。

“《七月》与《夏小正》的农事节令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使用每年十个月的太阳历。”

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春日”；“蚕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为顺序。此乃夏以前上古称月之法也。以此序一之时、二之时、三之时、四之时计四十天（含闰）乃正月，二月（春日）、三月（蚕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此月法实为十月之历。

又：上古有冬日凿冰取冰纳冰之俗。《左传》昭 4 年记：

“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睹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与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扁，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阳，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礼运》：“播五行于四时。”谷梁春秋范宁集解：“周之正月、七月，二至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汉志》引刘歆云：‘时（日）以记启闭，月以记分至。’”

[注释]

①《传》:"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笺》:"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将言寒,先著火所在。"东方心星,亦曰大火。流火,火下也。火向西下,暑退将寒之候也。陈奂云:"《四月篇》'六月徂暑',《传》云:'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盖火在唐虞夏以五月昏中,六月西流,周以六月昏中,七月西流,其候逐岁渐差。《诗》虽作于周初,然公刘在夏末,或已七月西流。《春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左传》记孔子说:'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火伏在今十月,犹西流,言未尽没,知是九月,历官失一闰。'案,火伏在九月,春秋之季火伏在十月,九月犹西流,其候又差矣,此即后世岁差之法。"

大火,心宿二,天蝎座四星。吴闿生:"火,火星。流,下也。"何按:流,落也。

陈奂:"流火,火下也。火向西而下,暑退将寒之候也。"

②毛传:"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周代村社,农终身农,工终身工。社内交换不发达,故寒衣由村社发授也。

《周礼·典妇功》:"群妇式之法,以授嫔妇,及内人女功之事齐。"《典丝》:"颁丝于外内功,皆以物授之。"《典台》:"以待时颁功而授齐。"

③何按:日古音时,十也。上古以十日为一旬,一之时/十,即第一个十天,十月后的第一旬。韩诗"觱发"作"毕发"。《说文》作"毕泼",训"风寒也"。韩说:"一之日,夏之十一月。"王先谦说:"周正月也。"毛传:"一之日,十之余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发,风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气也。"《孔疏》:"一之日者,数从一起而终于十,更有余月,还以一二纪之。"俞樾云:"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纪数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纪数也。公刘徙豳,当有夏中叶,则其俗必循用夏正。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为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变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纪数,既曰'一之日'、'二之日',则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谓之一月、二月,故从周正数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为替月,替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数之则五之日也。不言'五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之日'也。"

皮嘉祐云:"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者,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实。《逸周书周月篇》云:'亦越我周,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是为此篇之确证。"

吴闿生:"一之日,十一月也。十月之余,称一之日,变文耳。"

余冠英:"觱发,大风触物声。"

④陈奂:“二之日,十有二月之日。”

毛传:“栗烈,寒气也。”栗烈,即凛烈。

⑤郑玄:“《说文》;‘褐,……一曰粗布。’”《孟子胜文公篇》赵注:“褐以毳织之,若今马衣也。或曰,褐,台衣也。一曰粗布衣也。”田畯,田大夫也。

何按:田畯即田君、田尹。“古之先民教田者。”

⑥郑玄:“卒,终也。……将何以终岁乎?”

⑦毛传:“三之日,夏正月也。于耜,始修来耜也。”

⑧陈奂:“四之日,四月之日也。周四月,夏二月也。”

朱熹:“举趾,举足而耕也。”

王应麟:“至于四月,始可举足而耕。”

⑨朱熹:“馌,饷田也。”

⑩毛传:“田畯,田大夫。”何按:田畯,即田君,乡大夫。为井田族社之长老、族长,村社集体农业劳动之组织者、领导。

⑪郑玄:“载之言则也。阳,温也。”何按:载,才也。才,初也。阳,阳气。

⑫朱熹:“仓庚,黄鹂也。”《说文》:离黄,仓庚也,鸣则蚕生。离黄即黄鹂。《夏小正》:二月,有鸣仓庚。《月令》:仲春之月仓庚鸣。

⑬毛传:“懿筐,深筐也。”

⑭陈奂:“微行,小道。”

⑮陈玄:“柔桑,稚桑也。”爰求,援求,求,采也。

⑯朱熹:“迟迟,日长而暄也。”

《传》:“迟迟,舒缓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蚕。祁祁,众多也。伤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⑰毛传:“蘩,白蒿也。所以生蚕。祁祁,众多也。”笺:“白蒿煮汁浸蚕子,利其育。”何按:祁祁,读为济济、清清。

⑱殆,何按:即待,将。及,与也。《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欲嫁焉。”余冠英:“是说怕被公子强迫带回家去。”其说甚谬!

《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西周之世,伯为诸侯通称,如《尚书》屡称邦伯者是。诸侯称公,实盛于春秋之世。古者君为诸侯之通称,王则称大君。中斛云“王大省公族”。毛公鼎云“命女公族”。“以乃族干吾王身。”君即尹,执事也,王即公。

但上举铜器皆西周物,其所称公族皆王室之官,王室之官而称公族。

⑲朱熹:“萑苇,即蒹葭也。”“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萑,割也。条,析也。

⑳《笺》:“条桑,枝落采其叶也。女桑,少枝长条,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条桑《玉篇》引作挑桑。

朱熹:“蚕月,始蚕之月。”三月(夏历)。

条桑,韩诗作桃桑。

㉑笺:“斨,方孔的斧。”

㉒毛传:“远,枝远也。扬,条所也。”

㉓严粲:“《补传》曰:‘猗,倚也。’……今曰:倚,犹依也。就树采之也。《释木》云:‘女桑,荑桑。’郭璞云:‘今俗呼桑树小而条长者为女桑树。’”何按:女古音汝,与柔、弱通。柔桑、新桑也。《玉篇》引猗作椅。《说文》椅,偏引也。

㉔毛传:“鵙,伯劳也。”一作鴂。《左》昭十七年:伯赵氏,司至者也。杜注:“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夏小正》:五月“鴂始鸣”。《月令》小暑至,“鴂始鸣”。

㉕载,何按:读作札织也。绩,麻。陈奂:“麻曰绩,……麻所成曰布。”麻雌雄分株。雄曰台,亦称牡麻。程瑶田说:“夏刈之,则八月可绩也。”绩,续也,搓麻成线曰“绩”。

㉖朱熹:“玄,黑而有赤之色。”

㉗朱熹:“朱,赤色。阳,明也。”我朱,鹅朱,孔阳。

㉘郭璞《尔雅注》“葽绕,远志也”。远志别称“小草”,入药。“小草旧名呼远志,故人今已赋当归。”《夏小正》四月秀葽,幽葽常通。葽即苦菜。《逸周书·时训》:小满之日苦菜秀。《月令》贸夏“苦菜秀”。苦菜或曰荼。(从杨之水说)鲁诗说:“此味苦,苦葽也”。一说为蝉。

㉙蜩,螗蛄,蝼蛄。

㉚毛传:“获,禾可获也。”

㉛毛传:“陨,坠。萚,落也。”

陈奂:“陨萚,谓草木坠落也。”

㉜郑玄:“于貉,往搏貉以自为裘也。”何按:于,当为干之讹。

吴闿生:“貉,狐属。”

㉝陈奂:“《车攻》《传》云:‘同,齐也。’”马瑞辰:“同之言合齐也。谓冬田大合众也。”何按:古者寓兵于农,冬猎会众,习武练兵。

㉞朱熹:“缵,习而继之也。”

陈奂:“武功,田猎之事也。”

㉟孔颖达:“一岁曰豵,三岁曰豜。大兽公之,小兽私之。”

㊱陈奂:“诗之斯螽,……蝗类也。长而青,长角,长股,股鸣者也。……以两股相切作声。”

㊲余冠英:“莎鸡,虫名。今名纺织娘。”

㊳朱熹："宇，檐下也。"

㊴毛传："穹。穷。窒，塞也。"

陈奂："穹窒熏者，言穷尽鼠穴而塞之灼之也。"

㊵毛传："向，北出牖也。墐，涂也。"向，北面。《说文》："北出牖也。"

㊶陈奂："曰，语辞。……改岁，更一岁也。"

黄焯《诗疏平议》："改岁，犹今俗云过年耳。"

㊷毛传："郁，棣属。薁，樱薁也。"

孔颖达："郁，棣属者，是唐棣之属也。……其树高五六尺，其实大如李，正赤，食之甜。"

马瑞辰："樱薁，盖草之蔓生者。……《齐民要术》引陆玑诗义疏云：'樱薁实大如龙眼，黑色，今车鞅藤实是。'"

㊸朱熹："葵，菜名。菽，豆也。"

㊹毛传："剥，击也。"

㊺毛传："春酒，冻醪也。"

陈奂："疑即今之白酒酿，酒之有汁滓者。"

㊻郑玄："介，助也。"何按：郑说不确。介，加也。

朱熹："介眉寿者，颂祷之辞也。"

㊼毛传："壶，瓠也。"瓠，今称"葫芦"。

㊽毛传："叔，取也。苴，麻子也。"

㊾朱熹："荼，苦菜也。樗，恶木也。"

陈奂："樗，今俗之臭椿。"

㊿毛传："春夏为圃，秋冬为场。"

陈奂："春夏之圃，至秋冬作场以治谷，是谓之筑场圃。"

(51)郑玄："纳，内也。治于场而内囷仓也。"

朱熹："禾者，谷连藁秸总名。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

(52)朱熹："先种后熟曰重，后种先熟曰穋。"

(53)陈奂："禾者，今之小米。……禾麻菽麦，判然四物。"

(54)嗟，叫，呼唤。郑玄："既同，言已聚也。"

(55)上入，何按：上庐。入，庐也。房顶。执，治，功，工。宫，宫室。朱熹："可以上入都邑，而执治宫室之事矣。"

(56)郑玄："尔，女也。女当昼日往取茅归，夜作绞索，以待时用。"

朱熹："索，绞也。绹，索也。"

㊼郑玄:“亟,急。乘,治也。”

㊽朱熹:“盖以来岁将复始播百谷。”

㊾陈奂:“《韩诗》云:冲冲,声也。”

㊿毛传:“凌阴,冰室也。”

(61)林义光《诗经通解》:“蚤读叉,取也。其蚤,谓取冰也。”何按:旧说皆不确。蚤,读为朝,朝会。

(62)王国维《观堂集林》:“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肃霜,犹言肃爽,涤场,犹言涤荡也。”

(63)朋,何按:备也。

陈奂:“《说文》:‘飨,乡人饮酒也。’”

(64)朱熹:“跻,升也。”公堂,公,宗也,宗社。

(65)朱熹:“称,举也。”

陈奂:“《卷耳》《传》:‘兕觥角爵也’。”

鸱鸮

猫头鹰，猫头鹰
你已盗走我的蛋
不要再毁我的巢
辛苦呀，劳碌呀
养个孩子真难呵！

趁着霉雨季未到
抽取条条桑树皮
修补窗子和门户
连那些下层人
现在都来欺侮我

我的手儿已蜷缩
我还不停采和捋
我忙着储存和收获
我不怕自己苦和累
可惜我不能照管家

我的羽毛已稀少
我的尾巴也枯焦
我的窝儿已危悬
风雨之中正飘摇
我却只能悲声叫

鸱鸮

鸱鸮鸱鸮，①
既取我子，②
无毁我室。③
恩斯勤斯，④
鬻子之闵斯！⑤

迨天之未阴雨，
彻彼桑土，⑥
绸缪牖户。⑦
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⑧
予所捋荼，⑨
予所蓄租，⑩
予口卒瘏，⑪
曰予未有室家。⑫

予羽谯谯，⑬
予尾翛翛。
予室翘翘，⑭
风雨所漂摇，⑮
予维音哓哓。⑯

[题解]

此诗应是一首民歌。作者是下层平民，讽骂欺负他的领主。但《诗序》则谓乃周公讽成王之作，殊谬也！我疑此篇实与“曹风”之“鸤鸠”（贵族教子之诗）相窜乱。

《诗序》:"《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笺》:"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摄政之意。"《疏》:"作此《鸱鸮》诗者,周公所以救乱也。毛以为武王既崩,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以毁周公,又导武庚与淮夷叛而作乱,将危周室,周公东征,而灭之,以救周室之乱也。于是之时,成王乃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将篡,心益不悦,故公乃作诗,言不得不诛管蔡之意,以贻遗成王,名之曰《鸱鸮》焉。"

《鲁说》曰:"武王崩,周公当国,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遂诛管叔,杀武良,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齐说》曰:"鸱鸮破斧,冲入危殆,赖旦忠德,转祸为福,倾危夏立。又曰,治成遇灾,绥德安家,周公勤劳。"按毛、鲁、齐之说其意相同,皆与诗意不合。

[注释]

①朱熹:"鸱鸮,鸺鹠,恶鸟。"何按,即猫头鹰。

毛奇龄:"一名怪鸱,昼常伏处,至夜每出攫他鸟子以为食。"

②子,卵也。

③郑玄:"室,犹巢也。"

④王先谦:"《鲁》:'恩作殷'。……《笺》云:'殷勤于稚子',亦本鲁诗。《孔疏》:'恩之言殷也。'"

⑤马瑞辰:"鬻,通作鞠。《尔雅·释言》:'鞠,稚也。'鞠,一作毓。毓,即育字。"

严粲:"鬻音育,义同。"

⑥马瑞辰:"益撤取桑根之皮。"彻,抽。桑土,韩诗作桑杜。杜,根也。

⑦郑玄:"绸缪,犹缠绵也。"

⑧陈奂:"《玉篇》云:'拮据,手病也'。"

⑨朱熹:"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

⑩朱熹:"蓄,积。租,聚。"

⑪朱熹:"卒,尽。瘏,病也。"卒,悴,瘏,病也。

⑫朱熹:"室家,巢也。"曰,吁,叹惜。有,为也。

⑬毛传:"谯谯,杀也。翛翛,敝也。"

郑玄:"手口既病,羽尾又杀敝,言己劳苦甚。"

⑭毛传:"翘翘,危也。"

⑮陈奂:"《萚兮》风其漂女,《传》云:'漂,犹吹也'。"

⑯毛传:"哓哓,惧也。"

东山

我出征去东山
遥遥不得归来
我自东方归来
天上细雨迷濛

在东常思回归
我心西向而悲
换上平日服装
再不行军衔枚

看那些野蚕蠕动
散布于桑下田野
多少夜晚独宿
在那兵车之下

我出征去东山
遥遥不得归来
我自东方归来
天上细雨迷濛

当初种的葫芦
果实长满檐下
潮虫生满屋室
蛛网织结门户
田间漫跑野鹿
鬼火流萤夜闪
但这些并不可厌
故乡仍是我梦中最念

东山

我徂东山[1]
慆慆不归[2]
我来自东
零雨其濛。[3]

我东曰归，[4]
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5]

蜎蜎者蠋，[6]
烝在桑野。[7]
敦彼独宿，[8]
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
零雨其濛。

果臝之实，[9]
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10]
蠨蛸在户。[11]
町畽鹿场，[12]
熠燿宵行。[13]
不可畏也，[14]
伊可怀也。

我出征去东山	我徂东山,
遥遥不得归来	慆慆不归。
我自东方归来	我来自东,
天上细雨迷濛	零雨其濛。
野鹤在田埂鸣叫	鹳鸣于垤,[15]
爱妻在室内叹息	妇叹于室。
该洒扫屋子堵塞洞隙	洒埽穹窒,[16]
我的远征已经结束	我征聿至。[17]
葫芦一熟透就变苦	有敦瓜苦,[18]
只能晒干了作柴薪	烝在栗薪。[19]
自从我们分别	自我不见,
于今已整整三年	于今三年。
我出征去东山	我徂东山,
遥遥不得归来	慆慆不归。
我自东方归来	我来自东,
天上细雨迷濛	零雨其濛。
黄鹂来回飞翔	仓庚于飞,
羽毛闪闪发亮	熠燿其羽。[20]
当年那姑娘来嫁我	之子于归,
陪嫁有堂皇的马队	皇驳其马。[21]
母亲亲手结系佩巾	亲结其缡,[22]
九遍十遍教她礼仪	九十其仪。[23]
当时新婚是多么美好	其新孔嘉,[24]
老夫妻重逢却又何如?	其旧如之何?

[题解]

这是一位远征的武士在归途中怀念家乡的诗。

周武王以小邦国,与其他方国联盟合军,摧毁了商纣的军队,建立了西周王朝。周王

朝是以一种盟主的地位建立了一个多城邑、部落的联邦。这种城邑联邦，对其他邦国宗主关系尚未明确。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实际执政。殷王子武庚，及管公、蔡公、霍公三叔(周公之兄弟)及东夷各部落发动了反对周公摄政的叛乱。周公率军平叛，历三年而平定。平定后，周公进一步建立了分封子弟以藩屏周的封建制度，以及隶属于父权制的宗法(即周礼)体系。

《诗序》:“《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也，说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东山乎！”《笺》:“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乃东伐之，三年而后归耳，分别率意者，周公于是志伸，美而详之。”

《齐诗》曰：“东山拯乱，处妇思夫，劳我君子，役无休止。”又曰：“东山辞家，处妇思夫。伊威盈室，长股赢户。叹我君子，役曰未已。”

这是周公慰劳归士之作。

周公，武王嫡亲幼弟。武王死后监国执政，以太傅、太师身份辅保武王之幼事成王。太师，司祭、司死、司礼、司乐也。上古有立少俗，故周公本有继位身份。三监，管蔡霍三公，虽长于周公，但被武王封于外，当为文王庶子，周公之异母兄也。不服周公专政，遂联盟武庚(殷商遗族领袖)叛周于东方。召公，亦为庶子。为成王太保，乃与周公结为政治联盟，召公主持内政，而周公遂领兵出征东方，讨伐三监及武庚。灭之。

宗法制即传嫡长子制，始创于殷王盘庚。周公平定三监后遂确立于周统。周公死后，用召公监国，直到成康二世。康王年长后，召公晚年乃去周入燕。北燕，即今房山，乃故燕都所在，召公所封。又，北燕即亳燕，燕亳也。殷商故都之一。亳地多指，一说即邶，即北。(盘庚迁之。)周初封建制，实际是一种军事殖民制度，以少数人口统治多数族。靠近蓟(黄帝后裔之封地)。燕山即羽山。召公屯兵于北燕，监视冀北殷商遗族及胡族也。

[注释]

①徂，即趄。《说文》往也。

②东山，即泰山。《孟子》“登东山而小鲁”，东山即泰山。或说东山乃沂蒙之蒙山。胡承珙引《诗考》云：“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为山东。秦汉谓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山。东山属商故地。”又引《诗说解颐》云：“东山，即鲁之东山，鲁盖古之奄国。”

何按：东为西周时楚地之名。《金縢》:“周公居东二年”，俞樾谓：“东者楚也。”

毛传：“慆慆，言久也。”何按：慆慆，迢迢也。或谓即“滔滔”，多也，大也，远也。

郑玄：“我往之东山，既久劳矣。”

③零雨,沥雨,又作霖雨,小雨。毛传:"濛,雨貌。"

陈奂:"濛,微雨。"

④余冠英:"聿、曰都有将意。……我东曰归也是说将归。"何按:曰,于也。

⑤毛传:"士,事。"

闻一多《风诗类钞》:"行枚,后世谓之行縢,行缠,今之裹腿。"何按:不确。行枚,古代行军时衔于口中,禁声也。行古音横,横枝,以木为之,衔口中,行军时用,以禁口语也。

⑥朱熹:"蜎蜎,动貌。蠋,桑虫如蚕者也。"

⑦马瑞辰:"'烝'与'曾'同音,为叠韵。'烝'当为'曾'之借字。曾乃也。"何按:烝,众也。众,多也。

⑧吴闿生:"敦敦然独宿貌。"

⑨吴闿生:"果裸,栝楼也,状如王瓜。"

⑩陈奂:"伊威,……似今之鳖虫。"即土鳖、潮虫。

⑪朱熹:"蟏蛸,小蜘蛛也。"

⑫王先谦:"町畽,鹿迹所在也。""谓鹿所步处也。《说文》町下云:'田践处曰町';畽下云:'禽兽所践处也。'"

⑬毛传:"熠,磷也。磷,萤火也。"宵行,虫名,即萤火虫。

⑭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不'语词。'伊'亦语词,言室中久无人,荒秽如此可畏,亦可怀也。"

⑮吴闿生:"垤,蚁冢也。鹳,鹳雀。"

⑯陈奂:"穹,穷。窒,塞也。廷内则洒埽之,向户则穷塞之。"

⑰严粲:"我征夫将至矣,望我之辟也。聿者,将遂之辞,实未至也。"

⑱吴闿生:"敦,犹团也。"

余冠英:"瓜苦,即瓜瓠,也就是匏瓜,葫芦类。古人结婚行合婚之礼,就是以一匏分作两瓢,夫妇各执一瓢盛满漱口。"

⑲陈奂:"《释文》引《韩诗》作蓼薪,云聚薪也。"

⑳郑玄:"熠燿其羽,羽鲜明也。"

㉑白,驳通。

㉒吴闿生:"缡,妇人之襟,即襟巾也。"古俗,嫁女时母亲亲手为之结缡(缡音连,喻相结连),以示祝福也。

㉓毛传:"九十其仪,言多仪也。"

㉔严粲:"其新婚者甚美矣,其旧婚相见之欢,当如何哉?"何按:孔嘉,即可嘉,可喜。

破斧

我的大斧破了口
我的斨儿缺了刃
跟随周公去东征
匡救远方四个国家
可爱呵我们的士兵
真值得奖赏呵！

我的大斧破了口
我的锯儿缺了刃
跟随周公去东征
征服远方四个国家
可爱呵我们的士兵
真值得赞美呵！

我的大斧缺了口
我的凿儿卷了刃
跟随周公去东征
远方四国得以平定
可爱呵我们的士兵
真令人欣慰啊！

破斧

既破我斧，①
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
四国是皇。②
哀我人斯，
亦孔之将。③

既破我斧，
又缺我锜。④
周公东征，
四国是吪。⑤
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⑥

既破我斧，
又缺我銶。⑦
周公东征，
四国是遒。⑧
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⑨

[题解]

这是一首歌颂战士们跟随周公东征凯旋之诗。

《诗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笺》："恶四国者，恶其流言毁周公也。"

《诗集传》:“虽有破斧缺斨之劳,而义有所不得辞矣,夫管蔡流言以谤周公,而公以六军之众,往而征之……今观此诗,固足以见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无一毫自爱之私,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亦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盖以莫非圣人之徒也。”

[注释]

①黄焯《毛诗郑笺平议》:“诗意以斧斨民生常用之物,斧破斨缺,取喻近事,而意则远。以言四国作乱,废坏礼义,而民不得遂其生也。”

②毛传:“四国,管、蔡、商、奄也。”《穆天子传》:“皇我万民,旦夕勿忘。”郭璞注:“皇,正也。”陈奂:“《尔雅》:‘皇,匡正也。’”

③毛传:“将,大也。”王引之:“大与美义相近,《广雅》曰:将,美也。首章言将,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将嘉休,皆美也。”吴闿生:“乃作者慰闵征士之词,非谓周公哀四国之人也。言东征之劳可哀闵矣,而功亦大矣。”何按:说皆不确。孔,可也。将,奖也。奖、嘉、休义同。

④马瑞辰:“《说文》:錡,……盖即今之锯也。”

⑤毛传:“吪,化也。”

⑥朱熹:“嘉,善也。”何按:喜也。

⑦孔颖达:“《韩诗》云:銶,凿属也。”

⑧毛传:“遒,固也。”何按:遒,靖也。平定。

陈奂:“《鲁语》:‘帝喾能序星辰以固民。’韦注云:‘固,安也’。”

⑨ 朱熹:“休,美也。”何按:笑乐也。

伐柯

如何削个斧柄?
没有斧头不行
娶个啥样妻子?
不像妹妹不成

削斧柄呀削斧柄
它的样式在眼前
与我相配的那个人
她对厨艺得在行

伐柯

伐柯如何?①
匪斧不克。②
取妻如何?
匪媒不得。③

伐柯伐柯,
其则不远。④
我觏之子,⑤
笾豆有践。⑥

[题解]

这是一首相亲的诗。

《诗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笺》:"成王既得雷雨大风之就,欲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犹惑于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圣德,疑于王迎之礼,是以刺之。"《疏》:"郑以为周公避居东都,三年之秋,得雷风之后,启《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臣大夫犹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诗以美周公,刺彼朝臣大夫之不知也。"这是赞美周公度量宏大足以为人模范之诗。

一说,这是求媒娶妻的诗。《诗集传》:"我,东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言伐柯而有斧,则不过即此旧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则不过即此见之,而成其同牢之礼矣。"闻一多说:"执斧伐柯,犹以柯求柯也。女(汝)之为人求女者,谓之媒,使媒求妇,犹执斧伐柯,皆以类求类也。"

[注释]

①毛传:"柯,斧柄也。伐,《说文》:"击也",即攴。伐,削斫也。

②郑玄:"克,能也。"何按,克,可也。

③媒,妹也。

④郑玄:“则,法也。”

⑤郑玄:“覯,见也。”覯,匹配。

朱熹:“之子,指其妻而言也。”

⑥何按:《论语》:“笾豆之事,我实知之。”本此。笾豆之事,烹饪之艺也。郑注:“笾豆,礼器也。”严粲:“《释器》曰:‘竹豆谓之笾,木豆谓之豆。’《传》曰:‘践,行列貌。’”此似以厨艺“笾豆之事”,隐喻男女情事。

九罭

用小网也能捞大鱼
我要钓那位君子
他穿着彩衣绣花衫

大雁沿着沙洲飞
王爷要向何处归?
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大雁沿着山麓飞
王爷一去再不回
今晚又向何处宿?

你的彩衣还留在这里
不要让王爷回去呵
不要让我心悲啊!

九罭

九罭之鱼鳟鲂。①
我觏之子,
衮衣绣裳。②

鸿衣遵渚,③
公归无所,
於女信处?④

鸿飞遵陆,⑤
公归不复,⑥
於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
无以我公归兮,
无使我心悲兮。

[题解]

这是一首留客之诗,似留鲁君之子。

《诗序》则云:"《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疏》:"作《九罭》诗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与《伐柯》同,则毛以为刺成王也。周公既摄政而东征,至三年,罪人尽得,但成王惑于流言,不悦周公所为,周公且止东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诗以刺王。"

闻一多说:"这是燕宴时,主人所赋留客的诗。鱼本是象征的隐语,在诗歌中男女用其对方,这只是泛用或借用,不合原意。"

吴闿生说:"《伐柯》、《九罭》当为一篇,上言'我觏之子,笾豆有践。'此言'我觏之子,衮衣绣裳。'文义相承,后人说分为二,于是上篇无头,此篇无尾,其词皆割裂不完矣。"

[注释]

①毛传:“九罭,网罟,小鱼之网也。”鱼,渔。

马瑞辰:“《尔雅》:‘网罟,谓之九罭。’九罭,鱼网也。即孟子所谓数罟。赵岐注:‘数罟,密网也。’”

②毛传:“衮衣,卷龙也 。”

孔颖达:“画龙于衣谓之衮,故云衮衣卷龙。”

③方玉润:“夫鸿飞在天乃其常,然时而遵渚、遵陆,特其暂耳。公今还朝以相天子,岂无所乎?殆不复东来矣!其所以迟迟不忍去者,特为女东人作信宿留也。公于东人如此其诚,东人于公,当更何如夫?是以想我东人之得觏此衮衣也,我东人之大幸也,然则可策而使朝廷无以我公西归乎?我东人庶得长睹冠裳,不至临歧而心悲耳。”

④孔颖达:“故于汝东方信宿而处耳。”女,读为汝。

毛传:“再宿曰信。”其说难通。

何按:处,居也,古字音义通。信,焉也。

⑤遵,循。陆,麓。

⑥复,返。

狼 跋	狼 跋
老狼垂着大胡子	狼跋其胡，[①]
走路夹着大尾巴	载疐其尾。[②]
这位公孙大肚皮呀	公孙硕肤，[③]
红皮靴儿雄纠纠	赤舄几几。[④]
老狼夹着大尾巴	狼疐其尾，
走路垂着大下巴	载跋其胡。[⑤]
这位公孙大肚皮呀	公孙硕肤，
他的名声可不佳	德音不瑕。[⑥]

[题解]

《诗序》以为此诗中“公孙”为成王。“公孙，成王也，豳公王孙也。”郑玄、朱熹、方玉润皆以为指周公。郑笺：“公，周公也。”又皆以此诗为赞美之诗。实际上，以狼喻人，此诗分明是一首嘲骂奸人的讽刺之诗。

高亨谓：此诗嘲骂公孙石甫。诗中“公孙硕肤”即公孙石甫，周幽王时宠臣。公孙石甫与褒姒勾结，导致戎狄入侵西周，遂使西周覆亡。“石甫”字又作“石肤”，谐音“硕肤”。公孙石甫名虢石甫，乃勾结西戎之汉奸也，可谓载诸史册之汉奸第一人。

1989年三门峡发现虢墓出土铜器，中有一簠，铭曰：“虢硕父作旅簠，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当用享。”

《史记·周本纪》：“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夏禹后）、西夷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郑语》：“夫虢石父谗谄巧佞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晋语》：“褒姒有宠，生伯服，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曾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

《诗》之“国风”以“关雎”为始，而以“狼跋”为终。盖幽王之灭，导致周王室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时代，西周亦即覆亡矣。

[注释]

①《毛传》:“跋,躐。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朱熹:“胡,颔下悬肉也。”跋,吊也。垂吊曰跋。《说文》:“颠也。”何按:狼跋,即“狼狈”语转。狼狈为奸一语,源之于此诗。

②疐,夹也。载,行也。

③公孙,周王室庶子称公孙。马瑞辰:“肤,当读如肤革充盈之肤。硕肤者,心广体胖之象。”按“硕肤”乃“石甫”二字之谐音,双关隐语也。

④赤舄,褐色皮靴。几几,即纠纠,《诗》有“纠纠武夫”(兔罝)。

王先谦:“赤舄以金舄。《车攻》笺:‘金舄,黄朱色也。’《韩奕》:‘以赤舄赐韩侯。’此诗以赤舄美周公,是赤舄为诸侯盛饰矣。几几,一读为句句、勾勾。《汉书·王莽传》:“莽再拜受衮冕句履。”孟康注:“今齐祀履。句,头饰也。出履三寸。”二读为纠纠。《广雅》:“几几,盛也”。“《诗》盖以状盛服之貌。”(王先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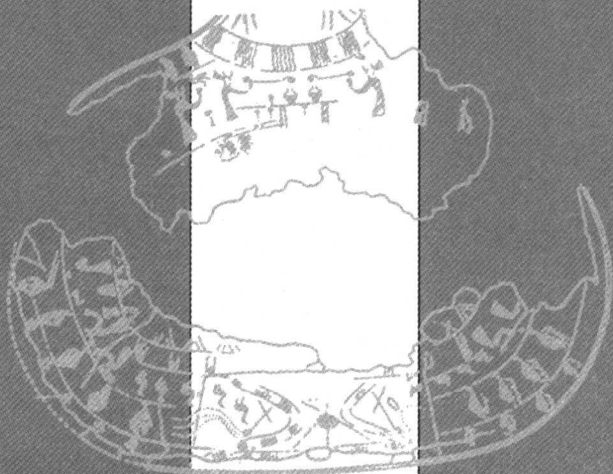
何按:旧解迂曲。赤舄,即赤靴也。赤,红褐之色。几几,即赳赳,神气之貌。兔罝:“赳赳武夫。”

⑤朱熹:“胡,颔下悬肉也。”

⑥音,言也。德音,声誉、令名。何按:瑕,嘉、佳也。《释诂》:“假,嘉也。”

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多以双关谐音为象征。狼指公孙石甫,胡指胡戎。“狼狈为奸”一语,亦来自此诗诗义。

雅



小 雅

《左传》昭20年:“天子之乐曰雅。”旧说以为“雅”与“风”乃乐调之别。何按:雅,吟哦之合语也。风乃方国之乐,雅乃天皇之乐。(天皇一词,起于西周。周天子称天王或天皇。)

二雅之时代不同。彭裕商谓:“《大雅》首以文王,多言先公先王之德,《小雅》则闭口不提祖宗之事,文、武王都未曾提到。所涉山川地望,《大雅》多记关中山水,如泾、渭、漆、沮、沣、岐、豳、同原等。《小雅》所言多河洛、敖山、淮水等洛东及江淮地。一以丰镐为中心,一以洛阳为中心。

二雅有年代及地理之差异。盖西周初期,距文武周公不远,影响犹在,故思祖宗之德,咏之歌之,以垂后世。《小雅》则不然,盖时移势易,王室而既衰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其对先祖之崇自不如初矣。”

“大雅”三十篇,“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乃西周之史诗,《小雅》乃东周之史诗。以厉、宣、幽时代为最多。二雅之作者多为贵族。小雅,咏小政也,大雅,咏大政也。小雅大雅与王风,都是周王庭之诗。小雅,贵族私人之作。大雅,则为王庭之颂诗。大雅又称大夏。

吴季札论“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

论“大雅”曰:

“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鹿鸣

呦呦鹿儿鸣叫
吃着田野嫩草
我要邀会嘉宾
为他们拨瑟吹笙

吹起笙鼓起簧
举酒觥斟酒浆
爱我的人啊
与我一起舞蹈吧！

呦呦鹿儿鸣叫
吃着田野青蒿
我要邀会嘉宾
用美妙音乐相招

要使人民不轻佻
只有以君子为准则
我有美酒
让嘉宾纵兴游遨

呦呦鹿儿鸣叫
吃着田野青芹
我要邀会嘉宾
为他们鼓瑟弹琴
鼓起瑟弹起琴
欢乐又尽兴
我有甜美之酒
愉悦嘉宾的心！

鹿鸣

呦呦鹿鸣，[①]
食野之苹。[②]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③]

吹笙鼓簧，[④]
承筐是将。[⑤]
人之好我，[⑥]
示我周行。[⑦]

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⑧]
我有嘉宾，
德音孔昭。[⑨]

视民不恌，[⑩]
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⑪]
嘉宾式燕以敖。[⑫]

呦呦鹿鸣，
食野之芩。[⑬]
我有嘉宾，
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
和乐且湛。[⑭]
我有旨酒，
以燕乐嘉宾之心。

[题解]

贵族宴宾之诗乐。

毛序:“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原意,然后忠臣嘉宾以尽其心矣。”

[注释]

①陈奂:“《说文》:‘呦,鹿鸣声也。’……《广雅》云:‘呦呦,鸣也’。”

②王先谦:“《鲁》说曰:‘苹,萩萧。’”

严粲:“《释草》:苹有二种。一云蓱,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萍也。解见《采苹》。一云蘋,萩蒿。郭璞云:‘今萩蒿也。’此陆生之苹也,即鹿所食是也。”陆玑疏:“叶青白色,茎似著而轻脆,始生香,可以食,又可蒸食。”

③瑟,拨弦乐器,流行于西周。形似琴,但无徽位,古瑟弦少,多的二十五弦。唐瑟增至五十弦。每弦一柱。据长沙马王堆出土汉瑟,以五声阶定弦,由低而高,弦之粗细有别。古时瑟与琴、笙合奏。瑟及瑟法至明清失传。鼓,勾也。以指勾拨亦曰“鼓”。

④孔颖达:“吹笙之时,鼓其笙中之簧以乐之。”笙,乐器。用竹和匏制成。王先谦《集疏》:“鲁说曰:笙长四寸,十三簧,象凤之身也。”簧,笙中舌片。《九叹》王逸注:“笙中有舌曰簧。”吹簧时以手指按压簧调,故曰“鼓”。

⑤郑玄:“承犹奉也。”旧说筐为篚。余以为筐乃觥之借。将者,浆也,酒浆。

朱熹:“将,行也。奉筐而行币帛。”

⑥好,爱也。

⑦姚际恒:“周行,大路也。……犹云指我途路耳。”

⑧蒿,菊科植物,亦名青蒿,香蒿。《尔雅》:“蒿,菣。”

⑨何按:孔,可也。昭,招也。音,言也。德,善也。严粲:“嘉宾教益于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矣。”

⑩三家诗视作示。视,示也。恌,佻也。轻佻。郑笺:“示,古视字。”恌,鲁诗作偷。《说文》引异本作佻。

姚际恒:“盖视民犹民视。谓小民视之,不敢习为偷薄之行,而君子则‘是则是效’也。”

⑪旨,脂也,美也。

⑫马瑞辰:“《尔雅》舍人注云:‘敖,意舒也。’凡人乐则意舒,是知敖有乐意。”

⑬王夫之“当求之鹿食九草之中。……食野之芩,亦当是水芹,芩、芹音相近耳。”

⑭毛传:“湛,乐之久也。”

兄弟

（常棣）

棠棣树之花
花朵连着花托
世间人再亲近
又有谁能亲过兄弟？

有了死丧之灾
只有兄弟相关怀
原野道路颠簸
只有兄弟相救助

当你落难荒原
救难的只有兄弟
即使良朋好友
不过同情而已

兄弟在家也会争斗
外敌降临则同力抗拒
即使有良朋好友
却不会与你并肩作战

当丧乱平定之后
恢复了平安宁静
那时朋友都会来了
亲亲热热似乎超过手足兄弟
陈设酒具
饮酒作乐

常棣

常棣之华，[1]
鄂不韡韡。[2]
凡今之人，[3]
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4]
兄弟孔怀。[5]
原隰裒矣，[6]
兄弟求矣。[7]

脊令在原，[8]
兄弟急难。[9]
每有良朋，[10]
况也永叹。[11]

兄弟阋于墙，[12]
外御其务。[13]
每有良朋，
烝也无戎。[14]

丧乱既平，
既安且宁。[15]
虽有兄弟，
不如友生。[16]
傧尔笾豆，[17]
饮酒之饫。[18]

只有兄弟们都在	兄弟既具,[19]
才会有欢乐融洽	和乐其孺。[20]
妻子的亲爱	妻子好合,[21]
比如敲琴鼓瑟	如鼓瑟琴。
只有兄弟相亲	兄弟既翕,[22]
那才是最美妙的音乐	和乐且湛。[23]
要让你全家安宁	宜尔室家,[24]
要让你儿女快乐	乐尔妻孥。[25]
仔细思量——	是究是图,[26]
是不是这样?	亶其然乎。[27]

[题解]

此诗歌颂兄弟的手足之情。

《诗序》:"《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诗焉。"《笺》:"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作此诗以歌之,以亲之。"《疏》:"作《常棣》诗者,言燕兄弟也,谓主者以兄弟至亲,宜加恩惠,以时燕而乐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诗焉。"

按周初,殷之武庚挟管蔡以叛,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作《常棣》之诗。杜预云:"周公作诗,召公歌之也。"《左传》僖公 24 年(公元前 673 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注释]

①朱熹:"常棣,棣也。子如樱桃可食。"亦作棠棣。古训为夫移(扶余),亦单称移,又称郁李。落叶灌木,果实似李而小,有红白两品。

胡承珙:"今京师西山(楼桃沟)中有白樱桃,其形状与朱樱同,即此诗之常棣。朱樱,春初开花,繁盛如雪,而此树亦如之。"樱桃又称羊桃、杨桃。

②于省吾《泽螺居诗义》:"鄂不犹言胡不遐不,《诗》言胡不遐不者习见。古读鄂如胡,古读遐为公虎切。(见江有诰《甘一部谐声表》)鄂、胡、遐三字,就声言之,并属浅喉。就韵言之,并属鱼部。……胡不韡韡乎?系反诘语,正言其韡韡"。韡,炜也,明亮。

朱熹:"韡韡,光明貌。"

何按：鄂，萼也，花萼。不，胚也，花胚。韡韡，读为依依，连连之貌。

③今，近也。借为近，亲近。

④毛传："威，畏。怀，思也。"

王先谦："言死丧之可畏，于他人皆然。惟兄弟不以为畏，且甚思念之。"

⑤孔，可也。怀，助也。

⑥姚际恒："裒，损失意。《易》云：'裒多益寡'，谓少其人。犹右丞诗：'遍插茱萸少一人'也。"何按：裒，颇也，险也。

⑦求，救也，助也。

⑧毛奇龄："脊令，鹡鸰。《尔雅》、《玉篇》诸书亦作脊令。"

朱熹："脊令飞则鸣，行则摇。有急难之意，故以起兴。"

陈奂："脊令喻兄弟。脊令言飞行不舍。兄弟急难，言兄弟之相救于急难。"

何按：脊令当为畸零之语转。畸零，失落也。

⑨急，济也，助也。

⑩王先谦："《鲁》说曰：'每有，虽也。'"《尔雅》："每，虽也。"

⑪胡承珙："古书中凡言而况者，为更进之词。又贶赐之贶，古字止作况，皆兹益义之引伸也。"陈奂："兄况古今字。"

何按：况，多也。

⑫陈奂："《说文》：'阋，恒讼也。'……讼，争也。"

⑬毛传："务，侮也。"段玉裁："按言务为侮之假借。"

⑭戴震："烝，众也，语之转也。朋友虽众犹无助。"

毛传："戎，相也。"相，助也。何按：戎，战。

⑮既，皆。

⑯严粲："情义之轻重，当于死生患难之时求之。若丧乱既平，安宁无事之时，则以为兄弟不如友生矣，何不于死丧患难之时观乎？"

马瑞辰："按：生，语词。唐人诗：太瘦生。及凡诗：何似生、作么生、可怜生之类，皆为生为语助词。实此诗及《伐木》诗昌之也。"何按：生，众也。

⑰毛传："傧，陈。"

⑱朱熹："饫，餍。"何按：饫，乐也。

⑲朱熹："具，俱也。"既，皆。具，俱，共同。

⑳严粲："程子曰：'孺，亲慕之义。'"孺，融也。

㉑郑玄："好合，志意合也。"何按：好，爱也。

㉒毛传："翕，合也。"陈奂："《方言》：'翕，聚也。'合与聚义相近。"

㉓湛,耽也。陈乔枞:“《韩诗》曰:‘耽,乐之甚者也’。乔枞谨案:耽,《毛诗》作湛。”乐也。

㉔宜,怡。

㉕毛传:“孥,子也。”子女。

郑玄:“族人和则得保乐其家中之大小。”

㉖吕祖谦:“范氏曰:‘究,穷也。’……程氏曰:穷究是理,图念是事,信其然乎? 言信然。”

㉗毛传:“亶,信也。”

天保

上天会保佑你
犹如山那样坚固
给予你富足
给予你幸福
给予你朋友
没有人不帮你!

上天会保佑你
给予你福禄
一切都平安
承受上天丰富的赏禄
赐给你大福
没有一天不丰足

上天会保佑你
不可能不兴旺
像高山像大岳
像高冈像大陵
像潮水涌来
永远不会穷尽

以吉圭美食
请你敬献
四季祭祀
奉予先公先王
先君传言:
你会万寿无疆

天保

天保定尔,①
亦孔之固。
俾尔单厚,②
何福不除。③
俾尔多益,④
以莫不庶。⑤

天保定尔,
俾尔戬穀。⑥
罄无不宜,⑦
受天百禄。
降尔遐福,
维日不足。⑧

天保定尔,
以莫不兴。⑨
如山如阜,
如冈如陵。⑩
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吉蠲为饎,⑪
是用孝享。⑫
禴祠烝尝,⑬
于公先王。⑭
君曰卜尔,⑮
万寿无疆。

神灵降临	神之吊矣,[16]
赐你多福	诒尔多福。
百姓富足	民之质矣,[17]
日用饮食丰富	日用饮食。
黎民百姓	群黎百姓,[18]
为你祝福——	遍为尔德。[19]
像明月初圆	如月之恒,[20]
像太阳初升	如日之升。
像南山广大	如南山之寿,[21]
不塌也不崩	不骞不崩。[22]
像松柏茂盛	如松柏之茂,
永远青翠相承	无不尔或承。[23]

[题解]

这是一首祝福之诗。

[注释]

①郑玄:“尔,女也。”何按:天保,太傅。亦,犹也。

王先谦:“《鲁》说曰:‘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坚固也。’”

②郑玄:“单,尽也。”

严粲:“使尔每事尽厚,则何福不消受也。”

③严粲:“程子曰:除有消去之义,其受之也 。”

④何按:益,友也。严粲:“《补传》曰:曰厚,亦取厚下之意。曰益,亦取益下之意。”

⑤毛传:“庶,众也。”何按:庶,助也。

郑玄:“莫,无也。”

严粲:“使你多行利益,则民物无不蕃庶也。”

⑥毛传:“戬,福。穀,禄。”

焦循:“俾尔戬穀,直谓予尔福禄。俾尔遐福,直谓予尔远福。”

⑦毛传:“罄,尽也。”

何楷:“尽无不宜,谓宜民宜人是也。”

⑧孔颖达:“天又下与汝广远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惟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大福,是安安汝也。”

⑨朱熹:“兴,盛也。”

⑩陈奂:“山、冈,一类也。阜、陵,一类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

严粲:“如山之高矣,又复如山脊之冈,则愈高矣。如阜之大矣,又复如大阜之陵,则愈大矣。”

⑪毛传:“吉。善。蠲,洁也。饎,酒食也。”

陈奂:“凡黍稷为酒为食,是曰饎也。”鲁诗蠲作圭。

⑫陈奂:“《尔雅》:‘享,孝也。’是孝亦享也。”

毛传:“享,献也。”

⑬毛传:“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

⑭毛传:“公,事也。”

李黼平《毛诗》:“言献此酒食于禴祠烝尝之时,以事先王也。”

⑮郑玄:“君曰卜尔者,尸嘏主人,传神辞也。”

王先谦:“《韩》说曰:‘卜,报也。’”

马瑞辰:“卜、报二字双声,则此诗卜尔,犹云报尔。”

⑯马瑞辰:“《传》:‘吊,至。’瑞辰按《说文》:‘递,至也。’吊即递之借字。”

⑰马瑞辰:“按《广雅》:‘常,质也。’此诗质即为常,谓民安其常,惟日用饮食。犹《击壤歌》言:‘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也。”

⑱郑玄:“黎,众也。”

严粲:“李氏曰:‘群黎百姓,当以为民。’”

⑲马瑞辰:“按‘为’,当读如‘式讹尔心’之讹。讹,化也。遍为尔德,犹云:遍化尔德也。为与化,古皆读若讹。故为、讹、化,古并通用。”

⑳毛传:“恒,弦。升,出也。”

郑玄:“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何按:恒,圆也。

㉑寿,畴,广大也。

㉒骞,迁也,动迁。

㉓郑玄:“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叶常茂盛,青青相承,无衰落也。”

采薇

采薇菜啊采薇菜
薇叶刚刚长出头
该归去了该归去了
一年已经要过去

没有了房没有家
都是玁狁造成的灾祸
无法安居无法乐业
都是玁狁造成的祸害

采薇菜啊采薇菜
薇芽初生正柔弱
该归去了该归去
我的心中充满忧愁

忧愁之心烈烈如焚
有如饥饿有如焦渴
远征迟迟不能结束
没有信使难捎个信

采薇菜啊采薇菜
薇菜已经长茁壮
该归去了该归去
已经到了岁暮冬
至王家大事未终止
无法安居和乐业
我心中忧伤又悲恸

采薇

采薇采薇,[1]
薇亦作止。[2]
曰归曰归,
岁亦莫止。[3]

靡室靡家,[4]
玁狁之故。[5]
不遑启居,[6]
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7]
曰归曰归,
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8]
载饥载渴。
我戍未定,[9]
靡使归聘![10]

采薇采薇,
薇亦刚止。[11]
曰归曰归,
岁亦阳止。[12]
王事靡盬,[13]
不遑启处。
忧心孔疚,[14]

走呵走呵无归期　　我行不来。[15]

那是什么花　　彼尔维何？[16]
那是棠棣之花　　维常之华。[17]
那路上跑着啥？　　彼路斯何？[18]
那是君子之车　　君子之车。[19]

兵车已经出驾　　戎车既驾，[20]
四马雄伟高大　　四牡业业。[21]
哪敢安居偷闲？　　岂敢定居，
一月连获三捷　　一月三捷！[22]

驾着四马之车　　驾彼四牡，
四匹骏马雄伟　　四牡骙骙。[23]
君子坐在车内　　君子所依，[24]
小人车旁追随　　小人所腓。[25]

四匹雄马飞驰　　四牡翼翼，[26]
象牙角弓鱼皮袋　　象弭鱼服。[27]
哪敢不时刻戒备　　岂不日戒？[28]
那玁狁仍在猖獗　　玁狁孔棘！[29]

当我出征之时　　昔我往矣，
杨柳轻轻摇曳　　杨柳依依。[30]
当我今时归来　　今我来思，
雨雪飘落纷飞　　雨雪霏霏。[31]

在路上踯躅而行　　行道迟迟，[32]
忍受着干渴饥饿　　载渴载饥。
我心中多么悲伤　　我心伤悲，
谁理解我的悲哀？　　莫知我哀！

[题解]

这是一篇写边防战士出征之诗。

《诗序》:“《采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也。”《笺》:“文王为西伯服事殷时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属为将率,将戍役御西戎及北狄难,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归者,以其勤劳之。故于其归歌杕杜以休息之。”

一说,这是一篇怨刺之诗。

《鲁说》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又曰:“古者,师出不踰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踰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诗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又曰:“家有采薇之思。”《齐说》曰:“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又曰:“采薇、出车、鱼丽,上下促急,君子怀忧。”

[注释]

①毛传:“薇,菜。”

②朱熹:“作,生出地也。”何按:作,长也。

③郑玄:“莫,晚也。”何按,暮也。止,至。

④靡,无。

⑤毛传:“玁狁,北狄也。”郑玄:“北狄,今匈奴也。靡,无。”玁狁在今陕西北部延安以西和甘肃东北部环县以东的一带地区。”

何按:故,蛊也,咎,灾咎。

⑥不遑,不遐,惶乱。启,起。

⑦朱熹:“柔,始生而弱也。”

⑧严粲:“如火烈烈,言内热也。”

⑨戍,征行。

⑩马瑞辰:“《释文》:‘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瑞辰按:作靡所者是也。此承上我戍未定言之。言其家无所使人来问,非谓无所使人归问。”使,使者。聘,聘问。

⑪严粲:“曹氏曰:‘薇刚,刚老硬不可食矣。’”何按:刚,壮也。

⑫郑玄:“十月为阳。”何按:冬至阳生。

⑬盐,晏,结束。

⑭毛传:疚,病。

⑮林义光:“来读为劳来之来。《尔雅》云:‘劳来,勤也。’不来,谓无人劳来之也。《大东》职劳不来。毛云:‘来,勤也。’郑玄云:‘劳苦而不见谓勤。’义与此同。”

⑯毛传:“尔,华盛貌。”尔,三家诗作荣。

⑰毛传:“常,常棣也。”

⑱胡承珙:“案上文彼尔维何,《传》云:‘尔,华盛貌。’《说文》引《诗》作荥,亦云华盛之貌,而非即华名,刚彼路亦当为车大之貌,非即车名可知。《尔雅·释诂》:‘路,大也。’”

⑲郑玄:“君子,谓将帅也。”

⑳戎车,战车。《司马法》:兵车一乘,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十五人。

㉑牡,雄马。业业,奕奕,高大。

㉒捷,吉,喜报。

㉓粲:“四牡骙骙,凡四出。今皆以为不息。”

㉔朱熹:“依,犹乘也。”何按:依,倚也。

㉕何楷:“此腓当即是庇字。庇,《说文》、《尔雅》皆云:‘隐也。’……言戍卒亦藉是车以自隐蔽也。”何按:腓,奔也。

㉖朱熹:“翼翼,行列整治之貌。”

㉗马瑞辰:“《太平御览》引《毛诗拾遗》云:‘按《左传》曰:‘左执鞭弭’。弭者,弓之别名。谓以象牙为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为弓者。今案:象弭,犹象辂之类,特以象牙为饰,非全以象牙为弓也。”

郑玄:“服,矢服也。”

朱熹:“鱼,兽名,似猪,东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纯青,可为弓鞬矢服也。”

㉘陈乔枞:“毛本或作曰,三家实作日。师古《汉书》注云:‘岂不日日相警戒乎?’以日日释日字,是其显证也。”

㉙郑玄:“孔,甚。棘,急也。”玁狁之难甚急。

㉚毛传:“杨柳,蒲柳也。”

何楷:“依依者,初抽条时,袅袅不定,如欲依倚他物也。”何按:依依,摇曳也。

㉛朱熹:“霏霏,雪甚貌。”何按:纷纷。

㉜朱熹:“迟迟,长远也。”

出车

我出动我的战车
来到那牧场
天子在的王廷
召命我来出征
告诉驾车的人
叫他备好车驾
王室正多危难
告诉他十分紧急!

我出动我的战车
来到那郊野
车上插着旐旗
旗上扬着旄尾
那长旗与旄尾
都在迎风飘曳
我忧心忡忡
我的车夫累坏了

天子命令南正
筑城于朔方
兵车隆隆出动
旗帜五彩飘扬

天子召命我
筑城于朔方
威仪赫赫的南正

出车

我出我车,
于彼牧矣。[1]
自天子所,
谓我来矣。[2]
召彼仆夫,[3]
谓之载矣。[4]
王事多难,[5]
维其棘矣。[6]

我出我车,
于彼郊矣。[7]
设此旐矣,[8]
建彼旄矣。[9]
彼旟旐斯,[10]
胡不旆旆。[11]
忧心悄悄,
仆夫况瘁。[12]

王命南仲,[13]
往城于方。[14]
出车彭彭,[15]
旂旐央央。[16]

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17]
赫赫南仲,

把玁狁扫荡	玁狁于襄。[18]
当我出征时候	昔我往矣，
玉米高粱才结秀	黍稷方华。[19]
如今我归来时	今我来思，
冰雪已铺满道路	雨雪载涂。[20]
王室正多危难	王事多难，
哪有时间休息	不遑启居。
难道不想归去	岂不怀归？
只怕见到天子召命的兵书	畏此简书。[21]
幽幽鸣叫的秋虫	喓喓草虫，
蹦蹦跳跳的蚂蚱	趯趯阜螽。
没有见到君子	未见君子，
令我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
既已见了君子	既见君子，
我心悠然平静	我心则降。
威仪赫赫的南正	赫赫南仲，
前往征伐西戎	薄伐西戎。
春日阳光灿灿	春日迟迟，
草木苍翠繁荣	卉木萋萋。[22]
黄莺唧唧鸣叫	仓庚喈喈，
蘩草蓬蓬茂密	采蘩祁祁。
抓获俘虏和匪首	执讯获丑，[23]
欢庆凯旋还家	薄言还归。
威仪赫赫的南正	赫赫南仲，
已驱逐玁狁远逃	玁狁于夷。

[题解]

这是一篇将士出征凯旋之诗，与《采薇》系姊妹篇。

《诗序》："《出车》，劳还率。"《笺》："遣将率及戍役，同歌同时，欲其同心也。"《疏》："作《出车》诗劳还师也，谓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将帅。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于其反也，述

其行事之苦以慰劳之,六章皆劳词也。"《诗集传》同意。

《鲁说》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蛮。"又曰:"玁狁攘而吉甫宴。"《齐说》曰:"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注释]

①朱熹:"牧,郊外也。"牧,远牧。《尔雅》:"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

②马瑞辰:"按《广雅》:'谓,使也。'谓我来,即使我来也。"严粲:"命我为此行也。"

③朱熹:"仆夫,御夫也。"

④载,装载。

⑤王事,王室,王家。

⑥棘,急。

⑦朱熹:"郊在牧内。盖前军已至牧,而后军犹在郊也。"

⑧毛传:"龟蛇曰旐。"

王夫之:"广充幅长八尺为旐。下以他帛继,而截似燕尾为旆,其制狭而长,如今之高招是也。"

⑨毛传:"旄,干旄。"

朱熹:"建,立也。"

严粲:"或设旐于干,或建旄于车。车上载干,干上设旐,干首有旄。旄旐互言之耳。言此旐彼旄,见一时并设耳。"

⑩毛传:"鸟隼曰旟。"

⑪朱熹:"旆旆,飞扬之貌。"

吴闿生:"胡不,问词也。"

⑫何楷:"况,《说文》云:'寒水也。'荒凉之意。《说文》无瘁字,当通作悴,谓形容憔悴也。"

⑬南仲,又作南中,张仲,宣王时将军。《诗·六月》郑笺:"张仲,吉甫之友。"

⑭毛传:"方,朔方。近玁狁之国也。"《诗·六月》:"侵镐及方。"陈奂传疏:"在今甘肃平凉附近。"

⑮朱熹:"彭彭,众盛貌。"

⑯毛传:"央央,鲜明也。"

⑰孔颖达:"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尧典》云,'宅朔方。'《尔雅》云:'朔,北方也。'皆

其广号。”

⑱朱熹：“襄，除也。或曰上也。……言胜之也。”

⑲朱熹：“华，盛也。”

⑳毛传：“涂，冻释也。”何按：涂，途也。

严粲：“归而在道，雪落释为涂泥。”

㉑姚际恒：“简书，天子策命也。”

吕祖谦：“长乐刘氏曰：谓王命载之以竹简也。”程俊英说：简书，盟书。《左传》闵元年狄伐邢，管仲引此诗云：“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释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有不信者，神降之祸，诸同将共伐之。”

林义光：“简书，天子之命，所以约束列国使相救恤者也。朔方非南仲所治之地，天子命南仲往城之，此即所谓简书。

㉒毛传：“卉，草也。”

孔颖达：“草之与木，已萋萋然茂美。”

㉓陈奂：“《正月》《传》：‘讯，问也。’此释讯为辞者，谓所生得敌人，而听断其辞也。……此篇讯获，获字无传，盖义见《皇矣》也。《皇矣》《传》云：‘丑，获也。不服者杀献其左耳曰丑。’……生者讯之，杀者丑之。丑，众也。执讯获丑，言执讯丑者众。”何按：丑，酋也，首领。

南山有台

南山上有莎草
北山上有野藜
赞美这位君子
是国家的基石
祝愿这位君子
长寿无边!

南山上有桑树
北山上有白杨
赞美这位君子
是国家的荣光
祝愿这位君子
万寿无疆!

南山上有杞木
北山上有李树
赞美这位君子
待人民如父母
祝愿这位君子
美名传扬!

南山上有栲树
北山上有杻树
赞美这位君子
长享高寿!
祝愿这位君子
美德茂盛!

南山有台

南山有台,①
北山有莱。②
乐只君子,③
邦家之基。
乐只君子,
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
北山有杨。
乐只君子,
邦家之光。
乐只君子,
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④
北山有李。
乐只君子,
民之父母。⑤
乐只君子,
德音不已。⑥

南山有栲,⑦
北山有杻。⑧
乐只君子,
遐不眉寿?⑨
乐只君子,
德音是茂。

南山上有枸树	南山有枸，[10]
北山上有楰树	北山有楰。[11]
赞美这位君子	乐只君子，
黄发朱颜长在	遐不黄耇。[12]
祝愿这位君子	乐只君子，
子子孙孙绵长！	保艾尔后。[13]

[题解]

此诗为祝寿之诗。

[注释]

①朱熹："台，夫须，即莎草也。"

②毛传："莱，草也。"

焦循："藜莠之类也。言莱以概诸草。"

③乐，咏也。何按：只，此也，即今语"这"。

④杞，陈奂传疏谓即枸杞。

⑤诗经中"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为常语。

⑥德音，德誉。

⑦栲，山樗。

⑧杻，檍树。

⑨杨树达《词诠》："遐，疑问副词，何也。"

陈奂："《方言》：'眉，老也。东齐曰眉。'或三家诗有谓眉为老者矣。"何按：眉，借作茫、莫，大也。

⑩枸音举，枳枸，羊桃。

楰，苦楸。

⑫毛传："黄，黄发也。耇，老。"

⑬毛传："艾，养。"何按：艾，古音颐、养也。

白驹

皎白的骏马呵
来我的牧场吃草吧!
我要把它拴上围起来
让它朝朝永留这里!
我思念的那位君子呵
你还在哪里逍遥?

皎白的骏马呵
来我的牧场吃藿草吧!
我要把它拴上围起来
让它夜夜永留这里
我思念的那位君子呵
你还在哪里作客?

皎白的骏马呵
快奔到这里来吧!
你本是公与侯呵——
难道想永远闲逸下去?
我不放心你四处浪游
请你不要再到处逃遁

皎白的骏马呵
躲在空旷的山谷中
只要青草一束
那位君子美白如玉
请不要珍惜你的音讯
如果你已有远游之心

白驹

皎皎白驹,[1]
食我场苗。[2]
絷之维之,[3]
以永今朝。[4]
所谓伊人,[5]
于焉逍遥?[6]

皎皎白驹,
食我场藿。[7]
絷之维之,
以永今夕。
所谓伊人,
于焉嘉客?[8]

皎皎白驹,
贲然来思。[9]
尔公尔侯,[10]
逸豫无期。[11]
慎尔优游,[12]
勉尔遁思。[13]

皎皎白驹,
在彼空谷。[14]
生刍一束,[15]
其人如玉。[16]
毋金玉尔音,[17]
而有遐心。[18]

[题解]

此诗歌颂一位隐遁的君子。

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思贤者之诗。小序必谓刺宣王,未见其确。"

《诗序》:"《白驹》,大夫刺宣王也。"《笺》:"刺其不能留贤也。"

宣王为西周末的中兴之王,据《史记·秦本记》,周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中国史稿》称:"这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期,越到后来,越暴露出宗周内部的虚弱。到宣王晚年,除战胜一次申戎外,伐太原戎、条戎和奔戎,都遭到失败;特别是伐姜戎之役,战于千亩,大败而还,把调去的南国之师全丧失了。周王本有西六师和成周公师,现在调用南国之师,反映了兵力的枯竭。……于是宣王乃'料民于太原',……充分反映出宣王时期周朝的外强中乾。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人议论纷纷,认为这是周朝行将灭亡的征兆。宣王还伐鲁国,杀死鲁懿公,强立其弟孝公,从而同姓诸侯也就出现了不和的现象。一些贵族惶惶不安,有的看情况不利,就准备逃跑,以免同归于尽。"

一说,这是一首挽留朋友,或放隐士还山之作。《鲁说》曰:"《白驹》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贤居任也,衰乱之世,君无道不可匡辅,依违成风,谏不见受,国士咏而思之,援琴而长歌。"《韩说》曰:"彼朋友之离别,犹求思乎《白驹》。"

[注释]

①皎皎,洁白也。《释文》:"马五尺以上曰驹。"驹,今作骏。旧多解驹为小马,殊谬!

②场:采圃。《疏》:"《七月》注云:"春夏为圃,秋冬为场。"《场人》注云:"场,筑地为墠,季秋除圃中为之。"此宜云圃,而言场者,以场圃同地耳。对则四时异名,散则继其本地,虽夏亦名场也。"

严粲《诗缉》:"谷之始生曰苗,艸之类始生亦曰苗,本草多云春夏采苗是也。场即圃也,言圃中之苗,则荣茹之嫩者,犹今言荣秧,非禾苗也。若以纳稼在场,则不名苗矣。"

③絷,系马足也。维,系也。(毛传)

④永,长,远。

⑤《笺》:"伊当作医,医犹是也。所谓是乘白驹而去之贤人,今于何游息乎?思之甚也。"严粲《诗缉》:"旧说以伊人逍遥为贤人实来访己,非也。伊人犹言彼人,不在此而想象之称,非观面之称也。《唐·有杕之杜》则不能求贤曰:'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丘中有麻》言贤人放逐曰:'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指望其来而不可得之辞,与此诗之意一也。"

⑥《笺》:"所谓是乘白驹而去之贤人,今于何游息乎?"王先谦:"蔡邕《汝南周巨胜

碑》:‘于以逍遥。’或鲁《诗》有作‘以’之本。”“于以”的意思是“往那儿?”或“在那儿?”陈奂《诗毛氏传疏》:“《玉篇》:‘焉、是也。’言于是消摇也。”

逍遥:《尔雅·释训》:“徜徉也。”《礼记·檀弓》:“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

⑦藿:豆叶。严粲《诗缉》:“藿,豆叶也,亦荣茹之类。”

⑧嘉客:作客。“邂逅”是联绵词。

⑨贲、奔,疾也。奔然,实然。思、斯,此。

⑩尔公尔侯:你本是公侯。王质《诗总闻》:“此必旧为公侯,而今远遁山林者也。”或曰:你应作公,你应作侯。(胡承珙说)

⑪逸豫无期:毛《传》:“何为逸乐无期以反也。”释诂:“豫,乐也。”

⑫慎,谨慎。优游,悠游,远游。

⑬勉,免也。遁,《注文》:“迁也,一曰逃。”

⑭空谷:大谷。毛《传》:“空、大也。”

⑮生刍:新鲜的青草,是喂马最好的草料。严粲《诗缉》:“生刍、新刈之草,所谓青刍也。”又:“杜诗:‘与奴白饭马青刍。’则以草新刈而青者为爱客之厚。”

⑯玉,白玉。

⑰金玉尔音:金玉,珍重也。

⑱遐心,《郑笺》:“远我之心”。

黄鸟

黄鸟呵黄鸟
不要落在楮树上
不要啄我的粟子
这地方的人呵
不肯养育我
我要回头家去
回到自己的国族

黄鸟呵黄鸟
不要落在桑树上
不要啄我的黄米
这地方的人呵
不可以结盟
我要回头家去
回去找我的兄弟

黄鸟呵黄鸟
不要落在柞树上
不要啄我的黍子
这地方的人呵
不可以相处
我要回头家去
回去找我的父伯

黄鸟

黄鸟黄鸟，[①]
无集于榖，[②]
无啄我粟。
此邦之人，[③]
不我肯榖。[④]
言旋言归，[⑤]
复我邦族。[⑥]

黄鸟黄鸟，
无集于桑，[⑦]
无啄我粱。[⑧]
此邦之人，
不可与明。[⑨]
言旋言归，
复我诸兄。[⑩]

黄鸟黄鸟，
无集于栩，[⑪]
无啄我黍。[⑫]
此邦之人，
不可与处。[⑬]
言旋言归，
复我诸父。[⑭]

[题解]

这是一首流亡异国者怀乡的诗。

徐仲舒云:

"此诗共三章,其第二、三章则易"复我邦族"为"复我诸兄"和"复我诸父"。这是男子初居妇家而不见容于妇家的乡里(邦)、妇之兄弟和妇的诸父辈。因此他就想离开其妇而回复到自己的邦、族和诸父、诸兄的父系家庭去了。"

《诗序》:"《黄鸟》,刺宣王也。"《笺》:"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阴礼,谓男女之礼,婚姻以时,男不旷,女不怨是也。谓之阴者,以男女夫妇寝席之上,阴私之事,故谓之阴礼。")

《疏》:"笺解妇人自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阴礼教男女之亲而不至笃,联结其兄弟夫妇之道不能坚固,令使夫妇相弃,是王之失教,故举之以刺之也。"

《齐说》曰:"黄鸟来集,既嫁不答,念我父母,思复邦国。"

[注释]

①黄鸟,黄雀。

②穀,楮木。

③邦,城邦。

④穀,读为盲,养也。《广雅》:穀,养。

马瑞辰:"按《广雅》:'穀,养也。'《小弁》诗:'民莫不穀。'《甫田》诗:'以穀我士女。'《笺》并云:'穀,养也。'此计,穀亦当训养。"

穀,育。

⑤言,宜,应也。旋,国。

⑥复,返。孔颖达:"复反我邦国宗族矣。"

⑦集,栖也。

⑧粱,黄粱,黄末。

⑨明,盟也。郑笺:"明当为盟,信也。"

⑩同族同辈男性曰兄。孔颖达:"复反我宗族之兄家也。"

⑪栩,柞木,又名栎。即橡树。

⑫黍,小米。

⑬处,居也。

⑭诸父,同族男性长辈曰诸父。

我行其野

我漫行在田野
为何到处只有臭椿？
与你缔结了婚姻
就该去你的家族
你家却不肯容我
只好回返我的故家

我漫行在田野
难道是要采恶草羊蹄？
与你缔结了婚姻
就该去你的家族
你家不肯容我
我还能去哪？只有回返

我漫行在田野
难道是要采摘刺人的蓄草？
你不顾旧日姻亲
一心只讨好新人
难道她家会永远富有？
早晚你们也会离异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
蔽芾其樗。[①]
昏姻之故，[②]
言就尔居。[③]
尔不我畜，[④]
复我邦家。[⑤]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蓫。[⑥]
昏姻之故，
言就尔宿。
尔不我畜，
言归斯复？

我行其野，
言采其葍？[⑦]
不思旧姻，
求尔新特。[⑧]
成不以富，
亦祇以异。[⑨]

[题解]

这是一位被夫家遗弃回归娘家的弃妇之诗。

[注释]

①樗，恶木也。”

②故,结也,联结。

③言,应也。

④毛传:畜,养也。又,畜亦有爱意。《孟子》:“畜君者,好君也。”赵注:“畜,爱也。”

⑤邦家,邦族。

⑥朱熹:“蓫,牛蘈,恶菜也。今人谓之羊蹄菜。”《齐诗》作蓄。或说即苤蓝。似萝卜。《齐民要术》:“蓫,今人谓之羊蹄,似芦菔,茎赤,煮为茹,滑而不美。多吃令人下痢。扬州谓之羊蹄。”

⑦毛传:“葍,恶菜也。”“多年野心蔓草,亦名蔓茅。”

⑧严粲:“苏氏曰:‘特,匹也’。今曰:新特,谓新亲也。”何按:特,得也。

⑨“或”,读为“有”,有那一天。朱熹:“言尔之不思旧姻,而求新匹也,虽实不以彼之富而厌我之贫,亦祇以其新而异于故耳。”

无 羊

谁说你没有羊?
一群就是三百头
谁说你没有牛
黄牛足有九十头

你的羊群过来了
角儿多得数不清
你的牛群过来了
所有的耳朵汗淋淋

有的牛羊在坡下
有的饮水于池边
有的在躺着有的在游荡

牧人来了呵
披着蓑衣戴着斗笠
身上带着干粮
牛毛羊毛颜色多
可以献神作祭祀

牧人来了呵
砍来柴禾烧又蒸
也要公也要母
让你的羊群都回来啊

原来活蹦乱跳
现在不声不响

无 羊

谁谓尔无羊?
三百维群。[1]
谁谓尔无牛?
九十其犉。[2]

尔羊来思,
其角濈濈。[3]
尔牛来思,
其耳湿湿。[4]

或降于阿,
或饮于池,[5]
或寝或讹。[6]

尔牧来思,
何蓑何笠。[7]
或负其糇。[8]
三十维物,
尔牲则具。[9]

尔牧来思,
以薪以蒸,[10]
以雌以雄。
尔羊来思。

矜矜兢兢,[11]
不骞不崩。

弯着大腿	麾之以肱,[12]
送进大锅	毕来既升。
于是牧人做了个梦——	牧人乃梦,
许多鱼儿	众维鱼矣,[13]
旗子飘飘	旐维旟矣。
卜筮的“大人”占说——	大人占之:
众多鱼儿	众维鱼矣,
预兆将是丰年	实维丰年;
旗帜飘飘	旐维旟矣,
预兆人口繁盛	室家溱溱。[14]

[注释]

①维,有也。或说为“为”。

②戴震:“按《尔雅》通谓黑唇为犉。又云:‘牛七尺曰犉。’诗之意盖言肥大者之多。”

③毛传:“聚其角而息濈濈然。”

朱熹:“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触为患,故言其和,谓聚而不相触也。”

④毛传:“而动其耳湿湿然。”

胡承珙:“《尔雅》:‘牛曰龄。’注云:食已复出嚼之。齝字亦作呞。毛传作呞。凡兽之嚼物,则颊车用力,故耳为之动。……湿湿,谓群牛皆 * 而动耳,亦和聚之意。”

⑤余冠英:“阿,丘陵。”

⑥毛传:“讹,动也。”何按:讹,游也。

⑦吴闿生:“何、荷同字,荷亦负也。”

⑧何楷:“负之言背,盖音近也。古负有背音。……徐锴云:饭干曰糇。”

⑨何楷:“物谓毛物,与比物四骊之物同。三十维物,兼牛羊豕犬鸡五者言之也。……所谓六牲者,是以毛色之耳。青赤黄白黑五色,并庞为六色。……杂色曰庞。……每牡六色,五六三十。故云三十惟物。兼祭祀燕享言。牲谓牛羊也。郑云: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具,备也,毛物有三十,牛羊各居其六。尔之牲,索则皆有之也。……孔云:此诗惟言牛

羊者,鸡犬豕,则比牛羊为卑,故特举牛羊以为美也。”

⑩郑玄:“粗曰薪,细曰蒸。”

顾广誉:“苏氏谓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近是。盖以薪以蒸。饲食之以时也。以雌以雄,合之以时也。此正牧人之本务。”

⑪毛传:“矜矜兢兢,以言坚强也。骞,亏也。崩,群疾也。”

胡承珙:“骞谓羊不肥,崩则谓羊有疾。”

⑫毛传:“肱,手臂也。升,入牢也。”

何楷:“言毕则兼及牛可知。……升之为进也。既升者,牛羊皆进之于闲也。”

⑬众,借为虫,蝗虫。马瑞辰:“此诗牧人梦众蝗化为鱼,故为丰年之兆。众维鱼矣,与旐维旟矣,二句相对成文。《尔雅》:‘维,侯也。侯,乃也。’此诗二维字,皆当训乃。众乃鱼矣,谓众化鱼。旐乃旟矣,亦谓旐易以旟。”

⑭毛传:“溱溱,众也。旐旟所以聚众也。”

节南山

登临那南山
只见乱石巉岩
名声赫赫的师尹
人民在注视你
忧心已如焚
不敢当玩笑
国家已支离破碎
你难道还看不见?

登临那南山
只见岩石高耸
名声赫赫的师尹
为何执法不平?
上天已降灾
灾祸多又多
百姓没有别的话
到处是一片咒骂

尹氏太师
是周朝的根基
掌握国家的大权
监管天下四方
作为天子的辅弼
应当使人民不迷失方向
你对不起上天
不配作我们的长师

你不临政事不爱人民

节南山

节彼南山,[1]
维石岩岩。[2]
赫赫师尹,[3]
民具尔瞻。[4]
忧心如惔,[5]
不敢戏谈。[6]
国既卒斩,[7]
何用不监![8]

节彼南山,
有实其猗。[9]
赫赫师尹,
不平谓何!
天方荐瘥,[10]
丧乱弘多。[11]
民言无嘉,[12]
憯莫惩嗟![13]

尹氏大师,
维周之氐。
秉国之钧,[14]
四方是维。[15]
天子是毗,[16]
俾民不迷。
不吊昊天,
不宜空我师![17]

弗躬弗亲,

人民没有人信任你　　庶民弗信。[18]
不闻不问不作事　　弗问弗仕，
你不配称作君子　　勿罔君子。

够了够了　　式夷式已，
不要再作小人啊！　　无小人殆。[19]
除了自己亲戚　　琐琐姻亚，[20]
你不给他人职事　　则无膴仕！

上天呵不善良　　昊天不傭，[21]
降下了恶凶　　降此鞠訩。[22]
上天呵不恩宠　　昊天不惠，
降下了变乱　　降此大戾。[23]

君子呵快来吧！　　君子如届，[24]
让人民心情舒畅　　俾民心阕。
让君子呵来治理　　君子如夷，
使人民愤怒消除　　恶怒是违。

上天呵不善良　　不吊昊天，[25]
祸乱不知何时平定　　乱靡有定。
岁月与日俱增　　式月斯生，
民生动荡不宁　　俾民不宁。

如醉如痴忧心忡忡　　忧心如酲，[26]
谁能改变国家命运？　　谁秉国成？[27]
不勤政爱民　　不自为政，
害苦了百姓！　　卒劳百姓！[28]

驾御起那四马　　驾彼四牡，
四马肥又壮　　四牡项领。[29]
我环顾四方　　我瞻四方，
却不知该走向何处　　蹙蹙靡所骋！[30]

当你作恶多端时	方茂尔恶,[31]
我已看到了攻你的矛	相尔矛矣。
你高兴和纵乐吧	既夷既怿,[32]
小心你的仇敌要来了	如相醻矣!
上天呵不公正	昊天不平,[33]
我们的王室不安宁	我王不宁。
不能让他的心思得逞	不惩其心,[34]
人人憎恨这不良的政治	覆怨其正。
家父作了这首诗	家父作诵,[35]
记下王朝的不幸之因	以究王訩。[36]
收敛你心中的邪恶吧	式讹尔心,[37]
使天下万国得到太平	以畜万邦![38]

[题解]

“节南山”简称“节。”这是周幽王时大夫家父抨击执政者尹氏的政论诗。《左传》昭2年:“季武子赋节之卒章。”《诗》“十月之交”郑笺:“节,刺师尹不平。”毛序:“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注释]

①节,即也,来到、登临。南山,严粲:“终南山也。”

②毛传:“岩岩,积石貌。”

李黼平:“《释文》云:岩本又作严。《传》非以积石训严严,言维有积石,所以高峻,令人视之严严然也。”

③毛传:“赫赫,显盛貌。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为太师。”

④毛传:“具,俱。瞻,视。”

⑤郑玄:“皆忧心如火灼烂之矣。”

孔颖达:“如惔之字,《说文》作炎,训为小爇也。灼,炙烧也。烂,火熟也。皆火烧之事,故云和火灼烂之矣。”

⑥王引之:“谈,亦戏也。《玉篇》、《广韵》并云:‘谈,戏调也。’……戏谈,犹戏謔也。嘲謔所以为乐,祸将及己忧心如焚,则不敢为乐矣。”

⑦朱熹:“卒,终。斩,绝。”

⑧陈奂:“监又作瞷。《说文》:‘瞷,视也。’监古瞷字。既,已也。用,以也。”

⑨王引之:“猗,疑当读阿。古音,猗与阿同,故二字通用。……山之曲隅谓之阿。……实,广大貌。……有实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实然广大也。阿为小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广大实实然,亦如为政不平之师尹,势位赫赫然也。故诗人取譬焉。”

⑩朱熹:“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

⑪弘,即“孔”之语转。

⑫吴闿生:“民无嘉庆之言。憯,曾也。嗟,词也。”

⑬郑玄:“惩,止也。”

马瑞辰:“《说文》:‘柢,木根也。氐,至也,本也。’从氐下著一。一,地也。……木必有根,而本始建。大臣之为国根本,亦犹是也。”

⑭毛传:“均,平。”

孔颖达:“秉持国之正平,居权衡之位。”

⑮朱熹:“维,持。毗,辅。……则是宜有以维持四方,毗辅天子。”何按:毗,弼也。

⑯严粲:“昊天不见吊乎?不宜旷我太师之官也。非其人而处其位,与无人同,故谓之空。”

⑰严粲:“师尹于政事不躬为之,不亲临之,而信任非人,庶民不信之也。此由所见之偏,谓君子徒有虚名而无实用也。然君子岂真不可用哉?特不用之耳。既不询问之,不官使之,勿诬罔君子,以为不可用也。”

⑱马瑞辰:“按两式字,与下章式月新生,皆语词。”

毛传:“夷,平也。”

严粲:“王氏曰:‘已,废退也。’今曰:《论语》:‘三已之’。《孟子》:‘士师不能治事则已之。’……当平其心,勿偏信之。察知其奸,则废退之。”

⑲严粲:“无信用小人,而至于危殆其国也。”

⑳毛传:“琐琐,小貌。两婿相谓曰亚。膴,厚也。”

郑玄:“壻之父曰姻。琐琐婚姻,妻党之小人,无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禄也。”

㉑毛传:“佣,均。”陈奂:“昊天不均,犹云昊天不平耳。”

㉒马瑞辰:“《尔雅·释诂》:‘鞫,盈也。’盈即穷字引伸之义。《说文》:‘穷,极也。’訩当读如日月告凶之凶,谓凶咎也。《说文》:‘凶,恶也。’鞫凶犹言极凶,与大戾同义,故皆为天所降。”

㉓郑玄:"戾,乖也。"何按:戾,厉也。

㉔俞樾:"《说文·尸部》:'届,行不便也。'与夷之训易,义正相反。……阕者,闭也。《说文·门部》:'阕,事已,闭门也。'此经阕字,不取事已之义,而取闭门之义,言君子所行,如不便于民,则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之心闭矣。君子所行,如平易近人,则民自去其恶怒之心也。两句相对成义。"

㉕林伯桐:"不吊,言王政不善。昊天,则呼而诉之。"

㉖马瑞辰:"《玉篇》:'酲,一曰醉未觉也。'"

㉗陈奂:"成,平。《绵》同。秉国成,犹云:秉国钧也。"

马瑞辰:"秉国钧,秉国成,犹春秋执国政也。"

㉘马瑞辰:"又按卒者,瘁之假借。卒亦劳也,犹言贤劳劬劳。"

㉙毛传:"项,大也。"

郑玄:"四牡者,人君所乘驾,今但养大其领,不肯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

㉚郑玄:"蹙蹙,缩小之貌。"

㉛毛传:"茂,勉也。"

郑玄:"相,视也。"

严粲:"言小人情状也。小人方茂其恶,谓盛怒之时,则相视其矛戟,如欲持之以相杀伤。"

㉜郑玄:"夷,悦也。"

朱熹:"怿,悦也。"

姚际恒:"上言其恶,下言其夷怿,正是一反一正。"

㉝严粲:"师尹不平,而归之于天,言天实为此不平者。……天下不宁,而归之于王。言王实为此不宁者,谓王任小人也。即上章所谓俾民不宁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之蔽惑。今王心不自惩创,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从谏改过也。"

㉞惩,逞。

㉟严粲:"今曰诵,歌诵也。"

㊱马瑞辰:"按讻,亦凶之假借。《说文》:'凶,恶也。'以究王之凶恶。"

㊲讹,遏。

㊳郑玄:"讹,化。畜,养也。"

正 月

1

正月里降下寒霜
令我心中忧伤
民众中流传着谣言
恐惧随之而降
可怜孤独的我呵
心中忧思阵阵
可怜我心不宽呵
由于忧愁而病

2

父母生下我
为何令我痛苦?
不在我生以前
不在我生之后
常有丑言出口
忧愁沉重
心灵晦暗

3

心中忧思沉重
我享受不到福禄
人民呵没有过错
都成了他们奴仆
可怜我这人啊
哪儿得来幸福?
看那乌鸦上下

正 月

1

正月繁霜,[①]
我心忧伤。
民之讹言,[②]
亦孔之将。[③]
念我独兮,
忧心京京。[④]
哀我小心,
癙忧以痒。[⑤]

2

父母生我,
胡俾我瘉?[⑥]
不自我先,
不自我后。
莠言自口,[⑦]
忧心愈愈,[⑧]
是以有侮。[⑨]

3

忧心惸惸,[⑩]
念我无禄。[⑪]
民之无辜,[⑫]
并其臣仆。[⑬]
哀我人斯,[⑭]
于何从禄?
瞻爰乌止,

不知落在谁屋	于谁之屋?
4	4
瞧那森林之中	瞻彼中林,[15]
草木郁郁葱葱	侯薪侯蒸。
人民正在遭难	民今方殆,[16]
上天却蒙蒙不觉	视天梦梦。[17]
何时天下安定?	既克有定,
没有人能知道	靡人弗胜。
堂皇的上帝呵	有皇上帝,
是谁令他如此憎恨?	伊谁云憎?
5	5
问山为什么变矮	谓山盖卑,
高岗变成丘陵	为冈为陵。[18]
人们传播流言	民之讹言,
如何可以印证?	宁莫之惩!
召来那些父老	召彼故老,
讯问他们占梦	讯之占梦。[19]
都认为自己是圣人	具曰予圣,
又有谁知道乌鸦的雌雄?	谁知乌之雌雄!
6	6
问天如此之高	谓天盖高,
为什么人却弯腰?	不敢不局;[20]
问地如此之厚	谓地盖厚,
为什么人不敢走?	不敢不蹐。[21]
谁能说一说	维号斯言,[22]
说出那些道理	有伦有脊。[23]
可悲现今那些人们	哀今之人,

为何都变成毒蛇、蜥蜴？

胡为虺蜴。[24]

7

看那片片原田
长出苗儿一片
上天要摇动我
我有什么办法？

瞻彼阪田，[25]
有菀其特。[26]
天之扤我，
如不我克。

他们正在找我
只怕捉不着我
看我如同仇敌
不会用我的力量

彼求我则，[27]
如不我得。
执我仇仇，[28]
亦不我力。[29]

8

我心里真忧伤
象结有一个疙瘩
如今之政治
为啥这样坏？
野火烧得正旺
有谁能扑灭它？
多么堂皇的周国宗社
被一个褒姒灭亡了它！

心之忧矣，
如或结之。
今兹之正，[30]
胡然厉矣？[31]
燎之方扬，
宁或灭之？[32]
赫赫宗周，[33]
褒姒灭之！[34]

9

忧伤长久不已
又被阴雨阻挡
车子已经满载
怎能打开厢板？
满载的车翻倒
又有谁能帮你？

终其永怀，[35]
又窘阴雨。
其车既载，[36]
乃弃尔辅。[37]
载输尔载，
将伯助予！[38]

不要抛弃你的厢板
为了加强你的车辐

无弃尔辅，
员于尔辐。[39]

仔细关照你的仆夫	屡顾尔仆,
不要使车子颠覆	不输尔载。
如果终于走上险径	终逾绝险,
难道不是你的疏忽?	曾是不意。[40]
10	10
鱼儿游在池里	鱼在于沼,[41]
却并不得快乐	亦匪克乐。
潜伏水底再深	潜虽伏矣,[42]
也会被人见着	亦孔之炤。[43]
心里凄凄惨惨	忧心惨惨,[44]
悲叹国政暴虐	念国之为虐。
11	11
他们享有美酒	彼有旨酒,[45]
又有那些好肉	又有嘉殽。
可以联络他的邻人	洽比其邻,
可以结交他的亲友	昏姻孔云。[46]
只有我孤单啊	念我独兮,
心里多么忧愁!	忧心慇慇。[47]
12	12
一片片房屋	佌佌彼有屋,[48]
漫漫田中米谷	蔌蔌方有谷。
人民却无法享用	民今之无禄,
老天爷多冷酷!	天夭是椓。[49]
快乐的只有那些富人	哿矣富人,
可怜那些被荼毒者	哀此惸独![50]

[题解]

这是一首政治批评诗。刺周幽王暴虐无道,宠信褒姒,终致亡国。

《诗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方玉润说:"周大夫感时伤遇也。"

[注释]

①毛传:"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繁,播也,下降。

②郑玄:"讹,伪也。"讹言,谣言。

③严粲:"《传》曰:'将,大也。'……民又出讹伪之言,所言甚大。"何按:旧说非是。将,降也。

④毛传:"京京,忧不去也。"京读作凉,凉凉,寒痛也。

⑤毛传:"癙痒,皆病也。"痒,疡也,病。

胡承珙:"谓既病于忧,又以忧而愈病。"

⑥毛传:"瘉,病也。"

⑦马瑞辰:"《传》:'莠,丑也。'瑞辰按《传》以莠为丑之假借。丑,恶也。故《笺》直以恶言释之。《说文》莠读若酉。丑从酉声,故通借作莠。"

⑧朱熹:"愈愈,益甚之意。"

⑨严粲:"而小人反见侮,谓我为张皇过虑也。"侮,晦也。

⑩严粲:"王氏曰:'惸惸,独也。'"异本作梵梵。

⑪严粲:"陈氏曰:'禄,福也。'无禄,犹言不幸也。……惸惸然独忧念我之无福也。"

⑫陈启源:"民之无辜四句,申言上无禄也。……总是言王之滥刑,非言国亡而向为臣虏也。"

⑬何楷:"并,相从也。其者,将然之辞。臣仆,家之贱者。"

⑭严粲:"哀我今之人,将复于何所而获福乎?瞻视乌鸟之飞,不知其将止于谁之屋?"

⑮陈奂:"中林,林中。《兔罝》同。侯,维也,侯薪侯蒸,与《无羊》以薪以蒸,句法正同。侯、以皆语词。薪蒸喻小人。薪蒸不能为大木,故《传》云:'似是而非。'《笺》云:'林中,大木之处,而维有薪、蒸尔。喻朝廷宜有贤者,而但聚小人。'"

⑯朱熹:"殆,危也。梦梦,不明也。"

严粲:"《释训》曰:'梦梦,乱也。'钱氏曰:'无闻知也。'"

⑰林义光:"既读为暨。暨,及也。凡以渐而及谓之暨。(说见《文源》暨克有定,靡人弗胜。)言欲由今日之方殆,以渐而及于他日之安定,非有哲人不能胜此任也。"

⑱马瑞辰:"盖谓讹言以山为卑,而其实乃为高冈,为高陵。以证其言之不实。故继以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惩当读为无征不信之征,谓讹言如此显然,乃莫之征验,以刺君听不

聪。”

⑲严粲:“乃召彼宿旧元老,但问之占梦之事,其所问不急也。……君臣迷甚,绵自谓圣。如乌鸟之雌雄,无以相别也。”

⑳马瑞辰:“《传》:‘局,曲也。’瑞辰按:局之言屈,屈即曲也。”

㉑严粲:“《传》曰:‘蹐,累足也。’《说文》曰:‘小步也。’”

㉒林义光:“号,呼也。维号斯言,谓惟呼之使言,然后敢言也。”

㉓毛传:“伦,道。脊,理也 。”

㉔胡承珙:“盖古人以虺即蛇,虺小蛇大。故《吴语》云:‘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

毛传:“蜴,螈也。”

孔颖达:“《释鱼》云:‘蝾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宫也。’”

严粲:“今之人何故为虺蜴之行,务欲伤害人乎?”

㉕郑玄:“阪田,崎岖之处,而有菀然茂特之苗。”

朱熹:“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

㉖毛传:“扤,动也。”

郑玄:“我,我特苗也。天以风雨动摇我,如将不胜我。”

㉗马瑞辰:“案:则字为句末语助词。故《笺》注云,王之始征求我,不释则字。”

㉘胡承珙:“案:执者,《荀子·尧问篇》:‘貌执之士者,百有余人。’杨注:‘执,犹待也。以礼貌接待之士,百有余人也。’然则执我者,犹言待我矣。”

陈奂:“《尔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云:‘皆傲慢贤者。’”

㉙马瑞辰:“案:功力谓之力,用其力亦谓之力。不我力,即不我用。”

㉚朱熹:“正,政也。”

吕祖谦:“欧阳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

㉛陈奂:“胡,何也。然,犹是也。厉者,疠之假借,厉为恶。”

吴闿生:“何然为恶如是。”

㉜王引之:“家大人曰:‘宁,犹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灭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为褒姒所灭。四句以上兴下,一气相承,词意甚为迫切。……宁乃一声之转,故诗中多谓乃为宁。”

㉝陈奂:“赫赫,显盛貌。周幽王在镐,故镐京为宗周。”

㉞毛传:“褒,国也。姒,姓也。有褒国之女,幽王惑焉,而以为后,诗人知其必灭周也。”或云褒在今陕西省汉中县西北,南郑之北。

㉟陈奂:“终,犹既也。……永,长。怀,伤也。”

㊱陈奂:“《传》以车为大车,载为重载。辅者,车舆之版。《大东》,《传》:‘箱,大车之箱

也。'箱取辅相之义,则辅即箱矣。大车厢版置诸两旁,可以任载。今大车既重载矣,而又弃其两旁之版,则所载必堕,此其显喻也。"

㊲郑玄:"输,堕也。弃女车辅,则堕女之载。乃请长者见助,以言国危而求贤者已晚矣。"

㊳毛传:"将,请也。伯,长也。"

㊴毛传:"员,益也。"

方玉润:"张氏彩曰:员者,周防完美,无缺陷倾侧之义。"

㊵王引之:"今案意与亿通。亿,度也。言弃辅则尔必输,不弃则绝险可济。……女何乃不度于是乎?"

㊶毛传:"沼,池也。"

㊷陈奂:"潜,深也。伏,伏于渊也。"

㊸陈奂:"《释文》:'昭,本又作炤。'郑注云:'孔,甚也。昭,明也。'"

严粲:"鱼之深潜,虽云藏伏。然沼之水浅,亦甚炤然易见,无所逃于网罟之害。"

㊹毛传:"惨惨,犹戚戚也。"

㊺严粲:"彼小人也。小人有旨酒嘉肴,以和洽亲比其领里。"

㊻胡承珙:"《传》:'云,旋也。'……《说文》:以云象回转之形。"

方玉润:"云,周旋之意。"

㊼朱熹:"慇慇,疾痛也。"

㊽毛传:"佌佌,小也。蔌蔌,陋也。"

㊾朱熹:"夭,祸,害。"

严粲:"是夭为夭孽,以荼害之也。"

㊿王引之:"家大人曰:……哿与哀相对为文,哀者忧悲,哿者欢乐也。……毛《传》训哿为可,可亦快意惬心之称。"

十月之交

十月日月相遇
从初一到辛卯
太阳遭受吞食
令人恐惧忧虑

月亮已不见
太阳也不见
可怜这些人民
又恐惧又悲哀

日月显示凶相
不按常轨运行
四方国政不正
不任用其贤良

先发生月食
还可说是平常
却又发生日食
为何如此不祥!

雷鸣再加电闪
不安宁不光明
江河沸腾
山岳暴崩

高岸沉陷为深谷
深谷高耸成山陵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①
朔月辛卯。②
日有食之,③
亦孔之丑。④

彼月而微,⑤
此日而微。⑥
今此下民,
亦孔之哀。⑦

日月告凶,⑧
不用其行。⑨
四国无政,⑩
不用其良。

彼月而食,
则维其常。⑪
此日而食,
于何不臧!⑫

烨烨震电,⑬
不宁不令。⑭
百川沸腾,⑮
山冢崒崩。⑯

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

可怜现在人民	哀今之人,
灾难没有止境	胡憯莫惩![17]
皇父是卿士	皇父卿士,
番维作司徒	番维司徒,
家伯做宗宰	家伯维宰,
仲允是膳夫	仲允膳夫,
聚子当内史	棸子内史,
蹶是司马	蹶维趣马,
禹是师氏	禹维师氏,[18]
美妻操国政	艳妻煽方处。[19]
啊啊！你这皇父	抑!此皇父,[20]
谁敢说你不对?	岂曰不时。[21]
任意妄行胡为	胡为我作,
谁敢不听你言?	不即我谋。[22]
拆毁我的墙屋	彻我墙屋,
良田一片荒芜	田卒污莱。[23]
还说没有害人	曰"予不戕,[24]
这样符合周礼	礼则然矣。"[25]
皇父多么聪明	皇父孔圣,[26]
早就建城在向邑	作者于向。[27]
安排了三个官长	择三有事,[28]
真是个个贪赃	亶侯多藏。
没有一个老成人	不慭遗一老,[29]
能够守卫周王	俾守我王。[30]
带着好车、好马	择有车马,[31]
出发向那新城	以居徂向。[32]
勤恳把事办好	黾勉从事,

不敢诉苦告劳	不敢告劳。
我本没罪没错	无罪无辜,
怎奈谗言嗷嗷	谗口嚣嚣。㉝

人民遭受灾害	下民之孽,
并非天降下来	匪降自天。
一切怨恨灾难	噂沓背憎,㉞
都是由人造成	职竞由人。㉟

远离家乡	悠悠我里,㊱
恐惧凄凉	亦孔之痗。㊲
四方欢笑	四方有羡,㊳
我独悲伤	我独居忧。

没有人不图安逸	民莫不逸,
我独不敢休息	我独不敢休。
天命真难预料	天命不彻,
我无法仿效	我不敢效,㊴
只有远远地逃避!	我友自逸。㊵

[题解]

这也正是一首政治批评诗。

毛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他讽刺幽王宠信褒姒,重用私亲,致有天灾人祸。表述对执政官皇父的不满。

郑笺则以为此诗“刺厉王”。但诗中日食,近代学者推定在周幽王六年(前776)九月六日。

[注释]

①郑玄:“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会而日食。”

何楷:“朔月,谓十月之朔日,即交之日也。史绳祖云:‘朔,日也,而乃谓朔月,盖月朔之反辞也。亦犹《书》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

②朔月,初一日。幽王六年周历十月初一,即辛卯日,周地日食。

阮元:“交食至梁、隋而渐密,至元而愈精。……并推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

日入食限,载在史册。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食限。"

陈遵妫《从十二月十四日日环食谈起》:"是指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日食。"(《光明日报·科学》四十四期,1955年)

③林兆丰《隶经剩义》:"匪特幽王六年十月朔,食入交限,即前一月望,食亦入交限。此日而食,指十月朔食言。彼月而食,又即指前一月望食言。"

④孔,恐也。丑,愁也,忧。

⑤郑玄:"微,谓不明也。"何按:微,晦也。

⑥下民,夏民。

⑦孔,恐。因恐惧而悲哀。

⑧郑玄:"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征也。"

⑨郑玄:"行,道度也。"

⑩郑玄:"四方之国无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⑪维,为,谓。说也。

⑫臧,祥也。

郑玄:"藏,善也。"

俞樾:"于即吁字。《驺虞篇》:'于嗟乎驺虞',是其证也。于何不藏,犹曰:于嗟乎何其不藏!"

⑬毛传:"烨烨,震电貌。震,雷也。"

⑭朱熹:"宁,安徐也。令,善。"何按,令,明也。

⑮王应麟:"《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注,西周,镐京也,凤岐之所近。三川,泾渭洛(洛即漆沮)。震,动也。地震,故三川亦动。……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毛传:"山顶曰冢。"

⑯王引之:"卒,当读为猝。猝,急也,暴也。言山冢悴然崩坏也。卒崩与沸腾相对。"

⑰陈奂:"憯当作惨。胡,何也。惩,止也。

⑱郑玄:"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禹,皆氏。……七子皆用,后嬖宠方炽之时,并处位。言妻党盛女谒行之甚也。敌夫曰妻。司徒之职,掌天下土地之图,人民之数。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饮食膳羞。内史,中大夫也,掌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法。趣马,中士也,掌王之政。师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虽官有尊卑,权宠相连,朋党于朝,是以疾焉。皇父则为之端首,兼擅群职,故但目以卿士云。"

⑲毛传:"艳妻,褒姒也。美色曰艳。煽,炽也。"

朱熹:"方处,方居其所,未变徒也。"

⑳郑玄:"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

㉑毛传:"时,是也。"

郑玄:“女岂曰:我所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恶也。”

㉒严粲:“何为动我以迁徙,而不先就我谋。”

㉓毛传:“下则污,高则莱。”

朱熹:“卒,尽也。污,停水也。莱,草秽也。”

㉔郑玄:“戕,残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残败女田业。”

㉕郑玄:“礼下供上役,其道当然。”

㉖毛传:“皇父甚自谓圣。”

㉗朱熹:“向,地名,在东都畿内,今孟州河阳县是也。”向,在今河南省孟县西北,济源县南面。

㉘毛传:“有司,国之三卿,信维贪淫多藏之人也。”

㉙马瑞辰:“古慭与整通。”“《释文》愿也,强也二训,盖本《小尔雅》。至且一训,今本《小尔雅》无之,盖今本有脱逸也。愿与强以相反为义。《笺》说正取强也之训。凡言且者,多谓姑且如此,亦与强义近。”

㉚俾,伴也。

㉛何楷:“择有车马,亦指皇父言。择谓择有其精,有谓具有其数。自择而有之,盖备辎重以行也。”

㉜马瑞辰:“按居者,语词。以居徂向,犹云:以徂向也。”

㉝朱熹:“嚣,众多貌。……言黾勉从皇父之役,未尝敢告劳也,犹且无罪而遭谗。”

㉞马瑞辰:“《释文》噂,《说文》作僔,云:‘聚也。’……朱氏彬曰:‘屈原《天问》天可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诗言小人之情,聚则相合,背即相憎。’”

㉟朱熹:“职,主。竞,力也。”

严粲:“专力为此者,人也。”

胡承珙:“凡主相争逐为其事者,古语盖谓之职竞。”

㊱严粲:“悠悠,远也。里,乡里也。”

㊲毛传:“痗,病也。”

㊳马瑞辰:“按《文选》李注引《韩诗》薛君章句曰:‘羡,愿也。’……愿羡有欣喜之义。”

㊴毛传:“彻,道也。”

黄焯:“道与导同。彻训通,导亦通也。经言天命不彻,犹言天命难知。”

㊵效,迷也。

㊶旧读连此七字为一句,疑误。释我友为皇父等七子!似谬!“我”当读作“唯”,“友”,有也。

雨不止

高高的苍天
谁也不知他的心意
降下死亡和饥馑
杀戮四方诸国

可怕的上天降下威罚
没有办法没有对策
不杀那些有罪者
却杀死许多无辜
那些无辜的人呵
相继遭受荼毒

大周宗系已经覆灭
没有办法免除灾害
六卿大夫纷纷逃亡
不知他们去向

三公大夫
不再奉职
各邦国诸侯
也不来朝拜
无法无天
任意作恶
天呵怎么办啊？
已没有话语可以相信
如那远征的行人
已经迷失了方向

雨无正

浩浩昊天，[1]
不骏其德。[2]
降丧饥馑，[3]
斩伐四国。

旻天疾威，[4]
弗虑弗图。[5]
舍彼有罪，[6]
既伏其辜；[7]
若此无罪，
沦胥以铺。[8]

周宗既灭，[9]
靡所止戾。[10]
正大夫离居，[11]
莫知我勚。[12]

三事大夫，[13]
莫肯夙夜；
邦君诸侯，
莫肯朝夕。
庶曰式臧，[14]
覆出为恶。
如何昊天，
辟言不信。[15]
如彼行迈，[16]
则靡所臻。[17]

各位君子呵	凡百君子,[18]
请各自珍重	各敬尔身。
即使什么都不怕	胡不相畏,
难道也不敬畏上天?	不畏于天?
战争无法停止	戎成不退,[19]
饥荒不能消除	饥成不遂。
那些执政的官员	曾我执御,[20]
只一天天地憔悴	憯憯日瘁。[21]
这些君子们呵	凡百君子,
当初不听良言	莫肯和讯。
只听顺耳之言	听言则答,
不听逆耳之言	谮言则退。[22]
悲哀的我已无言	哀哉不能言!
不愿让这舌头	匪舌是出,[23]
给自身招来灾祸	维躬是瘁。
让那些能说的去讲吧	哿矣能言,[24]
花言巧语如流的人	巧言如流,
但愿他们会平安	俾躬处休!
还能做什么事	维曰于仕?[25]
只能日日忧虑	孔棘且殆。[26]
如果不为国尽力	云不可使,[27]
就得罪于天子	得罪于天子;
如果为国尽力	亦云可使,[28]
又令亲友怨恨	怨及朋友。
有人劝我离开王都	谓尔迁于王都,
那里我已没有亲族	曰予未有室家。
忧思令我眼中流血	鼠思泣血,[29]

没有一天不是如此	无言不疾。[30]
然而离开了故乡	昔尔出居,
谁又还能跟随你?	谁从作尔室?

[题解]

此诗是批评时政之诗。此诗之时代,或以为周幽王时(毛序),或以为周厉王时(郑笺)。朱熹以为是东周时诗。

雨无正,即大雨不止,成天灾。旧说不知正、止古本同文,以正读之,遂无法读通。

[注释]

①正,止也。朱熹:"浩浩,广大也。昊亦广大之意。"

②陈奂:"骏,长。……骏同峻,长犹常也。不长其德,犹云不恒其德耳。"俊,知也。

③毛传:"谷不熟曰饥,蔬不熟曰馑。" 严粲:"乃降丧乱饥馑,以斩伐天下也。"

④朱熹:"疾威,犹暴虐也。"

⑤郑玄:"虑、图,皆谋也。"

⑥毛传:"舍,除。"

⑦焦循:"审《传》、《笺》之义,当读彼有罪既伏其辜七字为一贯。若曰除有罪伏辜者不论外,而无罪之人亦为彼有罪者所牵率若编入于罪。……惟有罪者戮,无罪者亦株连而戮,所谓威也。笺云以刑罚威恐天下而不虑不图,正谓滥于用刑。"

⑦马瑞辰:"铺者,痡之假借。当从《韩诗》作痡,训为病。"

⑨郑玄:"周宗,镐京也。"马瑞辰说,同宗当读为宗周,即镐京。

⑩毛传:"戾,定也。"

何楷:"戾,《说文》:'身曲戾也。'字从犬出户下。徐锴云:犬善出卑户,会意。此二句乃设为未然之语。言假若宗周既灭,则吾辈为臣子者,将托身何所?"

⑪郑玄:"正,长也。"

严粲:"正大夫,六官之长也。"

⑫毛传:"勩,劳也。"

⑬朱熹:"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何楷:"自正大夫离居之后,六官之属,无肯夙夜勤王事者。"

⑭朱熹:"臧,善。覆,反也。"

严粲:"庶几曰:王今改过用善,乃反出而为恶,威虐愈甚也。"

⑮毛传:"辟,法也。"

郑玄:"为法度之言,而不信也。"

⑯严粲:"《释文》曰:'迈,远行也。'"

⑰朱熹:"臻,至也。……则如彼行往而无所底至也。"

⑱郑玄:"谓众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礼。何为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⑲毛传:"戎,兵。"

于省吾《诗义解结》:"饥威不遂之遂,应读作堕。……《荀子·王制》称:小事殆乎遂,废易遂亡。王念孙《读书杂志》并读遂为坠。这是对的。不遂即不坠。退与坠互文同义。《释名·释言语》谓:'退,坠也。'此诗是说:战事已成,而不罢退,饥馑已成,而不消失。意谓遭时多难,人祸与天灾并重。"

⑳严粲:"曾,则也。"

朱熹:"执御,近侍也。《国语》曰:'居寝有执御之箴。盖如汉侍中之官也。'"

㉑朱熹:"憯憯,忧貌。"

陈奂:"《传》皆训瘁为病。"

㉒马瑞辰:"瑞辰按《说文》:'从,相听也。'《广雅》:'听,从也。'……段玉裁曰:听犹顺也。听有顺从之义。听言对谮言而言,正谓顺从之言。《广韵》:'谮,毁也。'毁,犹谤也。古以谏言为诽谤,故尧有诽谤之木。谮言,即谏言也。诗承上莫肯用讯,讯读如谇。《韩诗》:'谇,谏也。'言凡百君子所以莫肯直谏,盖以王好顺从而恶谏谮。闻听从之言,则答而进之。闻谮毁之言,则退而不答。"

㉓马瑞辰:"朱彬谓出当读为屈与绌。"

㉔朱熹:"哿,可也。"

严粲:"可矣小人之能言者,巧佞之言,如水之流,无所凝滞。使其身处于安乐之地,积顺生爱也。"

㉕毛传:"于,往也。"

㉖何楷:"言人皆曰,往仕耳,殊不知仕途甚多荆棘,动辄遭刺,且有凶危也。"

㉗严粲:"正直者谓之不可使,将得罪于天子,谀佞者,谓之可使,又见怨于责善之友。"

㉘马瑞辰:"按《广雅》:'谓,使也。'谓尔迁于王都,即使尔迁于王都也。据下言昔尔出居,则迁,即使其还居王都耳。"

㉙严粲:"王氏曰:'鼠思,幽思也。'"

马瑞辰:"按《说苑·权谋篇》曰:'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是泣而泪尽,真有流血者。因通言泣之甚者为泣血。

㉚吴闿生:"无所言而不见疾。"

小旻

上天降下威罚
遍及夏州大地
人心坏而诡谲
什么时候才会改变?

善良之言不被听从
不善之言得到信用
即使大师的谋议
也是白说而已

叽叽喳喳的流言
只会令人悲哀
那种善良之言
却不被听信
那些不善之言
却都被采纳

我师即使有智谋
又能置于何地?
我的神龟已沉默
不再对人预示吉凶

你的谋人实在太多
怕你不知道该信谁
吵声震动庭院
谁又承担真正的责任

小旻

旻天疾威,①
敷于下土。②
谋犹回遹,③
何日斯沮?④

谋臧不从,⑤
不臧覆用。⑥
我视谋犹,⑦
亦孔之邛。⑧

潝潝訿訿,⑨
亦孔之哀。⑩
谋之其臧,
则具是违;⑪
谋之不臧,
则具是依。

我视谋犹,
伊于胡底!⑫
我龟既厌,
不我告犹。⑬

谋夫孔多,
是用不集。⑭
发言盈庭,
谁敢执其咎?

如果不谋而行	如匪行迈谋,[15]
义会违背大道	是用不得于道。
可悲呵令人心忧	哀哉为犹,
——不以先人为榜样	匪先民是程,[16]
不以大路为道路	匪大犹是经;[17]
只听亲信之言	维迩言是听,[18]
只贪图近便的小径	维迩言是争!
就好像要造房却坐在道边听议论	如彼筑室于道谋,
——所以永远建不成!	是用不溃于成。[19]
国家是否太平	国虽靡止,[20]
取决于圣明与否	或圣或否。[21]
人民虽然渺小	民虽靡膴,[22]
也有哲智与计谋	或哲或谋,[23]
他们安宁或者动荡	或肃或艾。
就像那涌动的泉水	如彼泉流,
不要让他们崩溃啊!	无沦胥以败![24]
不要轻易与虎搏斗	不敢暴虎,[25]
不要轻易游泳于黄河	不敢冯河。[26]
人们只知这种道理	人知其一,
却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危险	莫知其他。
战战兢兢吧	战战兢兢,[27]
像面临着深渊	如临深渊,
像踩踏着河上的薄冰	如履薄冰。

[题解]

政治批评诗。批评周王不采纳善谋。朱熹:“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

[注释]

①朱熹:"旻,幽远之意。"

②毛传:"敷,布也。"

③陈奂:"犹亦谋也。"毛传:"回,邪。遹,辟。"何按:回,即今语坏也。遹,诡谲。

胡承珙:"辟谓邪僻。"

④陈奂:"沮训坏,坏,毁也。何日斯沮,言不日天下毁坏也。"

⑤朱熹:"臧,善。覆,反。邛,病也。……谋之善者则不从,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视其谋犹,亦甚病也。"

⑥覆,反,反而。

⑦视,师也。犹。

⑧邛,穷也。毛传:病也。孔,恐。

⑨朱熹:"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诋也。"

戴震:"君子之谋出,则众小在位,訿訿然诋毁而共违之。小人之邪议。则潝潝然倡众和,而共依从之。其党同伐异如是。"

⑩孔,可。哀,悲哀。

⑪郑玄:"俱背违之。"

⑫郑玄:"于,往。底,至也。"何按:伊,抑,置也。胡,何。底,地。

⑬郑玄:"犹,图也。卜筮数而渎龟,龟灵厌之,不复告其所图之吉凶。"

⑭朱熹:"集,成也。……盖发言盈庭,各是其是,无肯任其责而决之者。"

⑮王念孙《广雅疏证》:"《小旻》三章曰:'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四章曰:'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语意正相同。《雨无正》曰:'如彼行迈。'其略同,则匪即彼也。"

⑯毛传:"程,法。"

⑰马瑞辰:"按经,朱彬谓当训行,是也。《孟子》:'经德不回。'赵注:'经,行也。'匪大犹是经,犹云匪大道是遵循耳。遵循,皆行也。"

⑱毛传:"迩,近也。"

焦循:"迩则无远图。"

马瑞辰:"按争,当读如道途不争险易之利之争,争,谓争取其言也。"

⑲毛传:"溃,遂也。"

郑玄:"如当路筑室,得人而与之谋之所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⑳马瑞辰:"按《传》以靡止为小,则止宜训大矣。《抑》诗言:'淑慎尔止。'《传》:'止,至也。'《尔雅》:'晊,大也。'《释文》:晊,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犹言大哉乾元也。止

与至同义。至为大,则止亦为大矣。"

㉑郑玄:"犹有通圣者,有贤者。"

马瑞辰:"按此诗所言圣否,与《论语》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文法相类。彼对贤者言之,故识小为不贤者。此对圣言之,故或否犹为贤者耳。"

㉒靡膴,渺莫,渺小。

㉓毛传:"亦有明哲者,有聪谋者。艾,治也。有恭肃者,有治理者。"

㉔王念孙:"无,发声。无沦胥以败,沦胥以败也。"何按:论胥,崩溃也。

㉕毛传:"徒搏虎曰暴虎。"

㉖冯,凭,通淜。淜,浮游也。

㉗朱熹:"战战,恐也。兢兢,戎也。如临深渊,恐坠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小宛	小宛
看那鸣叫的鹘鸟	宛彼鸣鸠，[1]
高飞临天	翰飞戾天。[2]
我心中忧伤	我心忧伤，
怀念我的祖先	念昔先人。[3]
到黎明而难入睡	明发不寐，[4]
想念那些人	有怀二人。[5]
那种聪明的人	人之齐圣，[6]
饮酒温和克制	饮酒温克。[7]
那种昏头昏脑的人	彼昏不知，
才以昏醉为每天的快乐	壹醉日富。[8]
人人应该检点自己的仪容	各敬尔仪，
不要认为那都是出自天命	天命不又。[9]
田野里有豆菽	中原有菽，[10]
让人们采集它	庶民采之。
猛龙的幼子	螟蛉有子，[11]
虽在蜗螺中养育	蜾蠃负之。
也要教诲他的儿子	教诲尔子，
长大要像猛龙	式似榖之。[12]
看那脊鸰小鸟只知道漫飞和鸣叫	题彼脊令，载飞载鸣。[13]
太阳跑得好快	我日斯迈，
月亮也在飞奔	而月斯征。[14]

要早起晚睡	夙兴夜寐，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无忝尔所生。[15]

唧唧叫的青雀	交交桑扈，[16]
在晒场上啄粟米	率场啄粟。[17]
要同情那些孤穷的人	哀我填寡，[18]
需要关爱怜惜	宜岸宜狱。[19]
抓起粟米出去散发	握粟出卜，
哪能自己独享？	自何能穀？[20]

要温和待人——	温温恭人，
就像站在高高的树上	如集于木。[21]
要时时谨慎——	惴惴小心，
就像面临着深谷！	如临于谷。
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
就像踩踏着薄冰！	如履薄冰。

[题解]

这是一篇长辈训诲子女的言教告诫之诗。毛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说殊妄。

朱熹谓："此诗之词明白恳至，说者必欲为刺幽王之言，故其说穿凿破碎，无理尤甚。"又谓："此大夫遭时之乱，两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何按，参之诗意，朱说亦不甚确。

[注释]

①毛传："宛，小貌，鸣鸠，鹘鵰。"

②朱熹："翰，羽。"何按："羽飞"一词，朱说不确。翰，浩也，豪也，高也。

马瑞辰："戾者，厉之假借。《文选》卷一，李善注引《韩诗》作翰飞厉天，云：'厉，附也。'厉天，犹俗云摩天耳。"何按：戾者，当为临之假借。戾天，今语临天。临，近也。

③先人，祖先。

④马瑞辰："因考《广雅·释诂》：'发，明也。'又曰：'明、觉，发也。'是明发二字同义。醉而醒为发，夜醒不寐，亦得为发。因知此诗明发不寐，明发，皆醒也。即谓醒而不寐也。"

⑤朱熹："二人，父母也。"何按：朱说谬。二，古音与伊通。伊人，《诗经》成语，今语那些人。

⑥王引之："齐圣，聪明睿知之称。与下文彼昏不知相对。齐者，知虑之敏也。"

⑦郑玄："饮酒虽醉，犹能温藉自持以胜。"

朱熹："克，胜也。"

⑧马瑞辰："按壹为语词。……富之言畐也。《说文》……醉则日自盈满，正与温克相反。"

⑨方玉润："天命，诸家皆作天运解，与上文意不贯。当作天性，言天命之性也。"

毛传："又，复也。"

⑩毛传："中原，原中也。"

朱熹："菽，大豆也。"

⑪朱熹："螟蛉，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何按：螟蛉，猛龙也。蜾蠃，蜗螺。

吴闿生："陶宏景《本草注》，谓土蜂捕青虫为粮。"

⑫郑玄："穀，善也。"陈奂："《诗异义》云：'《传》于似字皆训为嗣。'"何按：答，育也。

⑬俞樾："篇首宛彼鸣鸠，《传》曰：'宛，小貌。'题彼脊令，与宛彼鸣鸠句同。宛以鸠言，题应以脊言。……题当读为提。僖二年《谷梁传》注：不言提其耳，《释文》曰：提本作题。是提与题，古通用。……又按题与提并假借字，其本字当作徥。《说文·彳部》：'徥徥，训为细而有容，与宛彼鸣鸠，义正相近。"

何按：题，视也，见《广雅》。《鲁诗》题作相，相，见也。春令，小鸟名。喜结群，古常以之喻兄弟。

⑭朱熹："而，汝。"

⑮毛传："忝，辱也。"

朱熹："各求无辱于父母而已。"

何按：忝，虚度也。

⑯朱熹："交交，往来之貌。桑扈，窃脂也。"

孔颖达："释鸟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

⑰孔颖达："循场啄粟而食之。"

⑱韩诗填作疹。朱熹："填，与疹同，病也。"《说文》："病也。"《广雅》："病，苦也。苦，穷也。"

⑲宜，要也，应也。岸，爱。狱，育，惜也。

⑳马瑞辰："盖始用糈米以享神，继即以之酬卜。……《尔雅》：'谷，善也。'《广雅》：'吉，善也。'自何能穀，犹云：从何得吉卜耳。"何按：旧说皆难通。卜，分也。分发。自，自身。何，怎。谷，有。

㉑严粲："温温然恭谨之人，无过可指，然处今乱世，如集于木而恐坠，如临于谷而恐陨。"

大东

吃盆里熟食
要有枣木匙
周国大道平如磨石
像箭一样直
君子直行
小人犹豫
回头看去
默默流下清泪

大大小小的东方国家
都是织机的杼轴一家
像捆结扎紧的麻鞋
才可以踏冰霜

轻佻的公子
走在那路上
去而又来
使我悲伤

清凉的泉水
浸不透新割的柴草
我暗自叹息
悲叹我们自身
割下来的柴草
还能用车子装呀
我们这些苦人
何时才能歇息呀?

大东

有饛簋飧,[1]
有捄棘匕,[2]
周道如砥,[3]
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4]
小人所视。
睠言顾之,[5]
潸焉出涕。[6]

小东大东,[7]
杼柚其空。[8]
纠纠葛屦,
可以履霜?

佻佻公子,[9]
行彼周行。
既往既来,
使我心疚。[10]

有冽氿泉,[11]
无浸获薪。[12]
契契寤叹,[13]
哀我惮人。[14]
薪是获薪,[15]
尚可载也。
哀我惮人,
亦可息也。

东国的族子	东人之子，
劳苦没人问	职劳不来。[16]
西国的族子	西人之子，
穿着华丽的衣衫	粲粲衣服。[17]
周国的族子	舟人之子，[18]
穿着熊皮袍袄	熊罴是裘；
当家奴的人们	私人之子，
什么苦事都得干	百僚是试。[19]
有的人喝着美酒	或以其酒，
有的人酒渣也没得尝	不以其浆。
那佩带宝玉的西人	琄琄佩璲。[20]
并非因为他是酋长！	不以其长。
天上虽有银河	维天有汉，[21]
镜子也能采光	监亦有光。
抬头看那织女星	跂彼织女，[22]
一天七次改变方向	终日七襄。[23]
虽然七次变更方向	虽则七襄，
还是不能放出彩光	不成报章。[24]
明亮的牵牛星	睆彼牵牛，[25]
不能用来拉车厢	不以服箱。[26]
东方有启明星	东有启明，
西方有长庚星	西有长庚。[27]
带着长柄的毕星	有捄天毕，[28]
徒然排列成行	载施之行。[29]
南天虽有箕星	维南有箕，
不能用它簸扬	不可以簸扬。[30]
北天虽有北斗	维北有斗，
不能用来装酒浆	不可以挹酒浆。[31]

南天虽有箕星	维南有箕，
伸长了它的舌头	载翕其舌。[32]
北天还有斗星	维北有斗，[33]
正向西举起把柄	西柄之揭。[34]

[题解]

这是一首东方君子诅咒周朝征服者的诗。

《诗序》:“《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物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笺》:“谭国在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鲁庄公十年(公元前 684 年),齐师灭谭。”《疏》:“作《大东》之诗者,刺乱也,时东方之国,偏于赋役,而损伤于民财,此谭之大夫,作是《大东》之诗告于王,言己国之病困焉,困民财役,以至于病,是为乱也。”

按《汉书·古今人表》:谭大夫次厉王世。

[注释]

①毛传:“饛,满簋貌。飧,熟食,谓黍稷也。”

②捄,曲也。《说文》:“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又曰:“礼有柶。柶,匕也。”案《士冠礼》郑注:“柶状如匕。以角为之。是以角为之,名柶。以木为之,则名匕也。又《杂记》:匕,用桑,长三尺。棘匕对桑匕言。古者丧用桑匕,吉用棘匕,皆以声近为义。桑言丧则棘为吉,非必如《传》以赤心为喻也 。”

③朱熹:“砥,砺石。言平也。”

何楷:“砥细于砺,磨石也。如砥,以平原四达言。”

④朱熹:“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

⑤毛传:“睠,反顾也。”

⑥毛传:“潸,涕下貌。”

⑦惠周惕:“小东大东,言东国之远近也。《鲁颂》遂荒大东。《笺》云:‘极东也。’……远言大则近言小,又可知也。谭在济南平陵县,实是东国。因其国而及其邻封,故言小东大东也。”何按:东国同族,小大,当为亲辈之别。

⑧严粲:“曹氏曰:‘杼,梭也。’《说文》‘杼,持纬者。’董氏曰:‘柚卷织者。’朱氏曰:‘柚,受经者。’”

段玉裁:“《释文》柚本又作轴。”

⑨林义光:“诗言此佻佻然直好之公子,驰驱周道,往来不绝,是使我心伤病耳。”

⑩郑玄:“疚,病也。”

⑪毛传:"冽,寒意也。涌出曰氿泉。"

⑫马瑞辰:"《说文》:'获,木也。'……读若华。今俗所称桦树也。《凯风》诗:吹彼棘薪,《东山》诗:烝在栗薪。《白华》诗:樵彼桑薪。凡言薪者,多兼木名。"

⑬毛传:"契契,忧苦也。"

⑭毛传:"惮,劳也。"

⑮郑玄:"薪是获薪者,析是获薪也。尚,庶几也。可载而归,蓄之以为家用。哀我劳人,亦可休息,养之以待国事。"

⑯郑玄:"职,主也。东人劳苦而不见谓勤。"

⑰毛传:"粲粲,鲜盛貌。"

⑱马瑞辰:"《笺》:'舟当作周,裘当作求,声相近故也。'……按舟与周,字异而音同。……《笺》读舟为周,是也。……今按周人与私人,相对成文。《方言》:'私,小人。'……私人即小人,则周人宜训为大。周人为大人,犹周行或谓大道,周狗即大狗也。……裘,古本作求。后人始加衣作裘,以别于求乞之求。古未闻以熊罴为衣裘者。且此句对百僚是试言,非对粲粲衣服言。"

惠周惕:"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

于省吾《泽螺居读诗杂记》"系指田猎言之。……田猎和饮酒,都是古代统治阶级玩乐享受之事。私人,则专反映周人所属徒御言之。"

⑲毛传:"是试用百官也。"

⑳严粲:"贱人既为官僚,我东人行役至周,以其用事而致赂焉。或有馈之以酒者,彼不报之以浆。酒犹礼之薄,至赠之以鞙鞙然之佩瑞,可谓厚矣,亦不待之以长远。暂时相悦,旋复相背。言东西之人,不唯劳逸贫富之不均,我东人于西人,又往往礼之而不见答,怨之深矣。"

余冠英:"鞙鞙,《尔雅》作琄琄。玉圆貌。璲,瑞字的假借,宝玉也。"

㉑毛传:"汉,天河也。"

郑玄:"监,视也。"何按:监,鉴也,镜之语转。上古以水为镜,后以铜。

严粲:"维天有河汉,其监视我而有光也。"

㉒毛传:"跂,隅貌。"

马瑞辰:"按跂,为俗企字。诗作跂者,同音假借。《说文》:'跂,顷也。从匕支声。匕,头顷也。'引《诗》跂彼织女。盖从三家诗用本字。织女三星成三角,故言跂以状之耳。"

㉓毛传:"襄,反也。"

何按:襄,移也。一夜之间,古经学家谓:织女星由卯至酉移动七位。胡承珙:"经言日,并不及夜。况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谓之回反,盖反即更也。《吕览·慎人篇》返瑟而弦。《察

微篇》举兵反攻之。《知度篇》县志又将反以自多。高诱注:并以反为更。此《传》言反者,亦谓从旦至暮,七更其次。"

㉔毛传:"不能反报成章也。"

陈奂:"报,亦反也。反报犹反复。"

戴震:"按织者之行纬,一往必有一复,如是而成布帛。经纬有章,故曰报章。织女虽日更七次,有往无复,非实能成此丝缕往复之章。报者,复也,往来之谓也。"

㉕朱熹:"睆,明星貌。牵牛,星名。"何按:牵牛,亦名河鼓。河鼓三星在天河北,织女三星在天河南,相对。

㉖马瑞辰:"服之言负也。车箱以负器物,谓之服。牛以负车箱,亦谓之服。张衡《思玄赋》'羁要袅以服箱。'章怀注:服,驾也,箱,车也。"

㉗毛传:"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何按:启明、长庚皆指金星。

王引之:"家大人曰:旦,当为且字之误也。且出与既入相对为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谓之启明,若日出,则明星不见矣。"

㉘毛传:"捄,毕貌。"捄,曲也。

孔颖达:"上言捄,长貌。此云毕貌,亦言毕之长也。"

朱熹:"天毕,毕星也。状如掩兔之毕。"

林义光:"按《说文》:'毕,田网也'。"毕八星,形状如长柄网。

㉙朱熹:"行,行列也。"

姚际恒:"启明、长庚、天毕又因织女、牵牛及之,亦望中所见,故曰载施之行。"

余冠英:"施,犹张。"

㉚王引之:"家大人曰:经言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于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举之名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即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经先言南有箕,后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连也。"

朱熹:"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间见于南方。"

㉛严粲:"《广雅》曰:'酌也。'"

㉜郑玄:"翕,犹引也。"

严粲:"箕翕引其舌,若有听噬。"

㉝陈奂:"斗,古勺字。"揭,高举也。

㉞严粲:"斗西揭其柄,若挹取于东。"

姚际恒:"欧阳氏曰:箕半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东。"

北山

登上那北山
我去采枸杞
健壮的士子
日夜为王作事
王事永无终止
记挂我的父母

普天之下
哪里不是周王土地?
住在王土的疆域上
谁不是周王的臣民?
大夫分配劳事不均
为何我承担的事特别繁重!

四马驰驱不息
王事没有休止
幸好我还未老
难得我正健壮
膂力正强
奔忙四方

有的人安闲自在居家休息
有的人鞠躬尽瘁为国效力
有的人醉生梦死躺在床上,
有的人风尘仆仆道路奔忙。

有的人不知道还有饥寒啼号

北山

陟彼北山,
言采其杞。[1]
偕偕士子,[2]
朝夕从事。
王事靡盬,
忧我父母。[3]

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4]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5]
大夫不均,[6]
我从事独贤。[7]

四牡彭彭,[8]
王事傍傍。[9]
嘉我未老,[10]
鲜我方将。
“旅力方刚,[11]
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12]
或尽瘁事国。[13]
或息偃在床,[14]
或不已于行。[15]

或不知叫号,[16]

有的人凄凄惨惨辛苦勤劳	或惨惨劬劳。[17]
有的人悠然闲散俯仰自得	或栖迟偃仰,[18]
有的人为了国事到处奔波	或王事鞅掌。[19]
有的人终日狂欢饮酒	或湛乐饮酒,[20]
有的人凄凄惨惨受责骂	或惨惨畏咎。[21]
有的人随意高谈阔论	或出入风议,[22]
有的人成天无事可做!	或靡事不为。

[题解]

这是一首发牢骚的诗。

《诗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疏》:"皆怨役使不均之词。若指文,则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役使不均也。朝夕从事,是己劳于从事也。忧我父母,是由不得养其父母,所以忧之也。"《后汉书·杨赐传》赐疏云:"劳役无别,善恶同充。"此《鲁》、《齐》、《韩》盖同。

[注释]

①郑玄:"言,我也。"何按,即今语俺。

②姚际恒:"偕偕,同也。时行役之人非一人。"何按:偕,健也。

陈奂:"士读为事。《传》云:士子有王事者。王事探下句为训。从事,从王事也。"

③陈奂:"父母思己而忧。"

④毛传:"溥,大。"

王先谦:"三家溥作普。"

⑤王引之:"家大人曰:《尔雅》:'率,自也。'自土之滨者,举外以包内,犹言四海之内,莫非王臣。非专指地之四边。"

⑥陈奂:"大夫,在上位者。……《节南山》《传》:均,平也。不均,序所谓役使不均也。"

⑦毛传:"贤,劳也。"

王念孙《广雅疏证》:"《孟子·万章篇》引此诗而释之曰:此莫非王事,无独贤劳也。贤亦劳也。贤劳,犹言劬劳。"

⑧毛传:"彭彭然不得息。"

⑨毛传:“傍傍然不得已。”

胡承珙:“案《广雅》:‘旁旁,盛也。’傍与旁通。事多而不得已,亦盛之义。古人言旁皇、彷徨,皆促遽不能自己之意。”

⑩朱熹:“嘉,善。鲜,少也。以为少而难得也。”

毛传:“将,壮也。”

李黼平:“按《释诂》将、壮,俱训大,故将可训壮。”

⑪马瑞辰:“按《方言》:‘膂,力也。宋鲁曰膂。’戴氏震疏证曰:‘膂,通作旅。《诗》旅力方刚,’是也。《广雅》:‘膂,力也。’王氏疏证曰:《大雅·桑柔》云:‘靡有旅力。’《秦誓》云:‘旅力既愆。’《周语》云:‘三军之众,旅力方刚。’义并与膂同。膂力一声之转。今人犹呼力为膂力,古之遗语也。”

⑫毛传:“燕燕,安息貌。”

⑬毛传:“尽力劳瘁,以从国事。”

⑭马瑞辰:“按偃仰,犹息偃、燕乐之类,皆二字同义,偃亦仰也。”

⑮陈奂:“已,止也。行,道也。”

⑯吕祖谦:“号,呼也。或不知叫号,谓深居安逸,虽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⑰戴震:“惨,毒也。”

⑱余冠英:“栖迟,叠韵连绵词,栖息盘桓也。(见《衡门》注)偃仰,犹息偃。”

⑲马瑞辰:“按鞅掌二字叠韵,即秧穰之类。《说文》:‘秧,禾若秧穰也。’《集韵》曰:禾下叶多也。禾之叶多曰秧穰,人之事多曰鞅掌,其义一也。”

⑳陈奂:“湛,亦乐也。”

㉑郑玄:“咎,犹罪过也。”何按:咎,责也,指责。

㉒郑玄:“风,犹放也。”

孔颖达:“谓闲暇无事,出入放恣,议量时政者。”

吕祖谦:“陈氏曰:‘出入风议,从事口舌也。’”

钟鼓	鼓钟
敲起钟钟声瞭亮	鼓钟将将,[1]
随着淮水荡荡流淌	淮水汤汤,[2]
我的心中忧痛哀伤	忧心且伤。
那远去的仁善君子	淑人君子,[3]
令人怀念难忘	怀允不忘。[4]
敲起钟钟声婉转	鼓钟喈喈,[5]
随着淮水淅淅蔓延	淮水湝湝,
我的心中忧痛悲哀	忧心且悲。
那远去的仁善君子	淑人君子,
已经一去不返	其德不回。[6]
敲起钟打起鼓	鼓钟伐鼛,[7]
响声传遍淮水周边	淮有三洲,[8]
我的心中忧伤沉重	忧心且妯。[9]
那远去的仁善君子	淑人君子,
他的美德永远长留	其德不犹。[10]
敲起钟响声嘹亮	鼓钟钦钦,[11]
伴随着竹瑟和木琴	鼓瑟鼓琴,
吹起竹笙打起石磬	笙磬同音。[12]
吟唱雅歌和情诗	以雅以南,[13]
配着籥声不要越位!	以籥不僭。[14]

[题解]

这是一首于淮水边送别之诗。

《诗序》则谓:“《鼓钟》,刺幽王也。”《疏》:“毛以为鼓刺其淫乐以示诸侯,郑以为作先

王正乐淮水之上。毛郑虽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参以诗意,所说无稽。

[注释]

①陈奂:“钟当作鐘。今钟、鐘通用。鼓钟,击钟,谓合奏也。《说文》:锵,钟声也。……将将,古文假借。”

②朱熹:“淮水出信阳郡桐柏山,至楚州涟水郡入海。汤汤,沸腾之貌。”

③朱熹:“淑,善。”

④陈奂:“《释词》云:允,语词。怀允不忘,怀不忘也。”

⑤毛传:“喈喈,犹将将。湝湝,犹汤汤。悲,犹伤也。”

⑥毛传:“回,邪也。”

⑦毛传:“鼛,大鼓也。”

⑧朱熹:“三洲,淮上地。苏氏曰:始言汤汤,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终言三洲,水落而洲见也。”

⑨马瑞辰:“《尔雅》、《说文》并曰:‘妯,动也。’动之言变,动即恸也。”

李黼平:“《论语》颜渊死,子哭之动。俗本作恸。马融云:哀过。”

郑玄:“变动容貌。”

⑩王引之:“谨案《尔雅》:‘犹,已也。’其德不犹,言久而弥笃,无有已时也。”何按:不确。犹借为游。不游,不去也。

⑪严粲:“《疏》曰:‘钦钦,亦钟声也。’钱氏曰:‘声声节也。’”

⑫朱熹:“同音,言其和也。”

姚际恒:“笙在堂上,磬在堂下,言堂上堂下之乐皆和也。”

⑬毛传:“为雅为南也。”

朱熹:“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陈奂:“《传》云:‘为雅为南。’为,释《经》之以。《玉篇》:‘以,为也。’……雅,正乐。……南,夷乐也。”

⑭孔颖达:“以为籥舞,谓吹籥而舞也。”

胡承珙:“自是以雅为王者之正乐,南为四夷之南乐。其下以籥,乃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籥,而南舞亦用籥也。”

大 田

大片的良田肥美
备好种子备好农械
备耕之事快做好
带着我们锋利的铲子和耒耜
开始耕作南边的田亩

撒播下各种谷物
愿它们坚挺而壮盛
它们都是王孙所有

长出果壳籽粒充实
颗颗饱满又美好
没有空穗无稗草

驱除螟虫和螣虫
捉掉蟊虫和盗贼
不许伤害我的庄稼

田祖有灵
闪闪电火
乌云青青
甘雨润济
先落到公田
再降到园
田那里有未割的禾稻
这里有未拾的稻禾
那里有遗下的禾把

大 田

大田多稼,[1]
既种既戒,[2]
既备乃事。[3]
以我覃耜,[4]
俶载南亩。[5]

播厥百谷,
既庭且硕,[6]
曾孙是若。[7]

既方既皁,[8]
既坚既好,[9]
不稂不莠。[10]

去其螟螣,[11]
及其蟊贼,[12]
无害我田稺。[13]

田祖有神,[14]
秉畀炎火。[15]
有渰萋萋,[16]
兴雨祁祁。[17]
雨我公田,[18]
遂及我私。
彼有不获穉,[19]
此有不敛穧,[20]
彼有遗秉,

这里有散落的稻穗	此有滞穗，[21]
留给寡妇们取此为利	伊寡妇之利。[22]
王孙到来这里	曾孙来止，
还有妇人和孩子	以其妇子，[23]
会餐在这南亩	馌彼南亩，[24]
田官祝贺丰收之喜	田畯至喜，[25]
祭祀田郊和天地	来方禋祀，[26]
献上赤牛黑豕	以其骍黑，[27]
配上黄粱小米	与其黍稷。
恭敬地享献祭祀	以享以祀，
为了绵绵不断的幸福	以介景福。[28]

[题解]

这是一首祭社祈年之诗。

[注释]

①稼，嘉也。肥沃。严粲："天下之田广大，其种不一，高下先后，各有所宜。"

②朱熹："种，择其种也。戒，饬其具也。"戒，械也，农具。

③马瑞辰："按备者，服之假借。"

④陈奂："覃读为剡。……《尔雅》：'剡，利也。'郭注引《诗》作剡耜，本三家诗。"

⑤朱熹："俶，始。载，事。"

严粲："始有事于南亩而耕之，既耕乃可以播种百谷。"

⑥严粲："《传》曰：'庭，直也。'《笺》曰：'硕，大也。'曹氏曰：'苗生叶以上，皆条直而茂大。'"

⑦马瑞辰："按《说文》：'若，择菜也。'……《烝民》诗：'天子是若。'谓天子择其人而用之，即下明命是赋也。此诗曾孙是若，盖谓曾孙择其稼之善者而劝之，即省耕之谓也。"

⑧郑玄："方，房也。谓孚甲始生而未合时也。"

孔颖达："谓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于中，若人房舍然也。孚旨，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铠甲之在人表。"

马瑞辰："按皁即草字之俗，古借早字为草。……《释文》：'皁音早，本亦作早。'是也。《说文》：'草，草斗栎实也。一曰象斗子，从草早声。'引申之，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称早。

诗既方，《笺》训为房，谓孚甲始生而未合者，则既房，是状其孚甲之既合，有如草斗。”

⑨郑玄：“尽坚实矣，尽齐好矣。”

⑩马瑞辰：“《尔雅·释草》：‘稂，章粱也。’稂为莠类狼尾草，如茅，可以盖屋。……今按郑志答韦曜问，莠今何草？云今之狗尾也。”何按：稂，莠草，即狗尾草。

⑪毛传：“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

⑫及，提取。

⑬严粲：“《说文》：穉，幼禾也。”无，莫，穉，植。

⑭田祖，田神。

⑮严粲：“《释文》：秉，执持也。畀，与也。……此田祖之神，持此尽烧绝之，故无遗种也。归功于神，以为若有以相之。”

⑯毛传：“渰，云兴貌。”何按：慧琳《一切经音义》引毛传：“渰，乌云貌。”渰，即烟，乌云也。

朱熹：“萋萋，盛貌。”何按，萋萋即蓄蓄、青青语转。

⑰毛传：“祁祁，徐也。”

郑玄：“古者阴阳和，风雨时，其来祁祁然，而不暴疾。”何按：当读济济。

⑱郑玄：“其民之心，先公后私。今天主雨于公田，因及私田尔。”

⑲马瑞辰：“按穉有二义。《传》：《说文》：‘穉，幼禾也。’系传本下有晚种后熟者五字。是禾小幼者曰穉。禾之晚种者亦曰穉。此计无害我田穉，谓幼禾也。彼有不获穉，谓后种后熟者也。”

⑳孔颖达：“穧者，禾之铺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㉑孔颖达：“此处有滞漏之禾穗。”

㉒伊，遗，贻。留给。

㉓曾，公也。曾孙即公孙。以，苇也。

㉔馌，享。

㉕田畯，田君。至，致。

㉖陈奂：“来方，犹上篇云以方。上篇《传》云：‘方，迎四方气于郊也。’迎四方气于郊者，祀五天帝及五人神。《周礼·大司寇》《小司寇》禋祀五帝。大祝注云：‘禋祀，祭天神也。’”

《左》隐八年杜注：“洁斋以享，谓之禋祀。”何按：禋祀，停火，即寒食之祭。《说文》：“禋，洁祀也。”

㉗毛传：“骍，牛也。黑，羊豕也。”

孔颖达：“其祀之也，以其骍赤之牛，黑之羊豕，与之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献，以祀四方之神，为神歆飨，而报以大大之福。”

瞻彼洛矣

看那洛水
河水汪洋
君子到来了！
旗帜如林
军服如火
统帅着六师

看那洛水
河水汪洋
君子到来了！
按着玉镶宝刀
愿君子长寿万年
保护我们的家族

看那洛水
河水汪洋
君子到来了！
把福禄分享
愿君子长寿万年
保护我们的邦国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①
维水泱泱。②
君子至止，③
福禄如茨。④
韎韐有奭，⑤
以作六师。⑥

瞻彼洛矣，
维水泱泱。
君子至止，
鞞琫有珌。⑦
君王万年，
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
维水泱泱。
君子至止，
福禄既同。⑧
君子万年，
保其家邦。

[题解]

朱熹《集传》："此天子会诸侯于东部以讲武事，而诸侯美无子之诗。"

[注释]

①朱熹："洛，水名，在东都，会诸侯之处也。"

②毛传："泱泱，深广貌。"泱泱，洋洋。

③朱熹:“君子,指天子也。”至止,至之。

④吴闿生:“如茨,言多也。”何楷:“愚按此主言其居天位享天禄也。茨以覆屋绵密坚固,不可动摇。”

⑤王引之:“谨案毛传原文,本作韎,染韦也。”

朱熹:“韐,合韦为之。《周官》所谓韦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

⑥朱熹:“作,犹起也。六师,六军也。天子六军。”

⑦陈启源:“《小尔雅》:‘刀之削,谓之室。’室谓之鞞琫。琫,鞞之饰也。《说文》:‘鞞,刀室也。’《广雅》:‘鞞琫(折、制二音),刀削也。’义皆同。”

朱熹:“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

⑧朱熹:“同,犹聚也。”

[附录·资料]

关于《诗经》中的性爱与男女关系

《诗》中多涉男女情爱，但所映现之问题颇复杂。

1. 野合是一种公共性关系。它是前婚姻现象，而不是婚制。婚姻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发明。（巴霍芬提出关于“群婚”的荒谬概念。）

血族内性关系的禁忌，导致两个非血亲的血族集团缔结为“性联盟”。这种性盟即所谓“外婚制”——其实这个“婚”字是不妥的，因为它不是婚姻关系，而是两性交往、“性交”关系。

性盟有场所，即“野”。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原野、田野。在田野上恋爱，赠歌，交合。并且有固定的操作时间，即春与秋。

2. 闹婚之俗仍是社日野合的遗俗。恩格斯说：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戏谑）权利，新郎按次序则是最后（最后带走女人过夜）的一个。”此即闹婚（闹“洞房”），实际是野合的遗俗。

3. 初夜权也与野合风俗有关，对处女血的畏惧。

恩格斯说：“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饰这一事实，但这种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残余。”

4.《诗经》的时代，这种“野合”制度，正在衰变。其标志是男女间专属性爱之情的萌生。野合是男人或女人，可以与异血族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发生性关系，是公爱，即性的公有、共享。而《诗经》中则出现了许多描述只思慕于特定男女对象的个性之爱（专爱/私爱）的诗篇。

“性关系”已不是可以与任何异性共享的快乐，而是特定的“我”只思慕、想念、追逐某一特定的男人或女人，即性爱的个体化、专有化。于是而有我写给他/她的诗篇。

《诗经》中仍有大量歌颂性的泛爱（野合）的诗歌，但已出现咏叹这种私爱的诗篇，常常是得不到满足的悲咏。

5. 婚姻制度起源于贵族之婚盟，对偶制家庭，私家联姻。对偶制家庭首先在部族王者和贵族阶层中出现。

婚姻起源于抢掠。战争中得到的女俘,首先成为王者的专属女人,即妻、妾和嫔。王者首先破坏了必须定时才能集体作爱的性禁忌生活。

6. 有了专属女人,孩子生在自己的帐蓬或棚户或宫室之内,因此私人家庭由此起源。王者又把多余的女人(俘奴)赏赐给贵臣。于是在军事贵族中也出现了私家。

7. 而对下层部民来说,他们仍是没有私家的,仍然要忍受漫长的与异性隔绝的性禁忌时期,仍然要依靠一年仅两次的节日野合去满足性要求。

同时,其子女仍不能得到确认,而随母生在另一氏族中。

恩格斯说:

“孩子们……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责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们对于父亲却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应当有什么要求。”(自由性关系及公共性关系)

8. 我们可以在《诗经》中看到大量反映贵族家庭私爱的情感诗篇。

9. 在“井田”制度下(西周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族社井田制),私有财产首先在王者和贵族的私家中得到形成和积累。

10. 狩猎部族转化为畜牧和游牧部族,总是以掠食动物为对象。追逐动物使他们总是迁移流动。另一种则是渔采部族,转化为捕鱼和种植即渔人和农人的定居部族。正是湖泊与田地作为食源迫使他们转向定居。

11. 女人作为战利品,被狩猎部族猎取、赏赐和分配。这是族内更广泛的私人家庭形成的原因。抢掠女人,后来甚至作为一种仪式形式长期保留着,即“抢掠婚”。

12. 但在农耕族中,这种抢掠婚则未必存在。于是形成“鹿皮为贽礼”,性与财物的交换,野合,走访婚(阿注婚)。婚姻缔结了和平(“和亲”)。

在《易》的“屯卦”卦词中记述了抢掠婚,但在《诗经》中我们没有看到。

13. 由男访女的男人依附于女人,转变到男人娶女人的女人依附于男人,是一次性关系的革命,从此,社会由女性中心的母系转到男性中心的父系,转变是在狩猎民族和军事部落中首先完成的。

14. 礼聘婚,“以鹿皮为质”,即礼制的起源。礼是祭物,是敬物,是贡奉物,也是性关系的交换物。

(摘录何新《读书札记》)

论“野合”

何新

1

“野合”作为一种古代风俗的文字记载，明确见于《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会，即合也。奔，朋也，姘也。）实际上，上古的许多农事宗教节日，如大禘袷之礼，祼灌之礼，上巳节修禊以及播种与收获的祭祀，都与野合风俗有关。

上古许多名人都知母不知父，而有履迹吞卵，神交野合的传说。传说夏禹与涂山女野合而生启。简狄吞鸟卵而生商祖契。姜嫄踩（履）“大人”足迹而生周祖稷。又谓夏桀荒淫，游猎居无所，为桑林长夜之舞，酒池肉林，男女裸戏。实际上，抢掠婚也是一种野合方式，以鹿皮为质交换女人也与野合有关。（《诗经》中有多篇关于野合之诗。）传说伏羲始创婚姻之制，建立了同姓不婚、两部分四组八分（即以八卦为八部分类）的对偶族婚制。后来周公制礼，才建立父系、宗法、立嫡立长制。

野合又与春秋“社祭”有关，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活动。那时人们认为，通过“野合”，可以促进农事的播种和丰收。事实上，在上古之岩画、绘画、雕刻中多有“野合图”。

2

野合之风沿袭甚久，《后汉书·鲜卑传》记：“春季大会，洗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此言“婚配”亦即野合。

《太平寰宇记·南仪州》云：“每月中旬，年少女儿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调弄号，日夜以为娱，二更后匹耦两两相携，随母相合，至曙方散。”

清代，台湾高山族“男女于山间弹口琴，歌唱相和，意投则野合”（《续台湾府志》）。瑶族“踏歌而偶奔者，入岩穴，插柳避人”（《炎徼纪闻》）。

苗族“男女婚娶不须媒妁，女年及笄，行歌于野，遇有年幼男子，互相唱和，彼此心悦则先行野合”（《苗疆闻见录》）。

清末广东“八排瑶人”的婚俗：“男女婚配，必在每年四月八日。情窦初开之男女，集于神庙前之池边，男左女右，各不相混。……令彼男女，此歌彼答，词极秽亵。洎乎情投意合，或驰逐于山坡，或凫泅于水际，双双勾挽，胶乳胥融。入庙拜神，配偶定矣。……于是结茅

于崖巅,使之栖宿。”

在现代,民族学和民俗学中保存的野合资料也很多。据宋兆麟指出,广东连南瑶从除夕到正月初三为放牛出栏,其间成年男女无论婚否,均可自由性交,不受任何习俗的约束。

陆次云《跳月记》记述四川、云南一带苗族的婚俗:“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

云南永宁纳西族“野合而婚,习以为常。永宁盆地,有一露天温泉,是天然浴池。按照当地风俗,光天化日之下,男女可以同池而浴。碧波温水中,青年人互相嬉戏,顺便结交的异性,双双对对野宿在温泉周围,即使同宿一个地点,甚至相邻咫尺,对对情侣皆互不妨碍,各行其所。行人至此,也只绕道而过,不加干扰。”

云南红河元阳地区的哈尼族死人后,由巫师“白玛”主持丧仪,棺材埋葬后,送葬的人都跳“乐作舞”,然后实行不受传统约束的性交活动。四川木里俄亚有一个“米华登格”,意为妇节,从农历十二月底至三月初,由已婚未育的妇女主持,煮酒做菜,在村中广场上点燃篝火,男女对歌、跳舞。午夜老人和少年离去,青壮年男女则谈情说爱,建立“安达”(性伙伴)关系,然后到野外交合。

野合的风俗不仅遗留在某些少数民族中,汉族地区也有类似的风俗。例如,河南淮阳的祖庙会,每年三月三都祭伏羲、女娲,过去也流行一种野合风俗。陕西临潼也有一祖庙,供奉女娲,三月三也举行祭祀,游古迹,洗桃花水。据调查,此会又名“单子会”,不育妇女挟着床单,怀里藏个布娃娃,拜女娲后可以在林中与意中人过夜;次日她们回村时只能低头走路,不可回头,否则会“冲喜”。

《后汉书·西南夷传》曾记载西南夷有“男女同川而浴”的习俗。东汉末年的越族仍然“男女裸体不以为羞”。[①]而有些地区仍有“野妇觅夫”的习俗,如“日南有野女,群行觅丈夫……裸袒无衣服”。[②]原始的野合风俗在世界一些边远地区至今仍然存在。美拉尼西亚索罗门群岛的年轻土著只准在林中而不得在村中性交。斐济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的某些部落,印度的冈德人、乌托人部落,也规定夫妻应在森林中媾合。

3

历代文物中,多见野合图。

例如,在四川成都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上,有不同形式的男女野合形象。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饰、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器上,也有男女野合的形象。在比汉代早得多的

①《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②张华:《博物志》卷二。

一些原始岩画上也有这个内容。在成都发现的东汉墓中所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妇女将衣服挂在桑树上，把篮筐丢在一旁，男女裸体在树下野合，甚至有几个男子在排队等候。

四川省博物馆内还保存着两块出土于彭县的汉墓"秘戏"画像砖。其一图左方为一裸体男子，席地而坐，显露出硕大的生殖器，并以手抓握，中为一树枝，上面垂挂着类似云朵般的枝叶。树下两人，一人在上，骑坐在下方一人的肩头上，右方为一对男女在性交，男在上，手抓生殖器，女在下，双腿抬起，架于男子的肩部，男女二人皆赤身裸体，性特征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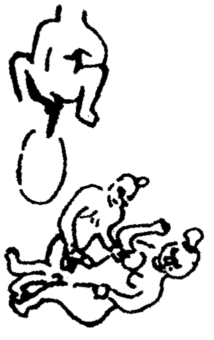


另一块画像砖左边为一男子，露出生殖器，中间有一小人用手推其臂部；右方是一对男女的性交场面，姿势与上图相似，不同之处是此图的右下角还扔着一个草筐，似有"野合"地点的寓意。[①]



①霍巍、黄传：《四川丧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3 月版，第 243—244 页。

另外,在四川乐山麻浩崖汉墓中,也有刻于门楣上的两幅"秘戏图",一为男女二人跪坐在卧羊背上拥抱接吻;另一为男女二人跪坐拥抱接吻。[①]在四川彭山崖墓的门楣上也曾发现过男女二人裸体性交的图形。[②]



新疆木垒、奇台等地古代居民有把石祖和石女阴成组地埋到田地里的习俗,尼勒克县曾发现一个规模较大的古代祭祀坛,其祭祀的对象也是石祖。

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生殖崇拜及与之关联的丰产巫术是中史前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墓地木棺前立有多棱形和桨形立木,早在六十多年前瑞典人贝格曼首次在这里进行考古时,并没有辨识出这些立木的真正含义。贝格曼分析,桨形立木"预示着埋葬在这里的人们生前经常用桨"。贝氏此说六十多年来无人怀疑,随着小河墓地的全面揭露,发掘者们注意到多棱形立木的上端涂红,它总是伴随女性墓,而桨形立木,则无一例外立在男性棺前,"桨叶"一律涂抹成黑色,"桨柄"涂成红色,涂红的部位阴刻7道旋纹。结合墓内频繁出土木祖等与生殖有关的遗物,发掘者逐渐认定桨形立木象征女阴,多棱形木柱象征男根。小河的居民利用这种形象的和并不完全形象的男根和女阴祈求丰产。

它们都是广泛意义上的祈求丰产的遗存,古代人类通过雕刻石祖这种艺术品,并通过一定的仪式祈求人类自身的繁衍及万物丰产。

以上这种情况,在后代墓穴中也多有发现,如在四川宜宾地区发现的一些宋代岩穴墓中也有这种"秘戏图"。宜宾回龙箱子石一区墓群第15号墓墓口的下方,用阴线刻着一幅"秘戏图",图的左上方为一蹲伏状的男子,右手握着生殖器,生殖器前有一圆圈似在射

---

①唐长寿:《乐山麻浩崖墓研究》,《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②谷建祥:《四川彭山崖墓门楣石刻试析》,《南京博物院集刊》1983年第6期。

精;右下方则为一对裸体男女在性交。在宋代的墓穴中还发现过墓罐,上镌有男女秘戏的场面,一个男子正在抚捏另一个裸露上身的女子的乳房。

4

前苏联人类学者谢苗诺夫认为,所谓野合,起源于两个部族实行集团对偶婚的制度:

“两合组织的的两个部分有共同的居住地而同时又彼此分隔开。这种传统不仅表现在前阶级社会的村社布局上,也表现在早期阶级社会的城邑布局上。”①

两个婚族内部互相分隔为四个男女集团。在同一部族内的男性集团与女性集团住宿地则互相隔离,从而分为男、女两个半边。这两个部族世代互为婚姻,即每族中处于“两个半边”的男女集团结为婚姻。只在每年定期的节日(通常在立春播种和立秋收获的日子),两族的男女集团举行男女集会,进行野合。来自两个异族的青年男女们到森林或稻田等野外完成交配大事,然后再各自回到本族去生活。②

卫惠林说:《左传》所记八元八恺之十六族都是这样的对偶婚族。“这种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的发展,使我们很易联想到澳洲土人社会的二组,四组,八组的二部分类逻辑。还有《尧典》的四岳,舜之十二牧,黄帝之子十二姓,祝融八姓都可能与二分发展的分类法则有关。”

5

野合之俗,也保留在上古所谓“上宫”、“桑社”以及少数民族的“大房”、“公房”风俗中。这种场所,往往就是进行野合的场所。

民族学所记录的“大房子”、“公房”,起源于原始氏族专为未婚青年男女建筑的公共交际场所。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曾有这种村寨“公房”制。如云南阿细支彝族的村寨中,有集体建筑的两座公房,一座称为“阿木里若衣德”,意为女青年的睡处;一座称为“楚里若衣德”,意为男青年的睡处。

男女少年年满十三、四岁,便可去公房玩乐。一到晚上,本村青年男子纷纷到外村寨公房活动,本村公房则招待外村男青年。男女青年们在此谈情说爱,甚至发生性关系。

云南地区傈僳族,较大的村寨都建有“公房”或大窝棚,作为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地

---

①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同上。

方。每当夜晚来临,年轻人便可自由地到公房或窝棚中去唱歌取乐,直到深夜,相互偎依,围火塘而卧。

《诗经·桑中》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毛传》说:“桑中、上宫,所期(即约会)之地。”“桑中”就是卫地的“桑林之社”,桑林之社也是男女聚会“野合”之所。桑林亦即空桑、穷桑。《墨子·明鬼篇》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馆)也!”桑中、上宫、淇水,实际都是男女相会野合的地方。

先秦历史上一些名人,如孔子是其父孔纥与颜氏女野合的产儿。春秋时楚国名相斗谷於菟,也是其父亲斗伯比在云梦泽与一个姑娘野合而生的私生子。[①]

鲁国的尼丘,就是鲁国的桑林之社所在。陈国的宛丘、郑国的溱洧之水、东门之墠,也都是“男女之所属而馆”之所。实际上,《诗经》中男女招引的大量情歌,其实都是野合与桑林之会的情歌。

---

①《左传》宣公四年及《天问》王逸注。

引用参考书目

《毛诗正义》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中华书局
《玉篇》	顾野王	中华书局
《类篇》	司马光	中华书局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中华书局
《诗本义》	欧阳修	通志堂
《通志》	郑樵	商务印书馆
《毛诗集解》	李樗、黄櫄	通志堂
《诗集传》	朱熹	中华书局
《诗集传名物钞》	许谦	通志堂
《诗解颐》	朱善	通志堂
《诗缉》	严粲	听彝堂藏版
《黄氏日钞》	黄震	芸晖阁重刻本
《诗考》	王应麟	商务印书馆
《诗地理考》	王应麟	照旷阁
《吕氏家塾读诗记》	吕祖谦	商务印书馆
《诗传注疏》	谢枋得	商务印书馆
《诗辨说》	赵惪	商务印书馆
《升庵经说》	杨慎	商务印书馆
《诗经世本古义》	何 楷	鸿宝斋刻本
《诗广传》	王夫之	中华书局
《诗经稗疏》	王夫之	南菁书院
《经义杂记》	臧琳	学海堂
《诗补传》	范处义	通志堂
《毛郑诗考正》	戴震	学海堂
《诗藩》	范家相	商务印书馆
《广雅疏证》	王念孙	上海古籍

《经传释词》	王引之	中华书局
《经义述闻》	王引之	学海堂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世界书局
《诗经小学》	段玉裁	武进臧氏拜经楼雕
《续诗传鸟名》	毛奇龄	龙威秘书本
《毛诗紬义》	李黼平	学海堂
《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
《诗经原始》	方玉润	泰东书局
《毛诗补疏》	焦循	学海堂
《尔雅义疏》	郝懿行	学海堂
《毛诗稽古编》	陈启源	学海堂
《研经室集》	阮元	中华书局
《三家诗遗说考》	陈乔枞	南菁书院
《毛诗后笺》	胡承珙	黄山书社
《诗毛氏传疏》	陈奂	南菁书院
《毛诗传笺通释》	马瑞辰	中华书局
《诗古微》	微源	南菁书院
《诗经申义》	吴士模	泽古斋藏版
《毛诗识小》	林伯桐	修本堂遗书本
《经学通论》	皮锡瑞	中华书局
《古书疑义举例》	俞樾	世界书局
《群经平议》	俞樾	南菁书院
《诗三家诗集疏》	王先谦	中华书局
《观堂集林》	王国维	中华书局
《诗经通解》	林义光	民国十九年刻本
《诗经新义》	闻一多	开明书店全集本
《诗经通义》	闻一多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风诗类钞》	闻一多	开明书店全集本
《诗经诂注》	高亨	中华书局
《诗经注析》	程俊英 蒋见元	中华书局
《泽螺居读诗札记》	于省吾	
《泽螺居诗义解结》	于省吾	

《诗义会通》	吴闿生	中华书局
《词铨》	杨树达	中华书局
《毛诗郑笺平议》	黄焯	自印本
《诗疏平议》	黄焯	自印本
《沫若文集》16 册	郭沫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训诂丛稿》	郭在贻	上海古籍
《文字训诂论集》	刘又辛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杨向奎	人民出版社
《西周史》	杨宽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音室学术论著》	吴世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黄侃	上海古籍
《古史考存》	刘节	人民出版社
《王力古汉语词典》	王力	中华书局
《商周史料考证》	丁山	中华书局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NEW STAR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PUBLISHERS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辨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诗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风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基建

选题策划：骆彦卿

封面设计：李鸿飞 春晓伟业·朱晓峰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诗经（情诗）新解

风与雅



ISBN 978-7-80232-055-0

9 787802 320550 >

（全套15册）定价：680.00元